

书 名：《雄性的资本》(The Capital of Male)

作 者：万剑声

责任编辑：它 璽

装帧设计：梅家强

版式设计：吴晓晓

责任印制：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5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5 万

定 价：19.80 元 印 数：1—10 001

ISBN 7 - 80647 - 091 - 3/I·69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0791—8503450 85084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成功的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仅是一本书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缺了三分之一,不叫成功 缺了三分之二,不能成功。

人如此,资本更是如此。

心灵的拓展：关于“建设现实主义文学”

——序万剑声长篇新作《雄性资本》

它 语金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贵在坚持。

——江泽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易经》

《雄性的资本》(The Capital of Male)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作者嘱我为之写几句话，正巧我也确实有些话想说，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要说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好歹，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言说。但我想还是会有一些最基本的，或者说最起码的标准或通则，比如可读性强，耐人寻味等等。所谓可读性，就是作品抢眼抓人，令人拿得起放不下，非一口气读完不行；所谓耐人寻味，就是释卷之后难以释怀，放下案头放不下心头，总有那么一点东西挥之不去，或让你感同身受，或让你觉得要弄个明白、甚或也要说点什么才行，正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可编辑——作为给一部作品签发通行证的第一读者，却仍没那么轻松。可读不可读尚好说，要说耐人寻味，那就难了。编辑当然不能绝对以自己的好恶来代表读者的好恶，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他必须心中有数，这就是：尽管他还不能肯定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也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首肯或苟同，但他必须设定他所编辑的作品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

关怀 饱含智慧的微笑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只是其间横亘着一个非理想的现实，同时，在非理想的现实中也包含了种种非理想的理想。

于是人们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而这距离，遮蔽了人类心灵的视窗，也遮蔽了生活的希望，给人类造成痛苦。痛苦会使人狂躁，痛苦也引发人思考，思考给生命带来饱含智慧的微笑。这微笑带给你一份坚韧、一份从容、一份敬意、一份幽默、一份温情、一份悲悯，于是，现实便似乎可以承受，承受使理想朝现实趋近，朝现实趋近的理想富有建设性，富有建设性的理想烛照、澄明和敞亮着我们心灵与生活的空间，于是，“何用别寻方外去，人间亦自有丹丘”，文学也就在这饱含智慧的微笑中诞生了……

《雄性的资本》正是在作者那饱含智慧的微笑中脱胎。其基本的品格，在于它富有理智的建设性。这具体体现在，作者对市场经济初期资本经营中人们生存状态及其悲剧性命运的那份同情与关怀。

主人公郎沛贤，是北城最大的实业家，当得知北城要修建地铁线路后，立刻闻风而动，一边勾通市政有关人员封锁消息以赢得时间，一边倾其所有秘密地大肆收购地铁沿线的土地。消息

公布后,沿线土地急剧升值,郎沛贤大获其利。然后,他将一部分土地转让收回资金,同时在另一部分土地上盖住房、建商场、办学校,通过综合开发谋取更大的利益。生活中的郎沛贤自私霸道而孤独。最容易引起读者反感的,一是他残酷无情,二是乱玩女人。但这仅仅是一种抽象而又过于简单片面的评判。他的残酷无情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与他交往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打他的主意,包括他的女婿和私生子。正如他所感叹的:“眨下眼连胡须都会被拔光。”这是不是市场经济初期资本运行不规范带来的普遍特性?在玩女人方面,他从不知约束,但也从不强迫,倒是对方常常不遵守游戏规则。而另一方面,郎沛贤敢想敢干,精明能干有魄力,且承受力超凡出众,他懂管理善经营,尊重长辈,敬业实干,这些都是常人所难以具备的优秀素质,也是他成功的基础。对此,作者不是简单地给予否定或者肯定,而是怀着尊重现实生活的悲悯之心,给予充分的同情。

其他人物也是类似处理。郎家昌缺乏个性和主见,唯唯诺诺,但任劳任怨,勤奋踏实,待人随和。郎家兴脆弱而富于幻想,但真诚无瑕,充满正义感。韩峰忍受力超常,精明能干,但却始终企图吃里扒外谋私利,品行不正。徐涛是作者着重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并将对下一代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资本家”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坚韧不拔,素养天份都极高,在逆境中顽强抗争百折不挠,同时,也固执专横,峻酷而充满霸气。除了年轻尚不成熟之外,他是个超出郎沛贤之上的人,读者能感觉出他一定会有大出息,尽管自始至终他的处境都十分不妙,但似乎的确有那么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每一位读者都可能会为他献上一份同情和厚望。这是个比较有震撼力的人物,然而,他却是个畸型儿,充满仇视和报复欲望,且蛮横无理,自我意识极

强。世界总有一天是他的天下,然而那一天是否就光明灿烂,这很值得怀疑,看来作者对未来的思考在此也有所体现。徐涛和郎家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可善良真诚的郎家兴却给人毫无希望的印象,这是作者对现实社会深刻的批判。肖野是作者喜欢的另一个人物,他才华横溢,目标明确,为实现理想不惜出卖人格和默许妻子与郎沛贤私通。他信奉“倘若不能成功,人格尊严永远无法实现和完善”。成名,是他唯一的目标。作者将现代社会成功的艰辛和代价表现在他身上。他是个极为卑劣的小人,同时又是个极为值得同情和尊重的人。读者不禁会问:这样的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可现实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成功的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仅是一本书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了三分之一,不叫成功;缺了三分之二,不能成功。人如此,资本也是如此。”

《雄性的资本》是一部全景式再现当下资本发展状况和人们生活原生态的长篇小说。为了使作品好看,作者采用一种网络结构,三条线索同时进行,环环相扣,纵横交错。然又不是按传统写法那样在最后来个收大尾,而是一个一个事件海潮般地展开与结束。这的确能增强阅读的快感,同时把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心胶着其中。

小说从第四章就开始“抖包袱”,进入海汛期:方纯与肖野婚姻关系解体;韩峰捣鬼受惩治;郎家兴被方纯勾引及曝光;反收购土地的兴起与平息;肖野成功回北城;徐涛利剑出鞘;郎沛贤结束与徐素怡的关系;郎家兴纵火及徐涛被关;综合计划破土动工徐涛投向竞争对手……这样,给作者的创作也带来了便利和快感,可以由着性子去写,因为最枯燥的是交待和过渡。现在这个环节显得很次要,读者也不必耐着性子等待那往往被作者矫情地无限推迟出场的“结局”。除了开始必不可少的交待和铺垫

之外,然后作者便始终在处理‘结局’。多结局即无结局,生活本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最终的‘大结局’。这就是所谓原于现实、忠于生活,其写得充实,看得也充实。就这样,作者将市场经济初期资本运行不规范条件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局促以及残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承认和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寓理性的批判和讲述于现实的合理性与富有理智的建设性之中。

据我所知,《雄性的资本》的作者近几年先后深入好几家规模在亿元以上——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的私营企业体验生活。最可称道的是,他长年直接参与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这些企业家们一道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摸爬滚打,经验着创业者特有的欢笑,也品尝着他们种种难以言喻的酸辛!

可以想像得到,作者是在多么坚韧地承受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之后,才能表现出来这份充满悲悯的关怀。

建设 心灵空间的拓展

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既是心灵的事业,文学的取向就注定了重在建设。只有建设,才能拓展心灵的空间,心灵的空间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必将广阔无比。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发展的前提和难点,都在‘建设’二字上。

建设(Construction),就是创新,就是建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以及整合发展壮大业已存在的事物。construction与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的意义正好相反,它不是推翻或瓦解一种既有的结构,而是强调在既有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与发展。建设来不得半点马虎,掺不得半点虚假。任何片面轻率的言行都应尽量避免。

建设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而且,在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设,更意味着种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尝试和创立,因而建设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也不会立马十全十美普遍看好。恰恰相反,新的生产方式的尝试和创立,必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和矛盾。除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成长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尝试有赖于人们的普遍参与始能奏效。一方面,新的生活方式需要人们的普遍参与,另一方面,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其参与能力又明显不到位。

于是,如何看待日新月异的生活及现实中的人和事,已是每一位中国人当下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了。面对那种叫我们感到困惑、愤慨、无奈、激奋的生活际遇,特别是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资本运行的文化(人文)意蕴这一不熟悉的新生事物,人们表现出狂躁不安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百般贬斥、拒绝或干脆漠然视之、徘徊观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一些人,能够怀着一股温情与敬意,去试着坚韧地承受这一切,他们坚信新的思想观念及制胜之道就存在于全部琐碎的现实生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我想,这境界,只属于那些富有建设性思维方式的人。而这种富于“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才是身临改革时代的人们所必需普遍具备的一种文化品格。

说到文化品格,自然就联系到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这是八十年代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关注的。近期,我和一些朋友又谈及时下中国知识分子仍停留在“比批判艺术”、“比谁胆大”的层次问题。要知道,即使是有了彻底的批判,也不等于彻底的理论,更何况照目前情形看,这些“批判”离马克思所说的“彻底的批判”还差得太远(多半尚停留在“拿来主义”的水准)。除了这种始自本世纪初的“批判的传统”之外,中国知识分

子的另一主导性行为方式,就是阐述所谓‘微言大义’或‘正本清源’的‘文本学术传统’。如果说前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急切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后者则基本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生存方式。然而,无论是批判的传统,抑或文本学术传统,其显明的共同缺陷就是对传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拓展或创新。所谓传统,无非是凝聚在现实中的某种文化或文明特色。而拓展或创新,是一切传统的生命。

当下的知识分子们依旧是用不同的方式批判或阐述传统,而问题在于建设传统,拓展传统,使传统富有张力。

最近参加北京席殊书屋举办的一个“1998年十大好书报告会”,我与席殊先生交往不多,但是,我想他富有成效地创办了“席殊书屋”这么一个在京城文化人中间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化企业,这应当是值得庆贺的。那天,我是作为一个偶然的“闯入者”来到这个由诸多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主持者说,你既然来了总得说点什么,听了几位专家评委和作者的发言后,我有了如下一段冒昧的插话:

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从咱们这个“1998年十大好书”评选结果上看,似乎有一种注重历史的倾向,而且对这一倾向在表示赞许的同时也直截地表示出某种遗憾。那么我想说三点意见,第一点是,我们说记住某段历史,或者说关注人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命运,终究是为了当下的现实生活,但是,我想在座诸公心里都明白,我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又往往使你不管是提倡在书写历史时关心普通大众的命运突破所谓精英模式,还是主张‘正面探索’某种带规律性的历史经验、抑或追寻某些现实生存状态的历史渊源,在一定程度上,我想都具有‘曲笔’的意味。曲笔,更多地反映了国人(包括作者和读者)‘艺术智慧’的高超而较少‘科学

品格’或‘科学精神’。

第二,之所以用曲笔,当然是因为‘直书’现实会陷入某种困境,我把它叫做‘正面关注的困境’,不过这里的困境与其说是众所周知的‘外力’因素使然,不如说是‘内力’因素造成的,这里除了中国人先天缺乏‘科学精神’较少‘科学品格’之外,主要是我们的文化人“太聪明”了——我们总能为自己的低层次生存需要(诸如票子、房子、妻子、儿子、位子、面子等等)找到什么“知雄守雌”、“外圆内方”、“外柔内刚”的遁词——以至灵魂萎缩行为乖巧。而没有心灵的自由,就没有正面关注,曲笔终究于事无大补,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我非常高兴地听到朱正先生说,他写《1957年的夏季》的主要动机是通过事实来说明:1957年的政治运动是如何‘改变了历史的方向’。我想接着他的话发挥一下,我以为这改变了的‘历史方向’,表现在国人的‘共时性命运’方面,不仅仅是‘肚皮’及肉体性的,而更多地是在生存方式上使国人沦为要么做‘螺丝钉’或‘一块砖’、要么做‘马屁精’或以谎言求生存的尴尬境地。而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这三种生存方式造就的国人都将变得无能为力无所适从而无所作为,因为人们如果没有个人的心灵空间,就不可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不可能如江泽民同志所一再提倡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在旧体制造就下的国人,偏偏就几乎谈不上有多少个人的心灵空间。比如当前‘下岗’、“分流”中暴露出来的‘再就业困难’问题的根源,就有人指出,在计划体制下长期以来叫人们做‘螺丝钉’做‘一块砖’,那么现在工厂倒闭了,“机器拆了”,那‘螺丝钉’和‘砖头’还能干什么呢?我想,如何改变国人当下多半尚未摆脱的‘螺丝钉命运’、“一块砖命运”抑或‘马屁精命

运”，培植国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独立人格……应是迫切需要我们的自然科学作者、人文社会科学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们来共同‘正面关注’的问题。

此外，我以为像《现代化的陷阱》当然是值得读的好书，但还是缺乏建设性，而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是多么需要‘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啊！

关于曲笔，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过分运用曲笔势必沉溺于过去、沉迷于历史，从而强化历史的惰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近年来兴起的历史小说及历史剧，如《雍正皇帝》，包括电视剧《雍正王朝》，让人非常失望——尽管其有突出‘勤政’、“整顿吏治”等那么一点现实意义，但它重新唤起的是‘文革’式的阶级斗争观念，及宗法式的‘成者为王败者寇’亦即‘有权就有一切’的观念。中国人在‘文革’时所理解的‘阶级斗争’，完全不是社会经济关系内的事，而更多地属于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权力之争。如果说，社会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公理、公正、公平及妥协等游戏规则，因而尽管有时其斗争非常激烈，但仍然给人们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那么权力之争，尤其是宗法性的权力之争，便只有‘强权决定一切’这一条死路。仅仅是保住祖宗的‘江山’或政权，其价值品位未免太低——即使强权真能决定一切，那也只限于一些窄小的生活空间之内！国际上的‘冷战思维’之所以终遭淘汰，原因也在于此。虽然新时期以来，在天生就具有平等性的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渐渐把“有权就有一切”部分地转换成了“有钱就有一切”，从而也使我们的生活空间较此前有所拓展，这实不失为社会观念的一大进步（尽管离树立所谓人人共享、各得其所的生活理想还差得太远太远），可我们尊敬的作家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非但不去守望自己拓展人的心灵空间的本分，不去热情关注日新月异的现实

生活,而是大开历史倒车。我想说,我们尊敬的作家们,你们作为‘心灵事业’的建设者,是不是也有一个拓展自己心灵的空间从而自觉提高价值品位的问题?据说,《雍正王朝》的剧作者们竟还对某些报刊展开的‘谁是第一个为雍正翻案的人’的争论津津乐道,此真乃太史公所云:‘天下的事,真是大谬不然。’

我们中国人的心灵,为何一不留神就会让历史的黑洞裹挟了去?

文学 建设现实主义为本

对于文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有了另一个习惯的说法,说文学的本质就是批判,甚至认为,文学作品失去了批判性,就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就无文学意义可言。也许,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而言,这种说法始于言说者矫枉过正的动机,且不失‘片面的深刻’。但其毕竟是‘坐而论道’,而不像是论文学。

文学是生命饱含智慧的微笑,别有会心者必能洞悉其真谛。既然文学是心灵的事业,而心灵的事业也同样重在建设,那么,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便既不是一味寻求历史的认同(历史是厚重的,然而有限),也不是跟别人去比‘批判的艺术’,而是应当比常人更具备建设性思维这一文化品格。

所谓建设性思维,就是对生活现实持一种建设立场。建设,是动机也是目的,是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始点和终点;同时,把建设性,作为衡量我们一切现实活动成果好坏优次的标杆。因此,我们不妨管这种建设优先的立场、这种一切以建设性为中心展开现实活动的思维方式,叫‘建设优先论’或叫‘建设现实主义’(Constructive Realism)。

建设现实主义是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即:

1)建设的立场(constructive standpoint)；

2)拓展的观念(expansive idea 及环境意识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3)不拘一格的方法(free way)。

首先,建设的立场,是我们开展一切现实工作的大前提,只有建设的立场,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遇上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走向市场化、区域化、国际化、全球化乃至星际化进程的现实;于是,面对这个开放的世界,这样一个变化着的现实,唯有拓展的观念(及环境意识),尤其是心灵拓展的观念才能适应它、驾驭它并与之和平共处、从而和谐共存和衷共济(《易经》乾、坤卦所象征的进取与兼容精神,在此亦得以显现);有了拓展(soul expansion)的观念,有了环境意识,才可能有自由而博大的心灵,而后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而不拘一格(not limited to one style)地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

因此,建设现实主义所包含的建设的立场、拓展的观念(及环境意识)和不拘一格的方法,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必需具备的文化品格。

建设现实主义的文化品格,既不同于古代中国人重在阐释传统的文化品格,也不同于近现代中国人重在批判传统的文化品格,同时,又不拒斥阐释或批判——只不过无论是“阐释主义”或“阐释优先论”(包括代圣人立言、阐发微言大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国粹主义等等),抑或“批判主义”或“批判优先论”(包括扬弃、革命、解构、颠覆、斗争等等),在这里都是一种必要而不充分的方法而已。

那么,毫无疑问,本着建设的立场,拓展的观念(及环境意识),尤其是心灵拓展观念去积极反映和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生

活及现实中的人和事，既是我们的文学家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文学的本分。

建设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态度是：承认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同时决不被现实的合理性所遮蔽，而是着眼于把被遮蔽的合理的现实用艺术的语言讲述和显现出来。

换言之，建设现实主义文学认为，我们既不能自我毁灭以求新生，也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现实无可隐遁，即使潘多拉的箱子已被打开，但希望依旧。生活的理想就存在于生活的现实之中，理想的生活蕴含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正如新生命蕴育于既有基因新的组合之中，因而建设现实主义文学对待现实，对待‘旧事物’不是采取简单拒斥和推倒的方式，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发展壮大业已存在的事物和建立新事业。

建设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式，就是运用一切有意味的艺术样式，不拘一格地从琐碎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昭示和显现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和观念，以求拓展人类心灵及其生活的空间。

也就是说，凡是有利于人类心灵拓展的创作方式即文体（style——the perfect form of diction - image，即文辞意象的臻美体式），都将得到建设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者的青睐。因此，可以说在建设现实主义文学这里，那些在过去不同时期挨白眼、受冷落、遭拒斥的种种艺术样式，诸如史传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有其十分特定历史内涵的概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以及任何新的艺术探索，作为不同的创作方式，再不用怯生生地为自己的生存权申辩什么了。

作为心灵事业的文学，其言说千头万绪，归根到底都是一种言说——看谁最可能拓展人类心灵的空间！人的基本特性，就

是创新。

因此,建设现实主义的唯一文学口号是 拿出你的新作来!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从神农尝百草,到夏娃尝禁果;从结绳记事,到黄钟大吕;从猎牧渔樵耕读,到官绅工商金融;从杂相群居,到种姓伦常;从国家公共组织,到社会公民个人;从雕虫小技,到运筹帷幄;从通讯传播,到网络购物;从环球探险,到星际旅行;从野史传说天国福音,到心灵的事业……各种文化品格、文明传统的形成,及其所指称与交织的生活空间,无一不是人类的建设者们心灵拓展所留给我们的光辉业绩。其率先垂范之功,自当永远世代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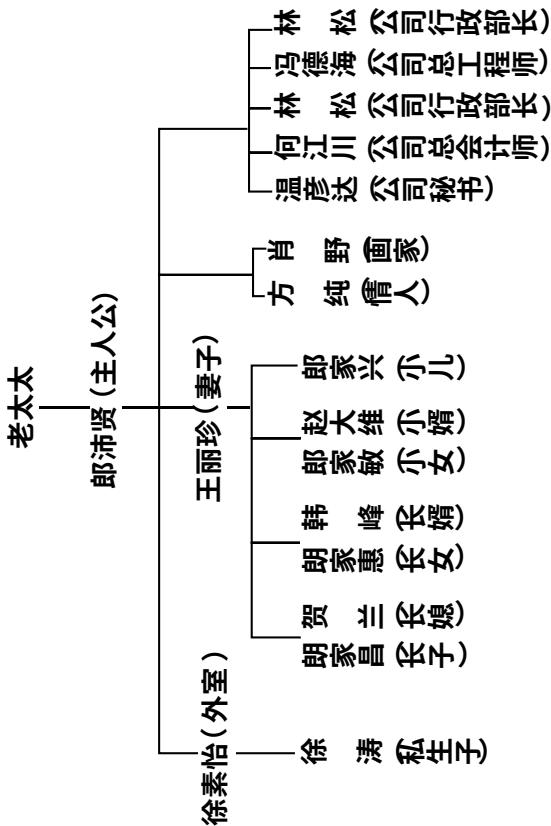
中国民营(资本)经济传统,自清末“官商合办”、“官督民办”、“士绅兼办工商”模式脱胎,发轫于 20 世纪一零年代,三十年代便正式起步,遂遭日本入侵而不幸被打断,至八十年代重新上路,九十年代终于又呈崛起之势。这是我 1994 年春打算组织电视专题片《第三次崛起》的现实依据。而如今万剑声的长篇小说《雄性的资本》(The Capital of Male),则以小说这一感性形式,全景式地活现了中国资本经济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这一组成部分——在当代的生态意象,仅此一点,我想就很了不起。

以上所说,就算是我的一点‘别有会心’吧。那么剩下的事,只能由广大读者朋友和方家里手去言说了……

1998 年 12 月 21 日稿于北京夕照寺

1999 年 3 月 13 日修订于南昌半边街

小说主要人物表



刘 建 (市政府秘书)

楚塔山 (事业上的对手)

目 录

心灵的拓展：

关于‘建设现实主义文学’	它 璽
雄性的资本	万剑声
后记 承受与责任	万剑声

1

清晨，郎家小楼宁静而安详地掩映在血红色的朝霞中。

这一天郎沛贤跟平时没有区别，照例是六点钟出现在小院里，先打上一套太极拳，然后拿着小铲子和剪子，一边踏着结有露水的草地散步，一边饶有兴味观赏花草，时不时停下稍做整理修剪。庭院四周栽有多种花卉草木，四季常青，总有鲜花在其间开放。

这时，倘有邻里的老人们从银灰色的铁栅栏外面经过，郎沛贤会停下来主动与他们搭讪，漫无边际地聊上几句，态度谦和而友好，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工作之外的郎沛贤更希望自己像个普通而又平凡的男人。

七点钟左右，郎沛贤进到饭厅。这个时候他需要一杯红茶和头天的报纸。保姆会把它们摆放在饭桌上。郎沛贤读报的时候，保姆就该准备早餐了。七点半，老太太会进入饭厅，那时早餐便得端上桌。

走道里响起轻微而琐碎的脚步声，那是老太太将要出现的前奏。郎沛贤把报纸折叠起来丢一边。头天报纸的阅读到此为止。他从不把报纸当做资料保存，需要了解和记住的他已经心里有数，永远不会忘掉和搞混。

随后，老太太瘦小的身影便出现了。老太太今年八十有五，

身体就像风干的柴火棒一样干瘪弯曲，皮肤皱得打堆，但无病无灾，活得十分硬朗。她眼珠贼亮却不怎么灵动，从不主动看人更不主动与人说话，表情呆滞且一成不变。

老太太进来后郎沛贤便一直注视着她，目光中充满着儿子的孝顺与关切。对郎沛贤来说，母亲是唯一的，任何人不能替代，也不能比拟。

老太太默默地走到一张餐椅边。那张椅子看上去于她显然有些偏高。老太太至今没让人帮助过她，总是手一撑再一扳桌沿便坐上去了，然后来回蹭几下便稳稳当当居中而坐。整套动作娴熟连贯，干脆利落。

保姆及时送上稀饭、点心和咸菜，每人一份。

保姆退下后，郎沛贤就开始慰问。老太太耳朵有些失聪，他不得不大声叫喊。

“昨晚睡得好吗？”

老太太点点头，翻了个白眼，顺手抓起一小块葱饼塞进没有牙齿的嘴里，慢慢地抵，慢慢地嚼，呆滞而默然。郎沛贤吩咐过保姆，给老太太的食物都必须特别加工，要小，要软。

“冷吗？”

老太太摇摇头，又翻了个白眼。

“葱饼好吃吗？”

老太太点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块。

“好吃也别吃多了。你得把粥喝了。这粥是用鸡汁熬的，喝下去舒服。”

老太太点点头，拿起调羹搅碗里的鸡汁粥。

“早晨天凉，你要多穿一点。”

老太太拉了拉羊毛衫，意思是我穿着哩，继续搅拌鸡汁粥。黄澄澄的液体从碗四周溢出来，在大理石桌面上洒了一圈。

郎沛贤点点头,开始吃自己的。母子之间一天的交流到此为止。这通常也是他俩一天当中唯一的交流与见面。出门后郎沛贤便要到很晚才回家,一般在晚上十一点左右,那时老太太已经睡下了。

郎沛贤吃完早餐走出饭厅时,老太太总是会抬起头看看儿子的背影,目光苍茫而深邃。

郎沛贤上楼梯的步伐轻盈而稳健,一点不像快六十的人。他体格高大,满脸红光,精力充沛,不仅没一根白头发,连肚子也不怎么见挺。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资本。从他立志要闯出一番大事业起,他便开始锻炼和保养自己的身体,几十年如一日。

这个时候,郎氏家族其他成员大多还在卧室里。这体现了郎沛贤的民主作风,也体现了他松弛结合的治家艺术。对于家族成员,郎沛贤只要求两条,首先必须住一起,包括女儿女婿;其次,上班时间不得迟到。别的生活上的事他一概不过问,由妻子王丽珍全权主持。

郎沛贤特别强调的是必须住在一起。这点曾遭到过女儿们的反对,但郎沛贤没有退让。想住出去可以,那就永远不要回来。郎沛贤认为这是家族事业特性决定的。他觉得住在一起才像一个家,才能增强每个成员的家族意识。他认为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要想建立一番伟业,必须依靠一定的群体,那么,家就是最小最可靠的群体。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连家的概念也没有,必然是脆弱的,不堪一击。

修建郎家私邸的时候郎沛贤就考虑到了这一点。通常私邸都是建两层,最多三层,但郎沛贤却建了四层。于是就有了现在的格局,四楼归两个儿子郎家昌和郎家兴,三楼住着女儿郎家惠

和郎家敏,每人各占一边。二楼是郎沛贤与妻子的起居室,接待室和书房。一楼公用,在最东面留出一间屋给腿脚不便的老太太住。郎沛贤的苦心在此也就显示出来了,每个成员既朝夕相处在一起,同时又拥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空间。郎沛贤认为家族成员处于这种关系状态是最佳的。

吃完早餐就意味着一天的工作开始了。郎氏实业公司上午九点上班,但郎沛贤每天八点钟就让司机把车开到楼下等。这样,他便总是第一个开始工作的人。他觉得作为总裁这是应该的,公司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

出门前郎沛贤习惯性地浏览了一眼日程安排,不由得皱了皱眉!他燃上一支烟,想了想,便抓起书桌上的电话。

对方一拿起话筒,郎沛贤就说:

“是我。”

“什么事?”

从声音中不难分辨出郎家昌刚刚睡醒,正在努力清晰思路。郎家昌目前是郎氏公司第二号人物,任副总经理。

“有个自称是市政府的刘先生追着要见我,又不肯通报身份姓名。已经两天了。我觉得他有点神神秘秘的。”

“是不是要先调查一下?”

“没必要。不妨先听听他说什么。我估计他是想出售什么信息给我。”

“你的意思是……”

“我约了他上午九点半去公司。可后来我想想又觉得还是继续回避为好。你去应付他。”

“好的。”

“他指名要见我本人才谈具体的,所以,你要想个合适的借

口搪塞他,要探听出个大概。我想他不至于没见到我就拍屁股走人,这种人我了解,量他没那种气魄。如果觉得没价值,客客气气就打发他。如果觉得有价值或拿不准就给个红包把他稳住,再约他与我面谈,时间往后错几天,我们好做些必要的调查。明白吗?”

“明白了。”

“店北河工地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大事。本来约了几个居民代表谈判,我通知他们改期就是了。”

“谈判?怎么回事?”

“有些居民说我们的塔楼建得太大太高,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便联合起来要找麻烦。”

“扯蛋!我们在自己的地皮上建楼房关他们什么事?”

“就是嘛。我正想推掉哩,拖一拖,跟他们泡,我想就没事的。这事跟他们说不清。”

“你也别说得那么简单。既然联合起来了就该慎重,民意难违,这是国情。你别什么事都分不清轻重。你约了他们几点钟谈判?”

“十点。”

“这事你别管了,我去处理。我正想去工地上看看。你直接去公司吧。”

九点整,郎沛贤的专车开出了公司的大门。黑色奔驰装璜豪华,性能优良,跑起来似风一样无声无息。

秘书温彦达夹着公文包坐在助手座上。他四十刚出头,面目和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看上去属于那种最平常的男人。在配备秘书的问题上,郎沛贤与一般的老板有所不同。他认为

秘书应该是左膀右臂，既不是用来抄抄写写的，也不是拿来给别人看的，必须能成事。秘书对老板应该是一种补充，是老板的另一面。郎沛贤从不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并且对这种方式嗤之以鼻。他觉得那实际上反映出了小老板才具有的虚荣心、好色性以及庸俗心理。指望依靠漂亮的脸蛋来扬自己的威风以及达到某种生意上的目的，本身就说明了你的素质以及你设定的对手的素质。试想，倘若你在进行一场一千万甚至一千万以上的交易时，女色对你还会发生作用吗？郎沛贤相信即使再好色的人那时也会忘了自己鸡巴所处的位置。那时唯一需要付出的只能是智慧与实力。

“最近你去店北河工地看过吗？”郎沛贤问。

“没有，不是说那儿的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吗？家昌和大维可都是一把好手呀。”

郎沛贤未置可否地点着头，没再说什么。温彦达的话外音他听出来了，有郎家昌和赵大维顶在那，他怎么好随便往那里跑？

店北河塔楼工程郎沛贤只参与过前期的策划、设计以及筹集资金等工作，工程开工后，郎沛贤便放手让郎家昌和小女婿赵大维去管理了。郎家昌总负责，赵大维具体组织施工。郎沛贤给他俩的指示仅是别突破预算。从那以后，郎沛贤便极少去工地，去了也总是随便看看，从不过多干涉或指手划脚。郎沛贤是个懂得用人技巧的人，既然交给了两个年轻人，就应该放手并相信他们。

当然，郎家昌有随时向他汇报的义务。所以，郎沛贤虽然很少去工地，但工程的进展状况却是了如指掌的，心里始终有一本明账。

没多大的工夫汽车就开到了店北河，那两栋正在建筑当中

的塔楼黑乎乎地耸立在眼前，看上去犹如是两具被掏空了的胸腔。

店北河位于老城区的边缘，这里居民复杂，人口稠密，生活便利。城市在急剧膨胀与扩散，老城区无形中已成为市中心。郎沛贤两年前选择这里建塔楼是有所考虑的。第一，这是人们概念中的生活区，所以，塔楼一但建起来不愁卖不出去，也不愁卖不出好价钱。第二，正因为居民复杂，所以征购土地工作就特别繁琐与艰巨，一般人啃不动这块硬骨头。郎沛贤却认为复杂其实是好事，复杂就意味着不团结，只要工作做得细，便很容易分化他们并一一击破，这比对付一个有组织的群体要简单得多。所谓难，无非是多出几个钱的问题，从整个经济效益来看，这几个钱实在不算什么。第三，这一带商业不发达，附近一公里以内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商场。这便很可以做点文章而且有利可图了。因此，塔楼一旦建立起来，郎沛贤就计划将底下四层连通起来改建为一个大型商场。那时，这一带就将以商场为中心立刻变得繁荣。市政当局也就不得不将其它配套工程跟上来，比如拓宽街道、增设交通线路等等。这对塔楼的售价无疑是个重磅砝码。郎沛贤虽然无意经营商场，但仅凭出租铺面这一项每年也可坐收几千万。居民这么多，消费者以及购买力都是不用担心的。

正是有了上述考虑，郎沛贤才下决心啃这块硬骨头的。而地皮价格一旦成为了次要问题，其实这也就不能成其为硬骨头了。

不言而喻，建设这项工程，对社会、对居民、对郎沛贤个人都是非常有益的。店北河也必将因此旧貌换新颜。

只有具备像郎沛贤这种远见以及财力的实业家，才能使这项工程变得如此完美且意义重大。否则，若仅仅是建两栋住宅

楼出售,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为了实地考察一下,郎沛贤让司机围着工地绕了一圈,当汽车隐入塔楼投下的巨大阴影中时,郎沛贤微微探身从车窗往外瞧了瞧,他立刻感到了一股压抑、气闷和阴冷。郎沛贤轻轻叹了口气,坐正身子,嘱咐司机别再绕了,直接开进工地里去。

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地皮创造财富,塔楼高达二十层,每层十二套住房。这在市中心商业区可能很平常,但置身于大片低矮简陋破旧的居民住宅区,确实有点太出格了,称之为鹤立鸡群一点不过分。其背阳面的阴影如乌云一般笼罩了老大一片,终日不散。

关键是没有留下一定的空余地带,尤其是背阳面,与居民住宅仅有几米之隔。当初设计时曾有人提出过这问题,也算是基本常识吧,但郎沛贤没有采纳。有钱归有钱,郎沛贤不可能花钱把土地卖下来白扔在那里做空场用。背面的空场无疑是毫无利用价值的,这种地方郎沛贤势必要精打细算斤斤计较。

工地上响声轰鸣,建筑材料堆得到处都是。高高的铁架顶上飘扬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两台巨型起重机在天空中划来划去。搅拌机发出不堪负重的怒吼,刺耳而沙哑。戴着黄色铅盔的工人在铁架上醒目地忙碌。泥水四处流,尘土满天飞。

郎沛贤没有下车,他透过密封的车窗玻璃往外观瞧。温彦达下车去找人,灰尘中如只青蛙般跳来跳去。

一会儿,满身工装的赵大维就过来了。他的步伐大而有力,温彦达被他甩在身后。

赵大维个大,身体像牛一般壮实,快四十岁,由于脸黑看上去还要老出几岁。这位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本科生因为婚姻关系的破裂一气之下从山东跑来北城闯天下。郎沛贤收留了他。他懂建筑,干劲大,人踏实,很快就深得郎沛贤的赏识。那

时郎沛贤的小女儿郎家敏，在郎氏公司里任职，年仅二十四岁，不知怎么竟然看上了这位比她大十岁闷头闷脑的山东大汉，两人偷偷摸摸搞到一块去了。搞到一块又不敢声张，怕父母通不过，毕竟彼此相差太悬殊。谁知郎沛贤知道后不仅不反对，而且立刻就点头同意了，笑容满面地说要的就是这种女婿。婚礼后，穷光蛋一个的赵大维跟在年轻新娘的身后住进了豪华气派的郎家私邸并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此，赵大维在郎氏公司里的地位青云直上，不到两年便由一个小小的工头变为了郎沛贤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哪里工程艰巨、哪里工程重要就把他调往哪，而他也总是能尽职尽责地完成郎沛贤交给的各项任务，从不敷衍，从不打折扣。

作为一名现代企业家，如果说赵大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不善于外交，不善于言辞。对此，郎沛贤却不认为是什么遗憾，人无完人，聪明就行。

赵大维当然是一个聪明人，这尤其表现在他具体负责指挥现场施工上，充满大将的气度与韬略，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发现问题当即就能解决。这很好理解，因为他懂，而且极为专业，而且热爱建筑事业。

郎沛贤今天来工地事先没有通知赵大维。

“你怎么来了？”赵大维大声问。

郎沛贤按动车窗控制键，把玻璃放下，说：

“还顺利吗？”

赵大维点点头，说：“工程上没什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不过，今天上午有居民代表来谈判。差不多快来了，我看你还是回避一下为好。”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家昌上午另有要紧的事，不能来了。”郎沛贤的目光一直停在建筑中的塔楼上，似乎根本就没把谈判

的事放在心上，“能按时完工吗”？

“没问题。我估计还能提前一个月。”

郎沛贤点点头，眯缝起眼，说：

“看上去挺气派的嘛，是不是？”

“外部装修后会更漂亮。在北城的居民住宅塔楼中，我认为
是数一数二的。”

赵大维这话不假，当时考虑到要商业与民用相结合，郎沛贤
在让人设计时事先就明确了这一点。如今，赵大维将他这一意
愿转变为了现实。

“那就搞个引人注目的装饰物作为标记，让人记住，让人谈
论。好东西嘛，就应该用来扬扬名。你觉得怎样？”

“当然可以。”

“回头你组织人商量一下，先拿出个设计样让我看看。这事
就这么定了。时间是不是不早了？我们还是去你的办公室等那
些居民代表吧。”

郎沛贤所谓的到工地看看，就此结束。除了指示搞个标记
物外，其他细节一概没有过问，甚至连车也没下，但工程的状况
他却全看在了眼里。这就是他管理的技巧和魄力之所在。

办公室原设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塔楼建起来后，便搬进了
底层两间宽大而空旷的屋子。一间作为赵大维的办公室和临时
休息室，一间用来搞接待。接待室里放置着几张简易旧沙发和
木椅，另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是给在工地上过夜的工人们看
的。墙上贴有许多表格和图例。

郎沛贤在居中的沙发里坐下，掏出香烟来正欲点燃，就瞧见
一年轻女子拿着水瓶和茶杯进来备茶了。郎沛贤的眼睛微微掠
过一道光亮，停下点火，好奇地打量着她。

女子大约二十七八岁，生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她穿着一

套灰色的西服，素雅、端庄、得体，个头不太高却身材匀称，走路的姿式优美而又富有涵养。

年轻女子引起郎沛贤的注意不奇怪，她的仪态和装束与工地上的人们格格不入，显得特别突出，这反映出了她的身份与众不同。

郎沛贤观察年轻女子的时候，温彦达就在一旁悄悄地观察郎沛贤。

“郎总，您请！”

年轻女人把茶放在郎沛贤面前的矮凳上，含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身出去了。她最后留给郎沛贤的印象是两扇丰腴的臀部。

郎沛贤扭头问赵大维，说：

“这姑娘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

“她是公司里的办事员，为我收集整理文件。你应该见过她。”

郎沛贤点点头。郎氏公司漂亮的女职员多得很，每天进进出出，她夹在那当中自然显不突出。她属于那种需要男人细心观察的女人。郎沛贤看重的却正是女人的这种感觉。郎沛贤把香烟点燃，又问：

“你让她到这来搞接待？”

赵大维愣了一下，以为岳父大人这是在盘问他，脸不由得就有些泛红，急忙摇头解释说：

“不不，我在公司呆的时间不多，有时又懒得跑。而她在那边也没什么事。所以，我就让她把些重要文件送这来，顺便也处理些这边的事。她实际上是两头兼顾，半天在公司，半天在这边。我另给她加一份劳务费，她也乐意。你如果觉得不妥，我明天就叫她别来了。”

望着有些紧张而认真的赵大维，郎沛贤心里觉得发笑。心说真是他妈的实在人，别说你没什么，就算跟她有一腿，我郎沛贤也不会管你这事。男人嘛，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把妻子搞定，怎么样都不为过。当然，郎沛贤不可能对女婿说这些。他知道这不能说。

郎沛贤摆摆手，说：“这没什么不妥嘛，我看你处理得很好。这实际上使你也能两头兼顾，再说你这边也需要这么个人。”

赵大维笑笑，脸上的肌肉有些松弛，补充说：“确实需要。比如今天这种场合，就得有个人来搞接待。”

“她叫什么？”

“方纯。”

“哦……名字还挺新潮的嘛。”

前来谈判的代表一共六人。其中有一个居委会的，两名工人，两名个体户，一位中学教师。听起来似乎个个都能说，但郎沛贤凭一种直觉立刻判断出真正要对付的是那位中学教师，其他五人都是瞎吵吵虚张声势。

六个人一听说接待他们的是郎沛贤而不是郎家昌，心理上立刻就矮了一节。一个个肃然起敬，诚惶诚恐。郎沛贤在北城的知名度几乎可以跟市长齐名，在他们心目中那是个了不得的传奇人物。

郎沛贤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说：

“本来接待各位的应该是本公司郎家昌副总裁，他有事不能来，所以我就替代他来了，各位不介意吧？”

六人连忙点头说不介意，说能跟郎总直接对话当然更好了。

“你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各位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实际的。假如当初你们就提出来，我一定会考虑，甚至会停止

工程计划。我所做的事业本来就是造福于人民，我不能为了方便一些人而妨碍另一些人，对不对？这与我的做人原则和事业性质是相违背的。但目前塔楼已经快封顶了，你们这时提出阳光问题，我就很为难了。我想这很好理解对不对？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仅仅只是向诸位表示道歉，并请求谅解。”

郎沛贤一席话将六人说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不出所料，中学教师发言了。这时也只有他能找出郎沛贤话中的破绽。

“你刚才说的关键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早提出来。应该说当初就有人提出来过，而且向你们表达了。当然，那不是正式的，你完全可以否认。之所以当初没有正式提出来，主要是我们不懂，也意识不到有这么严重，因而也就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这不能成为你推脱责任的理由，因为你是懂的，据我所知，楼房的高度与其他建筑之间的最短距离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是建筑学的基本常识。你总不至于说你不知道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这种局面是你有意造成的，换句话说你应该对此负全部责任。”

这一指责太犀利也太有分量了，其他五人立刻醒悟过来，连忙齐声附和。郎沛贤却丝毫没动声色，依然笑呵呵地望着他们，说：

“请继续说下去。”

“我们现在出门就是两根巨大的黑乎乎的柱子，每天都跟黄昏似的，抬头好半天才能看见天空，阳光将永远照不到我们的家门前。这样一种状态感觉非常不好。再说，卫生状况也势必因此而变得恶劣。我们认为你不仅妨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伤害我们的健康。”

“我可以问一下你们觉得事到如今究竟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才好呢？”

中学教师看了一眼其他人,继续说:

“塔楼已经到了十七层,听说往上还有三层,那么,我们的要求是:第一、无条件停止往上加高,暂且维持现在的高度;第二——。”

“那不可能。”

郎沛贤打断了中学教师的话。他觉得不能由着他们往下说,第一条就无法接受,后面的要求显然更无法接受。他觉得该听的都已经听清楚了,接下去该轮到他反击了。郎沛贤说:

“建筑不是儿戏。地下基础工程早就完工了,如果现在放弃上面三层的计划,损失的建筑面积是一笔账,筑入地下的是一笔账,外观上的不协调又是一笔账。这三笔加起来你能帮我算是多少吗?那么我的损失谁来承担?跟你们目前所受的损失相比谁大谁小?”

“账不能这样算吧!”中学教师据理力争。

“那好,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远点。北城的状况大家都了解,人口有一千多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有自然增长的,有外来流入的,据统计,北城一年大约要增加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人怎么住?因此,城市建设只有向外扩散,向高空发展。同时,尽可能珍惜每一寸土地。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本公司正是遵循这一宗旨,才建筑起了这么高的塔楼。你们平时从电视和画片上也看得到,比如东京、纽约、巴黎、香港等世界大城市,都是高楼林立,一栋紧挨着一栋,他们难道就不存在阳光问题吗?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大城市嘛,要想享受田园式的阳光,那是不可能的。你们住在北城市中心的边缘,这方面的要求就不能太高。”

“照你这么说……”中学教师有些激动了,脸涨得通红:“我们就该忍气吞声啰?你的事业再有益于城市和社会,但建筑楼

房应该不妨碍其他居民的生活这道理我们还是懂的。如果你坚持你的想法,那我们只好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了,请求他们来主持公道。必要时我们不惜诉诸法庭,我们相信法庭会支持我们的。”

郎沛贤微笑着点点头。这微笑和点头是身经百战磨炼出来的,坚韧无比炉火纯青。他根本就没把中学教师的嚣张和威胁放在眼里。

“你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的话,完全可以试试。我甚至希望你们直接去找有关部门,那样我也就不必跟你们费唇舌了。他们会跟你们解释的。不过,你们既然选择首先与我们接触,大概是想听听我们的说法,那么接下去就言简意赅吧,我算一笔账给你们听。你们说了个半天,归结起来所谓的损失是两点,阳光问题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卫生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损失。那么你们算过这两栋塔楼建立起来后对社会对市民的益处吗?塔楼加起来共有三百八十四套住房,以平均每户三个人计算,也可解决一千一百五十二人的住宿问题。这不是个小数目。另外,下面四层将改建为一个大型商场,这意味着该地区将随之繁荣,街道势必拓宽,公交线路势必加班加线,你们的生活无疑将得到巨大的便利。怎么样?这两笔账相比较,你们需要的那点阳光还重要吗?任何社会事业,都存在正反两面,绝大部分人要得到益处,必然就有极小一部人要受损失,只要这损失是非常有限的,可以承受得了的,那么该事业就是值得肯定的。你们现在光盯着自己那点阳光,所以越算越不服气,这很正常,也很片面。但市政有关部门却是从大局着眼的,这笔账他们算得清。何况你们也是利大于弊嘛。”

中学教师要接话,郎沛贤摆摆手制止。他不想跟他们再白费劲。

“你们既然来找我，说明你们很明智，因为只有我才能为你们提供具体的补偿。为了不让你们失望，我给你们提供两种选择方式吧。首先，商场建好后，如果各位有兴趣做点小生意，我将优先为大家提供柜台，你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权利转让给你们的亲朋好友。我保证每户一份。具体怎么个优惠法，那好说，到时可再商量。”

郎沛贤故意停下，点燃一支烟，观察他们的反应。几个人果然来了点兴趣，尤其是那两个个体户，眼睛里放射出光芒。郎沛贤接着说：

“其次，如果你们一定要那点阳光，也可考虑搬到有阳光的地方去住。这儿的土地和房产用不着发愁，可以全部转让给我。假如不想离开这儿又想要阳光，在我的塔楼上买套房也行，价格从优。嘿嘿……假如诸位把土地房产转让给我，我就在这儿再盖上一栋二十层的塔楼。”

这话听起来既像嘲弄又像是勾引。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卖了旧房买新房的，他们无力承担其中的差价。如果他们要考虑郎沛贤的建议，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前一种，往郊外搬迁。发展中的城市里许许多多的居民都接受着这种命运，这也正是他们不愿意的。

郎沛贤没有给对方表态和反击的机会。他认为谈判可以结束了。他站起身说：

“我还有事要办，今天就先到这吧。你们回去商量一下，有什么想法随时可以再提出来，或找有关部门反映也行。另外，大家以后也就算邻居了，为了对你们的拜访表示欢迎，我们中午备了桌粗茶淡饭，请不要见外。”

郎沛贤这话意思很明显，如果你们要闹，那就请便，我奉陪到底。如果就此算了，那我们是邻里，有话好说。

说完，郎沛贤进了隔壁的办公室，把扫尾工作留给了温彦达和闷罐子赵大维。

六个居民代表被晾在那里，一下没了目标，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所适从。温彦达陪着笑脸谦卑地站在一边，闷声不吭，不给他们发泄的机会。最后，代表们只好无可奈何又各怀心思地起身要走。中饭他们显然不会吃的。问题没解决，却上了酒桌，回去怎么交待？

见他们决定要走，温彦达连忙上前阻拦。

“郎总说了留大家在这吃中饭，你们这要是一走，我可就不好交待了。还是留下吧，反正时间也不早了，耽误不了大家的正事。”

六位代表自然不肯屈尊，急得温彦达抓耳搔腮，搓手顿脚，“灵机一动”，从公文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六个信封，面有难色地说：

“你看你看，头一次拜访怎么的也该表示点意思呀……这样吧，这里一点小意思，就请大家笑纳，千万别客气。否则，我、我……”

温彦达一边说一边把信封往各位手上塞。代表们当然知道里面是什么。其中一位个体户抽出数了数，共有八张百元的人民币。这显然超出了他们想像的“意思”。几个人犹豫了一下，还是默默地接住了。

温彦达一路相跟着将他们送到大门外，见他们走远，轻轻吐出一口气，快步回办公室见郎沛贤。

反对事件就此结束。先摸清他们的底数，再将他们镇住，然后又丢给他们几根骨头，最后收买带头的。这就是郎沛贤的步骤和策略。郎沛贤提供的两种方式，足以在居民中引起躁动，他们会关起门来去‘构想’自己的未来。人最重要的是希望，人最

怕的也是希望，希望能把人带向未知的远方。这样，作为一个“组织”就将瓦解。当然，也会有清醒的人和不满足的人，他们还会想闹，但今天这六人会保持消极态度，这就足够了。不排除另有能人出现的可能，那好办，到时只要把他们六人接受馈赠的事从小道散布出去，就能让他们互相猜疑好一阵子了。想闹也闹不起来。

郎沛贤唯一付出的是四千八百块钱，这太微不足道了。跟将获得的利润相比，简直就可忽略不计。另外，若不把这六个人搞定，让他们空手而回，势必引起激愤，一旦真作为群体往上反映或捅上法庭，麻烦不说，付出的决不仅仅是这些，最起码光请客吃饭就不止这个数。那些人的胃口远比居民们胃口大，他们正愁宰不到大肥猪，成天没事都想找事。

见温彦达回来了，郎沛贤看了看时间，起身就想走。饭局是不存在的，工地上只有大锅饭，哪能备什么饭局？忽然，郎沛贤想起什么，又坐下了，对赵大维说：

“让那姑娘来给我续点开水。我得喝一口。”

郎沛贤想再看一眼那位名叫方纯的女人。

2

一听到敲门声，徐素怡就像只猫似地溜了过去。她已等待多时，脸色因激动而显得红润，犹如初次与男人约会的小姑娘。

郎沛贤进来了。他空着双手，神情泰然，宛若出去散步刚回来。他随意看了看徐素怡，便朝里面踱去。

徐素怡无声无息地将门关上，跟着他进了客厅。小巧玲珑的徐素怡起码比郎沛贤矮二十公分，跟在后面看上去就像个女佣人。

郎沛贤脱去外面亚麻色的西服。此刻，他已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回到了私人生活圈子里。

徐素怡接过西服挂到衣架上，轻声说：

“洗澡水已经放好了。现在洗吗？”

郎沛贤点点头，一边解领带，一边问道：

“小波还没回家？”

徐素怡抬头望着他，眼中掠过一丝阴影。她知道他又搞错了。她低声说：

“你是问小涛吧？”

郎沛贤停了一下，随即点点头，笑着说：

“对对，是小涛。你看我这人……他在吗？”

“他还要过半小时左右才能到家。”徐素怡幽幽地接过他的

领带。在他面前，她总是幽幽地像猫一般温顺，“你也真是，连自己孩子的名字也会搞错。”

郎沛贤不置可否地笑笑，没再说什么。茶几上有她为他准备好的香烟，是他喜欢抽的牌子 555。他摸出一支点上，转身进了浴室。

浴缸里满满一池水正冒着游丝般的热气。柔和而洁净的乳白色充满温馨与舒适。郎沛贤的内衣内裤整齐地叠放在一旁铝合金金属架上。回家先洗个热水澡，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热水一泡，舒筋活血，仿佛能除去全身的紧张和疲惫。心情好的话，再让女人来为他擦背按摩，陪他聊聊天。他觉得人生的享受莫过于如此。人活在世上，有时要求并不高。

郎沛贤试了试水温，然后开始脱衣服。尽管他知道徐素怡准备的洗澡水从不会出半点差错，但他总是还要先试试。这也是他的习惯。

望着郎沛贤进了浴室，徐素怡站在那里呆呆地生闷气。她心中有闷气只会对自己发。她觉得对不起儿子。连名字都记不住，这究竟算是怎样一种父子关系呀。她觉得责任在自己，正因为她和郎沛贤的关系不伦不类，才使得他们父子的关系不伦不类。

这对儿子不公平，儿子不应该受如此待遇。

但她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她只是一个女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如今她更不敢作过多的奢望。她只求这种状态能继续维持下去。为此，她必须忍受并在忍受中奉献。因为她需要他，儿子也需要他。

徐素怡始终牢记着：他们母子俩只是寄生在郎沛贤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枝桠，双方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对等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对于她来说，郎沛贤是遥远的。这个遥远的男人不属于她，却又是她的唯一。她不能去找他，甚至不能给他打电话。她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这个遥远的男人到来，然后把他伺候好，然后又看着他回到遥远去。这构成了她生活以及存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

徐素怡没站多久就下了厨房。她还没有学会也不习惯生郎沛贤的闷气。时间对于她是宝贵的。到晚上十点，最迟不超过十一点，郎沛贤又将回到遥远去。他从不在她这里过夜。属于她的只有短短五六个小时，还不包括中途可能突然出现的由秘书打来的电话。她必须竭尽全力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把他伺候周到。她觉得这是她的义务和职责，也是她的回报。她没时间去生闷气。

何况这种机会并不多，每次至少得相隔十天半月。

为了迎候他的前来，她总要忙碌一天。包括上街买菜，包括换上干净的床被枕套，包括收拾整理房间，包括梳洗打扮更换内外衣服，包括为他放好洗澡水……郎沛贤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每次来总是上午就用电话通知她，并说定时间，极少食言出变故。

接下来该为他准备吃的酒菜。炒菜已经切好，只等下锅。炖好的甲鱼煨在电饭煲里，正飘散着阵阵诱人的香味。自从马家军的姑娘们拿了世界冠军后，郎沛贤认识了甲鱼的作用，于是每次来徐素怡都要替他炖上一只。“五粮液”酒瓶已经摆在了餐桌上，郎沛贤喝酒与抽烟一样，都只认一种牌子。

然后，徐素怡就听到了浴室里传出的一声简短召唤：

“喂。”

那是郎沛贤喊她去为他擦背按摩。这是他心情好的表现。徐素怡的脸上再次显出了红晕。她一激动便会脸红。在浴室

里，郎沛贤有时会做出些跟他身份和年龄都不相符的举动，倘若时间允许又来了兴致，甚至会把她也扒光衣服拉入浴缸一同沐浴戏嬉。当然，那也是她愿意做的事，只要他能高兴。

徐素怡连忙停下手里的活，关闭燃气灶，一边在围兜上擦手，一边母鸭子般小跑着赶了过去，轻声应道：

“来啦。”

徐涛进门首先闻到的是一股烟味，然后，便看见了挂在衣架上的亚麻色西服，于是他知道谁来了。

浴室里传出低微而含混的说笑声、浇水声。

徐涛站在厅堂当中。他想干点什么，却又无所适从。他身材颀长，面目英俊，脸上的青春痘透出一种坚毅。环顾四周，屋子收拾得整洁锃亮一尘不染，厨房里飘出浓郁的食香，杯、筷、勺、碟已在餐桌上摆好。

徐涛感到了一种龌龊。

他默默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门时有意将门重重地合上。

对于每月只来一两次的郎沛贤，徐涛充满反感与憎恨。郎沛贤从没给过他父亲式的爱抚，甚至从没在家里住过一夜。他总是不定期突然前来，几小时之后又匆匆离去，留下的只是钱。钱，是郎沛贤对家里唯一的贡献。在徐涛心里，从来就不承认这个父亲。

然而，徐涛却又无法否认郎沛贤是他父亲这一事实，不管这种关系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

徐涛把包丢在墙角，如同一截树杆一样倒在床上。他摸出一支烟点上，将烟灰肆无忌惮地弹在红褐色发光的地板上，尽管床头柜上的烟灰缸就在他的手边。

进入大学后徐涛就明目张胆地吸烟。对此徐素怡不敢管

他，她对儿子就像对郎沛贤一样百依百顺，郎沛贤则视而不见，也从不往心里去。徐涛抽的烟都是拾元以上一盒的好烟，他每月花在抽烟上的钱比同学的生活费还要多。他不是个大手大脚喜欢乱来的孩子，也从不认为自己有钱并且为此炫耀，他知道现在就抽烟还为时太早，事实上他也完全可以不抽。可他就是想这么做，仿佛是在跟谁赌气，跟郎沛贤，跟母亲，也跟自己。至于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说不清楚，也顾及不了那么多。

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折，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他的反抗意识由闷在心里转为了开始付诸行动。虽然是幼稚的、盲从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并且还在长大。事实上，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出了很远。命运决定了他与郎沛贤必将要展开一场真正的较量。

至于最终以什么形式表现，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徐涛还没有能力去把握和预测。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徐素怡进来后又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徐涛冷冷地凝视着她。她的脸上化了淡淡的妆，双唇红润。衣服都是新换的，干净整洁透出一种媚态。梳洗打扮后的徐素怡仍是个漂亮、安详的女人，四十岁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但徐涛也注意到此时她的头发已有些乱，衣服上也湿了好几块，内衣的衣领有一片还没来得及翻好，而且第一个纽扣是松的。徐涛看得很仔细，他的心里再次升腾起了齷齪之感。

那一刻，徐涛充满对母亲的悲哀与怜悯。这更激发了他对郎沛贤的愤怒和憎恨。

徐涛转脸向着天花板，躺着没动。

徐素怡走过来站在床边，柔声说：

“回来了？是不是累了？”

徐涛没吭声，也没看她。徐素怡站了一会儿，望着儿子依然

柔声说：

“你爸爸来了。等会儿陪他说说话，嗯？”

徐涛还是没吭声，也没动弹。徐素怡又站了一会儿，默默地将他扔在地下的包捡起来放到书桌上，然后又默默地出去了，轻轻把门带上。她没时间在这里耽搁太久。

对于母亲，徐涛是爱的，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这和看不起她，怜悯她是两回事，而且并不矛盾。这种感情是二十多年相依为命建立起来的，牢不可破。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给母亲脸色看，但他做不到，他更无法和母亲一道去逢迎讨好郎沛贤。他本来应该住学校，但却始终住在家里。他知道母亲孤独，需要人陪伴。住在家里就意味着必须有时见到郎沛贤这个他极不想见的父亲。但为了母亲，他坚持了下来。对母亲他所能做的，就这些。

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徐涛眼睛里蒙上了一层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惆怅与苍凉。他有一种要干点什么的冲动。

郎沛贤坐在餐桌前自斟自饮。他喜欢这样一种宁静与悠闲。他是个懂得调节生活的人，即使再忙，也总能挤出时间来享受这种氛围，哪怕是几小时。而徐素怡这里是他的最佳去处，没有任何干扰。

徐素怡在灶台上操作，跑进跑出。她生来就是个会持家的女人，烹饪更是把好手。桌上已摆了七八个菜盘，可她还在做。每次郎沛贤走后，剩菜总是要吃上好多天，最终还得倒掉不少。

郎沛贤一边吃喝，一边静静地打量着她。对于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女人，他的心里是满意的。她的姿色风韵一点也不减当年，而且从不给他带来半点麻烦和不快。她就像他花钱买的一件用具，需要时就来使使，总是那么顺手，从

不出任何故障。

忙碌的徐素怡时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郎沛贤，羞涩地冲他笑笑又转过头去。那一笑总是令郎沛贤心旷神怡，犹如是餐桌上一道美味的佐料。

菜上齐后，徐素怡陪他坐下。她先替他加满杯中的酒，刚拿起筷子，郎沛贤问：

“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

“干嘛不来吃饭？”

“躺在床上，大概……有点不舒服。”

“有那么严重吗？”

郎沛贤放下筷子。在北城，郎沛贤是数一数二的大实业家，往哪一戳都让人肃然起敬。他手下的职工好几千人，没一个见了他不是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的。唯独他的几个儿子敢不把他放眼里，其中也包括徐素怡生的这个。竟然连面也不愿见，岂有此理。

郎沛贤觉得憋气，心里不痛快。

“去，叫他来。”

“你找他有事？”

“少废话。去叫吧。”

徐素怡没再说什么，顺着眼起身出了饭厅。她悄然打开徐涛房间的门又悄然关上。

徐涛仍躺在床上，地板上已有好几个烟蒂，烟灰呈圆形洒落了一层。

徐素怡在床沿坐下，凝视着儿子，说：

“你爸爸叫你去。”

“干什么？”

“你去就知道了。”

“我病了。我要休息。”

“……你就去一下吧。他是你的爸爸，你这样冷淡他，他会受不了的。”

“我不管。”

徐素怡扶着徐涛的手臂，幽幽地说：

“……算是我求你，好吗？”

一股热流涌上年轻人的心头。他始终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懦弱。难道连当别人的小老婆吃亏的是自己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都认识不到吗？怕什么？何况小老婆也没有这种当法的，一个月才来一两次，也太不把人当人了……但是，徐涛知道跟母亲说这些是没用的，说也白说。岁月早已消磨了她人格中的反抗意志与屈辱意识，她早已麻木而且习以为常而且心安理得了。

徐涛推开母亲的手，“蹭”一下坐起来，下床便往外走。母亲赶忙在后面拉住他。

“又干什么？”

“……态度好点，嗯？”

“你——”徐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烦躁不堪地说，“知道啦。”

徐涛很久没有见到父亲了。郎沛贤坐在那里，衣服整洁，身材魁梧，满脸红光，浑身散发着一股徐缓而又逼人的力量。徐涛感到了他的魅力，也莫名地感到一阵沉重的压抑。那一刻，他的锐气遭到了阻击。他慢慢地低下头，在餐椅上坐下。徐素怡也紧挨着儿子坐下。

郎沛贤始终微笑地望着徐涛。

“学习还紧张吗？”郎沛贤说。

每次见面，郎沛贤都是问一些不痛不痒的废话。徐涛知道

其实自己回答不回答都一样，他根本不会往心里去。他只是在没话找话。

“叫我干什么？”徐涛抬起头。他已经缓过劲来了。他不想附和郎沛贤。

“是不是不干什么就不能叫你？”

徐涛一时语塞。他感到气闷，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反击。他还习惯跟郎沛贤较劲。他只是有反击的愿望和冲动。

郎沛贤笑了笑，又问：“读几年级了？”

郎沛贤显然没有去研究此刻徐涛的心理，或者说他还没有意识到徐涛已经长大并且开始反抗了，依然自顾自地说着老一套废话。徐涛抓住了反击的缺口。他开始反击。

“这话你已经问过多次了。”徐涛说。

“是吗？嘿嘿……我忘了。”

“作为父亲，连儿子读几年级了都记不得。你不觉得有点不应该吗？”

郎沛贤愣了一下，随即点着头，依然微笑着说：

“嗯……是不应该。不过，我的工作很忙，手下有几千人，而且我还要和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每天少说也要直接接触一百个人。实在是忙得团团转呀。所以，你的事我都是交给你妈妈管。想必你也该理解吧。”

郎沛贤的解释显然从道义上是不能成立的。按理徐涛可以沿着这条道一直追杀下去。可他突然意识到方向不对，这不是在要求郎沛贤关心自己吗？这不应该是男子汉提的要求。徐涛决定放弃，没有作答。

徐涛不想在郎沛贤面前低三下四，更不想求他。

郎沛贤接着说：“我搞的是实业。实业家与商人是有区别的。商人的目的是赚钱，所以，他们唯利是图，除了赚钱什么都

不管。而实业家则必需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人们提供生活上的具体实物。当然，实业家也赚钱。但这两种赚钱方式并不是一回事，对社会的贡献也不一样。因而，社会总是更需要实业家，实业家所需考虑的问题以及需要做的事业，也总是更多。这些你懂吗？”

徐涛本能地摇摇头。他的头摇得十分干脆。不管懂不懂，他觉得此时都该摇头。

“不懂没关系。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大众都支持我并且享受着我给他们创造的财富。”

郎沛贤始终不紧不慢地说着，如同唠家常，脸上也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似乎对徐涛的反骨根本没有感觉到。他停了一下，又问：

“大学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还没想过这问题。”

“……也好。先把学习搞好，知识学扎实了，以后干什么都方便。关键是要做个有用的人。唔……会喝酒吗？”

“会一点。”

“那干嘛不喝一杯？”郎沛贤冲徐素怡点点头说，“给他倒一杯。”

徐素怡麻利地打开酒瓶。酒杯早就摆好了。她很高兴。徐涛和郎沛贤还从未在一桌上喝过酒。这是个好现象。是她盼望的事。

徐涛制止住母亲，说：

“不，我不喝。”

“爸爸高兴才让你喝酒，你就陪他喝一杯吧。”徐素怡劝说道。

徐涛皱了皱眉，他最看不起母亲讨好郎沛贤，在这一点上他

不想太牵就她。

“不，我不喝。”

“会喝就喝一杯嘛。”郎沛贤说，“男人嘛，喝酒不是坏事。只要不是嗜酒如命就行。给他倒上。”

“不，我现在不喝。”

“要么就喝一小杯？”徐素怡拿着酒瓶，不知如何是好。她知道徐涛不愿陪郎沛贤喝酒。但她仍希望能促成这件事。

“妈妈！”徐涛望着母亲，欲言又止，他接过酒瓶放在桌上，

“不，我现在不喝。”

“为什么？”郎沛贤说。

“我现在不想喝。”

“请你陪我喝一杯也不行吗？”

“不，不喝。”

徐涛迎着郎沛贤的目光，坚决拒绝。他丝毫不向郎沛贤妥协，也不理会徐素怡忧郁而又乞求的目光。说了不喝，就是不喝。

郎沛贤被呛得愣了一下，脸上的微笑瞬间遭到凝固，但很快就舒展了，生动了。他若无其事地笑笑，点点头，说：

“不想喝就算了。中国人喝酒是讲究情绪的，有句诗是怎么说来着？”

望着刀枪不入不为所动的郎沛贤，徐涛突然觉得面前这个人不仅可憎，而且虚伪丑陋。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脱口说道：

“我可以对你说几句话吗？”

“当然可以。”郎沛贤抬起眼皮，又补充道：“说什么都可以。我本来就想跟你聊聊。”

“你觉得满足吗？充实吗？或者说你觉得幸福吗？”

“具体指什么？”

“工作、事业、家庭、朋友，还有妈妈和我，还有其他的一切的一切。”

“嘿嘿，范围够大的。”郎沛贤想了想，说，“不尽人意的地方总是有的，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行。充实嘛，我觉得够充实，我每天都要干好几个人的工作，而且忙不过来。至于幸福我还没考虑过这问题。”

“那么，你考虑过跟你接触的人的幸福吗？”

“这问题恐怕不完全是我所能考虑的吧？”

“不，你错了。但我相信你所说的是实话，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考虑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说你只考虑自己而从不考虑他人的幸福。”

“小涛，你怎么能这样跟爸爸说话？”徐素怡连忙向郎沛贤赔不是：“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真是有点不像话。”

徐素怡起身拉徐涛。她知道儿子的牛脾气上来了。她想阻止这场有伤和气的父子对话。徐涛坐着没动，目光一直盯着郎沛贤。郎沛贤大度地笑笑，摆摆手，对徐素怡说：

“没关系，让他说下去。你究竟想说什么？”

徐涛拿开母亲抓着他的手，说道：

“我想说妈妈还有我。你每月才来一两次，可妈妈每天都在等你。等候你前来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可妈妈毕竟是个女人，你想过她的心情吗？想过她的幸福吗？还有我，从小履历表格中父亲栏总是空的，对外人，我只有妈妈。我到哪都比人矮一等。我甚至不能告诉外人我父亲是谁，因为你不想让人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我从没带过同学和朋友来家里。你想过我的心情吗？想过我的幸福吗？不错，我和妈妈至今都是靠你的钱而生活着，可这毕竟是一个家，是你建立起来的家。既然是你建立

的,那么,你对这个家的责任难道仅仅就在于给钱吗?你就没有想过带给妈妈和我的不幸吗?”

“越说越不像话了。这真是……”徐素怡坐不住了,她意识到这场谈话若再继续下去,岂止是有伤和气,而且是十分危险可怕的。她拉住徐涛的胳膊拼命往外拽。她必须阻止儿子愚蠢的行为。

在徐涛说话的时候,郎沛贤始终微笑着,仿佛极认真地在听,时时点点头。他没有打断徐涛的话,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这种时候他还不至于缺乏修养到跟徐涛较劲的程度,何况他也无法表态。

徐涛站起来,甩开母亲的拉拽,说:

“别拉我。我的话说完了。我自己会走。”

说完,徐涛大步回了自己的房间,其间没有停留也没有回头。

当徐涛把门关上后,他靠在门上轻轻地舒了口气。这是第一次和郎沛贤正面发生冲突,他的心里有些激动,也有些痛快。积压在心里的怨气终于往外冒了,这是他多年来想干而一直未干成的事,今天终于实现了,开始了。他想只要开了这个头,以后就简单了。

徐涛只想发泄,至于发泄的目的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他没有去想那么多。这正是儿子和母亲考虑问题的根本分歧之所在。

没过多久,徐涛便听到郎沛贤进母亲卧室的脚步声,郎沛贤的脚步声依然是那么从容,不紧不慢而又稳健有力。又过了一会儿,母亲也进去了。她的脚步声像猫一般轻微快捷,又像鸭子一般忙乱细碎。

然后,便是门轻轻碰上的‘咣嗒’一声。

徐涛看了一眼桌上的小石英钟，七点半。他知道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是母亲同郎沛贤单独幽会的时间。在他有记忆的岁月里，母亲从一开始就告诫他这段时间是不能去打搅的。他和郎沛贤的这次见面也就到此结束了。郎沛贤再次走出卧室的时候，便是离开这个家的时候。那时，徐涛当然不会出去为郎沛贤送行，郎沛贤也不会来向他告别。

徐涛往地下啐了口唾沫，又重重地倒在了床上。和每次一样，今晚上他没有心情去看书学习了。

快十一点的时候，郎沛贤走了。徐涛听到的只是两人的脚步声，开门声和关门声。母亲每次和郎沛贤分手的时候，都是送到门边，从不出去，也从不说话，偷偷摸摸就像做贼似的。母亲曾经解释说，那是因为郎沛贤是个大人物，要是让人知道他到这儿来，会给他惹麻烦。母亲处处为郎沛贤着想，从不考虑自己的委屈，正是出于这一动机，母亲从小就警告徐涛，对任何人都不许说他的父亲是郎沛贤。母亲也不允许徐涛说他父亲死了。母亲说儿子不应该那样诅咒父亲，诅咒父亲的儿子是会遭报应的。因为父亲毕竟还活着。徐涛问那该怎样回答，母亲想了想说，什么都别回答，别人要是追问，你就走开。

母亲教的回答方式里，实际上就没有考虑她自己。那种时候，通常人们感兴趣的已不是徐涛的父亲，而是他的母亲。别人会因此而如何去看待她想像她呢？这个，她不管。

当徐涛明白事理之后，才体验出母亲之所以如此维护郎沛贤，其实还含有另两个因素。首先，母亲知道她和郎沛贤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于是件耻辱的事，但她把责任归结在自己身上，所以，她认了，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其次，母亲对郎沛贤始终抱有希望，并且害怕失去他，失去目前这种不愁吃不愁穿的生

活。

母亲对于她自己,对于今后,都缺乏信心。徐涛认为这是她不幸的根源。

这一点上,徐涛和母亲恰恰相反。

徐素怡打开儿子的门,这回她没有把门又关上。郎沛贤已经走了,关门没有必要。

徐素怡坐到床沿,忧郁地望着儿子。她的头发是散乱的,脸上虽然还有残留的红晕,却充满疲惫。她的目光哀怨而无奈。

徐涛的心抖了一下,坐了起来。

“妈妈……你生我的气了?”

徐素怡摇摇头,乏力地笑了笑。

“我……我其实早就想对他说这些。我们也是人,他对我们是有责任的。”

“他并没有对我们俩放弃责任呀。”

“他承担了什么责任?他只不过是给了我们钱。这钱对我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对他来说算什么?就好比我们丢出去一毛钱。他的责任难道就仅仅是这一毛钱?不,这对他来说不叫责任。我们——”

“问题是事到如今你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都二十多年了。”

徐涛哑然,他垂下了头,半天才说:

“妈妈……我不喜欢他。我心里从来就没承认过他这个爸爸。”

徐素怡当然理解儿子的心情。平时徐涛在家是个孝顺的儿子,母子俩相处总是很和谐。只要郎沛贤一来,他就不高兴。儿子大了,儿子是个男子汉了,他已经在用男子汉的目光看待世间的人和事。

可她有什么办法哩？即使抛开与郎沛贤二十多年的感情不谈，现实问题也不能不考虑。离开郎沛贤，他们娘俩怎么办？儿子虽说长大了，但毕竟还没有自立。事实上，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左右了她，自从怀上儿子后，郎沛贤就把她养了起来，那时她就意识到不能离开郎沛贤了，她需要他，至少在儿子长大成人之前需要他。

离开郎沛贤，只要她下得了决心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郎沛贤决不会为难她，而且肯定会给她一笔钱。郎沛贤对于女人只是喜欢，感情是谈不上的。他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感情。郎沛贤从不缺女人，他总是同时养着好几个女人，而且不停地更换。在跟女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唯一付出的就是钱，唯一的要求便是别给他添麻烦，就这么简单。徐素怡仅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不过，她的时间是最长的。对此，徐素怡有自知之明。如果说当年她是凭着年轻和美貌被郎沛贤挑中的，那么，如今这一优势显然已不存在或者说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郎沛贤之所以还没有放弃她，原因不外乎是：一，她是自愿的，而且给他生了个儿子；二，从不给他添麻烦，也从不提要求或者抱怨，甚至不问他要钱，总是给多少接多少，够用够花就行；三，姿色尚没有褪尽，也还不老，并且知道如何把他伺候得舒坦，因而留着也无妨。这其中，儿子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徐素怡也不是没有考虑。恰恰相反，她比其他那些跟郎沛贤有过关系的女人考虑得还要深还要远。

假如说徐素怡当初跟上郎沛贤是因为年轻无知贪图奢侈并抱有天真的幻想，那么，二十多年过去了显然不可能仍那么简单幼稚。为什么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趁机为自己积敛一笔钱财以作补偿？为什么不尽早另寻出路？理由很简单：为了儿子。

当徐素怡终于看清了自己最终将出现的结局之后，她后悔

过，伤心过，痛苦过，甚至绝望过。但她已经没有办法了，她觉得她无力养活自己和儿子，她想不出哪还有更好的出路，她只看得见现成的这条道。抓住并依靠郎沛贤这棵大树继续走下去，直到儿子有出息为止。

如果这棵大树能抓得住的话，徐素怡觉得当然也不失为一条康庄大道。

从那一刻起，徐素怡和郎沛贤的关系在她心目中的性质就变了。一切为了儿子。虽然她对郎沛贤仍然百依百顺，温柔体贴，谨小慎微，但内因已由本能上升为了理智。她把这一切都当成了自己生存的方式和手段。

于是，崇高、激情和浪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耻辱，她想到了妓女与卖淫。但她管不了这么多。

于是，她的忧虑直线上升，她害怕郎沛贤还没等她到达目的地便把他们娘俩半道上扔下。她知道这种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于是，她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忍辱负屈，更加尽心尽意一丝不苟。

儿子——只有儿子，才是她的希望，她的寄托，她的归宿，她的安慰。

她当然也想攒一笔钱，为自己，为儿子。但她放弃了。怎么样郎沛贤在分手的时候也会给她一笔生活费，这就够了。她不想因贪图更多的钱而惹郎沛贤不高兴。更重要的是，她对郎沛贤的要求远不仅仅是给儿子留下一笔钱。她对儿子是有信心的，儿子将来不可能因生计而犯愁，那么一笔保证生活的钱对儿子就毫无意义。她需要郎沛贤给儿子以机会和条件，帮助儿子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像郎沛贤那样了不起的人。她想，这才是儿子最需要的。

为了获得郎沛贤的帮助，她就必须与郎沛贤把关系保持下去，也必须努力搞好他们父子关系。只要这两种关系一直存在，郎沛贤到时就不可能甩手不管。他毕竟也是人，毕竟其中还有血缘关系。到时最多是提供帮助大小的问题而已。

郎沛贤只要愿意，哪怕是很小的帮助，也是普通男人所难以给予的。徐素怡认准了这一点。在她心目中，郎沛贤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这是一种情结。当年，她就是被此吸引的，如今，这情结依然如故。不同仅在于，如今她认识到这种情结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另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

儿子再过一年多就将大学毕业走进社会。关键时刻就快要到了，郎沛贤对这个“家”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将开始发挥了。这种时刻，徐素怡怎能跟郎沛贤计较那么多？怎么能不巴结他？又怎能不希望儿子与他把关系搞好？

遗憾的是徐素怡无法将自己的意愿传递给儿子。她不知道如何传递才能让儿子接受。她只知道尚未真正成为男子汉也未真正经历世事的儿子不会理解她并接受她的传递。

至于解决儿子的问题以后自己怎么办，徐素怡没有想过。她觉得那不重要，也无所谓。

徐涛低着头，一言不发。望着倔强的儿子，徐素怡心里涌着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此时显然不适合与他谈太深刻的话题。徐素怡将手指插进儿子的浓密的头发里，无限怜爱地摩挲着。徐涛一动不动。

“妈妈……”徐涛欲言又止。

“什么？”

“他……他为难你了吗？”

徐素怡一怔，问：“你怎么想到这问题？”

“如果因为我顶撞他他便为难你，我非杀了他不可。”

“你真是个傻儿子。”徐素怡笑了笑，说，“虽然我和他没有名分，但终归是一家人，都二十多年了。他毕竟是你的爸爸，他怎么会因为你而为难我呢？其实，他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不近人情。他根本没生你的气。你离开饭厅后，他还笑了哩，说你有出息，敢于顶撞他，而且一套一套的。他说大多数人在他面前喘气都不匀，还说他最看不起没有出息的人。”

徐涛猛然抬起头。他没想到自己的壮举在郎沛贤身上得到的竟是这种反应。他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却又难以表达。想了半天，突然冲出一句：

“我操他妈！”

3

十点半。

床头灯散发出柔和的粉红色光亮，把卧室照得迷迷蒙蒙。郎家昌和妻子贺兰坐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琼瑶影片《庭院深深》。

郎家昌其实是半躺半靠。他没有妻子看得那么投入。电视对于郎家昌来说只是个消磨时间的工具，没有什么节目能特别吸引他，也没有什么节目特别令他倒胃口，正如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他觉得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喜欢，谁也谈上不厌恶。郎家昌看电视还有个优点，那就是从不乱调频道，不像有些人总是把电视按得‘咄咄’响，没事时往电视机前一坐，多久他都能坐得住，至于放什么节目那无关紧要。当然，这时倘若别人去换频道，他也无所谓。

床垫是席梦思，靠背里面有弹簧，枕头是大海绵的，郎家昌半躺半靠便让这三件东西的功效全发挥出来了。他觉得很舒服。床头柜上放着一杯茶，还有香烟和打火机以及烟灰缸。电话和小石英钟放在靠妻子那边的床头柜上。

比起丈夫来，贺兰要认真得多。她被电视深深地吸引了。手上虽然织着毛线，但完全是象征性的，没心思也没功夫去理它。她的身体紧绷绷地朝前倾着，眼睛盯着屏幕一眨不眨。她

这一姿势显然比坐着难度要大。

郎家昌与贺兰是九年前结为夫妻的。那时贺兰的父亲还在位上，是北城主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这门亲事是谁引的线，又是怎么扯到一块去的，郎家昌不知道。反正首先通知他的是父亲郎沛贤，然后，郎家昌才认识了贺兰，两人没压几次马路便结婚了。当然，这其中谁也没有强迫他俩，最终的结合也是建立在他俩自愿的基础之上。就这么一回事。

对于贺兰，郎家昌没什么满意也没什么不满意。但因为是父亲郎沛贤看中的，郎家昌便觉得总体上还是趋向于满意。郎家昌听父亲的。

贺兰属于那种没什么个性的女人。这不光是指性格，也包括长相、身材、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没有个性就比较平常，贺兰就是个平常的女人。平常的男人可以说是个遗憾，平常的女人就不一定了。这一点，郎家昌受父亲的影响很大。郎沛贤说有用的男人干嘛要指望女人？尤其是夫妻，合得来，没有不能容忍的缺点，就行。郎家昌觉得有道理。

贺兰当然不是什么个性都没有，比如织毛线郎家昌就觉得很有意思。贺兰喜欢织毛线，据说从小就如此，两手只要一闲着便得拿出毛线来织。这应该算得上是个好习惯，如今女孩子有这种好习惯的人不多。如果是普通人家，这一习惯无疑将作用巨大，意义深远。假如贺兰编织手艺不错，织出的东西漂亮，那么即便是在贺家与郎家这种富足的家庭中，也能有用武之地。遗憾的是贺兰虽然织了二十多年，但织出的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无论是摆放在家里还是穿在人身上，都只能让人感到别扭，不对劲。郎家昌认为这是因为她没有用心去研究的原因。贺兰也有自知之明，总是一笑说，我只是织着玩玩，闲得没事，谁用心去研究这个。贺兰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但说的又是事实，

这反映出了她的生活状态以及掌握技能的状态。一般人这种时候便会有所考虑，要么把手艺提高上去，至少使之达到能实用的水平，要么就算了，将这精力和时间省下来去做点别的。贺兰却没有考虑这些，依然由着性子没事就瞎织。这成了她生活的一个内容。织出的东西怎么办？比一比，看一看，自己心里有个数之后就拆了，然后或者重织或者织点别的。因此，贺兰至今没有留下一件作品，只是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塞了满满一抽屉。

于是，贺兰织毛线便成为了一种毫无意义、可有可无、说不清道不明的活动。又由于它既不影响别人也不影响家庭生活，郎家昌也就从不去说她，爱织着玩你就织吧。

郎家昌性情温和，稳健，没什么棱角，这很符合长子的身份。他的生活基本上是围绕着父亲而展开，除此之外，对生活中其他的事便都有些漠然。在他的意识里，父亲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既不能违背也不能反抗，只有服从与照办。对于父亲思想和决定，他从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在逐步继承父亲事业的同时，也在逐步继承父亲的思想，不过，他的服从意识也在与日俱增。

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因为郎沛贤的事业不一般，他的思想也过于深邃和博大。据此，完全可以下结论郎家昌是个聪明而又具有悟性的人。

但有一点却是无法继承的，那就是魄力与自信。正是因为具有开拓性的魄力，郎沛贤才开创了今天这番事业，而支持这番事业的基础又是郎沛贤心中那份坚强的自信。这是一种素质。郎沛贤无法将这种素质灌输给儿子，因此郎家昌在这方面便始终有些不得要领，也就始终得不到发展与完善。他既缺乏郎沛贤那种魄力也缺乏那种自信。

因而，郎家昌所谓的继承其实仅仅是事业与思想，但最本质

最关键的素质却只能望洋兴叹。这反映出他不过是个非常平凡的第二代。

对此，郎沛贤很不满意。别人怎么样，郎沛贤可以不管，但郎家昌怎么样他却不可能不关注，这将直接关系到他事业的发展与延伸。从郎家昌小时候起，郎沛贤就教他一定要有魄力与自信，要有勇气和能力去战胜每一个对手，甚至不惜怂恿和鼓励他去跟别人打架。每当郎家昌受了欺负或挨了揍回家，郎沛贤总是命令他再去，打得过要打，打不过想方设法也要打，直到打赢为止，但郎家昌再回来时总是被揍得更惨，甚至有时头破血流。下一次遇到这种事他依然如此，屡战屡败，极少获胜而回。这其中有个关键因素，郎家昌对于打架总是害怕与怯场，被逼无奈才会跟人较劲，这时往往是别人以强压弱欺负他，他的得胜率自然很低。郎家昌脑袋上至今还残留有别人制造的疤痕。郎沛贤对此真是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只是从不出面替儿子讨回公道，要么你一边呆着去，要么你自己想法扳回来，倘若是郎家昌欺负了别人而别人又在家长的带领下找上门来了，那郎沛贤绝对主动帮儿子善后，回头便跟没事似的，从不责怪儿子。

也许正是因为郎沛贤的教育方法过于严厉了，或者是由于郎沛贤的魄力与自信过于旺盛了，在这种压力面前，郎家昌不仅没有强硬起来，反而变得更加没有锋芒了，倒是对父亲的服从意识以及崇尚情结悄然而生并茁壮成长。

这是郎沛贤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他有点哭笑不得。

有很长一时期，郎沛贤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小儿子郎家兴的身上。这很正常，家族的事业必须后继有人。但最终郎沛贤不仅感到失望，而且感到了愤怒和伤心。

按照郎沛贤的意愿，他的儿子只能学两种专业，第一是建筑，第二是经济管理。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如果你一定要选择

第三种方式,那只能是直接进郎氏公司跟着我边干边学。郎家昌选择了父亲排在首位的专业学建筑。郎家兴想了许久选择了第二专业 经济管理。郎沛贤后来才知道他之所以选经济管理专业,是觉得经济管理专业更宽泛,用武之地更多。这反映出郎家兴那时就开始在打小算盘,跟父亲不想尿一个壶里。

果然,进入大学后郎家兴就不好好学,每个学期都有功课要补考,过关了的也总是勉勉强强及格。他既没兴趣学经济管理,也没兴趣学建筑,他感兴趣的是文学,热衷于胡思乱想多愁善感,尤其喜欢看小说和电影,美国片《爱情的故事》他能连看十场,这还不算,而且把光盘买回家里来放。这与郎沛贤的期望简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更为过分的是这小子没事就往电影学院和文学院跑,跟那里的同学打得火热,而且竟然和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个女学生谈上了恋受。

这个郎沛贤就不能不管了。他了解小儿子,小儿子在感情方面是个不能自制的人,两个疯子搅一块去了,这还了得?娱乐圈中的女人,郎沛贤太熟悉了,感情问题一方面看得比什么都重,一方面又根本不当一回事,来得快,去得也快。跟她们玩一玩,那是可以的,你会觉得特别到位,但若是摊上这么位妻子,那就无异于作茧自缚活受罪,不仅要把你搞得神魂颠倒痛苦不堪,而且难以长久。更重要的是她能把你弄得除了对付她,别的就什么也干不了。这对于一个干事业的人,尤其是对于一个实业家,是万万不合适的。

实业家最理想的妻子是平庸而又不添任何麻烦的女人。喜欢漂亮而又有刺激的女人怎么办?你可以出去玩呀,你不是有哗哗作响的钞票吗?

郎家兴显然做不到仅仅是玩一玩。他没那么洒脱。他是

认真的。这就必须制止,而且越早越好。

但郎沛贤还是晚了一步,发现后并决定采取行动时,两人已在外偷偷租了一套公寓住到一块去了。郎家兴忙得星期天也不回家。倘若回家,则必定是为了要钱,钱到手后最多吃一顿饭便又走了。

郎沛贤当机立断采取强制措施,让人把那位未来女明星单独叫到办公室,明确提出两种方案供她选择,要不立刻中断与郎家兴的关系,感情方面的损失由郎沛贤负责赔偿,价码由她开;要不则有可能不能顺利毕业,或者毕业了也别想上镜头,除非郎氏公司倒闭了。

郎沛贤没有料到初恋失败的打击竟然使郎家兴得了神经衰弱症,以至于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来养病。

这一打击对郎沛贤更是巨大的。他意识到小儿子郎家兴是个意志脆弱的人。而这却是在现代社会竞争中最致命的弱点。这比他哥哥缺乏魄力与自信还要糟糕。要想闯一番事业,首先就必须有坚韧的承受力,承受苦难,承受挫折,承受失败,甚至包括承受绝望。只有在学会承受的基础上你才能言它。

郎沛贤心急如焚。他希望这只是少不经事而引起的,他更希望小儿子在遭受了这次打击后能变得坚强并从中获得超越。他决心要把儿子扶起来。于是,郎家兴的病稍稍有所好转,郎沛贤就将他带在了身边,给自己当秘书。然而,明白真相的郎家兴跟父亲极不合作,不仅不理解父亲的厚望与良苦用心,而且对父亲充满仇视,处处跟父亲抬杠。郎沛贤对此不予计较,他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有出息,能够独挡一面,身负重担而奋勇向前。郎沛贤缺的就是这样一个继承人。所以,在郎家兴恢复健康并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郎沛贤就把他派往了工地做副手,让他昼夜坚持在施工现场锻炼自己磨砺意志。你不是不愿

跟我在一起吗？那你就自己干干看。至于仇视，郎沛贤相信时间能将其消磨。何况在郎沛贤看来，仇视其实也是人类最优秀的性格之一，因为它很容易转化为一种无坚不摧的执著和力量。

然而，繁重的工作量却再度引发了郎家兴的神经衰弱症。这次比上次还要严重，住进医院一住就是半年。

就是说连正常的工作也不能胜任。这就不仅仅是少不经事的问题了。他太脆弱了。

脆弱的男人在郎沛贤看来无异于废人。这种人来到世上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郎沛贤觉得这于自己是一种失败。他是个不愿接受失败的人。但这次他无能为力。

出院后的郎家兴便没人再管他了，整天无所事事。假如这时他再爱上个表演系的女孩子，郎沛贤是不会去过问的。可郎家兴已失去了兴趣，不仅对女孩子，对什么都似乎失去了兴趣。他变得更加喜欢胡思乱想，更加多愁善感。他依然脆弱，依然对父亲充满仇视并处处抬杠。

郎家兴认为是父亲毁了他。

对此，郎沛贤不能认同。感到失望，他感到愤怒。他觉得一个废人没有权利这么指责他。无奈这个指责他的废人恰恰是他的儿子。

《庭院深深》播完了，下一集得两天后同一时间才能接着看。这对贺兰简直是一种折磨和摧残。

贺兰重重地叹了口气，倒靠在床框上望着天花板回味。每次看完动情的电视剧她都得这样反刍一会儿。反刍之后便不再提这事，在郎家，她也没有对象去谈论。

反刍的时候她的胸脯便随着呼吸自由而放肆地一起一伏。

她有一对丰硕的乳房，浑圆浑圆特别大，特别具有弹性。它们既体现出了她作为女性的魅力也体现出了她身为女人的欲望。那对乳房经历了郎家昌无数次的抚摸与挤压，并且经历了长达七个月的哺乳期，却依然一如从前，长盛不衰，傲然耸立。郎家昌觉得这难能可贵，如果要列举贺兰的优点，他觉得应该把这条算上。

对郎家昌来说，这当然算得上是条重要的优点，因为它非常实惠。郎家昌不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人，他在这方面的乐趣主要是从贺兰身上获得。这样，那两座丰乳便显得至关重要并意义非凡了。

任何一项工程要想立起来并长久下去，没几样货真价实的硬件那是不行的。这道理郎家昌懂。

贺兰这方面的硬件郎家昌认为当属丰硕的双乳与蓬勃的欲望。

看着看着郎家昌禁不住把手伸过去了，先是停在上面随之一起一伏，然后轻轻按住企图阻止它们运动。他喜欢进行这种游戏与研究。再然后，他就不满足了，侧过去撩开贺兰的衣服就要实地操作。

贺兰一直望着天花板没动。她的反刍工作还没做完。这时她拍了一下有些急切的丈夫说：

“等会儿。”

郎家昌笑了笑，手没有停下。这方面的欲望郎家昌丝毫不弱于贺兰，两人可以说旗鼓相当，情投意合。只要他不是太疲惫，就谁也不会放过谁。

贺兰终于又舒了口气，算是反刍结束。这才转过脸来望着眼睛已经有些放光的郎家昌。那光亮贺兰太熟悉了。贺兰把毛线放到床头柜上，便又拍了丈夫一下。这回的意思是先各管各，

用不着你来替我解除武装。

楼下响起了汽车声以及开铁门的声音。这声音郎家每一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老头子郎沛贤回来了。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个时候回家。

贺兰看了一眼床头钟，正好十一点。贺兰一边往下出遛躺好，一边望着丈夫笑着说：

“你呀就知道馋这档子事。瞧你老爷子每天工作多卖劲。要是他知道每天回家时你这个接班人十有八九都爬在我身上找乐，看他怎么训你！”

郎家昌边脱去最后一件内衣边说：

“老头子每天这么晚回来，未必都是在工作。谁知道他干了些什么。”

“那总比你窝在被子里看电视辛苦，至少他在外面跑。”

郎家昌撩开被单爬到贺兰身上，一边调整着姿式，一边嬉笑着说：

“是不是也想叫我在外面养一个，没事也在那呆到这时才回家？”

“你敢！”

“就是嘛。”

“我可警告你，你若敢在外面养，我也就敢出去让人睡。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也就什么时候回家。我可没你妈那么好说话。她怕老头子，我可不怕你。”

“呵，真那样，即使我没意见，老头子也不会放过你。郎家的男人和女人是有区别的。”

“就许你们男人乱来？”

“这不光是对你。就是家惠、家敏在外面乱来，老头子也不会不管的。这有个家族荣誉的问题。”

“那我干脆跟别人跑，跟你离婚也不行吗？别把老头子说得那么牛气。”

“你跑了，我怎么办？”

“你不是会外面养吗？我走了你正好可以接回来。”

“我这不是没养吗？所以说我呆在家里以及爬你身上都是有充分理由的。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老想着把我往外面支。”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支你了？”

“又不承认了，刚才还拿我跟老头子比。”

“你……死相！”贺兰嗔怪地瞪了丈夫一眼，然后把眼睛闭上，使身体放松。

郎家昌却还没有说完，依然自顾自地往下说：

“再说，我也不见得就比老头子轻松。老头子回家累了就可以休息。我这工作才刚开始，加班加点比他还晚。你以为你就那么好侍候呀。”

贺兰睁开眼，说：

“你好意思，都是我缠你吗？不让你把多余的精力释放掉，你会让我安稳？”

“彼此彼此。”

“你到底有完没完？刚才猴急猴急叫你等会儿也不行，这会儿又磨起洋工来了。成心逗我玩呐？”

“你看，稍一侍候不周就跟我急眼。来也来也，本大将军来也。”

郎家昌卖力地运动起来。平时没什么脾气，不温不火的郎家昌，一旦到了这时，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勇猛，特别顽强，纵横捭阖，能征善战。他就犹如一条企图搅翻江面的蛟龙，锲而不舍地前冲后突，不达目的决不撤兵。这是郎家昌生命最张扬的时刻，淋漓尽致，锋芒四射。

贺兰没有功夫回敬丈夫言语的挑衅，她只匆匆瞪了他一眼，就赶紧再次闭上眼睛。她的脸上写满灿烂的满足与激越……

讨厌的电话铃声偏偏这时响起来了。

“别，别接，让它响着。”

贺兰的登山正爬到半道上，气喘吁吁迷迷瞪瞪。她不想这种时候停住。可郎家昌却愣了一下，愣过之后便不行了，急速退潮。

郎家昌不可能不愣一下。严格地说他没什么朋友，电话大多跟工作有关。工作是属于父亲的。因而只要是工作电话，不论谁打来的，他都仿佛是父亲在召唤他。他没理由耽搁，没理由拒绝。

郎家昌翻了个白眼，向妻子表示抱歉，又向她说明这电话不能不接。他横着爬在亢奋的妻子身上，伸过手去抓起电话听筒。

听到简洁而熟悉的开头，郎家昌再次怔了一下。他想控制喘息声，无奈却控制不住。

“是我。”

“什么事？”

“上午那位市政府的刘先生来了吗？”

“来了。”

“谈过了吗？”

“谈过了。”

“你觉得有没有价值？”

“不好说。可能有点。”

“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你是说现在，还是指明天上午？”

“……现在。我在书房等你。”

“好的，我马上就下去。”

放好话筒，贺兰就嘟嘟哝哝骂了一句。电话里的内容她都听清楚了。

“他自己干完了好事，就来坏我们的好事。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明天说不行。”

贺兰掀开郎家昌转过身去。郎家昌捏着她的巨乳将她扳过身来，一边赔笑脸，一边搓揉着说：

“其实这才是该表扬老头子的地方，有工作就不分早晚。他肯定一天都惦着这事。不搞清楚他睡不着。”

“去！”贺兰一把打开郎家昌致歉的手，“快滚吧，去晚了我得怪我拖住了你。”

贺兰有时虽然嘴硬，其实也怕老头子。她也是个没脾气的人，只敢在郎家昌面前说上几句。

郎沛贤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吸着烟。台灯照着他下颌以下的部分。他的后面是古香古色的书橱。这使他看过去犹如是上世纪的思想者，遥远陌生又深不可测。

郎家昌进来时不由得颤了一下，伸手掀亮顶上的大灯。书房里顿时亮堂一片。

郎沛贤指了指对面的坐椅，说：

“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你搞清楚了没有？”

“他是新上任市长的秘书，是市长从外地带来的，叫刘建。”

“嗯？你能肯定？”

“我想这不会假。没必要。他提供的信息谈不上是什么秘密。说到底只是时间问题。他之所以故弄悬虚，我看是为了抬高信息的价值，想拿捏我们。”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市长在任职期间决心为北城办一件实事，想千古流

芳。具体地说就是在现有的环形地铁基础上,再开凿一条通往郊县的线路,并使之相连接,以缓解目前市区交通和居民拥挤的状况。”

郎沛贤没吱声,目光死死地盯着郎家昌。他在思考,在判断。他在捕捉那种来自遥远的感觉。郎家昌接着说:

“我觉得这事有点悬。关于再修一条地铁线路的计划,几任市长都努力过,一度还搞过测量勘探。这毕竟是利己利民的大好事,谁都想干,一旦干成,必将名垂青史。但最终却都不得不放弃。主要是投资太大,即使国家拔专款,全体市民集资,各部门齐心协力,也难以凑足这笔款项。目前的市长刚上任不久,想干大事,这不奇怪,但对于其中的困难是否估计充分,我认为很值得怀疑。十有八九又是光打雷不下雨。”

“他说了线路的方位吗?”

“说了,北面。”

“北面?!”郎沛贤脱口而出,“快,把地图找出来给我看。”

北城四周分散着四个郊县,各占一方。其人口分布,以东面最多,一些往外搬迁的工厂和社团,也大多朝东面发展。其次才是北面,北面主要是些新兴的企业和开发区,经过改造,公路都比较宽敞。然后,是南面。西面最弱,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前几任市长想修建地铁,几乎都是往东面考虑。这合情合理,东面人口最多,地铁服务的对象当然是市民。而现在的信息却是要往北面伸去一条地铁,这不能不引起郎沛贤的惊讶与重视。

郎家昌从公文夹里拿出准备好的地图。这地图他上午让刘建看过了。

“那位姓刘的说了地铁的大致线路吗?”

“我让他在上面标了一下。”

郎沛贤戴上老花镜，细心观瞧。从北面阳峰县县城有条铅笔线一直通到环形地铁的西北角。线条划得极为随意，而且是弯曲的。但基本上意思还是表达了。郎沛贤没有抬起头，似乎是很随便地问：

“你让他划他就划了？”

“他当然不想划，是我把地图和笔送到他手上，他才随手划了一下。”

这和郎沛贤的判断是一致的。这一笔仅能说明个意思，但决不准确。

郎家昌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只有在郎沛贤表态前才有机会发表。

“不往东面修建地铁，而伸向北面，我认为又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有悖于常理——”

“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郎沛贤打断儿子的话。他并不需要郎家昌对他高谈阔论，他只想听他讲述当时的细节。有了细节他自己会作出判断。

“他没有解释。他仍希望能跟你对话。”

郎沛贤慢慢地点着头。他已经捕捉住了一种模糊的感觉，虽然还不清晰，但他确实感觉到了某种冲动。他的感觉向来是非常卓越的。他觉得这条信息太重要了，它很有可能引发他这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行动。

刘建决不是郎家昌说的那样是在故弄悬虚。此人决非等闲之辈。他非常懂得信息的价值，并知道如何去经营。如果说这条信息有价值的话，完全可以说是他创造出来的。他之所以对郎家昌也说出个大概情况，其目的就在于要争取时间。时间刻不容缓！

这条信息的关键价值就在于时间性和保密性。刘建在急于抛售。

“你给了他钱没有？”郎沛贤问

“给了。”

“多少？”

“按你的意思包了一千。”

“太少了！”

“……少吗？”

“你怎么答复他的？”

“我说研究研究再说。”

“你约了他什么时候见我？”

“没说见你，我只含含糊糊约他三天后再来。”

“三天？！你真他妈浑！”

“……要不我明天就和他联系，叫他来。”

“算了，约了就别变了。反正我们不能再等，明天就得开始行动。”

“你觉得这条信息……有价值？”

郎沛贤不满地瞪了儿子一眼，他觉得自己的态度对儿子至少是一种提示，可郎家昌竟连提示后也反应不过来，简直是太迟钝了。

郎沛贤拿过一把尺子，在阳峰县县城与环形地铁西北角之间划了条粗重的直线，然后，他又在东面郊县县城与环形地铁之间划了一条最短的直线，抬起头问他的继承人：

“明白了吗？”

郎家昌看了个半天，摇摇头。他不明白。

“比比看它们之间的距离！”郎沛贤只得再提示一步，他有点忍无可忍了。

郎家昌立刻如梦初醒。北面的直线距离比东面的直线距离,至少短三分之一!

“明白了。”郎家昌说。

“你不明白。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郎沛贤进一步启发儿子如何去思辨与判断。他觉得该到自己发表意见的时候了,“更为重要的是,东郊一线之所以发达一些,那是因为前几任市长都是把东郊作为北城扩展延伸的重点。这种扩散和延伸是自然形成的,没有统一规划,这就决定了东郊难以有大的发展,很难在那儿搞出大的动作。北郊就不一样了,人口虽然比东郊少,但也不相差太多。北郊的企业大多是新落户的,这些企业规模大,生命力强,而且分布合理,是有整体规划的。这就是北郊的发展潜力。完全可以肯定,一旦再把地铁伸过去,北城发展重点立刻就会改变,不出两年就能赶上或超过东郊。而这就是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假如我是市长,我也会这么选择。所以,我认为这条信息是准确的,因为它不仅细致而且实际,非常成熟”。

郎家昌连连点头,心里再次升腾起了对父亲的崇拜与敬佩。他不得不承认郎沛贤的分析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出类拔萃。那一刻,他对自己充满鄙视与自卑。

“接下去我们怎么做?”

“首先是调查,进一步核实。”郎沛贤沉着地进行作战部署,“你听着,从明天开始,店北河塔楼工程你别管了,全部交给赵大维去负责。你组织人去北郊沿这条直线进行调查,有几个内容,第一,勘查地质构造,我怀疑北郊的地质构造比东郊要简单,易于开凿。如果我的怀疑成立,那这条信息便绝对千真万确。第二,调查沿线人口分布情况。第三,调查沿线土地归哪些部门单位所有,这条必须细致,不得有遗漏。第四,沿线正在建设些什

么样的工厂企业以及有意向去那里落户的企事业单位。第五，其他的公共设施，比如电力，用水卫生状况，有多少路公共汽车，各路公共汽车的线路站位等等。总之越详细越好。”

“知道了。我会尽力的。”

“记住，时间是关键，越快越好。能找到现成资料的就找资料。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毫不吝啬。不惜一切争取时间，整出一份调查报告就送一份给我过目，最好每天汇报一次。”

“每天汇报没有问题。”

“还有，必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透露我们的意图。你不妨编造一个幌子，我们想在那盖两栋住宅楼。明白了？”

郎家昌点点头。他已跟上了父亲跳动的脉搏。他清晰的意识到对郎氏公司来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行动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午夜已经开始了。

4

下班时间一到，方纯就背起包匆匆忙忙出了门。远远地瞧见电梯的门在徐徐合上，方纯顾不上许多，一边快步奔跑，一边挥手叫道：

“哎，请等我一下。”

方纯清晰圆润的叫声与奔跑的脚步在楼道里回荡。这在秩序井然的郎氏公司里是不多见的。虽然是下班时间，公司上下都有些嘈杂，但还是有些人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她。

总算赶上了这趟电梯。下班人多，电梯装不下，却又每层都得停，来回一趟至少要十几分钟。相比起来，方纯觉得出点洋相也划得来。挤在电梯里，方纯一边喘气一边发现仍有几双眼睛在看自己，于是，她给他们送上了一个友好而抱歉的笑意，然后，她便把目光停在了缓慢跳动的楼层显示器上。

出了电梯，方纯依然是小跑着往外走。她得去赶公共汽车，然后换乘环形地铁，然后再换乘一班公共汽车，这样，她才能到达要去的目的地，位于西北郊的“画家村”。她的“家”就在那里。

所以，方纯的急急忙忙并非有要事，而是她必须这么赶，每天如此。假如不堵车，这样一趟单程需两小时左右。现在已经是五点多，正常也得七点多才能到家。路上还得顺便买菜，回家还得做饭。不争分夺秒往家赶行吗？

每次回家坐在公共汽车上或是地铁里，方纯都会羡慕起以前独身一人的那份自由。那时晚上的时间全部都是属于她自己的，可以随意支配，从从容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自由如今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可那时她是孤独的，空余的时间对她来说是种负担，她渴望安定与充实。现在应该说是安定了，却又失去了那份自由与闲静，每天忙忙碌碌。方纯说不清究竟哪好哪坏。

至于充实，方纯更说不清。有时她觉得自己充实，有时又觉得跟想像完全是两回事……

方纯提着菜往家去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笼罩在灯火之中。方纯的家就在这片灯火的背后。画家村其实只是个小乡村，因为有许多奋斗中的落魄画家有意无意地聚集在这里才被人这样冠之。这些画家几乎都是从外省流落来的，他们一个个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却又对自己充满自信对绘画充满执著。他们在先锋画派的领域里左冲右突，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并得到人们的承认然后一举成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注定是要失败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先锋派画家，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作品也难以让人们接受，真正能成功的人微乎其微。

艺术的魅力是无穷的，它是天国的精灵。而艺术的成功又是残酷的，它常常是人们无法援攀逾越的山峰。其魅力召唤着无数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为之趋之若鹜鞠躬尽瘁，纵然终其一生也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然而，其残酷的一面却又毫不留情地将其中的大批追随者糟踏成社会上一钱不值的废物，而且不给他们留下回头的路。

方纯的丈夫肖野就是画家村中的一员。

走进画家村的时候方纯的心也随之变得黑暗。她的家其实不过是一间低矮简陋的农舍，是每月花二百五十块钱租来的。现实状况就是如此，他们很穷。她不得不为生活每天奔波挤公

共汽车、挤地铁，来来去去。她的奔波仅仅是为了维持他们两个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幸福的生活于他们目前只是个希望，这希望属于将来，属于遥远。

为了生活，方纯就必须处处精打细算，就必须奔波。当老板赵大维问她愿不愿意工地公司两头兼顾的时候，方纯立刻就满口答应了。那时她所想到的只有两点，一、店北河工地离她家相比公司要近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就意味着每天早上她可以晚一个小时再出门。二、能多赚一份加班劳务费。这两点对她来说都是重要的，仅凭其中一点她也会同意。方纯当然知道工地上又脏又乱，工作餐质量差，她也知道两头兼顾势必更紧张更辛苦，可她管不了这些。她目前所能考虑的仅仅是生存问题，如何才能让生活过得更好些。

方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丈夫肖野身上，寄托在将来。丈夫如果仅仅是个解决基本生活的男人，妻子一般都不会满足的。肖野不是一个平庸的男人，他毕业于浙江美院，而且是油画系的高材生。他有才华，这点是肯定的。但肖野会不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男人，那就难说了。这和平庸不平庸是两回事。这就是当初方纯选择肖野的原因，也是她至今没有离开他的原因。方纯当然有一大堆追随者，而且至今不缺乏，这是她漂亮的脸蛋创造出的资本。

肖野的希望无疑来得太缓慢了，至今没有出现曙光。但方纯宁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她愿意跟着他继续等待和搜寻那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曙光。

误区。方纯近来常常会想到这个词，每次她都会不寒而栗。许多人就生活在误区当中，尤其是女人。

屋子里黑乎乎的，方纯掏出钥匙，却见挂锁并没锁，门是开

的。方纯进去拉亮灯，说：

“有人吗？”

没人应答。方纯好生奇怪，过去拉开布帘才见肖野坐在地下靠着书桌腿睡得正香。他的手上拿着画笔，烟灰缸装得满满的，烟灰洒了一地。他对面的画板上却是白白的，什么也没画。几张草图扔在一边，有的被卷成了团。

肖野所用的颜料、画笔、白纸、画布都是方纯用工资帮他买的。方纯住进这破屋子已经快三年了，起初方纯没找到工作的时候，迫于生计，肖野会经常涂抹些比较具象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的油画让方纯拿到文化市场上去卖，几十上百一幅地出售，偶尔有人来拉他画广告搞装修，他也会跟人去。后来方纯进了郎氏公司，肖野就再不画那些能换钱的东西了，他说那对他是折磨，画的时候就跟受刑一样，他说那是强奸他的意志蹂躏他的灵魂。方纯想说可你是男人呀，你至少该养家糊口呀，但见他把话说得那么难听那么严重，只好又憋住。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只能理解。从那以后，这个家的所有经济来源便全靠方纯了。

肖野说他要画真正的画，要让所有的人从他的作品中获得震撼。他说他的画决不是几十几百的价值，而应该是几万几十万。说这话时肖野站立在破屋子当中，大手像巨人一样挥来挥去，仿佛是在向世界发表宣言。假如是从前，方纯会受感染而且变得像他一样激动，但现在的方纯已经有些不一样了，方纯说你选一张满意的作品标上你自己认为适当的价我拿文化市场上去试试。肖野说行。于是选了一幅名为《生命》的油画作品，画面是一个女人胸脯的截面，两个巨乳画得火红灿烂金光闪闪，中间还有个四不像的绿色的女人阴部。肖野给这幅作品标价为十万元。方纯出门时偷偷去了一个零，在市场等到中午时又去了一

个零，下午回家前索性又去掉一个零。看的人倒是不少，却没有一个人表示想买的意思，连价也没人问过。

肖野‘真正的画’至今没有卖出去过一张。他成了个完全靠女人养活的丈夫。因为没有收入，没人认可，久而久之肖野也觉郁闷沮丧，脾气也越变越大。但却坚决不肯画从前他卖出去过的那种画。他要一条道走得黑。

望着肖野傻睡的样子，方纯又心疼又同情。肖野的心里当然苦。他不断地折磨自己，有时几个通宵不睡，有时画不出来也强迫自己坐在画板前，一坐就是十几小时，不吃饭也不睡觉，有时又像疯子一样出去逛大街，没日没夜始终不停顿也不歇息。看他的睡相，准是坐在画板前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睡去的。

方纯不忍心叫醒他，悄悄把菜提到外面就着灯光收拾。然后又悄悄把饭放上。肖野是从不做饭菜的，他宁愿吃方便面与榨菜。

正忙碌着，一回头，却见肖野在直愣愣地瞧着她。他没有动弹。

“你醒了？瞧你怎么坐在地上睡觉？会着凉的。”方纯说。

肖野没吭声，依然盯着方纯。

“醒了就快起来吧。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马上就吃饭。”

屋里到处丢得是画具。屋子本来就小，为了方便，方纯用布帘拉着隔了一下，分成三个小单元，吃饭、睡觉、画画。但肖野的东西总是喜欢乱丢，从不老老实实局限在属于他的那个范围内。

见肖野还坐着不起，方纯便有些不高兴。心说怎么是个这样的男人？方纯指着小圆桌说：

“快起来呀，还等着你支桌子吃饭哩。”

肖野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面目英俊，白净的脸上留着一圈胡须，浑身散发出奔放的艺术气质，什么衣服套他身上都显

得得体而潇洒，称之为美男子丝毫不过分。这在当初他俩恋爱时，很是让方纯动心，它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立刻就把方纯炸懵了。

肖野把布帘掀往边上。不掀开布帘便支不开饭桌。肖野一边用脚把地上的画具踢进属于他的领地，一边像小孩子般委屈地说：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起我了。如果你觉得跟着我没意思，我不会为难你的。”

“你胡说些什么呀，谁看不起你了？”

方纯继续往锅里下菜，没把肖野的话当一回事。艺术家都是喜怒无常的人，有时比正常人还正常，有时又神神道道没头没脑。生活了这么多年，方纯也摸清了些路数，想跟着他们的思维转，那是不可能的，有功夫又有情绪，揣摸揣摸也挺有意思，没功夫就把他们晾一边，随他的便，也没关系。反正别太当一回事。

“但我不允许你背着我又跟别人勾勾搭搭！”

“……你今天怎么了？”方纯发觉不对。

“这得问你！”

“我怎么了？你别诬陷人好不好？”

“我诬陷你？那好，你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肖野把张名片摔在支起的圆桌上。方纯拿起来看看，上面的人名她不认识。

“这又怎么了？谁给你的？”方纯说。

“上午有个人来，说是找你的，是你从前的同学。你说怎么了？”

“同学？我没印象呀。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

“你说他怎么知道的？装蒜！”

“你把话说清楚，我装什么蒜？没印象就是没印象。再说，

就算有个男人来找我，也不值得你这样疑神疑鬼呀。女人总是有人追的。你凭什么就说我勾勾搭搭？真有见不得人的事，我会让他上这来吗？”

肖野想了想，觉得方纯的话有道理，说：

“你真不认识？”

“不认识。”

“这就奇怪了。不过，我也有些怀疑。他说是你的同学，却并不怎么了解你。”

“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们是什么关系？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问我们生活怎么样，还问我你有没有其他相好的男人。”

“他凭什么问这些？我看他一定没安好心。你就一一回答了他？”

“开始他的态度挺好，人看上去也斯文。我就跟他聊了聊，后来发觉他的问题让人不舒服，我就……”

“就怎么样？”

“我把他赶出去了。”

“这不就对了。”

“……反正以后别动不动就把人往家里约，我还没开放到那种程度。想找一两个情人，我也不反对，但别让我知道。”

“你！神经病。好了好了，吃饭吧。”

方纯没好气地骂了一声。她知道跟他说不清楚。她有些生气。她觉得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肖野没理由也没资格怀疑她的品行。对于那个贸然前来的不速之客，方纯大为迷惑。她把名片揣进了兜里。

菜摆上桌，肖野想起什么似地便走到墙角翻寻起来。那里堆着好几个空酒瓶。

“你找什么？”

方纯明知故问。她的心里有些烦了。

肖野没吭声，摸了摸口袋，低垂着脑袋出去了。方纯想叫住他，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那一刻，方纯对于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充满同情与怜悯。

肖野当然不满足目前简陋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想改变这种状态，按他自己的方式。可他却一直实现不了。而他有能力采取的现实途径，他又不愿意。他的自尊心很强，但他却是矛盾的，相背离的。让女人养着的那种屈辱感在他心中积郁已久，这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他那种没来由的自尊心。

肖野一直想去广州。那里有个特殊的画室，是广州美院与巴黎艺术学院联合开办的，主要由外国名家指导。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再把中国的画家推向世界，旗帜是纯艺术，管理却是商业性的。想成为其中的创作人员，不仅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而且必须交纳一笔昂贵的费用。但进去之后就好办了，创作人员的作品有专门的经纪人操作，卖出去后的所得几方分成，其中创作人员可得相当一部分。

肖野说：“我一定能通过考核，进去之后也一定会有大的提高。我的作品在西方市场一定会有买主。”

关键是钱。这笔钱若指望方纯的工资收入永远也攒不够。而其他赚钱的方式，他俩又一筹莫展。

方纯并不真懂绘画。她觉得这只是肖野的一种托词。既然没钱，那就是空想。她觉得肖野是走火入魔钻错了胡同，国内没市场，国外也不一定会有人赏识。她更希望肖野能改变创作风格，着眼现实。她相信只要肖野愿意并且努力，完全可以使两人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那样，方纯也就满足了，而肖野也就有用武之地了。

但肖野从不考虑方纯的意见,若多说两句他就发脾气,脸红脖子粗暴跳如雷。别的都好说,唯独在绘画艺术上,肖野极为固执专横,容不得他人对他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他说那是一种亵渎,是对他最大的伤害。

肖野认定了要画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而且决心一条道走到黑。那是他生命里唯一重要的东西。

方纯想完了,也许一辈子都只能如此了。想到这些,方纯忍不住落下了几滴眼泪。这泪水,为肖野,也为她自己。

不一会儿,肖野提着一瓶白酒回来了。他脚步沉重,依然低垂着头。拿过酒杯,默默地往里倒酒。他没有看方纯。他的表情是复杂的,既有愧疚自卑,又有愤怒痛苦。

这种时候,最好是安慰他,其次,别理他也行。但方纯今天却有说几句的冲动。既然知道吃女人的东西窝囊,既然有那么强的自尊心,干嘛不自己想办法?你又不是没能力。一个三十多岁的大男人,喝杯酒也这种样子,难道这滋味比你画些你不想画的东西还好受?

“来的路上我听说刘江和王志峰已经在城里租了套楼房,这几天就要搬出画家村了。”

方纯尽量使语言策略些。刘江和王志峰原来也是跟肖野一样的,专画些四不像的东西,最困难的时候方便面一天都只能吃两餐,因交不起房租还被房东扔过几回东西。可后来他们画起了广告,骑个破自行车每天往城里跑,才几个月下来便在城里租下了房子。画家村的画家们有没有出息,就看他能不能离开画家村而住到城里去,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志。搬家的时候所有的画家们都得去为他们送行,然后由搬迁者掏钱宴请一顿,那一顿总是吃得乌烟瘴气鬼哭狼嚎,十个人有九个醉着回。

肖野没吭声,坐着一动不动。

“你觉得他们——”

“别说了！”肖野凶狠地打断方纯的话，决然地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可他们住进城里去了，这不好吗？”

“我决不会通过这种方式住到城里去。我永远不会学他们。你就死了这条心。”

“那你就愿意一辈子住在这破屋子里？”方纯也来气了。

“没人强迫你！”

“我不愿意！”

“那你就滚！”

肖野一个耳光掴来。这是方纯自找的，因为她在用粗暴的态度挑动肖野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这根神经，肖野是不允许他人碰的，谁碰跟谁急，什么都不在乎。

方纯捂着热辣辣的脸，张目结舌望着愤怒的肖野。她觉得这个男人没权力打她，要打首先应该打他自己。

可这个男人的耳光确实实落在了她的脸上，干脆，利落。

肖野推开凳子站起来，在方纯惊愕的注视下走进了黑夜中。这一晚，又不知他将在黑夜中奔走多久，奔走多远。

5

“听说你想找我谈点生意上的事，非常感激你如此看得起我。可惜最近实在抽不出空来，怠慢了好几天，真是对不住。今天专程请你来，一方面是表示抱歉，一方面也是想听听你有何指教。”

刘建不无傲慢地听着郎沛贤的解释。郎沛贤几次避而不见，使他心里极不痛快。但他没办法，郎沛贤是北城经营房地产最大的老板，把信息出售给他当然就比出售给别人获利要丰。刘建相信越大的老板才越识货。

郎沛贤微笑着，不卑不亢。关于刘建的身份， he 已从多方面打听清楚了。他是新任市长最亲近的心腹。郎沛贤敢断定除市长外，这小子在北城没把任何人放眼里。郎沛贤不跟他计较这些，没意思，也没必要。郎沛贤只是觉得有些发笑，你那么了不起，干嘛一次次追着喊着要见我？

刘建伸开五指摆了摆，直接了当：

“五十万。”

“这要看你说的值不值。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建议回头谈这个问题。”

刘建点点头，没有表示异议。他不怕郎沛贤耍赖。这条信息的价值在于时间和保密，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他创造出来的，他

既然能创造也就能消灭。只要把信息散布出去,就将变得一钱不值。

“那么,有什么话你现在可以说了。”郎沛贤燃上一支烟。

刘建笑了笑。他相信郎家昌已经把大致情况向郎沛贤汇报了,否则,郎沛贤这只老狐狸仍不会露面。他觉得已经把郎沛贤钓住了。既然如此,何必跟他绕圈子?这世界上不光就你郎沛贤一个人智慧。他套用郎沛贤刚才说过的话说: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也有个建议,你问我答,这样更简洁,怎么样?”

郎沛贤愣了一下,随即就开心地笑了。原来是个喜欢表现的家伙,好好,你聪明行不行?雕虫小技!那我们就谈实实在在的问题吧。

“我只问两个问题。”郎沛贤一下将内容压缩到极限,“第一,信息的准确度。”

刘建回答说新任市长是个有能力有背景的人,来北城市任职只是必不可少的过渡,因而,政绩至关重要。市长选定的就是这条地铁,并从各方面进行了考察,上任之前就把这项目明确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并得到了支持和承诺。后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就在前些天获悉已批准,这样,加上国家拨的专款,经费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就好办了,在北城市便能想办法筹措,比如摊派,比如集资,比如向市民发放高息债券等等。但市长不想这么做,市长不想一上任便加重市民的负担,更不想影响北城的生活。市长怕因此引起怨言而导致不必要的副作用。筹款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实在没办法,最终也只好面向市民。反正修建地铁之事已成定局,因为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了。

本来铺设地铁是件大好事,为什么目前仍处在秘密阶段,原

因有几点，一，市长希望塑造成一个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形象，过早宣传会失去轰动效应；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舆论躁动，比如线路问题的争执，比如城市发展方向的转移而引起的混乱；三，担心万一由于意想不到的问题而导致流产，使市民失望。所以，市长希望各方面准备工作都就绪之后再造舆论，一旦公开便一切都已成定局，谁也不得更改，然后一面施工，一面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城市战略重点的转移。

郎沛贤认真地听着。毫无疑问，刘建的回答非常详尽，非常可信。郎沛贤紧接着提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你能给我多少时间？”

“两至三个月。”

郎沛贤没吭声。这回答不太令他满意，因为太空洞了。他想听具体的。假如说第一个问题刘建无能为力，仅仅是传递、透露，那么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刘建去遵守，去努力。所以，郎沛贤特别强调了“你”。

刘建解释，目前市长主要是解决经费问题，刘建则具体负责进一步核实设计方案以及制订转移规划。知道详情的人不多，所以，刘建可以控制消息的扩散。但由于各项准备工作都已接近尾声，一旦款项到位立刻就将动工，所以，刘建的保证是有时间性的，而且不是绝对的。

“那么最短两个月，做得到吗？”

“行。”

“我的问题完了。还有一个要求，有关修建地铁的事项你必须随时通知我，我想成为最早得到消息的人之一。这很简单，是吗？”

“……可以。”

“好了，现在谈你的问题。五十万分三次付，今天你可以拿

去二十万,两个月后再付十万,余下的二十万地铁开工后付清。你看哩?”

“你没有想像的那么爽快。”

“我的爽快首先是建立在履行协议的基础之上,其次是不还价。”

两人会心地笑了一下。刘建说:

“那就按你说的办。今天我先拿二十万,余下的稍微变通一下,你在店北河的塔楼里给我留一套三居住房包括相关的手续材料。”

刘建这是在讨价还价。店北河塔楼中的一套住宅,其造价低于三十万,其售价却要高于三十万。交易的原则就是互惠互利。这是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讨价还价。

郎沛贤笑了笑,站起来,伸出一只手说:

“我的秘书已经为你准备了二十万,就在门外。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祝我们合作愉快!”

“彼此彼此!”

刘建握过手后便向外走去,到门边,郎沛贤又叫住了他,微笑着说:

“别忘了打张收条。”

刘建猛然转身。他觉得这是郎沛贤不懂规矩的表现。郎沛贤依然微笑着说:

“例行公事。两个月后会还给你的。”

郎沛贤当然不能这么简单就让刘建把钱拿走,因为后面刘建还有工作要做。而为了保证刘建履行责任,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留下尾巴,并控制他。

当天晚上,郎家私邸二楼的书房里灯火通明。郎氏公司最

高级别的决策会议正在紧张而热烈地进行着。

到会成员主要是郎氏家族的人。郎沛贤是绝对的权威，居高临下，总览全局，下面依次是郎家昌、赵大维、大女婿韩峰、秘书温彦达、总会计师何江川、总工程师冯安海和行政部部长林松。

关于会议的内容，事先除了郎沛贤与郎家昌，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但他们都意识到今天的会议不一般。

墙上挂着巨幅北城市地图，北郊阳峰县城与市区环形地铁西北角之间有条醒目的黑线相连接着。

当郎沛贤告诉大家黑线就是即将要开始修建的地铁线路时，大家便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人口的急剧增加，土地使用的价格飞速上涨，城里城外的差价日趋加大。地铁一旦开通，沿线居民的生活，交通状况就将大为改善，地价势必猛涨。如果这时把土地以低价收购进来，到时再高价转让出去，这之间的差额便十分可观了。

郎沛贤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想先听听大家的。这是他的习惯。他微笑着给大家出了一个议题：究竟应该以收购哪一段土地为主？

地铁沿线土地的状况以及人口分布已经在地图上显示出来了。基本上是一个棒锤形，两头重，中间轻，全长大约十五公里。靠近两头地势平整人口密集，中段则主要是耕地和丘陵，人口稀少而分散。不言而喻，目前去收购，靠近市区的土地价格最贵，其次是阳峰县城附近，最贱的当属中间一带。

会议很快就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是以郎家昌为首的主张收购两头，认为尤以靠近市区的土地为佳。理由是：一，生活便利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生活区，日后脱手容易，资金不必积压；二，

目前虽然地价高一些，但正因为如此，上涨幅度也必将相对要大。人们毕竟愿意更靠近市区。

另一派以大女婿韩峰为首，力主大量收购中段的土地。理由是：一，目前购价低廉，可大量吃进。他认为地铁开通后，再加上市政府有意识转移发展重点，日后地铁沿线的土地售价相差不多不会太大。这样，就可最大限度获利。二，靠近城区的土地所属权复杂，居民多难以对付，这将给收购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而中段，则可成片成片地收购，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这样就可节省收购的时间。三，从长远看，韩峰认为往城市中心挤只是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旦交通状况缓解后，人们还是愿意稍微往外靠，因为外围的空气、阳光都比城里要好，地域也宽阔。

韩峰述说的时候情绪有些激动，不停地打手势辅助说明。他的性格跟郎家昌有点相反。郎家昌属于温和型，遇事不愿与人争斗，并且缺乏足够的自信。韩峰则属于激情型，充满旺盛的斗志，富有主见和冒险精神。

韩峰情绪激动是有原因的。他当然知道其实郎沛贤早就心里有谱，别人争来争去都没什么意义，仅仅只是提供参考而已。要想左右并改变郎沛贤的决定几乎不可能。韩峰再傻也不至于傻到为争论而争论的地步。争论只是形式，目的是想表现自己。韩峰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既然是机会，就不应该轻易放过。

韩峰的激情不光体现在嘴巴上，他也能干实事，并且愿干。与赵大维不同的是韩峰对于建筑、施工不专业，他倾向于做带有社会性的工作。他认为活动家比实干家更有意义，也更有出息。他头脑灵活、思维清晰、能跑能钻，尤其是关键时刻抓得住大局并且敢于赌一把。跟郎氏家族另两个成员郎家昌和赵大维相比，他有他的过人之处，总体上素质也略高一筹。然而，作为大

女婿，加盟郎氏公司已经八年了的韩峰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用，甚至目前还不如比他晚两年搬进郎家私邸的赵大维。闷头鸡似的赵大维好说歹说如今是独挡一面，重大的工程总是赵大维上，虽然前面加了个郎家昌，但那不过是形式而已。而韩峰至今没有具体负责过大的项目，总是象游勇散兵似地被郎沛贤指派出去打一些不大不小的攻坚战役，或者配合郎家昌开展某项事业。韩峰始终感到郎氏家族没有真正接纳他，始终存在一定的隔阂。这令韩峰大为失望，大为不满，又万般无奈。他知道关键问题在郎沛贤身上。一开始他与郎家惠的婚姻，郎沛贤就不是太支持，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后郎沛贤才抱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默认了。郎沛贤公开理由是韩峰学的不是建筑和经营，不太合口味。但真正不合口味的地方则是郎沛贤觉得韩峰不够踏实，有点露，脑子也太活不好把握，一句话，郎沛贤不太信任韩峰。

韩峰却有自己的解释，外人就是外人，你就是再有本事，郎家昌即使再脓包一个，你还是你，郎家昌还是郎家昌。这是家族事业性质决定的。韩峰认为赵大维之所以受郎沛贤青睐与重用，不在于赵大维是个有本事的人，恰恰在于他是个庸人。赵大维充其量不过是郎沛贤用得顺手用得放心的工具。

韩峰当然不想仅仅成为一件工具。他觉得人与工具多多少少应该有点区别。

韩峰极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出于两个动机，其一，他凭一种直觉认为自己的观点与郎沛贤是不谋而合的。郎家昌的观点只是庸人具有的正常思维，谁都能想得到。如果那么简单，郎沛贤不会提到会议上来讨论。既然如此，那么趁机表现就再合适不过了。其二，韩峰希望郎沛贤能委派他负责这次征收土地的工作。征收土地无疑是这次大行动中的关键部分，是决定性战役。韩

峰觉得自己有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并且非他莫属。

见时间不早了，大家的意见也表达得差不多，郎沛贤便压了压手。接下来轮到他作总结性发言。这总结也就是最后的决定。

郎沛贤照例是从意义谈起：

“市政府计划往阳峰县铺设地铁以及将市区发展重点由东向北转移的决策，我认为是非常英明的，意义深远也必将效果显著。为了配合市政府的行动，为了使北郊尽快繁荣而出一份力，我决定把郎氏实业公司今后几年经营的重点定在北郊。确切地说就是地铁一线。我认为北郊必将大有作为。”

郎沛贤燃上一支烟，依旧徐徐道来。

“我这里有几个最新掌握的数据想告诉大家。目前市区中心，也就是二环以内，每亩土地使用售价在一百万左右，往外靠逐渐减少，城区边缘一带，每亩大约五十万。阳峰县城附近的土地使用售价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中间这段最低，一二十万就能拿下来。土地使用售价的差距之大由此可见。这正是我们可做文章的地方，但必须看准，要用脑子去判断和分析。房地产是大买卖，周期长，见效慢，一旦投进去就没多少回头的路，所以要特别慎重。”

郎沛贤手执指挥棒站起来，对着地图发表他对北郊市场的看法。

“地铁开通后，从阳峰县城进入市区，大约需二十来分钟。这个时间若在市区，公共汽车大约能运行五到六站，上下班时只能走二三站，若堵车就更不好说。大家都有经验，市民上下班时经常宁可坐直达的公共汽车，而甘愿钻地铁倒来倒去。为什么？因为地铁更快。这说明了地铁对于大城市的作用，也反映了市民对于交通工具的认识。不在远近，关键是要快。所以，我

认为地铁开通后,势必改变北郊关于城区与城郊的概念。北郊将因此变得比许多真正的城区还要方便,想去哪就能很快地去哪。

“当然,人们往城区挤,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生活便利,比如商场、娱乐场所、医院、学校等等。地铁虽然能沟通这些,但不能事事替代,人们总不能为买菜也去钻地铁,对不对?但我们也该看到,市政府有意将发展重点北移。城市在扩散,在膨胀,绝大多数是无秩序的,一旦有了地铁,又有大片的空地,势必会将这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吸引过来,他们会首先考虑北去的可能性。试想一下,假如全市外迁的单位和个人都往北郊地铁一线运动,全长十五公里的路线,多长时间能填满?我个人认为保守的估计,以左右一公里算,不出五年就够了,然后势必又沿着地铁往外散,越散越厚。这样,我们还担心市政府不考虑其他公共设施吗?据我掌握的消息,市政府已经就在考虑医院、学校、商场、运动场的位置。市政府希望以此来吸引人们,尽快把北郊繁荣起来,使之成为城市市区的一部分。这些公共设施将和地铁同时动工。”

郎沛贤说到这时,韩峰不无得意地瞥了一眼郎家昌。郎家昌没有察觉,他沉浸在对父亲话语的分析和消化中。郎沛贤接着往下说:

“我同意韩峰的意见,他的感觉值得肯定。但他的理由还不是太充分,认识也不是太透彻。我对他的意见再作些补充。中段一线之所以土地使用售价低廉,在于它的耕地多,而居民可出售的宅地大多分散,连不成片。这样,使用价值就不大。因而长期以来它有点受冷落,投资者眼光都不往那去。国家有政策,耕地是不得随意侵占的。而实际上,这片耕地由于受城市的污染,作为耕地的使用价值正在日趋减弱,这一带的农民又受城市的

影响,对于耕地的兴趣几乎消失已尽。换言之,这片耕地差不多是荒芜的,农民们和觊觎者只是碍于政策,才迟迟拿它没有办法。现在要修建地铁,城市发展重点要往这转移,那么这片耕地还可能在政策的保护范围之列吗?市政府势必要制订相应的特殊政策破例,这也是允许的。因此,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郎沛贤大手一挥,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这一挥手之间变得明亮了。尤其是郎家昌,对于父亲的深刻和敏锐,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不惜一切倾其所有收购中段的土地,并努力使之连成片。告诉那些土地的所有部门和个人,其余的麻烦和关节,我们去帮他们打通,我相信他们会乐意给我们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决定。”

短暂地沉默后,韩峰带头鼓掌,郎家昌紧随其后,大家不约而同地附和。在鼓掌的人当中,最真诚最响亮的无疑当属郎家昌。

郎沛贤又点上一支烟,坐回原位,摆了摆手,继续进行解释和前景预测。

郎沛贤看中的是目前价格低廉。他认为地铁修通后,加上单位和居民的涌入,加上市政府公共配套设施的跟上,地铁一线土地使用售价最终有望达到每亩五十万左右,相当于目前售价的三至五倍。几年之后,倘再形成一个个商业和生活的区域,繁华地段还能上涨,至少上涨率会高于正常的百分比。

收购土地只是郎沛贤的第一步,下一步是经营,假如仅仅是将到手的土地又高价转让出去,那就太急功近利太缺乏气魄了。郎沛贤的经营包括有计划地转让和有计划地开发。凭着郎沛贤的经济实力,他有能力一部分一部分开发之后再出手,比如盖公寓,建商城等等,这样,他不愁该地段不热闹。而热闹繁华,是土

地升值最重要的条件和保证。

这是郎沛贤选择中段进行主要收购的又一重要理由。在白纸上才能更自由地做文章，一切都可以按照意愿去操作。

郎沛贤的计划远着哩，他决不是个鼠目寸光之辈。他的计划实际上是个长远的综合性开发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这片土地至少可以经营十年。十年之后，其潜力和效应才能充分显示出来。那时的郎沛贤也就不是现在的郎沛贤了，而是要强大八倍，十倍甚至二十倍的郎沛贤。

郎沛贤岂能犹豫与延宕！

郎沛贤立刻进行具体的部署。

“收购土地是郎氏公司接下去几个月里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各部门必须全力以赴，齐心协力。这是一块硬骨头，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最多五十天。但必须啃下它，否则整个计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为了保证收购工作顺利而迅速地进行，在此我提醒各位注意几个关键的问题。我希望各位能当成纪律去严格遵循。”

郎沛贤的关键问题首先是保密，任何人不得把即将修建地铁的事泄漏出去，否则，必将严惩不贷。这关系到整个收购的意义和成败，是致命的一着棋。消息一旦传出，沿线的土地立刻就会上涨二至三倍，土地的所有者就不会轻易出手，而会停下来观望，同时，势必引来苍蝇一般的投机者，一哄抬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避免灾难发生，除保密外，收购工作还必须讲究策略。郎沛贤主张挑选精兵强将，组成小分队的形式，秘密地同时进行收购，分别打上不同公司的旗号，编造不同的理由和借口，各负其责。一定要在沿线居民产生怀疑并互相串联然后明白真相之前拿到他们手中土地使用权的契约以及有关证明文件。

其次是时间问题，必须抢时间争速度，不拘小节快刀斩乱

麻，钉子户可先绕过去最后来解决，决不可较死劲强扭，以免打草惊蛇走漏风声影响整个收购工作的进程。为此，郎沛贤将时间又提前了十天，要求大家以四十天的期限把收购工作结束。郎沛贤对于刘建的承诺始终持有怀疑，直觉告诉他，刘建既能成事也能败事，必须防范。

再次，要尽量以低价收购，这一方面可节省资金购进更多的土地，一方面能制造一种假象，似乎那片土地不怎么值钱，可有可无。切不可一味图简单别人说多少就多少，当然也不能为了省几个钱就死磨久泡，这之间有个度的问题，大家要灵活掌握。

最后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使收购到的土地连成片，这便于日后有计划的经营。当然，这只是小问题，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个别难点日后解决也无所谓。

然后，便剩下分工的事项了。郎沛贤逐一巡视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关键时刻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统帅，此时胸中更得有一盘棋。郎沛贤的目光掠过韩峰时稍微停留了一下。此时此刻，郎沛贤唯一的遗憾是人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优秀的能人。郎沛贤沉吟半晌，说：

“资金的筹集和调配我来解决，老何协助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工程由大维总负责，家昌抽出来搞征地。大维就得辛苦了，几个工地要多跑跑，我恐怕也没时间过问，你要全盘计划，加紧施工，尽快结束。别忘了，两个月后你的主战场就该移去北郊。那时，你可不要抽不出人马罗。冯工经验多，遇事要多向他请教，明白吗？”

赵大维点点头，看着总工程师冯安海笑了笑。冯安海乖巧地对郎沛贤说：

“大维是好样的，工地交给他，郎总完全可以放心。”

郎沛贤把目光转向郎家昌和韩峰，说：

“征地工作就由家昌和韩峰负责，你们两个遇事要多商量。我不管形式，只认结果。这次就全看你们二位了。”

“知道了。”郎家昌说。

“我会尽力的。”韩峰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郎沛贤继续说：“彦达负责联络，林主任协调各部门进行工作。各位要保持联系，有问题随时向我汇报，不得有误。”

郎沛贤再次站起来，平静地宣布：

“明天就开始行动。”

韩峰离开书房往楼上去的时候，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他努力克制着保持镇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头子总算把机会给了他。这机会他等待得太久了。他想他会以实际行动改变老头子对他的看法，同时，也改变自己在郎氏公司里的形象和地位。

他觉得这次征收土地工作进行得顺利与否全得看他。

韩峰根本就没把郎家昌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郎家昌不过是个摆设而已，熊球蛋一个，能成什么事？牵着郎家昌的鼻子转那叫小菜一碟。韩峰觉得郎家昌最大的幸运与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姓“郎”而不是姓别的。

韩峰就没有想到这个真正的机会，对他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温彦达是最后一个离开书房的人，见其他人都散去了，他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大牛皮袋递给郎沛贤。

“事情已经办好了。”

“什么？”

温彦达笑了笑，没吱声。

郎沛贤明白了。点上一支烟。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黑乎乎

的，有风在呼啸。郎沛贤有些疲惫。他靠在椅背上把牛皮袋里的材料抽出来观瞧。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张方纯放大的彩色照片，一张全身，一张头像。方纯正冲他微笑着，那微笑勾人心魄十分动人。后面有方纯应聘郎氏公司时所填写的档案材料。再后面几页纸是关于目前方纯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

郎沛贤看材料的时候温彦达便悄悄退出了书房。时间不早了，他得赶回家去休息。

6

方纯回到郎氏公司时已下午两点多了。这些天她的工作比以前要忙,而且没有规律。赵大维总是在几个工地上来回奔波,没个准数。赵大维是老板,早上他在哪,方纯就必须赶到哪,然后随他一起东跑西颠。只是每天下午,方纯仍像以前一样回到郎氏公司总部来处理有关事项。

这样,每天早上出门的时间也就没个准数了。作为一名女办事员,总是在工地上奔波,也确实够辛苦。如今方纯有点像赵大维的随身秘书,但他这种秘书,女性是不太合适的,一般难以胜任。赵大维问过她是否吃得消,说是暂时的,如果不愿意他可以换个人跑,如果能坚持下去,他可以给她再加一份劳务费。赵大维当然希望方纯能坚持下去,毕竟她已经熟悉了业务,而且用得比较顺手。

能再加一份劳务费,方纯便没什么不愿意。工地上虽然脏点累点,东跑西颠虽然更辛苦,但方纯顶得住。关键是能多拿一份劳务费。方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是小姐的命。她当初选择郎氏公司,并不是冲着坐办公室图清闲来的,完全是因为郎氏公司出的工资高。

方纯从收发室抱出一大堆报纸、信函、文件、报表,噔噔往楼上去。她的包里还有从工地带回的进度报表和数据材料。及时

处理这些东西便是她下午的工作。本来这应该是她一天的工作量。

进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便是去里间换上统一的工作制服。为了适应工地的环境和气氛，方纯如今每天都穿着一套牛仔服出门，这套装束在郎氏公司总部是不允许的。郎氏公司对于机关办事员工作时的服装有严格的规定，将它摆到了有关公司形象的高度来对待。

方纯换好衣服走出里间时不由得吓了一跳。眼前一个男人背冲着她正在无声无息地翻阅她办公桌上的文件。听到响声，那男人回过身来朝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原来是大秘书温彦达。

方纯按捺住心跳连忙点点头以示回敬。她当然知道温彦达并且见过。郎氏公司里除了郎氏家族成员外数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传说郎氏公司里唯一能对郎沛贤产生影响的人就是他。别看其貌不扬，实际上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凭他的身份，郎氏公司里任何一个办公室他都可以自由出入。虽说趁人不在随便翻阅他人的东西是不礼貌的行为，但身为最下层办事员的方纯却不敢表示不满情绪。

何况那些文件是放在桌上，假如是放在抽屉里，也许另当别论。

“是方小姐吗？”温彦达文雅地问。

方纯点点头，“有事吗？”

“请跟我来一下。”

“去哪？”

“郎总想见你。”

跟着温彦达往外走的时候，方纯心里就犯起了嘀咕。严格地说，她没跟郎沛贤和温彦达正式接触过。温彦达怎么知道她

姓方？郎沛贤找她能有什么事？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那他们应该去问她的老板赵大维呀，赵大维不是和郎沛贤住在一起吗？

电梯里，温彦达望着方纯一言不发，虽然微笑着，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让人不舒服。方纯忍不住小声地问：

“郎总找我有何事？”

“你去了之后就知道。”

出了电梯，他们穿过一段走廊进入了一个大厅。温彦达让她先等着自己进去通报。

方纯好奇地打量四周。这地方她没来过。她只知道这层楼是郎沛贤办公会客的地方。大厅很大，足有一百多平米，除了两边墙上各有一幅图画外，便什么都没有。但正因为空空荡荡，反倒给人一种压抑的气派感，让人肃然起敬。大厅的装修简洁而讲究，顶上正中是一盏豪华型水银多头吸顶灯，十多个小灯泡发出柔和而温馨的光泽，地毯是暗灰色的，宁静而大方，给人一种无限舒展的感觉。

大厅看似空旷，却处处给人以想像。方纯想起了肖野常说的一句行话：“有东西。”她知道这就叫艺术，比琳琅满目品位要高得多。

方纯觉得自己有点象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后来方纯的目光就落在了墙上的巨幅国画上。她当然不是欣赏技艺。她在想这么一幅国画买回来得花多少钱？肖野对国画不感兴趣，他认为画国画就跟唱京戏的人一样得掐着半边嗓子，让人听着不舒服。肖野认为国画若不出现绝代大师去改进早晚要淘汰。方纯觉得这又是一个遗憾，倘若肖野是画国画的就好了，甭管淘汰不淘汰，反正目前国画在国内还是有市场的，有人愿掏钱买肖野的画，他俩也就不至于活得像现在这么落魄了。

肖野岂止是不画国画，油画他也不好好画，专喜欢画些乱七八糟怪里怪气的作品。方纯再次感到肖野是走火入魔而且不可救药了。

正想着，温彦达出来请方纯进去。方纯进去后听到门轻轻合上的声音，一回头，才发现温彦达原来没跟进来。出于一种女性的本能，方纯有点紧张了，心里直发毛。

郎沛贤正在看一份文件，神情专注，看上去似乎正忙着。他没打招呼，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只是顺手指了指边上的沙发。

方纯知道那是让她先坐下等着。方纯走到沙发边，又为难了。有三人沙发，有单人沙发，一律是豪华真皮的，方纯不知自己该坐哪才合适。对郎沛贤，方纯不存在女性的戒备与害怕，比她父亲年龄还大，怕什么？方纯的犹豫纯粹是出于地位和尊重的考虑。

最后方纯选择了三人沙发，不是大大方方坐中间，而仅仅是局促地挤在一边。这种场面她是第一次经历。望着郎沛贤以及宽大锃亮的写字台，想像着他的权力和能量，她觉得自己对世界对生活都知道得太少了。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浓浓的惆怅和自卑。

郎沛贤总算看完了手上的文件。他朝方纯走来，随和地点点头。在方纯眼里，他高大的身躯散发着一股博大的气势，那不是一般男人能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描述的。那气势咄咄逼人让人无法抵抗。方纯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感觉得出结论：男人活到他这种份上，也该算是贯顶了，肖野永远不可能。

郎沛贤在对面一张单人沙发里坐下，从茶几上抽出支“555”牌香烟点燃，说：

“今天找你来想跟你商量个事。”

方纯点点头，屏声静息不敢分神。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

“进入公司多少年了？”

“两年多了。”

“这么说对公司以及对我本人多少该有些了解喽？”

“了解谈不上。除了本职工作，在公司我很少与人来往，主要是……没时间。我的家挺远，住在西北郊。”

“对工作还满意吗？”

“挺满意。”

“报酬呢？”

“我……没什么专长，能拿目前这份工资，觉得也够可以了。”

郎沛贤点点头，看了看手上的文件，说：

“你丈夫叫肖野？”

“……是。”

“是个画画的？”

“你怎么知道？”

方纯想起了那张名片的事。由于那张名片引起的事端，她还挨了肖野一个耳光，莫非……

郎沛贤仿佛看穿了方纯的心思，说：

“为了慎重，我让人对你进行了些调查。如果你觉得我有点过分的话，我向你表示抱歉。从法律的角度说，我知道我没这种权利。”

方纯望着郎沛贤，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郎沛贤的坦诚把她想说的话堵得出不来。

“……其实,如果你想了解什么,不派人调查,直接问我,我也会如实告诉你。”

“这只是方式问题,希望你别介意。根据我的了解,你丈夫是个很有才气的画家。”

“嗯……可以那么说吧。”

“你好像并不怎么同意我的说法。”

“他属于现代派画家。”

“年轻人嘛,总是喜欢追求时髦,这没什么不好。他敢于放弃外省的正式工作,而成为自由职业者,说明他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

郎沛贤口气既有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冷漠,又有一种唠家常的随意。方纯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郎沛贤究竟想说什么。不过,她已经有些自在了。她觉得与郎沛贤交谈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那就随他的便好了。

“现代派画家的作品没什么人看得懂。”

“嗯……这不是很正常吗?都看得懂,也就不叫现代派作品了。”

“看不懂就意味着难以让人承认,也就没人愿意买他的作品。”

“这倒也是。”

“实际上……他现在是个没有收入的画家。”

“也许这只是一个过程。那么说你们目前是靠积蓄生活着喽?”

方纯脸红了,摇摇头:“我们没有积蓄。”

“那你们怎么生活?”

“目前都是靠我的工资维持。”

“哦……北城是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城市,想必日子不太好过

吧？”

“马马虎虎也能对付。只是不能有什么别的要求。我们……是贫民。”

“那么，今后有什么赚钱的打算吗？”

方纯摇摇头，脸又红了：“我们都不是会赚钱的人。”

“你们有没有孩子？”

“没有。”

“有计划吗？”

“还没有。现在这样子我们养不起，除非以后生活状况能好一些。”

“听说肖野一直想去广州进一个什么画室？”

“他是那么想的。他觉得去了那个画室才会有出息。可我们没钱，只能是空想罢了。”

“这么说你们现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说生活环境，创作环境，比如说孩子问题，比如说去广州学画的费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钱的问题，而你们恰恰对钱一筹莫展甚至连个赚钱的计划也没有。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是。”

“除非有一天你的丈夫被人承认了。”

“……是。”

“而目前这样耗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或者说希望很小，很渺茫。”

“……是。”

“我来帮你们解决这些问题，怎么样？”

郎沛贤说得很平静，轻描淡写，方纯却一下瞪大了眼睛，眼珠一动不会动。这怎么可能呢？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你……想买肖野的画？”

“我对画没兴趣，也不太会欣赏。不过，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心里才平衡的话，我也可以这么做。你们不妨送我一两幅作个纪念。”

仅是作个纪念，这叫什么买画？方纯被搞糊涂了。但她知道郎沛贤不是在开玩笑。她想听他的下文。这太重要了，她不可能不被吸引，不被诱惑。这是她做梦都想的美事，只要她做得到，再苦再累也愿意。

“想不通是不是？嘿嘿，是这样的。”郎沛贤又燃上一支烟，靠在沙发背上，开始叙述他的谜底，“那天在店北河工地看到你，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恐怕也是特定环境的作用吧。后来通过调查，才知道你很了不起，也很不幸，家里还养着个男人，而且那男人对你还不怎么好。当然，这就是生活，穷饥饿吵嘛。我觉得你们俩目前的生活非常危险。你们都被生活拖得精疲力尽，你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你的丈夫也抬不起头，艺术生命正在凋零，最关键的是你们正在失去生活的信心。这样再拖下去，只能是一起困死，不会出现希望的。你们急需帮助。请注意我所使用的词，是帮助而不是施舍。帮助意味着你们是有条件和能力的，只要推一把，他们就能自己在生活的金光大道上奔跑起来。我的分析很正确，是不是？”

方纯点点头。她觉得不仅正确，而且深刻，而且抓住了要害。

“我对于不幸的人总是充满同情，只要有可能，我总想帮助他们。这对我不是太难，因为绝大多数人缺少的东西我有，而且有很多，那就是钱。假如你们夫妻感情很好，我也就不想说什么，拥有爱情的婚姻即使贫困也是幸福和温馨的。假如你们是两个废物，我也就懒得管。废物受苦受难是应该的，我想帮也帮不了那么多。你们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所以，我就想了一条途

怪供你们参考。具体地说,你和你丈夫不妨分开三到五年,一方面这有可能因分离而修补你们夫妻感情,假如你们确有感情和缘分的话,分离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正所谓距离产生美嘛。另一方面,由我出钱送你丈夫去广州学艺,三至五年差不多也就够了。那时他或者能成名有出息,或者能认识自己而变得实际,我认为两者必居其一,而随便哪种结果都远比他现在好,你觉得哩?”

方纯没表态。她觉得越说越像真的似地,但也太悬乎了。她不敢相信,这比天上直接掉馅饼下来还让人怀疑。二十八岁的方纯这点生活判断能力还是有的。她觉得该等郎沛贤把话说完之后再表态。

“他去了广州,你就可以喘口气。你确实需要休整,也需要享受享受生活。生活的目的说到底不是奔波操劳,而是为了享受。所以,这段时间就由我来照顾你,我给你在市区租一套房子,你上班不上班都无所谓,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比如玩一玩,比如学点什么。你丈夫学成回来后,那套房子我就送给你们。”

“你是说……要我……跟你?”

“对,就那意思。帮忙嘛,当然得有点条件。不过,我不会太打扰你的,也不会让你很没面子。我也不想让人知道这些事,最多一星期去看你一两次,时间也不会长。我也需要一种心理平衡嘛,这很正常,对不对?”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条件。”

方纯断然拒绝。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离开肖野的问题。她虽然是个现代女性,但观念上仍属于恪守妇道的传统型。她从没想过接纳一个能做她父亲的人,何况是用这种方式。说穿了,这不就是当婊子做小老婆吗?再怎么样,方纯也

不至于堕落到这种地步。方纯觉得郎沛贤对她提出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对她的不尊重和伤害。

郎沛贤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依然平静地说：

“你不乐意，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般女人听了这话都会有些生气。生活嘛，总是现实而残酷，要想得到幸福，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付出当然是各式各样的，但谁也不例外。成功的人固然让人羡慕，但他们的付出也是凡人不可想像的。他们展示在人们面前的通常仅仅是一本书中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却充满辛酸和不光彩，这只有他们自己能读到。相比起来，你这种付出是最小的，并不难，仅仅是个解放思想的问题，但意义却能有益于一生。为幸福而付出是无可指责的，只能令人尊重。何况如今这种女人很多，跟她们比起来，你能遇见我，也该是种幸运。她们许多人付出了也往往收获不大。”

“请你别往下说了！我不想听。”

方纯生气了。她发现眼前这位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男人原来竟是如此厚颜无耻。这或许就是他那本书的另三分之二。

郎沛贤不予计较地摆了摆手，说：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自己去考虑吧。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同意不同意我都不会把你怎么样。不同意你也仍可以像从前一样在郎氏公司上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从不小肚鸡肠或强人所难。这是一种交易，我付出的更大，只是因为我有钱，这点不算什么，所以我愿吃这个亏。交易当然就得双方自愿，你不做，我还可以找别人去做。但我希望你慎重，这是一次机会。真正的机会人生并不多。如果你决定不了，我建议你跟丈夫商量一下，全面衡量利弊得失。假如你们俩都不同意，那就算了，今天的谈话就当没说。”

郎沛贤说完站了起来，去办公桌上拿回一个信封，递给方纯

说：

“这里有两千块钱，你拿着吧。”

方纯起初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麼，一听是钱，仿佛被黄蜂螫了一下，手立刻缩了回来，满脸通红连连摇头，说：

“不不，这钱我不能要。我不要你的钱。”

郎沛贤爽朗地笑了，说：

“我的钱不是钱了？瞧你一副没出息的样子。拿着吧，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跟交易无关。我说了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要不，就算是请你来陪我聊天的报酬，这下你心里该踏实了吧？好了，我还有工作上的事，今天就先聊到这。”

方纯往家走的时候没有赶赶急急，自从挨了肖野的那个耳光后，俩人一直在闹别扭，至今阴影没散。以前两人也吵闹过，肖野也打过她，但一到床上，肖野闷声不吭略带点强制性地扒光她的衣服后事情也就差不多了，最多两天就能烟消云散。肖野是个性欲旺盛的男人，从不知道克制反而不断地刺激自己那方面的欲望，并且从不隐讳。他说激情和性是艺术生命的兴奋剂。

但这次已经许多天过去了，虽然他们的性生活一如既往，积压在方纯心中的阴影却始终没散。对于家，对于肖野，对于一切的一切，方纯似乎都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失望与惆怅，她变得烦躁不安而又混沌一片。她清晰地意识到两人生活的基石在她这一方已经动摇了，但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路走，方纯一路想着下午与郎沛贤的谈话。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自己内心非常平静，这平静跟某个愣头小伙子向她表示爱意而她又拒绝了是一回事。

按说这可完全是两回事呀。

她奇怪自己当时怎么没有发脾气，或是立刻离开。郎沛贤

的要求不仅无理，而且是一种伤害，他把她看成什么人了？可她竟然坐在那里一直让他把话说完了。是出于一种尊重？还是怕丢了工作？或者……自己想听听？

不可能！他那么大的年龄……假如他是个年龄相当的男人，又是想娶她为妻，会不会答应他？

方纯觉得有点难说。她不得不承认对于目前的生活她已经厌倦了。而要摆脱困境，郎沛贤提供的建议，虽然不合适，但毕竟也是一条途径。上帝赋予一些女人以姿色，同时也就赋予了她们一种资本和便利。

那么，仅仅是年龄和方式的问题喽……

方纯顽强地扭住自己较劲，可她答不上来。

方纯突然又烦躁起来，她觉得自己简直有点莫名其妙，怎么总去想这些问题？拒绝了他这就对了。难道你真想堕落？想堕落还不简单？堕落也轮不到他呀，天下男人多的是，让谁糟蹋不比他强？

问题是像他那么有钱而又选中她的男人可不多……方纯又卡住了。

我看你是中邪了，犯贱！方纯骂了自己一句。还是现实点考虑眼前的生活吧。

方纯觉得有必要跟肖野认真谈一次。虽然对他不满意，但自己毕竟是他的妻子，而且心里还是爱他的。上次想说的话因为一个耳光而中断了，但不能就算了，该说的还是得说。郎沛贤有一句话是对的，再这样拖下去，两人只有死路一条。要创造幸福，就得靠自己，玩虚的或者斗气终归解决不了问题。

为了创造气氛，方纯决定破费一次。买完鱼和子鸡后，方纯又要了一瓶‘孔府家酒’。干脆陪他喝一杯，边喝边谈更有助于沟通。反正是郎沛贤给的钱，而且是受气得来的，不花白不花，

花了它反倒心里踏实。

7

“休息休息吧，别画了。帮我把鱼收拾一下。”

一进门，方纯就故作轻松地招呼肖野，一扫几日来脸上的阴郁。

肖野愣了一下，瞧瞧妻子的脸色和手上提的塑料袋，知道内战结束了。他并不崇尚暴力，只是经常好冲动，一冲动便控制不住情绪，耳光揍下去之后又后悔，恨不得把自己的手给剁了。所以，方纯虽然时不时得享受他的耳光，但从没有一次享受过两个耳光，同时，也从没领教过他的拳头和腿脚。肖野的拳头和腿脚是发急时用来对付男人的，而且也是不分场合和对象。一次作品展览上，有位教授拿肖野的作品跟边上一幅作品相比较，对着几位女学生瞎评一气，把肖野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肖野觉得他根本就不懂前卫艺术，简直是误人子弟，还他妈的一副色狼相。憋不住，窜过去就是一拳，揍趴在地上还骂了一句：白痴！结果，肖野的作品当场被取消了参展资格。肖野不服气，牛劲上来了，索性又拿来几幅作品支在展厅门外的路边，自己展。

见妻子原谅了自己，肖野自是高兴，连忙丢下画笔凑了过来。

“哈，还是活的。我肚子正饿了哩。”

方纯瞧了眼桌上的碗筷，知道肖野中午又是吃的方便面。

一边挽袖子，一边说：

“那就快收拾它吧。”

“好呐。”

肖野吆喝一声，便要上手。方纯一瞧他笨手笨脚的样子，又连忙叫住：

“哎，哎，还是我来吧。你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行。”

叫肖野收拾鱼，只是说说而已。真让他来，他干不了。肖野想帮忙，也只是为了讨好妻子，平时他不会做出这种真要动手的架式。

肖野退到一边。方纯继续没话找话调节气氛，说：

“帮我系上围兜。”

“好喽。”

肖野在后面帮她打结。方纯回头朝他笑了一下。这一笑不要紧，肖野的性子却撩上来了。几天来方纯都不怎么配合他，他一直觉得没够。见方纯情绪总算好了，肖野也就趁机装疯，索性把方纯拦腰一抱就往床上按。

“我先收拾你。”

方纯挣扎，捶打着肖野，叫道：

“你要流氓，我不干！”

“是不是耍流氓，完了之后再下结论。”

肖野不由分说就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去撩她。肖野对于性生活就像对待艺术一样有要求，反对单纯的发泄式交媾，追求一种协调而又疯狂的极致。他总是事先很有耐心，非得把方纯撩上火之后，再用男性的强悍去将它熄灭。每次都要把俩人弄得热火朝天淋漓尽致精疲力尽方可罢休。

这方面，方纯对于肖野是很满意的。肖野是一个真诚的人，包括他表达性需要以及做爱的方式，都不带有任何虚假的成份，

极少出现坚持不到底或中途就分心的现象；再加上他性感的外表和弹性十足的身躯，这些总是能令方纯产生不可遏制的性欲并且得到充分又具体的身心满足。

这会儿方纯却不想迁就肖野。她还想跟他谈一次。她觉得谈一次更重要。一旦由他胡闹，肯定没完没了，最后两人除了想睡觉便什么也干不了。那不行。方纯抓住他的手，发出暂停的信号，说：

“吃完饭再说。”

“我等不及。”肖野不想放弃。

“那也不在乎这一会儿。”

“就有这么紧急。”肖野又揉动她的乳房。

“哎，别闹。回头一心一意岂不更好？何必要空着肚子闹革命呢？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我会考虑的，听话，啊？”

见方纯真的不想，肖野也不勉强。搂抱着吻了吻，又捏上几把，放开她。

“那我帮你打下手，节省时间。”

“得了吧，让你系围兜就耽误我这么长的时间，还打下手哩。收拾你自己的东西，一边呆着少碍事就行。”

一边做饭，一边想着怎样谈。跟情绪化的人谈话必须选择恰当的方式。方纯觉得不妨先解释名片的事。主动解释是一种理解，免得肖野心里老有一团疑惑。

把汤端上，方纯给自己拿过一个酒杯说：

“我陪你喝一杯。今晚你就别画了，我们聊聊天。”

肖野怔了一下，连忙为方纯倒酒，说：

“好主意！本来我就不准备画，不是吗？”

“去你的，别尽惦着那事，回头少不了你的。现在的任务是喝酒，吃饭。”

“好说，好说。我是怕你忘了给提个醒。”

这是一次艰难的谈话。严格地说，方纯不是考虑得十分成熟，她只是觉得应该谈。她希望通过谈话能促使肖野正视现实，然后共同来改变目前这种危险而又贫困的现状。

谈话是从那张名片开始的。

方纯说：“我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肖野看她一眼，没吭声。几天来虽然没再提这事，但肖野心里并没放下。他相信那来的人和方纯一定有某种关系。但他不想在这种事上显得太吃醋。他恼怒的只是那人竟然上门来找他。他认为这有些过分。

“……实际上是有人想买你的画。”方纯不知如何说才恰当，只好一边编一边往外露。

“是吗？”肖野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镇定，“那他干嘛不明说？而且问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想买你的画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想帮助我们。所以，他们就先派人来了解了解。”

“这么说他们事先并不怎么了解我们？也没见过我的画？”

“……是这样的”。

“那他们不成了慈善机构？”肖野揶揄地说，“我看他们完全是为了你吧？”

“你要这么说也行。”方纯并不否认。

“他们是谁？和你什么关系？”肖野追问。

“……是我们公司。”

“你的老板？”

“比老板还大。是我们总裁。”

“郎沛贤？”

“对。”

肖野怔住了。郎沛贤是北城家喻户晓的人物,谁都知道他是个亿万富翁。假如能得到他的经济资助,当然就什么都不用愁了。可方纯仅是郎氏公司中的一名职员,郎沛贤也能如此关心,如此慷慨解囊?有钱归有钱,但郎沛贤毕竟不是慈善家。肖野想了想,说:

“到底怎么回事?郎沛贤怎么会想到要帮助我们?你不是说平时见都见不到他吗?”

“这事……这事真是一言难尽。”

“没关系,你就说吧。”

“简单地说,通过派人调查,郎沛贤觉得你很有才华,同时,又觉得我们的现状很不好。他认为我们再这样拖下去,你会被埋没,我也会被拖垮。所以……他就找我去谈话。他说我们是值得他帮助的人。”

“他具体打算如何帮助我们?”

“由他出钱送你去广州那个画室学习,而且包括负担你的生活费。”

“真的?”肖野的眼睛亮了起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他图什么?”

方纯不好回答。

“郎沛贤大概不是对每一个职员都这么慷慨吧。”肖野闻出异味,“你有事情瞒着我。”

见肖野起了疑心,方纯才意识到这样含含糊糊不是办法,反而弄巧成拙。方纯觉得自己没有对不住肖野的地方,也就没必要遮遮掩掩,欲盖弥彰。

“他当然是有交换条件的,生意人嘛。他说在你去广州学画期间,我就由他来照料。”

“当他的情人?”

“也许情人都谈不上。郎沛贤从不带女人出现在公共场合。只能算是外室。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你怎么回答的？”

“你说我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

“嗯。”

“我们不需要他的帮助。有几个臭钱就自以为了不起，真是！来，我们喝酒。”

方纯望着肖野没有动弹。肖野的反应令方纯失望。肖野是个好冲动的人，方纯觉得出了这种事肖野应该跳起来骂娘才对。同样都是男人，郎沛贤却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占用你的妻子，这是什么？是欺负！是侮辱！你虽然没有能力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但你也不能这么平静呀。喝酒？这酒你还能喝得下去吗？人格上你与郎沛贤是平等的，你的自尊这会儿都到哪去了？

方纯沮丧地认识到：肖野的自尊心只是在绘画艺术上的，其他方面，都很漠然，迟钝，甚至可以说尚没有完全开发。在肖野的生活中或者在他的心目中，只有纯艺术是崇高的，也是唯一的。完全可以想像，假如郎沛贤对肖野的作品说三道四，而且是以外行的口吻，肖野一定会暴跳如雷，那时肖野决不会考虑郎沛贤的身份。

方纯由此也认识到了自己在肖野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一股悲哀袭上心头，方纯流泪了。既然你只是为艺术而生，那你要我干什么？既然你并不看重我，我跟着你受苦而且养活你，又是为了那一桩？就算你日后成功了，又能给我带来什么？你搞的所谓前卫艺术，我既不懂也没兴趣。对我来说，你首先应该是我丈夫，我的依靠。

误区！

“你怎么了？”肖野发现方纯在流泪。

方纯摇摇头，擦了擦眼泪，喃喃地说：

“我们没希望了。不会有希望了。”

这回轮到肖野动心思了。他发现方纯所提的事情并不简单，还有下文，目前仅仅是开了个头。他搞不清楚方纯说的没希望究竟是指他俩的生存现状，还是指感情，抑或指他的艺术生命。但方纯言语间所流露出的悲观，已足以令他震惊。不言而喻。方纯失去信心了，她在犹豫，在动摇。这是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犹豫与动摇。

肖野尽力保持平静：“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们以后怎么办？”方纯说。

“成名。我们现在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只有成名才能彻底改变现状。”

“成名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你就那么自信？”

“我自信。因为我的画已经具备了成名的水平。我需要的只是等待承认，或者说努力让更多的人接受。国外画家我不好比，但国内画家在前卫艺术领域中达到我这种份上的人，绝对超过不过十位。”

方纯怔了一下。搞艺术的人都狂，但肖野狂到这种地步，在方纯面前还是第一次。然而，如今方纯已不可能相信他的话，前十名？那还不早成名发财了？方纯今天不是为了听肖野吹牛的。方纯关心的是眼下怎么办。

“那么，要实现你所想像的成名，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这由不得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肖野有些底气不足。

“如果一辈子也实现不了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那我就等待一辈子。”

“我可等待不了！”方纯叫道。

“……你对我没信心，是吗？”

到这个时候，方纯还不想太伤害肖野的自尊心。假如承认对肖野的画没信心，肖野肯定接受不了。要想谈话继续下去，只有绕开这话题。

“这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你有才华，不错。但目前还没有成名，也是事实。我们在温饱线上挣扎，没地位，没钱，也是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活得精疲力尽，而且尊严人格也在遭到别人的践踏。郎沛贤胆敢提出用钱买我去做他的外室，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外面的人都瞧不起你，认为你没用。”

肖野没吭声。他没法吭声。他开始喘粗气。

“你想到广州去学画，寻找机会出人头地。这无疑正确而积极的，我也认为很有必要。但光是心里想有什么用？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若是指望靠我的工资，一辈子也攒不下那笔学费。”

“那你叫我怎么办？去偷？！去抢？！”

“没那么严重。你只要像刘江和王志峰他们那样，拿出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来面向市场，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观。而这你是能够做到的。”

“我告诉过你那不可能。那样会毁了我的。我必须保护我的艺术感觉，因为我正在冲刺，正在上升。”

“但我们首先是人，要吃饭要住房，还要尊严，这是最起码的先决条件。”

“艺术更需要贞洁和尊严。”

“那么，是你人格的尊严重要还是你的艺术尊严更重要？”

“艺术尊严。”肖野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没有成功的人，人格

尊严永远无法实现和完善。你以为刘江和王志峰是什么东西？在我眼里，他们就跟婊子是一回事，婊子出卖的是肉体，他们出卖的是艺术信仰和灵魂，永远不会有希望了。”

“但他们却是个自食其力生活舒适的男人。”

“也是个绝望了的并且已经死去了的艺术家。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你这是强词夺理！”方纯忍不叫了起来，她不可能理解得了肖野关于艺术生命的观点和态度，“你伟大，可你却靠女人在养活，你今天喝的这酒，吃的这菜都是另一个男人给的，而且是给我的。”

“……郎沛贤给你钱了？”

“给了。”

“你收了？”

“我想不收，但我们需要钱，而你又不能给我。我怎么办？这种穷日子我过够了。”

肖野的手一哆嗦，酒杯‘当啷’一下掉到地下，碎了。冲动的肖野终于又发作了，飞起一脚将小饭桌踢翻，一把揪住方纯的头发，将她拖过来，怒目圆睁：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他的条件，已经陪他睡觉了？”

方纯猝不及防，倒卧在地下，由于揪着头发，她的头一动不能动。她想挣扎，但无济于事。这样的结局是方纯没有料到的。愤怒、痛苦和屈辱一起袭上来，方纯豁出去了，像母老虎一样伸出双爪朝肖野的脸上抓去，歇斯底里地叫道：

“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打我！”

扭打中，肖野一脚踩在酒瓶上，轰然倒地……

后来，方纯爬起来收拾屋子的时候，平静而清晰地对肖野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那时，肖野仍然靠墙坐在地下，垂着的脑袋动了动，表示同意。

方纯控制不住自己的伤心，呜呜地哭了。散乱的头发遮盖着她的脸，她的哭声在画家村寂静的夜空里细细地悠荡。

肖野决定去找郎沛贤。

对于方纯要离去，肖野早有心理准备。方纯最初跟着他，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以及对于艺术的崇尚，那时，她是单纯的。但方纯毕竟是现实中人，她不懂艺术，无法理解艺术的深奥与艰辛。这样，当她时间久了，习惯了之后，就必然会形成一种反差和失落。她把成功看得太容易了，并且缺乏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同时，她又不可能不受到物质世界的诱惑，并将其看成是人生中最重要东西。在肖野认识到这些之后，他便知道分手是迟早的事。

简单地说，方纯不适合做艺术家的妻子，尤其是不适合做正在奋斗中尚未成功的艺术家的妻子。选择肖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

她这种女人，从骨子里来说，需要的是看得见而且摸得着的实物，是俗人。这也许不能算是缺点，她有这种选择的权力，但遗憾的是肖野目前无法对她提供这种实物，不仅仅是目前，将来何时能提供也难说。这就是艺术。而方纯显然没有那份耐心。

其实，对于成名，肖野更急。让女人养着是种耻辱这滋味他比谁都更有切身体会。他坚持不肯画那些可以换钱的画，正是想憋足了气，不走弯路直接奔向成功。为了成功，他已经卧薪尝胆忍辱负屈拼搏了多年，成名对他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冥冥之中他已感到曙光在前指日可待，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听从方纯

的意思去面向市场而坏了自己的感觉和状态？

他坚信唯有成功才能彻底改变现状。

可他盼望的那一天那一刻，却如城堡一样，总是在前面，虽然看得见却又走不近更摸不着。

怎么办？肖野没办法，只有继续前进。

这种时刻，别说是方纯要离去，就是天要塌下来地球将毁灭，也无法改变或阻止肖野的既定路线和前进步伐。从这个角度说，肖野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为了成功，他能舍得下一切。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要走就走吧。

然而，方纯一旦离去，肖野的经济来源就断了。肖野再艺术家，人不能喝西北风活命这道理他还是明白。为此，他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找郎沛贤，就是肖野在经过冷静而现实的思考之后作出的决定。

作为一个现代青年，一个敢于出外闯世界的奋斗者，肖野狂虽狂，但并不迂腐。有条件的时候，他会尽量使自己跳离尘俗，而在天空中飞翔，那是为了艺术。假如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落到地下，他也照样能够和大家一样奔跑，拥挤，这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

肖野认为在他和方纯分手的这件事中，固然有其客观的内在的必然因素，但郎沛贤的插足是导火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纯走后将投进郎沛贤的怀抱，这一点，肖野坚信不移，尽管方纯目前并不承认。

那么，在整个事件当中，受益最大的将是郎沛贤，完全达到了他的预期目的。而损失最大的则是他肖野，不仅失去妻子失

去经济来源甚至还有可能导致理想实现的半途而废。这样一种结果不合理。

郎沛贤必须付出如此的代价。对此，郎沛贤也已经作过许诺，这说明他愿意有所付出。反正他有的是钱。

那么，肖野只有当仁不让了，何况他确实非常非常需要那笔钱。

假如郎沛贤不给或者装傻怎么办？肖野觉得不至于。万一真那样也没关系，至少可以以受欺负的丈夫的身份找郎沛贤发泄一通。

总之，去接触一次是有必要的，不能太便宜了那只道貌岸然的老色狼。

肖野曾想过事先跟方纯说一下或者干脆就让方纯领着一起去。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荒唐的念头。这事怎么说？她也不可能同意更不可能去。只有他与郎沛贤单独解决。

打定主意后，肖野选了两幅油画用报纸包好，等方纯去上班之后便出了门。油画是用来做道具的，肖野觉得带上会自然一些。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方纯暂时还住在‘家’里。

望着气势雄伟高耸入云的郎氏实业总部大楼，肖野曾有过瞬间的心虚。他是第一次来。但他很快就获得了一种力量，没什么了不起，这楼的主人还看上了我用过的女人呢。他整了整领带，矫健地小跑着上了台阶。

门卫拦住了他。

“请通报你们郎总，就说画家肖野求见。”

“有约吗？”

“有。我们认识。”肖野不想多费口舌。

经过几次传带，最后肖野由温彦达领着进了郎沛贤的接待室。

“肖先生的运气不错，郎总可不是天天在家。”

“这么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罗。”

见肖野还能幽上一默，并无敌意，温彦达放心了，恭顺地示意肖野落座：

“请，郎总马上就来。”

温彦达退下后，不一会儿，郎沛贤就笑着进来了，手上夹着支香烟，犹如老朋友见面：

“怎么来我这也不先打个电话，门卫没有为难你吧？坐，请坐。”

肖野有些拘谨地连忙站起身，但见郎沛贤并没有跟他握手的意思，径直在对面豪华真皮沙发上坐下了，只好点点头也坐下。

郎沛贤说：“听说你是位很有才华的前卫画家，真是年轻有为呀。了不起！了不起！”

“不不不，郎总太过奖了。实际上我连饭也吃不饱，这你知道。”

尽管是有备而来，但肖野还是感到了耻辱和羞愧。同为男人，自己却落得这么惨。他不想和郎沛贤寒暄浪费时间。他想尽快离这个令他自卑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了实话实说，以求直接进入主题。

“哈哈……”郎沛贤未置可否地点点头，“这也是社会目前还不够完善合理的地方，高雅的纯艺术得不到相应的价值认同。不过我想是暂时的，暂时的。社会终究在进步，人们的鉴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艺术是永存的。”

“方纯都对我说了……她说你想帮助我们。”

“唔，对对对，我们是谈过一次这问题”。

郎沛贤没想到对面的年轻人竟然这么急这么直接了当。他向来认为自己是比较坦率的。他不禁有些感慨，世界真是在变呀，快跟不上了。当然，肖野的方式是他能接受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于是，一场超出普通道德和普通常理的谈话开始了。

“听说你想去广州一个什么和外国人合办的画室，是学习，还是工作？”

“是的，我非常想去，而且很有必要。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和世界直接对话，还可以去法国巴黎开阔眼界。巴黎是世界艺术中心。”

“那倒也是。艺术需要交流和影响，闭门造车不行。你估计要多长时间？”

“就按你说的，三年。这期间我不回北城。”

“那需要不少费用吧？”

“仅仅是开始需要，而且是在广州。一旦我能去巴黎，就意味着我的画有市场，那也就不再需要你的帮助了。如果你觉得这笔费用太多，以后我可以还你。我坚信我的作品一定能在国外找到市场。”

“那倒不必。”郎沛贤摆摆手，“我不是这意思。能够为繁荣我们国家的高雅艺术而出力，是应该的。这点钱对我不算什么。每年在这方面的捐赠呀，赞助呀，我花出去的钱比这要多得多。我只是希望将来你成功了，扬名了，能够记住我这个帮助过你的人就行了。”

“那是一定的，我不会忘记你。”

“你看这样行不行，除了该交的部分，我每月给你五千元作为生活费，够了吧？”

“用不着那么多，在广州，有两千就够了。”

“搞创作嘛，很辛苦的，没必要弄得那么紧张。”

“就两千。我不想通过这种方式挣钱或享乐。一旦我有收入，我会通知你停止寄钱。”

“……嘿嘿，既然你这么说不，那就尊重你的意思吧。以后大家就是朋友了，能够认识也是一种缘分。有困难尽管提出来。哦，对了，学完回来后，我为你在北城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也算是你向北城人民作个汇报吧，嗯？”

“……到时再说。”举办个人画展，是每一个画家梦寐以求的，肖野没勇气拒绝。

郎沛贤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话到此只谈完了一半，这点他是清楚的。下面该谈另一半他所关心的问题。郎沛贤说：

“你今天来找我，事先跟你夫人商量了吗？”

“……没有。”肖野发现有些不对。

“你那位叫什么来着？哦，方纯小组。那天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好像不是很乐意呀。当然，这事也难怪，嘿嘿，女人嘛……”

肖野愣了一下。这么说方纯还没让老色狼上手？可那钱……别错怪了她。不过，方纯要离开自己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她强烈而执意地希望要过好日子，这样的话，跟上郎沛贤就是早晚的事。何况有了今天的交谈，郎沛贤也会有恃无恐地想得到她。再说，肖野也顾不了那么多，郎沛贤的许诺对他太有诱惑力了，一个已经嫌弃了自己的女人有什么可惜？

假如方纯并不是真的要离开自己只是斗气，那也好，自己重新回破屋子里去画，等待时机。假如方纯离开自己但并不选择郎沛贤，那是她的权力，自己也没什么损失，郎沛贤愿帮忙就帮，

不愿帮就另找出路。今天已经谈到这份了，只有顺着这话题把话说完。

肖野说：“这就要看你的了，反正我会向她表明意思。我想……她会同意的。像你这种富有的男人，对任何女人都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

“哦，是吗？哈哈……”

郎沛贤意识到自己提了个傻问题。难道指望肖野去把她抓过来并按在床上自己只需坐享其成？肖野能来就等于把他该做的都做了，接下来的工作只能是由郎沛贤去完成。反正自己也不亏什么，方纯若不同意，肖野自然也就得不到那笔钱。不过，正如肖野说的，她会同意的，郎沛贤也这么想。

“那好吧。你走之后，对方纯小姐尽管放心。我这人最大的优点或者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惜香怜玉，喜欢和她们交往。同时，我决不会强求她们，也决不会让她们吃亏。我接触过很多女人，但没有一个给我惹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她们都能从我这里得到她们想得到的东西，甚至还要多。人与人交往嘛，就是互相给予，各取所需。方纯小姐会过得很愉快并且始终拥有绝对的自由。等你学完回来之后，我会把她还给你，至于那时你们怎么样，就得看你的了，反正没我的事。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谈到这？”

“……行。”肖野本想拿画出来，但又觉得没必要。老色狼绝对欣赏不了，也不会当一回事。如果主动送给他，那又太掉价了。肖野觉得郎沛贤不配收藏他的画。

“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启程吗？”郎沛贤问。

“我得先联系一下，一个星期以内吧。”

“好的，落实之后，你就可以到财务上领取第一笔费用。以后他们将按月寄给你。”

说完，郎沛贤就站起来走了。生活费必须按月支付，这是一

种策略。那样，就不怕肖野调皮捣蛋中途变卦，控制权始终掌握在郎沛贤手上。

肖野是怎样走出郎氏实业大楼的，他已记不得了。多年来梦想的事情将要实现，他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兴奋。他脑子里乱哄哄的，充满失落、自卑和仇视。他发现他还是爱方纯的，尽管她目光短浅，尽管她一心向往舒适的生活。方纯的离去，从根本上说责任在他，他太没出息了，让她等得太久以至失去了信心。几年来的共同生活，事实上他把她拖得太苦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拖垮了。但肖野无能为力，艺术的征途从来就是艰难崎岖的，倾其一生追求也挨不着边是常有的事。可是，就是这么样一个跟着他受苦多年的女人，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反而最终成了交易品。

肖野恨自己。他清楚地知道如今除了艺术之外，他什么都失去了，输光了。他已活得猪狗不如，剩下的唯一出路只有发奋，成为一个有名的艺术家。然后，才有可能找回一些失去的东西。

真是太不公道了！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怎么和废物没有两样？社会价值的尺度，究竟是怎样刻的？

当然，对于肖野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生命，是成名和认同。因此，肖野并没有绝望，恰恰相反，他维护得很好。他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为了保住这根主杆不受侵犯和伤害。倘若换一种方式，别的都给他，唯独锯倒这根主杆，那肖野是万万不会答应的，他宁可去死。这样也就很好解释了：有得必有失，想得到的东西越大，失去的必然越多。

太阳照得大地暖洋洋的，肖野在色彩斑斓的城市里如一条丧家犬一样茫然地徜徉。接下去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向方纯说明此事然后好合好散。

8

收购土地的工作正在秘密紧张地进行。

这天吃罢早饭,郎沛贤乘车前往实地考察。同行的有郎家昌和温彦达。小车载着他们穿过北城向西北郊外驶去。

一出城区,郎家昌就在汽车内打开放大的地图,对着沿线的景物——向郎沛贤说明解释。时间虽然没几天,但郎家昌对这一带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每天几乎都是这样不停地来来去去,将搜集到的情况和实物加以对照,并牢记在心。

汽车外的景象和往日没有任何变化,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为生计而奔忙,空气中弥漫着北城特有的灰尘。天气阴沉沉的,却干燥欲裂。目前这儿还没有形成生活中心,大清早进城的人比出城的人多得多,许多民工蹬着平板三轮车精力充沛野蛮粗暴地夹在人流中往前冲,小商小贩们高声吆喝着兜售自己的东西,但问津者却甚少。

然而,用不了多久,这儿萧条平静的状况就将发生变化,人们将随之骚动,投机者们蜂涌而至,房屋、街道、建筑都将倒毁重建,许多在这里生活了数辈的人们将被迫迁往异地,而更多新的居民将浩浩荡荡在这里落户。

郎沛贤感到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和力量,他的心头莫名地涌出一句儿时害怕的话 狼来了。是呀,狼已经来了。他又想起徐

素怡的儿子徐涛曾问过他的问题：“你觉得充实吗？幸福吗？”郎沛贤觉得他现在就很充实，也很幸福。他是最早的闯入者，也必将是用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改变这里固有模式并注定要产生巨大影响的人。

道路开始颠簸，汽车驶离城市边缘地带进入郊外。这里主要是耕地和丘陵，树木凋零，杂草丛生，人口稀少，房屋破旧。企事业单位只有一两家。

这一带便是郎氏实业将要展开的主战场。为了便于视察，汽车放慢了速度。

望着车窗外飞扬的尘土，郎家昌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地方要繁荣，恐怕短时间内难以见效。”他仍在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而辩护。他担心资金会压在这里十年八年出不来，真要郎氏实业去开发，谈何容易。

“你错了。”郎沛贤纠正儿子的悲观论调，“假如谁都认为这些土地值钱，那我们付出的资金就将多得多。正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它们没用，我们才能以最低的价和最简捷的方式买进更多的土地，这样不好吗？”

“郎总说得对。从长远看，升值是必然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因此，暂时出现赤字或者压住一定的资金，并没什么。”

温彦达附和郎沛贤，口语无比谦卑，但却没有拍到点子上，郎沛贤立刻纠正：

“不对。赤字和积压资金都是不可能的。开凿地铁的事一旦公开，土地立刻就会升值一倍。那时我们再响应市政府号召，配合宣传开发西北郊的意义，并公开我们的建设计划，搞得轰轰烈烈。我估计升值三四倍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国家目前商业意识并不成熟，绝大多数人是跟着瞎跑，喜欢一窝蜂上，而且一上就头脑发热，甚至脱离现实失去控制。这些都是应该加以利用

的因素。假设是三倍吧。那时我们就将其中的零散土地以及部分难以规划的转让三分之一,这样,我们的实际投入就将全部收回。时间我看最多三四个月。这种利润还小吗?怎么可能出现赤字和积压资金?那时我们再慢慢开发,开发一部分出售一部分。开发其实是个缓慢的过程,得走一步看一步。也许有一天我会放弃开发,光转让出售也够可观的嘛。你们现在都应该好好提高自身素质,不能光看一些谁都能看得到的问题。社会正在发展,资本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钱不再那么好赚了。人家想不到的我们想到了,人家想得到的我们已经干起来了并且干得比任何人都好,这才是今后实业家的生财之道。”

郎沛贤的一番解说开导,把郎家昌和温彦达说得既无地自容又敬佩不已。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无论是素质还是气魄都无法与郎沛贤相比。郎家昌只是个英雄的第二代,而温彦达说到底,仅是个高级打工仔。

郎沛贤燃上一支烟,眯缝着眼深邃地望着窗外。一个计划瞬间便出现在他的思维当中:车站!地铁站!他一阵激动。怎么连如此重大的问题都差点忽视了。这是个大有文章可做的事情。幸亏今天实地考察了一下!

郎沛贤脑中的‘地铁站计划’其实很简单:车站附近的土地更值钱也更抢手,假如日后他先出手转让的土地均为‘车站’附近的,岂不是要哄抢?而事实上,那又是错误的。真正车站附近的土地,他当然要留着自己开发。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利用那个秘书刘建,让他先放出烟雾,而将真实建设计划暂压个十天半月。

一旦土地使用价哄抬上去了,也就下不来。后面的土地持有者,自然跟着获利。

以此类推,如果能在地铁线路上做文章,也是有暴利可图

的。当然这个难度就大了，有公开欺骗之嫌。况且地铁是直的，一般人都可知它的线路。这只有到时再看了。

刘建拿了钱，理当得加以利用，何况还有三十万没到手，他敢耍滑头？这种人本来就是人渣败类，你不牵着他走，他也会跟着别人走。

郎沛贤没有动声色。这种计划除了跟当事人，对谁他都不会说。说出去不仅有可能泄密，同时，对他的形象无疑也大为不利。

后面追上来一辆小车，卷着尘土，不顾路面高低不平，一直高速地往前冲去。这不是阳峰县通往北城的主道，路上车辆非常少。司机好生奇怪：

“好家伙！宝马 850 当拖拉机使唤，这种道上也开那么快。”

郎家昌和温彦达饶有兴味地望着前面的宝马车。他们只是陪同郎沛贤来的。坐在前排的温彦达笑着说：

“瞧，它一路拖着的灰尘，真有点像美国西部片中的镜头。”

沉思中的郎沛贤听到他们的谈论，突然过神来，失声叫道：

“啊！宝马！车号是多少？”

其余三个人闻声不知怎么回事，但郎沛贤如此失态却是少有的，跟着也紧张了。

“B6……5——”司机努力辨认。

“898。”郎沛贤接上。

“有点像。”司机说，“灰尘太大，看不清。”

郎沛贤在喉咙里哦了一声，闭上眼睛重重地靠在了真皮椅背上。温彦达最先反应过来，小声地问：

“郎总，你认为是……”

“肯定是他。”

“楚塔山！”郎家昌总算也反应过来了。

郎沛贤没吭声。他所担心的事出现了。

楚塔山以及他所领导的‘新大地集团’是郎沛贤多年来的竞争对手。在北城，数他两家实力最强。早在郎沛贤尚未发达时，楚塔山凭借自己是高干的后裔这一背景，以中外合资的形式积聚下一笔资金，再加上过人的智慧和干劲，先一步独霸北城。后来，郎沛贤在夹缝中求生存，励精图治，终于赶了上来并超过了他。这让具有出身优越感的楚塔山始终难以接受，并耿耿于怀。在后来的岁月中，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扭住郎沛贤较劲，即使斗不过也总要暗暗端上一脚。他骂郎沛贤是‘暴发户’，郎沛贤则骂他是‘红色蟑螂’。

骂归骂，但心里面他俩谁也不敢轻视谁，从资本的角度去看，他们无疑都是成功者，两人之间的争斗，也算得上是狮虎之争，谁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楚塔山也来了。这就意味着大蛋糕不再可以让郎沛贤悠着性子慢慢地挑着吃，而必须去抢。蛋糕就这么大，精华部分更有限。

郎沛贤除了要全力拼抢之外，还要防止楚塔山使坏。一边抢，一边往你碗里吐痰，让你抢到了也吃不成，这种事楚塔山做得出来。这决定了竞争的不公平性。郎沛贤去破坏他，没意义，凭实力，他已拼不过郎沛贤。而他不仅要想法使自己壮大，还指望把郎沛贤拉下来好使自己重新登上霸主的地位，区别就在这。

郎家昌问：“我们该怎么办？”

郎沛贤说：“没别的办法，只有按原计划加紧收购。从今天起，你和韩峰把办公地点搬到现场来，再挑选一些精兵强将，所有收购人员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得回家。另外，彦达想法去查一查，楚塔山的关系网与现任市长是怎么回事。”

郎沛贤要了解楚塔山的信息是怎么得到的。他觉得这很重要。

郎氏实业的临时征地办事处设在阳峰县城郊的一个四合院里。没有招牌，看过去和附近的民房毫无区别，只是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

这个四合院第一次谈就顺利地拿下来了。房主早已搬进北城住去了，原先租给一伙外地来的民工住，听说有人要买，房主求之不得。韩峰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兆头，是福地，毫不犹豫地将其作为了前线指挥部。

韩峰如今吃住睡都在这个院子里。

院里接上了两部电话，墙上挂着巨大的地形图。地铁一线的土地用不同的色块区分，每一个色块上都写着面积以及使用权拥有者或单位名称。这些个人和单位的详细档案材料都锁在韩峰办公桌的抽屉里，他每天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反复阅读揣摩。

征地工作分为两块，一是说服土地使用权持有者将土地转让给他们，这是关键；二是和政府部门热线沟通，必要时随时请他们出面做工作并迅速办理过户手续，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它的难点是效率。

韩峰负责第一块，手下人员基本上由他调拨；郎家昌负责第二块，他与政府部门接触多，作为郎家大公子，人家也认。这种分工是经过郎沛贤同意的。

韩峰认为，郎沛贤不同意也得同意，就冲郎家昌那副公子哥们的习气，半天踹不出一个响屁来，让他去征地，东跑西窜磕头下跪花言巧语眼急手快，行吗？

毫无疑问，最重的担子在韩峰肩上，他不仅要想方设法秘密

地尽快弄到土地,还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去征收,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每每想到这些,韩峰就有气,气郎沛贤不是东西,平时不把他当人看,随手往边上扔,到了节骨眼上才想起他,这简直是.....

说到底,韩峰比的是郎家昌。但他也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在郎氏实业,他永远都必须接受这种劣势。

韩峰决心要干好这次征地工作。他希望能以此改变郎沛贤对他的态度,并在今后予以相应的地位和名分。他不想仅仅当一名突击队队长或狙击手。这说起来有点卑贱,似乎是想方设法要替别人卖命。但郎氏实业毕竟是棵大树,只要不太过分,韩峰还是愿意在这棵大树上爬一爬的。倘若郎沛贤不识好歹,用完之后又把他闲搁一边不理不睬,他想,那这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韩峰的耐心是有限的。他还意识不到这正是他的弱点所在,也正是郎沛贤对他不放心的地方。

也许因为太敏感,韩峰自从进了郎家的门,一直感到压抑。这次把他放在了刀刃上,他仍感到许多地方不舒服。比如钱,从程序上说,办完手续才给对方付款,这样,钱便全部是从郎家昌手上过,韩峰一个子儿经手不了。他认为郎沛贤在分工的时候,肯定想到了这一点。又要用你,又不相信你,并且处处防着你,即使一家人,也不例外,这就是郎沛贤用人的原则。韩峰曾想过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取一下,他觉得这不仅仅是钱不钱的事,但考虑到理由不充分,才忍气吞声算了。即使这次争来了,又能怎样呢?不改变郎沛贤的态度,完事之后他又照样得收回去。

平时在公司用钱也是这样,韩峰支钱,一五一十都要写清楚,完了必须销账,而郎家昌一张白条过去,要多少提多少,最后对不上头再划张白条便冲了。同为一家人,同为公司的头,女婿

儿子就相差这么大,怎么个管理标准?

要说说不完,韩峰怨气多着哩。

这天,手下人员来报:

“不好了!还有人在征收土地,和我们一样也是一小股一小股秘密地进行。而且出的价比我们高。许多居民和单位好像闻出了点味道,有的索性不谈,要等等再说。”

韩峰一听眼睛就发直。肯定是消息走漏了,有人要抢肉吃。这一抢必然会坏事,不仅将加大征收工作的难度,而且价格立刻就会上涨,特别是郎沛贤要使征收到的土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几乎就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

这就意味着韩峰将无法尽善尽美地完成征地任务。

韩峰脑门子上的汗冒出来了。

“他们有多少人?”

“具体不清楚,但估计不会少。”

“是一个公司的,还是几个公司的?”

“嗯……可能是一个。”

韩峰把手一挥。这问题其实无需多问,只能是一个公司的,如果都来抢,那这一带不早炸锅了?不言而喻,这个公司的实力和背景都相当硬,它能得到信息并敢于下手拼抢,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北城,这种公司只有一家,那就是楚塔山的“新大地集团。”

韩峰是聪明的,瞬间便完成了一系列准确无误的推断。他下达指示:

“所有人马一律出动,不得轻易放过任何一位顾客。特别是对规划区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允许突破限价的20%,不惜一切签下合同。同时,要想方设法阻止和破坏那伙人的活动,拖延他们的时间,发生冲突决不退缩,一切后果由公司承担。”

然后,韩峰就坐上小车直奔总部。这消息太重要了,必须立刻当面向郎沛贤汇报。关于突破限价的 20%,是他未经请示作出的决定,他相信郎沛贤会理解和支持他。进一步的具体措施,只有和郎沛贤当面去商议了。

韩峰没有忘记先对‘上司’郎家昌打声招呼,十二点了,那小子肯定又泡在饭桌上。郎家昌与政府部门热线联系,说白了就是请客送礼陪吃陪玩,这种时候,郎家昌总是无比大方慷慨。这和韩峰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扳着手指头一分一分往死里去压去省,一个是把钱当废纸似地往外抛。这也是韩峰瞧不起郎家昌的地方,白痴一个,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韩峰觉得如果动点脑子和嘴巴,郎家昌那些账单和白条至少可以减一半。

手机拨通后,果然闹哄哄的,在唱卡拉 OK。韩峰喂喂了几声,待郎家昌听清是他之后,便把手机关了。韩峰本来就不想跟郎家昌说什么。他心想说了你也不懂。

赶到总部,郎沛贤不在办公室,小姐说陪客人吃饭去了,同去的还有温彦达。郎沛贤学外国大亨的派头,从不配手机。韩峰只好拨叫温彦达,请转告郎沛贤,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汇报,已经在接待室等。

韩峰自己则让小姐叫了份盒饭,独自坐在接待室里吃。接待室空旷寂静,韩峰吃得索然寡味。

一等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韩峰给远在外省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的老父亲病重住院已经多日了,重任在肩他脱不开身,除了电话过问之外,他让妻子郎家惠以他的名义寄去了五千块钱。电话是母亲接的,母亲告诉他父亲还没有好转的迹象,叫他如果有时间,最好抽空回去看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母亲的声音充满疲惫和哀惋,韩峰一边嗯嗯地应承着,一边不禁

眼眶就有些潮湿。在自己的家里，他是唯一的儿子，也是当年他们那条街道‘最有出息’的孩子，可如今父亲病了，他却不能在病榻前照料。他想，忙完这档子事，一定要回去一趟，在父母身边多呆几天，如果父亲的病还不见好，就接到北城来治疗。

温彦达进来告诉韩峰说郎沛贤回来了，去了休息室。温彦达的语调里明显有征求意见的口气，这会儿去打扰是否合适？郎沛贤有午休的习惯，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要静躺半小时。

韩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撒下温彦达去了休息室。都什么时候了。韩峰相信郎沛贤听完他的汇报后准会大惊失色，午休怕是要破坏了。

郎沛贤闭着眼躺在摇椅上，身上搭着条小毛毯。听到响声微微睁开眼看了看韩峰便又闭上了，用一种不太欢迎的低沉音调问：

“我还以为你走了。什么事？”

“上午发现还有别人在收购土地，而且出的价比我们高。我估计是楚塔山也插手了。”

“……还有什么事？”

韩峰失算了。郎沛贤根本就没反应，甚至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

“我认为这是大事，它将影响到我们整个综合开发计划的效益和实现，所以立刻赶来向你汇报。我想……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你准备怎么办？”

“我已通知手下人允许提高最低限价 20%。”韩峰紧张地注视着郎沛贤，他不相信郎沛贤的平静是真实的，但他又确实感到了郎沛贤的镇定和沉着。他有些糊涂了。他非常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半晌，郎沛贤揭开毛毯慢慢坐了起来，指指一边的沙发，叫韩峰坐下。

“就为这点事你等了我两三个小时？”

“……就这事。”韩峰意识到不对劲。

“你的任务是在现场指挥收购土地，是不是？”

“……是。”

“十几天了，你完成了多少？”

“计划的四分之一吧，还有二分之一在谈判中。”

“就是说你还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尚未启动。正在谈判的也有一部分最终可能拿不下来。”

“……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全部启动？你等什么？”

“规划内的全部启动了。我想集中精力先解决这些。其余的我想会好办些。”

这其实是韩峰的灵活性所在。规划范围内的一定必须攻下，这属无条件。范围外的是根据资金预算的，并不限制地段，最终无非是转手出去获利，这块的面积数量可多可少。韩峰担心征收过程中会有钉子户，也担心会有预想不到的变化，到时只有用钱去攻。所以，韩峰希望为自己留下一定的余地和力量。他觉得最终检验他工作成绩的，是范围内的土地征收情况，他要确保的也就是这一块。资金数量有限定，预算只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完全落实不可能。

如今楚塔山的插手，正好证实了韩峰的预见。土地价格上涨，预算就将突破。一旦都铺开了，这时恐怕也只有收缩，腾出力量来打攻坚战。

但韩峰的留一手显然太大了。这说明他不是个最优秀的赌徒，同时，也说明他是个个人主义者，始终在打个人小算盘。

“会好办些？哼！”郎沛贤一针见血，“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完成我的预定计划。”

当然，现在追究韩峰的责任已没有意义，同时，也的确不能说他就一定做错了。这次征地，郎氏实业是倾其所有，追加资金基本上不可能。这些郎沛贤心里有数，事先也知道韩峰的小算盘。郎沛贤现在说，无非是要敲敲他，以免今后处处耍小聪明。

总的来说，郎沛贤希望手下人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具体工作中，他又希望他们能适当地灵活点。正是这种矛盾心理，使他对韩峰的小聪明事先没有去干涉，想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干完再说。今天这是韩峰自己往枪口上撞，他也就不得不说几句了。

“谈判中最棘手的是什么问题？”郎沛贤问。

“价格问题。”

郎沛贤皱了皱眉，燃上一支烟，说：

“这不能成其为你工作延缓的借口，你懂吗？此次征地，秘密是前提，时间是第一要素，价格仅是次要问题，我一开始就强调了。你总是在价格上与人纠缠，斤斤计较，能沾多少便宜？时间一拖延，损失就大了。这些土地，几个月后就将上涨三倍四倍，现在他们要价，能要多少？你订的那个最低限价本身就是操蛋，早就该放开，现在楚塔山插手了，你却还只放 20%，能跑得快吗？这一点上家昌比你有出息，那些拿了他钱的人，高兴得什么似的，好像不为他做点什么良心上就过不去。这就对了。你如果早放 10%，不仅工作好做，那些卖主甚至会追着你卖。这笔账你怎么就算不清呢？土地不到手，一切都是空谈。”

韩峰如饮醍醐。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日夜为之争取的东西，会遭到郎沛贤如此批判和嘲讽。他所想显露的本事恰恰是无能的体现。这就跟城里人总是笑话乡下人没出息，而乡下人又总是搞不清为什么是一个道理。思维方式整

个就不对头。

韩峰狼狈不堪无地自容。但他又不得不承认郎沛贤是大手笔,而自己只是那些工薪阶层过惯了穷日子的人的想法。两个人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尽管从道理上韩峰也懂得其中的关系,可是真做起来,对于‘度’的把握就是不同。韩峰的‘度’只是在目前常规价上不还价,根本就没想到应该放 10%。正如郎沛贤说的,那些市民其实只是想在常规价上再‘沾点便宜’,胃口并不大。而韩峰就陷在这点便宜中拔不出来,不愿给,早放 10%,事情的确会好办得多。

以此类推,现在放 20% 无疑还是少了,缺乏大气魄和竞争力。

认识到这些,对韩峰是一种打击,他不是个愿意承认自己短处的人。

见敲打得差不多了,郎沛贤便换过了一种口气。后面的工作都要仰仗韩峰去完成,郎沛贤不想将他的锐气摧毁。郎沛贤的真实用意,只是想帮他校正一下航向。征地是项复杂艰巨的工作,小聪明也是有用的。

郎沛贤说:“关于楚塔山的插手,我早就知道了。这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要干一番事业,怎可能没有阻力和竞争?不管他,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论实力,他拼不过我们,论时间,他比我们晚了十几天,这种局势下,你慌什么?我倒希望他能孤注一掷,那样我正好可以让他看看谁弱谁强,彻底将他击趴下。但我肯定他不敢上,他是个精明而又死要面子的家伙,如果我挣一万,他只能挣三千,那他会宁可三千不挣。所以,我认为他只是想趁火打劫,一方面捞一个是一个,一方面坏我们的事,让我们也别挣得太多太顺手。他的鬼名堂我一眼就能看穿。当然,这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困难,那是没办法的。预算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了这些变故，但你把资金留在手上作后备也不对，这就跟踢足球一样，防守不可忽视，但最佳的防守是攻击。”

“我明白了。”韩峰说。

“关键的时候到了，摆开架势跟楚塔山拼，先将他吓住然后逼他缩回去。你如果畏畏缩缩，只会诱发他的胃口和嚣张气焰，一旦他追加投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家昌那边已经在行动，给他们的审批和手续办理制造麻烦，拖延时间。你这边必须加快步伐，我允许你在价格以及资金提取上全面放开，你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尽快拿下土地，尤其是规划范围内的土地。”

“……我会尽力的，你放心。”

“你也应该学会送礼。”

“送礼？行吗？”

“这是不可少的。不仅要送那些单位部门的头头，还要送那些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空着手去，怎么谈？送礼就要送个够，要吓他一跳。他喜欢喝酒，你送他一箱茅台。他骑着自行车上班，你送他一辆进口摩托车，甚至送他一辆小车。那些市民，你带一套进口的组合音响去，包括电视 VCD 和录像机，叫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这只是举例，你是聪明人，自己看着办就行。倘若一次能成交几亩甚至几十亩土地，这点算什么？别忘了那些土地几个月后是要翻倍计算的。只要在修建地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买下来，怎么样也是赚。嗯？”

“明白了。”

“别的没什么。你知道该怎么做。去吧，我还想再躺会儿。”

韩峰下楼的时候一路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却毫无反应视而不见。他的脊背上湿漉漉的又凉嗖嗖。他说不清自己的感觉，究竟是被郎沛贤训蒙了，还是郎沛贤的话让他大开了眼界就好

似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在韩峰过去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感觉到不如人，而且相差的距离是那么地大，那么地远。

在郎沛贤面前，他就像个小学生，甚至连小学生都不如，简直就成了弱智。

这使他想起了自己下围棋的经历。韩峰曾经非常喜欢下围棋，应该说下得还不错，班上没有同学能杀过他。韩峰便有些飘飘然，认为聂卫平倘若让他九子，肯定不行。他觉得九个星位都摆上子，这棋就没法下了。为此他还和别人争执过，并嗤笑别人外行。有一次他去中国棋院玩，全是业余棋手在乱杀，其中一人要来钱的，找不到对手。韩峰问怎么来？那人看了韩峰下棋，便说让五子行不行？并说输一盘加一子。年少气盛的韩峰差点没跳起来，当即应战。结果，韩峰输了，于是加成让六子，韩峰还是输，最后加成让八子，韩峰竟然还是输。让九子时，韩峰不下了，他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一个业余棋手都让他八子，那要是换上聂卫平，还不都得摆满？那次，韩峰真正感觉到围棋的博大精深和高不可攀，他发现自以为是的东西其实皮毛都没沾上。从那以后，韩峰再也没下过围棋。他觉得自己不配摸棋子，也经不起那份打击。

郎沛贤的一番训导，便使韩峰产生了类似那次输棋后的感觉。不同在于那时的韩峰仅仅是个学生，而现在，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坐进车里让风一吹，韩峰才缓过神来。缓过神来他便发觉不对头。郎沛贤并不像他自己说得那么神。

这就是韩峰与郎家昌的区别，郎家昌在听完父亲的训导后，总是茅塞顿开，从而激起对父亲强烈的崇拜和敬佩，并产生一种深深的自卑。韩峰不一样，尽管他也会出现上述的感觉，但总是

很快又能发现郎沛贤的破绽，并由此使被压下去的人格又翻上来。

韩峰发现郎沛贤其实都是他妈的在放马后炮，目的无非是要打击他，修理他。关于启动步骤与计划，关于最低限价，虽然是韩峰制定的，但都请示过郎沛贤，他那时干嘛不提出意见？干嘛不说放 10%？现在都算成是韩峰的过失，显然不能成立。还有放开价格以及送礼的问题，你郎沛贤什么时候给过我这种权力？

韩峰意识到今天是有收获的，那就是允许他在价格和资金提取上放开，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送礼。这就是权力。韩峰进入郎家快十年了，十年来这是第一次。郎沛贤是只老狐狸，这决不是他一时失口说出的。他是被逼无奈，是急了眼，因为不放权不行，因为他需要尽快购进大量的土地。这足以说明对于楚塔山的插手郎沛贤已经坐不住了，准备玩命了。什么“我倒希望他来，正好可以比试比试”；“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全是骗人的鬼话。

伙计，原来不过如此嘛！我韩峰还真差点就让你给唬住了。

想明白之后，韩峰的思维就朝着另一个方向滑下去了。他觉得郎沛贤今天这样劈头盖脸地训斥他，说到底是拿他当了出气筒，因为郎沛贤心里烦。另外，郎沛贤早就知道楚塔山插手了，却竟然不通知他，这虽然和郎沛贤拿不出什么对策有关，但再怎么样，也至少应该和前线指挥官打声招呼。实在是太不尊重人了。

韩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郎沛贤竟然拿郎家昌做为榜样来训导他，奚落他。郎家昌送礼大手大脚是大气吗？我韩峰斤斤计较都是为了谁？都像郎家昌那样公司不早垮了？韩峰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郎沛贤都不应该说那种话。现在好，郎家昌成了

大手笔,大气魄,我韩峰成了乡巴佬,成了遭人耻笑的东郭先生。

韩峰终于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太天真了。指望通过此次征地来改变郎沛贤的态度,那是不可能的。郎沛贤从心底里就没把他当自己人看,顶多是觉得他还有点用。虽然今天放了些权,但只要工作一结束,郎沛贤肯定立刻就会收回去,因为他不可能把真正的权力交给外人。

那自己这样兢兢业业累死累活算怎么回事?父亲躺在医院里随时可能去见马克思,儿子却在为别人卖命连回去看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外人,外人只能是外人。

韩峰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既然是外人,那么为什么不索性当一回外人呢?臭鸡巴女婿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吗?

这个念头一出现,便迅速膨胀急骤升温。韩峰立刻让司机停车,把司机撵了下去,自己爬到驾驶座位上,开着车就上了高速公路。他需要独自清醒清醒,需要静静地构思一下计划的可行性。他需要自由,需要飞翔,需要刺激。他已经为刚才出现的念头弄得热血沸腾难以自制了。

韩峰脚踩油门沿着高速公路朝着没有目标的方向全速冲去

.....

9

又是温彦达来叫她，但这回方纯没有感到意外，两人对视了一下，方纯便心照不宣地跟着温彦达往外走。

温彦达没有带她往上去，而是乘电梯直接下到了地下停车场。他替方纯打开奔驰轿车门，恭恭敬敬请她上车。方纯想问去哪，又一想去哪都无所谓，问那么多干吗？便默默地弯腰钻了进去，一言不发。

方纯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高级漂亮的轿车。汽车缓缓滑行向前，就跟没有感觉似的。方纯想，今后的命运恐怕也就和这车一样了，看起来很舒适，但不知不觉间就将滑向另一个远离起点的未知世界。

那天晚上，肖野什么都对她说了。

肖野是跪在地上说话的。方纯以为他想和解，没理他。但肖野不是。

肖野说：“你用不着去找房子。我很快就将去广州学画。郎沛贤答应出钱。我找他谈过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我想跟你谈的正是这个。”

“你把我卖了？用来做交易？”

“话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对他表示了我的态度。至于你怎

么决定,那是你的事,谁也不能强迫。不过,我认为你可以考虑考虑。”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真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卑鄙和无耻。你还是人吗?”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的行为很卑鄙很无耻。但我是人,绝对是一个人,只是目前我还活得不像人,也无法做一个响当当的人。两年来我一直让你养着,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都活得很苦,也很累。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该这样子活着。你很漂亮,漂亮的女人就是资本;我很有才华,有才华的男人也是一种资本。有资本按理就该活得像样子,但我们却不行,为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没有用你的资本,而我的资本又还没有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贫穷的原因。我们一直生活在误区当中。社会很现实,也很残酷,社会只承认成功,而不承认资本。要成功,要创造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或者说利用和开发自身的资本去实现社会价值。其实,那些风光的成功人士就是这么做的,必须豁出去才行。因此,摆在你我前面的只有两条路,利用你的资本来开发我的资本,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已经决定了分手,你别跟我扯在一块。你这些鬼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听,我不听。”

“分手我不反对。但我还是真诚的劝你不妨考虑他的建议,选择北城最大的资本家,并不是每一位漂亮女人都能做到的。抛开不必要的道德面纱去看,怎么样这也不是一种错误。而我只是希望你能顺带也帮我一把。”

“别说了!你是个畜牲!”

“我不是畜牲!我只是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作为回报,我已经决定了,如果我能成功,一定来找你,我将让你的后半生生活在我所创造的幸福中,把你当圣母来贡奉,决不会有丝毫的嫌

弃。假如我不能成功，那只有请你原谅了，我将以死来向你谢罪。我发誓，在我的一生中，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这种事都做出来了，还有资格谈爱？”

“但这是事实。我非常非常爱你。是你嫌弃我要分手的，我因为无能才不得不同意。如果我有能力，有地位，有钱，我是不会同意的。”

“但我恨你。我永远不会再和你在一起。”

“那是你的自由。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些。至于你接不接受他的要求，你自己决定吧。但我的目标不会变，你如果不帮助我，郎沛贤不给我钱，那我就想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一定要成功，成名之后，也一定会找你。”

那天晚上，肖野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来，方纯一直生活在极度的伤心和悲凉中。往事一幕幕重现。在外省的故乡，她曾先后爱过两个男人，可她除了让他们分别搞大过肚子外，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她来到了北城，期望开始新的生活。肖野就是她爱上的第三个男人。可肖野显然更不是东西。

她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向往和追求的爱、男人、幸福，就是这样呈现在她的人生中。她始终将它们当成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当她已经不再浪漫不再幻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开始就错了，美妙的年龄美丽的时光早已随之而去。

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满身的创伤，满身的辛酸。

究竟为什么？错在哪？

难道真的只有换过一种生活方式，换过一种思维定式，换过一种道德标准，才能获得些许人生所需要的东西吗？

郎沛贤说成功的人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仅是那本书的三分之一，这话显然很深刻，那三分之二是辛酸和不光彩的。对于社会，对于生活他都看得很透，所以，他现在是个成功的男人，什么

都拥有。

肖野的过去只有三分之一，是简单的，因此他一直熬不出头。如今他好像也懂了，竟然把妻子都‘卖’了。他在开始书写另三分之二，他要使自己充实和强悍，他会成功吗？

方纯又联想到自己，过去也只有三分之一，没有不可以展现的另三分之二。所以她受苦受累，受欺受骗，生活中连气也没功夫喘一下却仍然只是在生存贫困线上挣扎，而且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作为一个纯情的少女，她失败了；作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她也失败了；作为一个诚实守洁的女人，她还是失败了。剩下的只有做个坏女人，她尚没有开始尝试。

方纯对自己，对男人，对今后失去了信心。在对过去的总结中，她得出了全盘否认的结论。她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反正怎么样都不行了，不如豁出去，听其自然吧，都到这种境地了，还有什么值得顾忌和坚守？

肖野的话不无道理，既然有资本，干嘛要活受罪？干嘛不利用？像自己这种女人，一无学问二无技术，只有容颜尚在，还能有别的选择？

或许新的生活能给她带来新的感觉和新的希望，何况社会上这种女人多得是。

方纯在思考，在犹豫，在伤悲，在破碎，但郎沛贤没有给她更多的时间和余地，已经让温彦达来找她了。郎沛贤需要她的回答，肖野也在等着她的回答。

当然，这和肖野无关，她坚持认为。如果肖野将从这样一场交易中得到好处，那是另一回事。

汽车在繁华的市区内缓慢前行。温彦达一直注视着前方毫无反应。望着他，方纯突然想到原来人其实都差不多。温彦达

应该是够可以的了，而且是个大男人，不也在当郎沛贤的走狗和奴才吗？连这种事也总是他出面跑腿。

活着的人，本来就是在用自己一些重要的东西去换取另一些更需要的东西。人生只是一场交易，付出，得到，不断地付出，又不断地得到。什么感情、道德、原则、贞操，其实都不过是一种形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活着，而且尽可能活得好一些。

方纯在努力使自己‘醒悟透彻’。

汽车停在潇芳宾馆门前。方纯明白了。这宾馆的女老板，也是北城有名的女强人，据说从前就是郎沛贤的情人。郎沛贤至今拥有这座豪华宾馆 60% 的股份。

一边往里走，方纯一边想，这也应该是郎沛贤以及女老板的另三分之二部分了。

在一间包厢前，温彦达先进去通报，不一会儿，温彦达和一个笑容和蔼浓妆艳抹胖乎乎的女人出来了。胖女人热情大方地招呼方纯往里请。方纯不自觉地扭头多看了一眼胖女人，不言而喻，她就是女老板。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发福前，肯定是个漂亮性感的女人，遗憾的是如今年龄已经大了，少说有四十五岁。

方纯想这或许就是她只是郎沛贤从前情人的原因。郎沛贤已经不需要她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方纯这种女人，并且，方纯已经来了。

女人真是可悲。

令方纯惊讶的是女老板的大方和热情，一点没有做作的成份，还有郎沛贤，竟然也毫无顾忌地把她往旧情人这里带。倒是她，反而感到别扭和恶心。真正的潇洒和豁达，都是建立在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这方面，方纯才刚刚起步。

把方纯让进里屋，温彦达和女老板便退下了。餐桌上已经摆放有几样点心和水果，郎沛贤坐在一边的沙发里，喝茶抽烟。他的西装挂在衣架上，穿着件灰色的羊毛衫。和颜悦色，坦然随意。

不等他开腔，方纯便率先质问：

“为什么把我叫到这种地方来？”

“这地方不好吗？可以吃饭聊天，还可以唱唱歌看看录相，而且环境也不错，又没人打扰。我看挺好的嘛。”郎沛贤心情不错。和女人他喜欢逗逗乐，轻松地调情，他图的也就是这种情调。性需要和满足，对他这种年龄的人已经是次要问题了。

方纯只是外强中干，其实她既害怕又害臊，心里直发虚。郎沛贤东扯西拉地调侃，她根本就无法应对，转身气嘟嘟坐在另一张沙发上。屏幕上放映着欧洲风光，音乐是萨克斯管，音量调得很小，低靡优婉，沁人心脾。

方纯侧身面向屏幕，与其说是不愿看见郎沛贤，不如说是不敢面对他。对女人了如指掌的郎沛贤当然什么都清楚。他喜欢这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女人，不懂没关系，他可以慢慢调教。太风骚太专业了不好，不仅没一点味道，反而让人恶心。

“用不着那么紧张。你完全不必提防我，我不会欺负任何一个女人。当然，对男人不设防的女人也就糟了，社会上人面兽心如狼似虎的男人太多了。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女人危机四伏，是有道理的。要不，让他们上菜，我们边吃边聊怎么样？”

“我不饿。不想吃。”

“那就喝点酒，吃道菜。这里的菜是蛮可口的。”

“我更不会喝酒，尤其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那么严重吗？哈哈……你还是那么紧张。好，好，我们先聊点别的，反正今天我有时间。哦，你的先生办好手续了吗？准备何时启程？”

“我不知道。你别提他。”

“怎么？吵架了？哈哈……不过，你的先生会有作为的，尽管我不懂绘画，但我能感觉到他成功的欲望和决心，这是最重要的，也最难得。现实社会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只有敢赌敢拼义无反顾，才可能迎来希望。我相信他。像他这种执著坚定的年轻人很少，我儿子不如他。在他面前我都觉得自己老了。”

方纯转过身来，愤怒地注视着郎沛贤，说：

“你不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羞辱他吗？你真是卑鄙残忍，你用钱作诱饵让一个男人瞬间就变成禽兽和魔鬼。你强奸所有的人。”

“不是强奸，我还没那么野蛮粗暴。准确地说是收买。收买是一种交易，是在商谈中进行的，不带有丝毫的强迫成份，彼此完全对等，不同意可以拒绝。我觉得这没什么。另外，我实际上想收买的只是你，这点我们都清楚，你说是不是？”

“你知道我们没钱，而我们又想要钱，并且的确需要钱，所以，你就对我们下手。这不是欺负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难以抵挡你的诱饵，所以就道貌岸然的，还在这里唱高调。交易，这交易根本不公平，我们付出的是我们最宝贵的人格尊严，是我们的一切，而你，只是九牛一毛，多一根少一根一点没关系。”

方纯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屈辱地哭了起来，呜呜的哭声充满苍凉和无奈。

方纯一哭，郎沛贤也就有点忙乱了。对于方纯的心理和处境，他是可以理解的。这使他同情又难受。他掏出手帕递给方纯，说：

“哭就没必要了，好像我真把你怎么样了似的。其实，我非常理解你。我也是从穷日子过来的，尝够了贫穷的滋味。贫穷就是罪恶，世界上没有比贫穷更痛苦和残酷的事了。付不起房

租,就得被撵走;买不起米,就只有挨饿;交不上学费,孩子就得失学;大冬天穿着一件单衣,牙齿冷得咯咯的,有病不敢去医院,只有硬扛着。这些我都经历过。正是这些,才促使了我发奋积累财富,值得庆幸的是我成功了。成功之后的我,当然就希望拥有一些人所共想的东西,比如权力、地位、名气,比如房子、汽车、还有女人,我想这也没什么错,对不对?我付出了,所以就应该回报我,这非常好理解。但我不是充满报复欲望的还乡团,我对世界持乐观肯定态度。比如说对待女人吧,我不是说越来越好,也从没想过把她们不当人,更没有白沾她们便宜的念头。事实上我很尊重她们,而且我只追求我喜欢的女人。同时,我尽量满足她们的需要,给她们所想要的东西,总之,让她们觉得跟着我不吃亏,至少是比跟着别的男人强。这有什么不可以?当然,人各有志,生活的道路必须自己选择,正如我不想强迫你,你也别指责我,这是一个道理。你今天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怎么决定的,我还不知道。如果你坚持认为我卑鄙,是在欺负你,坚持不同意,那我只有尊重你的意见。上次我就表过态,你不会因此被开除,该干什么仍干什么。这个问题说两遍了,再说已没有意义。就到此为止,好吗?”

郎沛贤不想纠缠。经验告诉他跟女人越啰嗦就越说不清楚。本来一切都明摆着的,快刀斩乱麻是最好的解决问题方式。

实在不行,就打发她走,最多再包给她一点钱,算是仁至义尽,料她今后也不至于胡说。

这就算完了?方纯一面擦眼泪,一面纳闷。前面的三个男人都是甜言蜜语左整右弄拖拖扯扯把她弄上床的,她稀里糊涂半推半就也就接受了。郎沛贤却完全不一样,大道理说完就到此为止,什么意思?

方纯低着头轻声问:“你是说我可以走了?”

郎沛贤一愣，硬接了一句：“是呀。”

“那……那你叫我来这里干什么？”方纯憋足了劲，说出了她认为最不要脸的话。

郎沛贤突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行了，已经得手了。如果连一个女人都收拾不了，那还叫郎沛贤？他有一种胜利后的快感和欣慰。

郎沛贤伸过手去把方纯拉起来，拍着她的后背，如同一个多情而温柔的绅士，俯身望着方纯说：

“请你来这里吃饭，还不行吗？”

肖野推开小屋的门，里面虽然一切如故，但已经有了陌生感。他的口袋里装着晚上飞往广州的机票。方纯已经走了。她除了些自己的私物，什么都没带走。

小屋里本来就没有值钱的东西可让她带走。

肖野惊愕地发现方纯还给他留了一张便条：

“再见了！走的时候我去送你。电话 65726358。”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但语气很平稳，这就是方纯最后的心情。从此，他们俩几年的夫妻关系便结束了，唯一的瓜葛是郎沛贤。

留下的只有记忆，还有伤痕累累的心。肖野没有给方纯任何需要的东西，反过来，方纯也没有最终吊死在他这一颗树上。方纯在新的豪华公寓里，将慢慢愈合她的伤痛，并慢慢适应新的生活，肖野则带着空虚和失落的心，远走他乡去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总之，多年的厮守，两人都两手空空。

肖野匆匆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除了几套换洗衣服和画具之外，他什么都不想带。小屋里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往事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留着只能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他决不

会再回到这里，回到从前。

他将最后几个鸡蛋冲着牛奶喝了。然后，去外面找来收旧东西的民工。本来他可以将一些东西送给画家村的其他画家朋友，但他不想这么做。自己的离开不光彩，何必兴师动众去展示？他只想偷偷的、不声不响地独自离开。他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假如此去不能功成名就，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把他忘了。

民工看到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家全部当破烂处理给他，高兴得什么似的。

“全部都不要了？”

“全部。除了我自己和这两只箱子。”

清点东西讨价还价花费了些时间。东西不值得留恋，钱还是要的，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他还没气魄把钱当废物扔了。何况他至今仍然是穷鬼，仍然得节衣缩食。

他想，方纯这会儿应该可以算脱贫致富了。

肖野将变卖家什的钱装进口袋，去公用电话亭给方纯挂了个电话，告知飞机起飞时间。打完电话后，他看着方纯的便条犹豫了很久，还是给撕了。电话号码留着没用，将来有一天如果真的能锦衣还乡来找方纯，他想会有办法的。这之前，他不允许自己再打这个号码，他要斩断自己的杂念和后路。

然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设在城里的接待处，从那再坐大客车去机场。这样他可省下七八十元出租车费。机场在城外四十多公里处。肖野在钱的问题，依然是和贫民一样精打细算。

就要离开北城了，三年不许回来。三年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因有限制而变得沉重漫长，远远超出时间概念本身的含意。眺望窗外，肖野禁不住泪眼朦胧。这是背水之战，是人生最大的赌博，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正如他对方纯说的，不成功，毋宁死。

天空下着小雨。肖野伫立在接待处前的马路边，拎着两个箱子。小雨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毫无知觉。他约了方纯在这等。方纯主动说来送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也令他非常感动。这是北城唯一送他的人。在北城，他唯一留恋的只有方纯，最对不住的也同样是她。

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咔吱一声停在身旁，方纯从摇下的玻璃窗里露出脸来，示意他上车。

几天不见，肖野已能清晰地感觉出方纯的变化。虽然衣服穿着的风格还和以前差不多，但质料和款式都不一样了，是新买的。她所用的香水也不是从前那种低劣的便宜货。脸上化着淡淡的妆，使她看上去更加白净细腻。她的确长得很美，比他以前的感觉还要美，肖野隐隐地有些后悔失去她。

肖野很不自在。他想女人的变化真是快呀，总是很能适应新生活新环境，并将满意写在脸上身上。其实，在女人的性格中都有潜在的婊子素质。

方纯始终如贵妇人一般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前方，一句话不说。肖野想主动搭话，却有口难开。他并不清楚方纯在这一系列变故中的真实心理，也不清楚她将来是怎么个打算。他只能猜测，没有根据也没有意义地去猜测。他想，方纯来送他，决不仅仅是出于情感和道义，抑或根本就没这些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要报复他，折磨他，要让他欣赏她的自暴自弃，欣赏她充当另外一个男人玩物的新状态。如果真是这样，肖野觉得她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确感到了报复、折磨和痛苦。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要把她夺回来，将这种屈辱的感受送给郎沛贤，他在心里发誓。

肖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方纯。

“什么？”方纯问。

“变卖家具的钱。”

“你留着吧，我不需要。”方纯没接。

“这是我们的钱，虽然不多，但却是我们过去的浓缩。要不，我们一人保存一半。”

肖野把钱抽出来，分做两份，将一份重新塞进信封，方纯犹豫地接过。

“有必要吗？”方纯说。

“有必要！”

下了出租车，肖野提着行李在前，方纯跟在身后，两人进了候机大厅。这里人声鼎沸忙乱不堪，连个坐位都找不到。

“天快黑了，你还是回去吧。”肖野说。

望着几天前还是自己丈夫如今就要离去的肖野，方纯的心里骤然涌上一阵心酸。尽管肖野在绘画上不无才气，也很勤奋很执著，但生活中他却是一个弱者，甚至都不会料照自己。为了成名为了理想，他不惜一切，可即使成名了，他又能够怎样呢？真正的强者是郎沛贤那种人，处处都能体现出超人的力量，而肖野永远成不了郎沛贤。

方纯想起了一个美国片里的故事，突击队被派往非洲执行特殊任务，他们个个怀着不同的目的而去，而且个个身怀绝技，艺高胆大，都指望完成任务回来后可以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不论他们怎样最终都将死在非洲，因为当局根本就不会派飞机去接他们。

方纯觉得肖野就是那个突击队中的一员，不论他是否成功，等待他的都将是悲剧。倒是就这样挺好，至少还有追求，有目标、有希望。

“要保重，不要太勉强自己。”方纯低声说。

肖野回过头来，方纯不忍卒看连忙转过脸去，她流泪了。肖

野一阵冲动，他真想再抱她一次。可他不敢放肆，他只有克制。

“你也多保重。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肖野转身进了验票厅，夹在嘈杂的人群中向前流动，没有回头。

夜幕降临了，离起飞还有一个小时。夜空中，不时有亮着一排窗户灯的大型客机起飞和降落。小雨淅沥，机声隆隆。方纯想：今晚肖野将客宿何方？

回城的路上，方纯一直闭着眼睛靠着椅背。她的心情很糟。司机不敢和她说话，始终默默地恭顺地开着车。方纯以前很少打出租车，但每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几乎都会有事没事找她搭讪甚至调情。有钱就是不一样，人也‘高贵’了许多。这种‘高贵’，在过穷日子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装都装不出来。

人还是从前那个人，只不过换了个同居的男人，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钱、钱，都是因为钱。为什么正儿八经地想弄点钱就那么难？其实，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钱，即使是这出租车，来回这么远，也不过一百多一点。

可就这一百多一点，便能产生天壤之别。

方纯想不通，怎样也想不通。

方纯进到屋里，郎沛贤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劈头就问：

“这么晚，你去了哪？”

方纯没吭声，脱去外衣准备下厨房做饭。

“屋里空荡荡的，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我都饿了。这哪像个家。”

“你又没事先打电话说要来。”

方纯并不怕他，这一点上她和徐素怡有本质不同。不过，迄今为止，方纯还不知道在北城有位名叫徐素怡的女人。

“算了，这么晚别做了，等会儿我就要走。过来陪我聊聊天。”

郎沛贤心里有气，他觉得方纯不是个听话的女人，有必要调教调教。他不承认自己是因为吃醋而不高兴。他想，这么晚还在外面乱跑的女人，会给他惹麻烦的。他可不想养一个会惹麻烦的女人。

郎沛贤依然保持着不在外面过夜的习惯，对方纯也不例外。年轻的女人耐不住寂寞，他曾想为她在‘潇芳宾馆’开一个套房，让她没事时可找人聊聊天，也好让女老板替他看着点。但方纯坚决不同意，她说你能扯得下那张脸皮我扯不下。于是郎沛贤为她弄了这套公寓。郎沛贤当然不放心。凡是没有经过反复证实的事情他都不可能放心。这不，第二次来就叫他撞上了，空等了两个多小时，这还了得？

方纯洗了洗手，过来在郎沛贤身边坐下。她才不管他是否高兴。爱吃慢慢做，不吃就拉倒。反正就几小时，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吧。

“你想聊什么？聊吧。”

方纯的态度使郎沛贤反而没辙了。看着她有意抬杠的漂亮脸蛋，又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阵阵香味，郎沛贤猛然产生了征服的欲望和占有的冲动。这尤物他才只享用过几次，那美妙的感觉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里并且还没完全识出味来。他一把拉过方纯搂在怀里，掀开她的上衣将手伸了进去，一边用力搓揉一边说：

“聊什么我还没想好，回头再告诉你。”

方纯没有反抗。她想这是他的权利。她横躺在他的双腿和手臂之间，平静地望着已经是色迷迷的郎沛贤，任他的手在自己两个乳房之间来回地忙碌。

对于女人的不主动不配合郎沛贤并不担心，只要不反抗不拒绝就行。他有的是耐心和技巧，。他甚至在心里就希望有这么个过程。看着身下的女人慢慢地被他亲手点燃欲火，最后被欲火烧得不可自制哇哇乱叫，在他是一种享受，一种快感。女人的区别和差异也就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一旦点燃之后，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不主动配合的，那时你就是将她们挤成水捏成泥她们也会愿意，反正随你了。一上来就主动的女人郎沛贤其实并不喜欢，年轻时还差不多，到了一定的年纪便有些怕了，毕竟不是想玩命。

刚刚开始，方纯还不了解郎沛贤的嗜好。

弄来弄去，郎沛贤的手便往下去了。方纯打了个激灵，将他的手抓住。

“今天不行。”方纯说。

“为什么？”

“没情绪。我……刚才去机场送了肖野。”

原来如此，郎沛贤记起肖野是今晚的飞机。郎沛贤放心了。他并不认为他们俩还能和好，社会虽然进步了，但不至于进步到那种份上。

“怎么？是不是还有点依依难舍呀？哈哈……也是，毕竟一起生活了几年，人非草木。不过，这样的话，我更应该陪你开开心心了，尽快忘掉不愉快的东西。”

郎沛贤想干的事情是一定要干的，找个说法对他来讲太简单了。

10

夏天来了，一学年又结束了。这意味着徐涛的大学生活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

一种毕业去向的紧迫感，已开始在公司之间蔓延。原来无忧无虑甚至不乏优越感的同学们随着暑假的来临，自觉不自觉地都思考起自己的未来，仿佛突然间就变得成熟了许多。一些人已经悄悄地在行动。

徐涛也不例外。

摆在徐涛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第一、听从国家分配，凭自身的能力去闯荡去发展，一旦能够独立，就让母亲和郎沛贤一刀两断；第二，放弃分配，进入郎氏实业，依靠郎沛贤发展，等机会成熟再谋求独立。

两种选择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堂堂正正，一切全凭自己，将来出息了便能像个男人一样理直气壮。但起点太低，由于学习成绩一般加上又没背景，想分个理想的单位几乎不可能。这样，要想真正独立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最终很有可能就会像绝大多数男人一样一辈子平庸，整天为生存奔波。第二种方式的优点是明显的，起点高，努力干几年就能像郎沛贤其他儿子女婿一样弄个部门头头当，自己的能力可以充分显示，这意味着一开始就能人模人样地进入“贵族”阶层，至少吃穿用不必发愁。

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必须求助于郎沛贤，一辈子内心都得不到平静。

徐涛的选择说穿了就是依不依靠郎沛贤的问题。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事，但关键在于他不想依靠郎沛贤，不仅不想依靠，而且希望尽快摆脱，甚至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郎沛贤的对立面真枪真刀地开战。

有了这样一种心理，便决定了徐涛早晚要和郎沛贤斗一场，即使他进入郎氏实业，一旦羽毛丰满，这场争斗也不可避免。因为徐涛实际上把郎沛贤看成了自己的仇敌和罪人，他恨郎沛贤并且不肯原谅。

这就麻烦了。

但徐涛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生活于他尚未真正开始，他首先要面对的仅仅是毕业去向或者说基本生存问题。

烈日把大地照得如同一只火炉。徐涛背着简易行李和一大包书，汗流夹背回到家里。

家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阴凉宁静，清爽整洁，隐隐地可以听见空调工作的声音。徐涛重重地透了口气，丢下行李，先去冰箱拿饮料。他口渴得不行。

“这时候就回来了？”

徐素怡闻声从里间屋小跑着迎出来。她正斜躺在床上看杂志。望着满头大汗的儿子，她好不心疼，赶紧去洗脸间为他拿毛巾。

“快擦擦。你也真是，这么热的天又拿这么多东西，何必还要骑自行车回来。叫辆出租车再请司机帮忙搬一下，给点钱不就行了吗？先坐下歇歇，我去把空调开大点。”

“行了行了，这算什么。”母亲的殷勤总是让儿子有些烦，“那

些南方的同学,要挤几天火车,有的还要倒几天汽车。照你这么
说,那还不得完蛋。”

喝完一听饮料,徐涛才接过母亲的毛巾,一边擦汗一边脱下
湿透的T恤衫,随手扔进洗脸间的脸盆里。这时,徐素怡已经在
将他扔在门边的行李和书籍弄进属于他的房间。她显得很吃力。

“怎么这么沉?有要洗的东西回头搁一边。”

望着母亲费劲的样子,徐涛不由得皱了皱眉。他想制止她,
想赶过去自己搬东西,但却没动身。制止也没用,回头她又会找
别的活干。她天生就喜欢为别人服务,或者说为男人服务,为郎
沛贤还有他这个儿子。她仿佛就是为这两个男人而生活在世界
上,从不考虑自己。她似乎只有在这种服务中才能感到幸福和
存在的意义。除此之外,她便不知道做什么好。

这是一种悲哀,但却又是没办法的事。

徐涛往母亲的房里看了一眼,洁白素雅的床单上一尘不染,
有本《读者》杂志摊开放在一边,垫背用的毯子上有微微凹下去
的痕迹。席梦思床的对面是两个豪华真皮沙发,茶几上有一只
洗干净了的烟灰盒,和一包‘555’香烟一只打火机,那是专为郎
沛贤预备的。

徐涛赶紧回过头来,如同做了亏心事一般。平时他很少进
母亲的房间。不知怎的他就是觉得里面恶心,常常会令他想起
“妓院”这个概念。母亲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通常都把
门带上。母亲不想让儿子不高兴。刚才显然是由于忙乱而把这
档子事给忘了。

“把毛巾给我洗洗再擦擦。要不干脆冲个凉水澡。”徐素怡
总能找出事来。

徐涛就像没听见似地,也没把毛巾给她,点上一支烟,掸着
毛巾进了自己的房间。

徐素怡跟在儿子身后。

徐涛在床上躺下。

“是不是累了？”徐素怡关切地问，“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你烦不烦呀！”徐涛猛然坐起来，“你就从没想过自己干点什么吗？再过一年我都大学毕业了，用得着你这样吗？我——唉！”

徐涛说不下去，又倒在床上。徐素怡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呆呆地望着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了？”

徐涛没吭声。

站了一会儿，徐素怡默默地拿起徐涛放在床边的湿毛巾，要出去。望着她失落的样子，徐涛觉得自己太过分了，轻轻叹口气叫道：

“妈妈……坐坐好吗？”

徐素怡转身望望儿子，点点头，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一副恭敬从命的样子。徐涛不觉又叹了口气，直起身盘腿坐在床上。他觉得该和母亲谈谈了。

徐素怡穿着白底碎花的短衬衣，非常干净顺贴，头发盘在脑后，没有一丝凌乱。她的肌肤细腻白净光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她的身上散发出那种传统的小家碧玉式的娴美。一看就知长期生活在舒适悠闲的环境里，很少劳作也很少外出。但是，她的身上却缺乏这种环境所培养出的清丽和高贵，相反，处处流露出低下温顺和卑怜。徐涛认为这是致命的缺陷，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概念中青楼里面的风尘女子。

徐涛觉得母亲实际上就是那种女人，不过是时代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徐涛觉得其实她可以不这样，完全可以换过一种方式生存，即使是现在，也不晚。

究竟该怎样对她说呢？

“妈妈，你不能这样，长此下去就真的没希望了。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内容，包括权利和自由。”

听他这么说，徐素怡顿时就泄了气似的。她知道儿子在说什么。儿子看不起她这个母亲，看不惯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这些她其实都知道。可叫她有什么办法呢？抛开已有的一切重新去建立新的生活，就那么简单？谁又能保证一定会比现在过得好？

“妈妈，你也是人，从这个角度说，和郎沛贤应该是平等的。可是现在，除了能从他那里拿点生活费之外，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这不公平，嗯？”

“你别这样说，”徐素怡低着头，“妈妈怎么能跟你爸爸相比呢？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市委书记上任都得专程拜访他，北城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可妈妈唯一能做的只是在他回家时，让他轻松休息几个小时。这是不能相比的，妈妈怎敢有太多的要求？”

“你这是自轻自贱！你所说的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了不起就可以把别人不当人吗？”

“他并没有把我们不当人呀，不是一直在照顾我们吗？妈妈什么本事都没有，却生活得无忧无虑悠闲自在，上街逛商场看见东西只要喜欢就能买下来，家里应有尽有。还有你，读书上大学，吃饭穿衣，妈妈都不必为钱操心。这些不都是你爸爸给的吗？”

“他既然生了我，难道供我读书吃饭穿衣都不应该吗？这是他的义务。”

“说是这么说，可妈妈要是嫁个没用的男人，也就不一定了。

妈妈是从穷日子过来的，知道穷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妈妈最怕回到那种生活中去。所以，能遇上你爸爸，能够过得现在这么幸福，妈妈也就心满意足了。”

“你这也叫幸福？还心满意足？”

“妈妈现在这样子说出去是不好听，走出去也不光彩。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看你自己怎么想。你姨妈年轻时候比我还漂亮，找了个工人，家里不同意就跟人家跑，说是要追求自由和幸福，可现在不是活得挺艰难的吗？下岗呆在家里，丈夫是酒鬼，什么能耐没有还常常打她，女儿比你小三岁，站着比我还高，却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每次来我这都是要钱，一说起来就流眼泪，哭自己命苦。你还小，也没过过苦日子，许多事你还不不懂。”

呵！说来说去，竟然成了母亲教训他。徐涛气得直摇头。不过也难怪，母亲没名没分地跟了郎沛贤二十多年，不就是这些想法在支撑着她吗？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些当妓女姨子的肯定也能说出一大套，谁也不可能天生就犯贱。徐涛终于认识到，归根结底问题出在母亲身上，因为她只想过游手好闲的舒适生活，而又不愿自己去努力并且缺乏信心。她把尊严、人格、肉体看成是次要的东西，而将享受看得高于一切，恰好她又遇见了郎沛贤这个好色之徒，恰好她又具有年轻温柔美丽的外表，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但徐涛不能同意。他不能同意母亲充当这种角色，更不能同意做这种女人的儿子。如果说以前由不得他选择，已经即成事实，那么，现在他长大了，他一定要干涉这件事。他想，这也是别无选择的。

“你不就是怕过穷日子吗？你不就是不想自己去努力吗？那好——”徐涛一拍床板，“还有一年我就将毕业，就将独立，那时，我来养活你。我们一起离开郎沛贤，永不跟他往来。你同意

吗？”

“妈妈就盼着你这一天。你快快毕业吧。”徐素怡被这个问题弄得有些激动，眼里竟然噙着泪花。

“那就这样说定了。狗日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他的。妈妈你还年轻，有合适的再找一位，只要你高兴，我决不反对。总有一天我会干起来，那时我非要让他好瞧的。”

“……你是说要跟你爸爸斗？”

“对！他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代价。”

徐素怡的眼神立刻暗淡下去了。她意识到儿子的想法不仅天真，而且十分危险，与她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她觉得儿子的计划中有两点不能成立，第一，什么都不要郎沛贤的。没有他的帮助你能干得起来吗？就算你有本事，那么，又要走多少弯路？为何放弃现成的阳关大道不走？第二，儿子想跟郎沛贤斗，并且将此作为生活目标。郎沛贤是什么人？那么容易被斗倒？她认为任何人不能夸这种海口。这是明显地以卵击石。即使有一天儿子真发达起来了，也不能去找郎沛贤较劲，否则，必然是前功尽弃死路一条。

徐素怡为儿子设计的道路是毕业后就进入郎氏实业，凭借是郎沛贤的儿子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郎沛贤早晚会老的，正门的两个儿子，郎家兴是废人，郎家昌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那么剩下就该是徐涛。她觉得徐涛将来如果能成为郎氏实业的第二号人物，也就够可以的了。退一步，即使儿子不愿和郎家的人搞在一块，并且确实有能力，那么，等羽毛丰满之后再独立出来，自己挑大旗闯天下，也未尝不可。徐素怡认为这才是儿子最佳的明智选择，也是她二十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

如果一毕业就什么都不要离开郎沛贤，那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不全白费了？假如日后还要跟郎沛贤斗，岂不是反而害了

儿子？

徐素怡不能同意。真那样，她宁愿去死。

用什么可以说服儿子呢？除了讲明道理外，她想，只有利用自己。儿子在心里是爱她这个母亲的，并且可怜她。那么，只要她不离开郎沛贤，儿子就不忍心丢下她不管。这样，儿子与郎沛贤的血缘关系也就不会断。

关系不断，对儿子的发展就必然会有用。

“我不同意！”徐怡素坚决地说。

徐涛正沉浸在自己伟大而激动的构想之中，一下没反应过来，说：

“不同意什么？”

“不同意离开你爸爸。也不同意你把他当成敌人。”

“……为什么？！”简直不可理解！

“我跟你爸爸都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不是说过来就能过来的。那个时候他才刚刚起步，白手打天下，谈不上有钱，没地位没身份。但我相信他能成功。而且他对我也不错，虽然困难，可我和你的生活却始终是有保障的。没名没分，我也知道不好，但毕竟总是夫妻。倘若双方没有感情基础，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离开他呢？妈妈是个女人，下不了那种决心……只有请你理解妈妈的心情了。”

“你这是愚昧！是麻木！是悲剧！竟然抱着这样一种生活还舍不得放弃。他对你对我有感情吗？为什么要半个月才来看我们一次？他是忙不过来，谁都知道郎沛贤在北城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女人。”

“对于有出息的男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缺点。以前皇帝不也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吗？有条件的男人都会这样。这些妈妈管不了，也不想管。”

“你——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会离开你爸爸。”徐素怡认准了道，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你也别把你爸爸想得太坏。你并不了解他。虽然他对你关心不够，那是因为他没时间。正门的两个儿子，也不一定天天都能见到他。他是有不对的地方，也有不少缺点，但他却是个有本事的男人，是个了不起的男人。这种男人本来就不能用好坏去评价他。很多大道理我说不来，可我心里明白。你不小了，文化比妈妈多，我倒是希望你在作出最后决定前，能认真了解了解你爸爸。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我去说，暑假期间让他把你安排到公司里去干活。了解自己的爸爸，你不会不愿意吧？”

说完，徐素怡站起来离开了儿子的房间。儿子肯定还有话要说，但她不想在这些问题上与他纠缠。

徐涛的沮丧和愤怒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想，今天才算真正认识了母亲。她丝毫不想改变现状，而且一直在努力维持，并且希望他也“接受”和“理解”。在母亲看来，她的生活问题已经“完美解决”了，她不需要新的变化。

不过，利用暑假时间了解郎沛贤，这点徐涛并不反对。不管怎么说，郎沛贤是父亲，作为儿子，对他的确知之甚少。徐涛只认识来他家里的郎沛贤，还有经常能在电视里看到他。其他场合，徐涛根本见都没见过。

但是，让郎沛贤安排进公司里去干活，徐涛是万万不会同意的。算什么名分？别人问起来怎么回答？暗的已经受不了，难道还要转为明的丢人现眼？

这问题好解决，难不住徐涛。

11

一个月下来,韩峰明显地消瘦了。他的头发和胡须总是不能及时修整清洗,皮肤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眼睛几乎每天都熬得红红的。

为了完成郎沛贤下达的任务,他日夜奋战在北城的西北郊。其间,只回家过一次。

时间过半,任务也已过半。只是紧张的程度随着期限的临近,也越来越白热化。由于楚塔山的插入,郎氏实业随时都得提防他的捣鬼,一旦内情公诸于世,整个计划的实现就将受到难以想像的困难和阻碍。

只有争分夺秒抢时间争速度。

韩峰如此拼命地工作,如今已不完全是为了郎沛贤,其中更主要的是为自己。对郎沛贤,他已经不抱指望了。

韩峰的计划简单地说就是借鸡生蛋。用郎沛贤的钱买下土地,但并不入公司的账,先放一边,待土地涨价后,再又‘卖’给郎氏实业。中间的差价,便是他个人所得。

郎沛贤的放权,以及楚塔山的介入,为韩峰提供了机会,只需趁乱打个时间差就行。最终利益的大头,仍然属于郎沛贤,从理论上说,郎沛贤并不吃亏。

为此,韩峰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确保郎沛贤的战略目

标以及他个人的目的都能顺利实现。妙就妙在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首先,为了防止客户中途变卦或被楚塔山的人后来插上以高价夺走。韩峰改革了原先由郎家昌去办手续的程序,一旦谈下来,立刻签定协议支付一部分现金,目的在于当场拿到房地产使用权契约,说好客户可以暂时不搬走或继续使用,待最后过户时再支付下一笔款子。

这条措施有几个妙处,一、韩峰可以先提取大量现金,而不必在短时期内销账。二、客户一般都是见钱眼开,先放上一大笔现金在旁边,想卖而又犹豫的客户就容易下决心。三、可以节省资金,尽量购进更多的土地。一旦拿下使用权契约,后面一部分款子显然不可能如期支付,拖一拖你也拿我没办法。但公司并没有欠账拖账的意思,原则上就是当即支付,因此,韩峰可以从腾出大笔资金。本来该今天给的,我十天后给你,十天后,我先付你的,但他的我又拖十天。拖来拖去,韩峰手上始终握有一笔流动资金。而十天的期限,客户一般不会闹腾,太正常了。四、让客户继续使用土地是一个不可小视的诱饵,他们可以先拿收下的现金去办理安顿工作,仿佛是白沾便宜。但实际上权利却在郎氏实业,倘若急着要用,反正有协议在手,政府部门早已疏通好关系,直接就能办过户手续,办下之后挪不挪地方就由不得你了。五、韩峰可以让相当一部分土地处在准收购的状态中,除了他,谁也心里没数,这里面便又有文章可做了。

其次,根据郎沛贤的意思,韩峰把收购土地的最低限价放开了50%,规划范围内的土地,放到了80%,其间再加入20%的送礼费,这样,不仅大大鼓舞了收购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得价格具有了巨大的诱惑力和冲击力。那些交易成功的个人和单位,果然像郎沛贤说的那样,一个个笑逐颜开,自以为捡了大便宜。

再次，韩峰将手下收购职员分成若干小组，分别用不同的公司番号。郎氏实业下面有的是子公司，客户们搞不清楚谁是谁。“我们是××公司的，想建一个生产基地，看上了您这片土地，能不能转让给我们？价格好商量。”我们是××实业，想建一个仓库，您这块土地大小差不多，离城不近也不远，所以我们想跟您商量商量。”我们是××单位，想盖几幢职工宿舍楼，能否帮帮忙，把土地转让给我们？”……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使征地工作具有隐蔽性，客户们一般察觉不出你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行动。于是，他们的狡猾、难缠和犹豫最终都将落在价格问题上，这正是郎氏实业所希望的，给你价就是了，你还能要到天上去？

不言而喻，这同时也给韩峰带来了便利。各小组直接跟他联系，彼此之间难以沟通。韩峰在其中安插进一个特别小组，使用他手中腾出的现金去收购，划入另一个单独的公司账目。回头再以郎氏实业的名义高价从那个公司收购回来。韩峰从中扣下差价，其余部分再付给那些客户冲账。反正都由韩峰一手操纵，万一不行，无非是照原价卖给郎氏公司，自己不会败露，经济上也丝毫不受损。

整个过程人不知鬼不觉就能完成，可谓天衣无缝顺手牵羊。

韩峰的目标是从中弄出两百万来。这很简单，两百万如果以翻倍计算，只需挪用两百万资金即可。而在整个收购过程所动用的资金，两百万不过是个极小的数目，不会引起丝毫的波澜。

这必须感谢楚塔山，正是他的插入，才使收购工作变得扑朔迷离，混乱复杂。韩峰不过是迎刃而上，进一步把局势搞得乱一点罢了。

楚塔山不也是想通过转手倒卖土地赚钱吗？他所收购的土地，最后肯定有一部分会卖给郎氏实业。那么，再冒出一个小公

司将部分土地卖给郎氏实业，有什么值得奇怪？谁会去追究呢？何况楚塔山的人马也不一定全都打着‘新大地集团’的旗帜。

这其中还有一步关键棋。由于楚塔山和郎沛贤在收购土地的动机上不一样，韩峰估计等不到最后消息就会走漏，即使不走漏，土地价也会哄抬起来。这无疑对自己尽早脱手土地大为有利。

反正韩峰的要求不高，能落下两百万就行。

然后呢？

当然是去他妈的郎沛贤。有两百万在手，韩峰就能成立一个小公司，亮出自己的旗帜去闯天下。这是他由来已久的愿望。郎沛贤不把他当人看，他还不尿你这壶。韩峰始终坚信，凭自己的素质，绝对没必要赖在别人的屋檐下整天看别人的脸色，他一定能打出属于自己的江山，郎沛贤你算个屁！

当初选择郎家女儿做老婆，本来就走错了，进门之后他才意识到郎沛贤是不会给他机会的。幸好等来了这次征地大行动，而郎沛贤逼急了眼又不得不放权。否则，韩峰真熬不住了，他早就想拍屁股走人。

倘若能带走两百万，同时又免费在郎氏实业里锻炼学习这么多年，那也就不亏了。像他这样一位从外省闯来北城的年轻人，并不是人人都能这么幸运。

在酝酿这个计划的过程中，韩峰也曾犹豫过。他的父母是外省小城里的中学教师，从小都是用很正统的观念教育他，因而，韩峰在判别一桩事物时，总免不了用道德是非的标准去衡量。他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坏坯子，从追求郎家惠起就没安好心，一直卧薪尝胆在等待机会，如今机会一出现，自己便按捺不住穷凶极恶猛扑而上了。这么说，郎沛贤并没有看错自己，而自己也确实对不住郎家人，尤其是对不住始终如一爱着他的郎家惠。

但是，韩峰却无法阻止自己‘罪恶魔爪’的出击。这一时刻，他等待得太久了。他一直忘不了读大学时第一次来北城的那个晚上，他是晚上十一点钟到的，接新生的校车已经回去了。于是背着行李的他孤零零地站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去处。在北城，他没有一个亲人，也不认识任何一条路。望着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以及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他感到了世界之大自己之渺小。上大学的兴奋被冲刷得荡然无存。那晚上他就像条可怜的一样围着广场走了一圈又一圈，等待天亮，等待唯一的校车来接他去学校。他根本就没想过去住旅馆或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去学校，因为那意味着钱，而他甚至包括他父母，生活中就不存在这笔开销。

那晚上他就下定决心，我既然来了，就不会再走了。我来自边远的南方小城，但我并不比住在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差，你们拥有的东西，将来我一定也能拥有，而且比你们还要多。

十八年过去了，韩峰已经认识了北城，可他依然一无所有。每条道上都挤满了人，北城就像铁板一块拒绝着他的入侵。本以为可以利用郎家惠做跳板搭上郎沛贤这列快车，但郎沛贤却连位子也不让他坐，只给他一张站票，父亲病得要死了，可他却只有通过郎家惠的手，才寄过去五千元……

这就是郎沛贤给他的待遇。简直是在用女儿换取最廉价最优秀的劳动力！

我韩峰不是来北城帮别人卖命的，也决不可能一辈子接受这种命运。如果你郎沛贤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我这个女婿，如果你能真正给我一线希望，一份自由，一块领地……

十年了，我一直是尽职尽责，这一回就怪不得我了。我要索回我的报酬。

坚决出击，义无反顾。

“头，夫人来了。”手下人通报。

韩峰一愣，郎家惠已经进来了。

突然来访，在丈夫微笑而又探究的目光注视下，郎家惠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来看看你。不行吗？”

“谁说的，没见我都惊喜得发呆吗？只是这里太简陋了，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来人，给夫人小姐上茶！”

“去你的，别在外人面前装疯好不好？”

夫人小姐，是韩峰开玩笑时对她的称呼，意为韩家的夫人郎家的小姐。其间多少含有韩峰的嘲讽和不满情绪，但久而久之叫多了，也就习惯了。

郎家惠今年三十三岁，具有郎家人的特点，个大腰圆，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属于那种不好看也不难看的类型。由于生活舒适无所事事，所以皮肤保养得很好，光泽细腻红润，这使她总积分就处于中等偏上一点了。又由于长期呆在家里，对世事知之甚少，个人能力也相对萎缩，因此，许多地方都保持着姑娘般的习性，比如，常常会不好意思，爱红脸，手脚不知往哪搁。

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有些显然是故意为了看她一眼。作为韩夫人，作为郎家大小姐，她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职员们平时很难看到，许多人都不认识。破旧的“办公室”门没法关上。郎家惠有些坐不住。

“你睡在什么地方？我看看。”郎家惠说。

“睡也在这。”韩峰指一指西边的厢房，“请吧，夫人小姐。”

也许是做贼心虚，韩峰始终在猜测郎家惠的来意。她极少去他工作的地方，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惊讶和奇怪。必须搞清楚，否则，他心里无法踏实。

一进厢房，韩峰把门带上，窜过去就将郎家惠抱住。郎家惠没提防，吓得叫了一声，连忙用手捂住嘴巴，转身捶打韩峰，小声骂道：

“该死！这又不是在家里。”

韩峰也不答话，一抱一揉就将她按倒在床上，假装急不可待地把手伸进她衣服里面去，色迷迷地说：

“老实交待，干什么来了？”

郎家惠一边挣扎，一边迎合，又渴望又放不开，眼睛滴溜乱转四下搜寻，结果发现窗户和墙壁都有裂缝，即使人家不有意偷看，至少声音会毫无保留地传出去。她一把抓住丈夫的手，坚决制止其进一步深入。

“不行！”

“没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卧室。”

“去你的，还卧室呢。不行！真憋不住就跟我回家。”郎家惠毫不动摇。

“你家老头子允许我回家吗？”

“凭什么不允许？家昌不是天天回家吗？就你榆木脑袋，还真睡在这里，半个月也不回去一趟。”

郎家惠有意见，说明不是郎沛贤派来的，韩峰放心了。虚惊一场，调调情轻松一下。

“不是老头子派你来慰问前线将士的？”

“你做梦去吧。除了我，谁会记得你？”

“有你记着就够了，需要的就是你。来一枪。”

“我说了不行。”

“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政策。”

“不行就是不行！”

“那就来点形式，不抓质量。”

郎家惠笑，“跟我回家去。形式质量都让你抓。”

“回家去也得踩点呀。要不先摸一下。”

“摸一下也不行。”

“就一下。”

“你手是脏的。”

“就是染上爱滋病，也得来一下。”

“你流氓！”

“流氓也就这一回。”

郎家惠忍不住，又笑，“一人退一步，我亲你一下，行不？”

“……这形式远了点。不过，亲就亲吧。”

郎家惠抱着韩峰，嘴唇刚一沾上去就立刻把他推开，抗议道，

“你几天没刮胡子了？”

“天天刮呀。”韩峰松开她，点到为止。关键时刻，箭在弦上，真要是让他放一枪，他还没心思呢。“大概是没镜子，刮错了地方。”

郎家惠坐起来，摸着丈夫脏兮兮的头发和胡子拉杂的脸，好不心疼地抱怨：

“本来挺秀气的南方小白脸，弄成了什么样子！今天一定得跟我回去收拾收拾。”

“算了吧。这种时候我怎么能走呢？要是能够回去，我也不会在这种鬼地方睡。再坚持几天吧，老头子用我的地方也不多，以后怕是想卖力也没机会了。”

到这个时候，韩峰已完全知道了郎家惠的来意。她是偷偷来看丈夫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想丈夫了。韩峰不由得生出感叹：富豪家的女人也不容易，胆大的像个荡妇满天飞，规矩的又寂寞难耐，一个比一个空虚。

韩峰摸出支烟点上，很别扭地吸着。他以前并不吸烟，实在是心里压力太大了，精神高度紧张和疲劳，又没人可以商量，只有独自排遣。郎家惠看到墙角竟然还有十来个空啤酒瓶。

“好嘛，你烟也抽上了，酒也喝上了。不就是让你搞搞收购土地吗？至于这样？”

韩峰平时最反感郎家惠训他，但每一次都强迫自己接受。他以此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久而久之，温柔的郎家惠也就养成了说话不注意的习惯，尤其是韩峰表现不好的时候。可韩峰听起来却始终如一地觉得像刀扎一样难受，尽管郎家惠并没有小瞧他的意思，而且大多都是出于爱意或者说好意。

韩峰把烟扔了，说：“不过是玩一玩嘛，不会上瘾的。”

“我可告诉你，要是你成了个酒鬼烟鬼，我是不会让你碰我的，我最烦那种味道。”

老子就要独立了，用不着你烦我自己会走，天下美女多的是，都是为老子这种英雄好汉准备的。郎家人，怎么个个都这副臭德性？

“是不是在我之前还有个酒鬼烟鬼碰过你？否则，你怎么知道烦？”

“你——”

郎家惠不干了，扑上去要抓他。他趁机将她抱住，又按倒在床上，滚做一团。

闹了一番，郎家惠站起来，东瞧瞧西望望。突然袭击，除了想看看丈夫外，还有便是有点不放心。一个月了中途才回家一次，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对男人不能太放任，这点本能她还是有的。另外，韩峰骨子里不是个老实人，这个她心里也有数。她可不想像她母亲一样对父亲在外面的事不闻不问听之任之。她记得曾听谁说过，北城抓得紧，所以许多野鸡都跑到城郊的发

廊和餐馆里来了，见男人就拉。

“看什么？”

“我得查查，看看有没有女人的遗迹。”

“别神经了！做你们郎家的女婿，就是借我一个胆子也不敢呀。这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嘘——注意说话的对像，当心我告发你。”

“我不怕。说不定他一发慈悲，网开一面说干脆你也去吧。那我可就得救了。”

“我怎么说你这么卖命，原来尽惦着这事。我饶不了你！”

郎家惠一纵身，又猴在了韩峰身上。跟韩峰在一起，是她最快活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最紧张的关头，家里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

韩峰闻听，如五雷轰顶，手机“啪嗒”一声掉到了地下，里面还传来母亲抽搐着的喂喂声。幸亏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练就了韩峰惊人的克制能力。他没有失声叫起来，而是扑过去一把将手机关掉。他害怕别人听见，更担心自己再听下去会忍不住哭出声。

然后，他谁也没打招呼，走到外面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来到无人的旷野，韩峰跌跌撞撞从车里冲出来。他再也控制不住了，朝着遥远的南方跪下，嚎啕大哭。

“父亲呀——父亲呀——儿子都还没看你一眼你怎么就走了呢？报应啊！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像韩峰这种家庭，亲情是至高无尚的。他的父母虽然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人，却是非常严谨而合格的父母，他们一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家庭和关心教育儿子身上。对韩峰来讲，他一生最敬重和亲近的是父母，唯一信任的也是父母，唯一能给他安慰和温暖的还是父母。除了父母，任何人难以真正进入他的内心。

可是，他所敬爱的父亲就这样走了。从父亲住院到现在，前后一个多月，他却竟然连看都没回去看一眼。完全可以肯定，看不到他这个儿子，父亲是死不会瞑目的。

“父亲啊……父亲……”

痛哭过后，韩峰打开手机，拨通了母亲。他知道，刚才突然中断通话，母亲一定在为他焦急。果然，母亲一抓起电话就呼唤他：

“小峰！小峰！是你吗？”

“是我。”韩峰出奇地平静。

“你没事吧？”

“我很意外，也很悲痛，但我没事。妈妈，你自己要多保重。”

“你什么时候回来？”

韩峰忍不住眼泪又涌出来了，他再次跪下，“妈妈……孩儿不孝，我现在不能回去。妈妈，相信我。我现在不能回去，不能！”

“出什么事了吗？小峰，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究竟怎么了？告诉我？你没事吧？”

“我没事。我很好。只是我暂时还不能回去，请相信我，妈妈！许多事现在还说不清楚，以后我会告诉你。父亲的后事让单位上去办理，你不要太操心了。等过些天，我再回去亲自向父亲谢罪！”

韩峰强忍悲痛振作精神，开始寻找机会“出售”手中的土地。

但事情并不像他预料的那么顺利，土地使用价一直没有涨上来，几乎维持在原有的水准上。

问题主要出在对楚塔山的判断上。韩峰认为这小子当收购到了一定的土地后，就有可能吐一口痰大家都别吃，把消息放出去，让郎氏实业后面的收购计划无法如意进行。土地一上涨，楚塔山便能一箭双雕，即迅速地抽回资金获得巨大利润，又使郎沛贤骑虎难下，不仅损失相当一部分利润，而且难以实现综合开发的宏伟蓝图。人们一旦知道要通地铁，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就不可能轻易出售了。

但韩峰没想到楚塔山竟是个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虽然派出了人马来哄抢，甚至抬价，但却也是秘密地进行，和郎氏实业一样，始终不肯走漏消息。看样子，双方都将坚持到最后那一刻。

这无疑给韩峰最后的脱手造成了困难。一旦摊开来之后，土地的交易就将公开，并且会像拉锯一样变得艰难缓慢。而他的时间有限，资金不能压在上手太久，难以从容地去进行处理。他的最佳方式是乱中取胜速战速决。

伤脑筋就在于它迟迟不乱，而且往后也看样子不会太乱。这就麻烦了。

但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没理由中途后退。土地使用价早晚要上涨，那么，什么时候涨起来，他就坚持到什么时候才脱手。这可能将会出现各种困难和障碍，只有走着瞧了，能克服就千方百计去克服，万一走不过去，就见机行事先抛出一部分。

韩峰如坐针毡，心急如焚。郎沛贤是只老狐狸，只要嗅出一点腥味就全完了。以前还没什么感觉，一旦动起手来，韩峰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地惧怕他，简直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

怕，也得干下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熬十年，大概也等不到这么好的机会。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数额搞大些。两万是干，三百万、五百万也是干，反正败露了结局都是一样，反正就此一把，去他娘的，干！

巨大而持久的精神压力，使韩峰的理智处在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他已经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毕竟他还是嫩了一点。

那边，郎沛贤的嗅觉果然开始翼动了。

问题出在韩峰母亲身上。父亲死了，儿子竟然不能回来奔丧，自然让她担忧。她了解自己的儿子，肯定是出了大事。儿子不肯说，那就问媳妇，怎么照顾我儿子的？早上起来，老母亲一个电话就打到郎家，不出所料，儿子竟然不在。

那时，郎家惠正在床上睡觉。听完之后，说了声‘我们坐下午的飞机到。他没事。’便披衣噚噚地下了楼。那时郎沛贤已经出去了，于是她又噚噚地上到四楼，一脚踹开哥哥郎家昌的房门，将郎家昌从床上拎起来，哭喊着叫道：

“你们想把他逼死吗？他是我的男人，又不是你们使唤的奴才！”

待听清怎么回事后，郎家昌不敢怠慢：“这韩峰真是，出这么大的事也硬撑着。我立刻去把他换回来。你赶快准备，我会让人送机票来。实在太不应该了。”

消息最后传给了郎沛贤。这么大的事郎家昌不可能不汇报。他是在去北郊现场指挥部的路上给郎沛贤打的电话。

郎沛贤那是什么人，一听便知其中有问题，当即对郎家昌指示道：

“立刻停止他的工作，你先办一下移交，新的征地负责人随后就到。韩峰中午之前必须离开现场指挥部，下午让家惠陪他回老家。你说这是我的命令。”

“好的，我也是这么想。”

你懂个屁！郎沛贤放下电话心里说。好你个韩峰，真没看错你呀，一逮着机会就蹦出来了，差点就把我给蒙了。郎沛贤尽管还不清楚韩峰究竟干了什么，但凭他对韩峰人品的了解，他断定韩峰不可能这么敬业卖命，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名堂。当然，究竟是什么有必要进一步证实，在韩峰下午离开北城之前就必须证实。

郎沛贤叫来温彦达。

“你叫上何江川现在就赶去征地现场指挥部，把两边的账核对一下，大致理理就行，我上午就想知道结果。家昌和韩峰都在那里。”

“马上去。”

温彦达退到门边，郎沛贤又叫住了他。

“你让韩峰办完移交直接来我这。就说我在等他。”

郎沛贤再发令牌。他想，用不着等结果，已经就可以处置这败类了。

12

韩峰这天早上和平时没有区别。照例是先听取各小组汇报，下达命令，面授机宜，调拨资金，然后在八点半之前将他们打发出去。

他面容憔悴，眼睛发黑，表情冷漠，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抽烟，不停地咳嗽。

他想不到灾难已经在来的路上走着。

郎家昌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他一身笔挺整洁的西服以及睡眠充足的眼睛和韩峰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他在韩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深深地一鞠躬，沉重地说：

“实在是对不起！令尊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刚刚才知道。我很难过。让你受委屈了！这里就交给我吧，下午你就带家惠和孩子一起回去。”

韩峰望着郎家昌，脑子里顿时空白一片，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

“你看有什么需要交待的吗？已经派人去给你们买下午的机票了。”

“下午就走？！”韩峰哆嗦了一下，“不行。这里的事千头万绪，许多工作都处在半拉子阶段，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怕是交待不清，你一时也不好接手。”

“没关系，我随时跟你联系就是了。”

“……反正人已经死了，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我再坚持两三天吧。”

只要有两天，韩峰就可以处理掉手上的土地，转入公司账上。虽然赚不了钱，却能将事情掩盖过去。可假如现在就走，那是绝对不行的，一核对账目，必然露马脚。到这个时候，韩峰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

“这样合适吗？”郎家昌嘟哝了一句，他远没有他父亲那样厉害，能一眼将人看穿，韩峰的反应以及托词，未引起他的警觉，“还是不行，老头子已经发话了，叫你今天一定回家。他不会同意你再留下”。

“……明白了。”

韩峰闭上眼睛，倒在了椅背上。

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身败名裂，前功尽弃。

郎家昌又说了些什么，韩峰一句也没听进去。直到郎氏实业另两员大将——大秘书温彦达总会计师何江川赶来，韩峰才坐直身子，也斜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们三个，说：

“嘿嘿，嘿嘿……来得真快，都来了，都来了，嘿嘿……”。

三个人静立在一旁，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韩峰用钥匙将抽屉一个一个打开，从最下面的抽屉中再拿出一个文件夹，站起来，说：

“都在这里，全部都在这里。”韩峰将文件夹扔在桌上，“加上这一个，全齐了。”

韩峰推开坐椅，步子有点蹒跚着往外走去。温彦达连忙凑上前，说：

“郎总在办公室等你。我陪你去吧。”

“知道，知道。”韩峰点头，推开温彦达，“我也正想跟他谈谈。但用不着你保驾。”

见到郎沛贤时已经快十二点了。郎沛贤站起来，摘下老花镜，说：

“我让人备了中饭，一起下去吃。”

韩峰点点头，跟着他往外走。大楼里有食堂，还有两间待客用的雅室。

菜已经上了桌，就两个人。郎沛贤示意韩峰坐下，小姐打开“五粮液”酒瓶盖，要倒酒。郎沛贤说：

“你出去吧，这里我们自己来。”

郎沛贤拿起酒瓶，说：“听说你也喝上酒了。来一杯？”

“行。”

郎沛贤亲自斟酒。韩峰心想，这该是最后的午餐了。他摸出香烟点上。

“能够告诉我为什么吗？”郎沛贤直接进入主题。

“我想要点钱。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我还是想要点钱。”

“然后呢？”

“独立。离开你。”

“干什么？”

“还没想好。这不重要，有钱我什么都能干。”

郎沛贤点点头。他一直在边吃边喝，韩峰也一样。两人一点也不像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其中一个人命运的重要谈话。

“你现在缺钱吗？没钱吗？怎么这样想要钱？”郎沛贤继续问。

“我当然缺钱。我住的房子，坐的汽车，用的电话手机，甚至

包括我吃的穿的,包括我的老婆孩子,说到底都是你的。我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和财产,更没有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我其实一无所有。”

“如果我记错的话,你学的是中文?”

“对。”

“难怪你会产生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你就没想过除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属于你之外,你在整个郎氏实业还拥有股份吗?而且你还是郎氏实业高层管理人员,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你这种位子上。”

“股份应该是郎家惠名下的吧?而且是永远不能支取的。至于管理人员,只是你让我坐这坐那的问题而已,不是我奋斗的结果,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你天生就长着一根反骨,我第一次见你就有这种感觉。”

“也许是吧。但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缺点,没有反骨就成奴才了。所以我需要独立,需要直起腰来做人。我不能忍受寄人篱下,也不能忍受任人摆布。穷一点,苦一点,艰难一点,那没关系。”

“我明白了。你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可惜你的能力驾驭不了你的聪明和想法,而你又不愿走正道,这就是一种悲剧了。你将来也许会有些出息,但决不会成大气候,这一点我今天就可以断死你。我是个实业家,宗旨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需要一大批踏踏实实的有识之士跟随我共同去实现理想。所以,我对你这种害群之马不能置之不理。根据你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决定成全你。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我们不再有关系。这样的结果你满意吗?”

韩峰没吭声。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站起来,对着郎沛贤点了点头,便离开了饭厅。

郎沛贤一直坐着没动地方，也没抬头看一眼韩峰。从此断绝关系，滚出郎家，就是他的裁决。又吃了一會兒，郎沛贤拿起边上的分机电话，一面剔牙，一面拨打了一串号码。听筒里响了半天，才有人接电话。

“谁呀？”是方纯那懒洋洋的声音。

“是我。晚上我去你那吃饭，别到时又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

“今天吗？”方纯好像有点为难。

“一下午还不够准备吗？”

“今天不行。”

“为什么？”

“我要去看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

“改明天去看。”

“那不行。上午等你电话你又没来，刚才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

“把你朋友辞了。”

“你怎么这么霸道？总有个先后嘛。你明天来不行吗？”

“我明天晚上有安排。”

“那就后天。”

“你……什么朋友？”

“你大概是想问男女吧？放心，是女朋友。”

“跟她约过一下，改时间。”

“不行的，我们很久没见面了，她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要不这样吧，你晚点来，今晚就别走了。我看完电影就回来。电影是七点钟的，最晚十一点我就回家了。”

“混蛋！”郎沛贤骂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他心里升起一团怒气。这娘们不听话，长此下去绝对不行，非得想法收拾收拾不

可。怎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天生长着一根反骨,其实又什么东西都不是。

不行,她必须改时间。郎沛贤又抓起电话。他已经被这女人勾住了,竟然像个年轻人一样吃起醋来了。

但郎沛贤还是犹豫了一下,结果,他拨出了另一个号码。他想,今天真是霉气。

“是我。”

“嗯。”

“晚上去你那吃饭。”

“嗯。”

女人嘛,还是徐素怡这种好。

韩峰走到楼外,司机正在等他。韩峰摆了摆手,将自己那把钥匙丢给司机说:

“你去行政部重新听候安排。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再见了!”

韩峰抬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猫腰钻进去。这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和失落。对于郎沛贤的决定,他既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表示异议,更没有请求宽恕和道歉。但他心里并不好受,十年就这样结束了,他将回到起点,做一个一无所有的失业者。同时,他将失去在郎氏实业的‘光环和地位’,失去家庭,妻子还有孩子,失去诱人的‘继承权’,总之,他将失去一切。这对过去的人生,意味着否定和失败。

如果请求郎沛贤原谅,也许还有希望留在郎家。毕竟没有给郎沛贤造成损失,那些私下的土地,只要改在郎氏实业的名下或转手卖掉,郎沛贤依然能获得想要的利益。但韩峰不可能那样去求郎沛贤。

可真的离开郎沛贤，独自去闯天下，就那么容易？正如郎沛贤说的，韩峰在郎氏实业的地位，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

再想这些已没有意义。一切都结束了。今后是好是歹，只有靠自己。

白天，郎家青一色都是女人和孩子。

“姑爷回来了。”

韩峰没有搭理佣人的问候，三步并着两步上了楼。郎家惠带着八岁的女儿都急晕了。

“你怎么才回来，飞机赶不上了。”

地上放着两个箱子。韩峰没吭声，拉过女儿在一边坐下。离开郎家，最令他舍不下的就是女儿。和妻子一样，她们都是郎家的财产，郎沛贤不会允许他带走。

“怎么没去上学？”

“妈妈说我们去看爷爷。爸爸，爷爷怎么了？我都不记得他长得啥样。”

望着女儿稚气的脸，韩峰突然悲从中来。她怎么会记得呢？上次见爷爷她才三岁。韩峰一把抱住女儿，泪流满脸。按说这是我韩家的后代呀，可爷爷都走了，她却连见也没见过几面，都记不得啥样了。

“爸爸，你怎么哭了？”

“去玩吧，去找弟弟妹妹们玩。我们不去看爷爷了。我跟你妈有话说。”

打发走女儿，韩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妻子郎家惠说了一遍。

“你怎么干出这种蠢事来？”郎家惠用责备的口吻说。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要钱。”

“我们还没有钱吗？你什么地方不够花？”

“许多问题跟你说不清。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头子宣布和我断绝关系。”

“当着很多人面宣布的？”

“就我和他。”

“你怎么回答的？”

“我没吭声，回来了。”

“你为什么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你做错了事，道歉不应该吗？你只有道歉，他才有理由原谅你。”

“我是错了，但我并不后悔。也不需要他的原谅。”

“……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来收拾东西，下午我就离开这里。”

“你接受断绝关系？”

“只能这样了。”

“我不同意！”郎家惠叫了起来。

“没你的事，你可以留下。”

“没我的事？什么意思？”郎家惠不明白。

“我一个人走。”

“……去哪？还回不回家？”

“去哪还不知道。找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吧，先租间房子住下来。但肯定是不回这来了。”

“那我和孩子怎么办？”

“你们本来就是郎家的人。孩子嘛，还是跟你留在这里好。如果你不想要，那我就带走。”

“你神经病！难道我们也断绝关系？”

“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老头子不会同意你们跟我走。”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他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跟你走？我们是法律上的夫妻。别是你在找借口想把我们娘俩甩了吧？”郎家惠发现有些不对头。

“我一无所有，出去混开始肯定会很艰难，一时半会儿我也养不起你们。我甚至怀疑房租都会交不起。”

“原来你真的是想抛弃我们？”

“嘿嘿，都到这种地步了，我有什么资格抛弃你们？是你们郎家要清除我。”

“意思不都一样？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知道你在郎家活得不舒畅，可我郎家惠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值得你这样一脚踹？你肚子里的名堂我清楚，看起来是老头子不要你，其实你早就盼着这一天，趁机把我们一起丢了。告诉你，你就是走我也要跟着你。孩子都快长一般齐了，离了婚叫我怎么办？何况你没道理，没道理！”

望着郎家惠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外强中干的样子，韩峰心里生出一阵悲哀，郎家人的智慧和力量全跑到郎沛贤一个人身上去了，剩下的都是些草包。这或许就是命数吧。要是郎家的后代个个都像郎沛贤那样优秀，那世界还不得被他们掀翻？

韩峰突然明白了郎沛贤请他吃饭的潜意识。本来没必要，包括那些话也没必要说。这其中多多少少含有惋惜的遗憾之意，想再看看，再让他停留一下。

“你听我说。我并没讲要跟你离婚，你又不是对我不好，我也不烦你。这种时候，你愿意跟我走，我非常感动。不过，倘若跟我走，你就得和老头子断绝关系，这对你对他都不公平。另外，你也该替我想想，出了这个门，我的生存问题就不得不考虑，绑在一起怎么活？”

“我用不着你来养。我可以从家拿钱去。我们甚至可以单独买一幢房子。”

“你还是不理解我，问题的关键就在这。离开郎家，我就是想一个人去闯，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我不愿意寄生在你们郎家这棵树上，也不愿意别人这么看我说我。我要抛开这团阴影和嫌疑。这才是我不想带上你们的理由。相信我，如果有一天我混出名堂来了，我会来接你们的。那时，即使老头子不同意也不行。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属于我的。但现在我还没那种勇气和实力。”

“……你的话我能相信吗？”

“如果是假话，你跟着我也没意义。”

郎家惠被说得没词了。她脑子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何去何从。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韩峰与郎沛贤之间的战火无辜地蔓延到她身上来了，她既缺乏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力去应对。

“那么，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郎家惠可怜巴巴地望着丈夫说。

“说吧。”

“反正今天下午也没飞机了。那么，我求你在家住一夜，让我晚上跟老头子谈一次，谈完之后你再决定走不走的问题，行不行？”

“没有用的。何况我去意已定。”

“有用没用，作为他的女儿，你的妻子，我至少也该谈一次。无论怎么看，你就这样走也是太自私了。你是个有家有小的男人，不能只顾自己。要不，下午我就去公司找他谈。实在不行，晚上再纠集家里人对他围攻。答应我，再住一个晚上，就算是给我给他一次机会。嗯？”

望着可怜的郎家女人，韩峰实在不忍心伤害她，敷衍着点了点头。

郎家惠立刻行动，擦了擦脸上的泪痕，便往外走。丈夫要被父亲赶出去，妻子能不着急？到门边，郎家惠不放心又返回头来，说：

“你可别胡来呀，一定要等我回来。”

郎家惠火烧火燎赶到郎沛贤办公室，得知他没出去，这才松了口气。

韩峰就算是犯了错误，但女儿的幸福和家庭完整，当父亲的也不能一下也不考虑吧。郎家惠实际上已经下了决心，如果韩峰一定得走，她就带女儿跟他一起走，走到天涯海角当牛做马也跟定了他，除非韩峰变了心一定要跟她离婚。好端端的家庭，凭什么要分开？我郎家惠也是正牌大学本科毕业，不信养不活自己，说不定还能帮助丈夫打天下呢。

刚才跟韩峰说话时怎么没想到这词？都搞糊涂了，回头再说也不迟。

郎沛贤好像知道她会来似的，对于这位极少莅临工作场合的女儿的到来，没有丝毫的惊讶。他摘下老花镜，平静地望着女儿。

郎家惠在对面接待椅上坐下。

“爸爸，你要跟韩峰断绝关系，把他赶走？”

“对。不应该吗？”

“当然不应该。怎么说韩峰也是你的女婿，就跟儿子一样，来我们郎家也十年了，从来没有犯错误，事情没少做。比如这次征地，不就是他一人日夜顶在现场吗？对郎家，他是有功劳的。怎么能因为一时糊涂，就把他赶去呢？要处罚也可以换种方式

嘛。”

“正因为他是一家人，我更不能姑息养奸，否则，我还怎么去管别人？至于十年没犯错误，那是因为他没机会。他从一开始就是想来我们郎家捞一把的，蓄谋已久，胃口大着呢。这种人我怎么能再容他？”

“那我跟孩子怎么办？”

“……他什么意思？”

“他说要一个人走。”

“他本来就是個自私自利的家伙，让他走。”

“他没你说得那么坏。我跟他大学同了四年学，又做了十年夫妻，我比你更了解他。他只是不想寄人篱下罢了。你作为长辈，按理该扶他一把才是，结果却因为这一点小错误就赶他走。难道都要像哥哥家昌这样听话而又没脾气的人你才能容忍吗？”

郎沛贤脸部肌肉痉挛地抽动了一下，这话戳到了他的痛处。自己唯一的接班人竟是个人人都瞧不起的庸人，他能不伤心难受？

“不要再说了。一个人有没有用，重在品行，根正才能长成大树。像他这样吃里扒外整天绞尽脑汁挖别人的墙角，永远不会有前途。你和孩子还是趁早离开他好，没什么可留恋的。有机会再找个合适的人，也不晚。谁不比他强？”

“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和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夫妻，彼此感情一直很好。现在是他有对不住你的地方，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我和他有什么理由因此分手？他坏不坏是一回事，只要对我和孩子好就行了，别的我不管。”

“你不是说他要一个人走吗？”

“那是被你逼得。他没有办法。他什么都没有，出去后连租房子的钱也没着落，还得另找工作，怎么养活老婆孩子？”

“就是嘛，这样一个男人，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跟着他也是死路一条。”

“如果你能看在他为郎家卖命十年的份上，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他肯定能干起来。你知道他是有能力和才干的。”

“他还好意思问我要钱？”

“是我求你。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

“这不可能。”

“那我们就暂时住在家里，等他——”

“这也不可能。郎家是正统的显赫之家，我不允许他这种败类玷污门风。”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郎家惠只有动用最后一招了。她就不相信父亲真的是铁石心肠。

“爸爸是一条生路也不给罗？”

“是他自绝于我。”

“那我只有带孩子跟他去了，一家人死也要死在一块，反正我不会按你的意志同他分手。”

“你和孩子不能跟他去。相信我对人的判断，不出两年，那贼坯子准把你们蹬了。”

“那也得到时再说。你可以不要女儿女婿，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不能没有丈夫，女儿也不能没有父亲。”

“愚昧！你要是敢跟他走，出了门就永远别回来。我说到做到。”

“这是我自己的事。”

郎家惠站起来就往外走。她以为郎沛贤会叫住她，但身后一直没有声音。

郎家惠沮丧地想，只有晚上动员家庭其他人员一起上阵了。

就在郎家惠向郎沛贤求情的时候,韩峰已经收拾好东西离开了郎家。

这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下午。天空亮丽得没有一丝云彩。大地蒸腾着阵阵热浪。韩峰在路边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不知道往哪去。但他很快就自嘲地笑了笑,这还不简单,顺着大路走就是了。十年来,始终受着郎沛贤的支配和压制,总是被人撵着似的,紧张万分,从来没有松过一口气。如今终于解脱了,不就是图个自由和轻松吗?

走呀走呀走呀走,他乡自有烈酒和问候。是呀,车到山前必有路,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韩峰毫无目标地沿着大路朝前走去。他回过头来望了望郎家小楼,举手做瞄准状,嘴里轻轻地‘啪’了一声。

13

郎沛贤读报纸的时候，妻子王丽珍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可一看见郎沛贤，又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在她的概念中，郎沛贤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打扰的，就如同郎沛贤在外面如何她一概不闻不问一样。她始终不会忘记自己仅仅是个家庭主妇，丈夫有本事，挣了大钱，家庭随之显赫，这些都不是她的功劳，她只是跟着沾光受益。而她应该做的，依然是家庭主妇的事务，把家料理好，让家庭中每一位成员在家时都尽量过得舒适。

当儿女们都长大之后，王丽珍无形中就降到了家庭最低的位置上，服务于每一个人。没人要求她这样，是她自愿放弃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权利，而只承担其义务。这合情合理。她不过是个平庸的上了年纪的女人，丈夫儿子女儿女婿都比她强，她如何行使得了属于自己的权利？

她能管的只是家里请的几个佣人。

郎沛贤主动与她打招呼：

“哟呵，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家里被你搞成这样子，我睡得着吗？”王丽珍在对面坐下，向丈夫表示不满。她无法像郎沛贤那样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昨晚上郎家惠哭闹了一夜，郎家兴也陪着在一旁伤感落泪，嘴里

骂骂咧咧。

“这事你不要管。”郎沛贤说得很干脆。

“你让家惠和孩子怎么办？”

“家惠三十多岁了，她知道该怎么办。韩峰是个心术不正的人，当初我就反对他们的婚事，现在分手，对家惠和孩子都是件好事。”

“这还是好事？我看他们两口子挺恩爱的。”

“那不过是韩峰表面装出来的而已。现在的年轻人，不可低估他们。”

“反正我不赞成拆散他们。好端端的一个家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

“你不懂。跟你也说不清楚。”

“这事，这事跟家惠和孩子没有关系。”王丽珍不想放弃，虽然她不懂，但她却知道丈夫太过分了。

“作为妻子，丈夫做出了如此卑鄙的事情，怎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呢？韩峰看起来是背叛了我，实际上是背叛了我们这个家，背叛了家里所有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捞一把然后离我们而去。这一点，家惠慢慢就会想明白的。她现在难过伤心，不难理解，但很快就会适应。”

“可……”

“不要再说了，我的决定不会错。”

王丽珍叹了一口气，只好不说。想了想，又提出了个关心的问题。

“家兴怎么办？”

“他又怎么了？”

“昨晚上他的情绪波动很大，我看有些不对劲。在家里，他就跟韩峰关系还好。”

郎沛贤把手里的报纸拍在桌上。提起郎家兴他就心烦，管不能管，干不能干，稍微一点刺激就受不了，纯粹是个废物。郎沛贤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儿子来，而且竟然拿他没一点办法。

“他最近在家都干些什么？”郎沛贤问。

“还不是跟以前一样，白天经常出去逛逛，看电影话剧听音乐会，或找同学朋友聊聊天喝喝酒。在家一般都关屋子里读小说，韩峰倘若在家没事，两人常常会谈谈文学。唉！也就是消磨日子呗。”

郎沛贤哼哼了几下。郎家兴干的这些事，都是他最瞧不起的。

“你应该多关心关心他，抽空多陪他聊聊天。家兴弄到这个地步，你也是有责任的。”

她这是指郎沛贤强行拆散郎家兴与那个表演系女学生谈恋爱的事。郎沛贤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指责，他烦躁地摆摆手，说：

“这孩子没用。我有什么责任？”

“不能这样评价他。他的脑子我看不比家昌差，性情温和，感情丰富，悟性很高，只是有点脆弱。如果他喜欢做的事，他都能做得很出色。可你总是强迫他干他不想干的事，让他去公司，还让他去工地锻炼，照你那种做法，谁都会弄出毛病。”

“那你说怎么办？他喜欢看电影话剧，可他当演员吗？他听音乐，可他会哪样乐器？还有读小说，他又写过什么？是当作家的料吗？”

“你不能一开头就否定他。其实，这些我看他都行。”

“别把你的儿子看得那么了不起。什么事要干出头，都比想像的要难。只要他喜欢，他干什么都可以。我早就不管他的事

了。”

“问题就在这，你不能不管他。你应该对他表示你的支持、鼓励和关心，多跟他聊聊，问问他需要些什么帮助。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脆弱，所以，我们就该帮助他建立自信打起精神来，扶他上路。这些，你是做得到的。”

郎沛贤没吭声，妻子的话有道理，他不是不明白。可要郎沛贤鼓励儿子去干他看不起的事情，他哪又愿意呢？在郎沛贤眼里，儿子喜欢的东西都属于“不务正业”，只有他所从事的实业，才是正儿八经的大事。

正道不走，偏喜欢歪门邪道。这真是！不过，已经到这种份上了，也只有由他去。不求他将来成就一番事业，也指望他能做个自食其力的人。像现在这样下去郎家兴早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废物。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他还喜欢什么？或者还有哪些爱好？”对于儿子，郎沛贤是愿意稍微花些时间的。

见丈夫跟自己商量小儿子的的问题，王丽珍眼睛立刻就闪亮了，充满感激。她努力在印象中搜寻起来。

“……他玩电子游戏机听说不错。”

“去去去，说些什么。”

“对了！他喜欢打保龄球。”

郎沛贤差点没晕过去。都是些什么爱好？二十八岁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成天就玩这些东西？这哪是郎沛贤儿子应该干的事？

“还得了不少奖杯哩。我看他屋子里放着好几个。”王丽珍没发觉丈夫的沮丧。

这回郎沛贤却有些惊讶。他曾陪客户们去保龄球馆玩过。知道有些球馆为了吸引顾客常常会举办保龄球比赛，有的规格

水平还挺高。家兴能在那种比赛中拿奖杯？

“……他什么时候开始打保龄球的？”

“这，这我就不太清楚，有好几年了吧。”

“经常去打？”

“经常去。刘嫂洗衣服时从他兜里发现过好几次保龄球馆的会员卡，我见过，有时还不止一张。我还听他跟韩峰谈论过保龄球的事。”

“怎么说？”

“他说经营保龄球馆挺合算，收费高，好管理，而且高雅不俗。”

“哦？他有兴趣经营保龄球馆？”

“……我想有。”

郎沛贤有点动心了。他一直对娱乐业抱有成见，一方面觉得不好管理，一方面觉得会有损公司以及他个人的形象。他的产业中，有好几处地下部分都用于做停车场，几乎就是闭置在那里。公司里多次有人提出这是浪费，主张改建成娱乐游玩场所，经营舞厅、桑拿、台球、保龄球等等，也曾有人主动找上门想租赁，但都因为郎沛贤兴趣不大，也毫无这方面的经营管理经验而搁置了。

但郎沛贤只是在犹豫，或者说他还抽不出精力来认真考虑权衡。作为一个实业家，他知道这是一种保守。不管怎么说，娱乐业都是不应忽视的一大块，其潜力和利润都十分可观。

假如由郎家兴去经营一家保龄球馆，有什么不好呢？场地是现成的，只需购买些设备。郎家兴反正是个闲人，既然喜欢玩，那就给他一份工作试试，万一“变废为宝”，以后经营娱乐业这一摊子就让他挑起来，过些时候索性全部搞起来，把规模扩大，使之成为郎氏实业中一个新的项目。如果挣不到钱，也没关

系，公司来了客户，还有那些政府官员银行要人，平时都可以带出去玩玩，既有利于沟通感情，又省得把钱扔别人碗里，还可让郎家兴有份正当的事干，一举三得何乐不为？倘若实在经营不下去，那就再关掉，设备可以转让或者干脆连场地一起出租，也亏不了多少。

正如郎家兴说的，经营保龄球馆收费高好管理而且高雅不俗，这对郎氏实业的形象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它与舞厅、桑拿、KTV 包房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不一样。

“好吧，你去问问家兴，如果我专门为他建造一个保龄球馆，他有没有兴趣去经营？”郎沛贤一旦决定下的事，从不拖泥带水。

“那太好了！他会有兴趣的。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王丽珍两手撑在餐桌上，朝郎沛贤鞠了一躬。郎沛贤点上一支烟，说：

“当然，事先他还得学习一下，我会让人安排他去一家保龄球馆见习，看看人家是怎么经营管理。这边改建也得有个时间，两三个月吧。”

“好的好的，一切听你的安排。”

这时候老太太不声不响如一根枯枝朽木般悄悄地进来了，王丽珍连忙起身照应她坐下。可老太太极为生硬地甩开媳妇的手，自己利索地坐了上去。老太太就吃得往她，看见了似乎就有气，几十年如一日。

郎沛贤的面部表情立刻变得慈祥而恭敬了，隔着桌子大声向耳背的母亲问候：

“昨晚睡得好吗？”

郎家兴长时间地坐在韩峰的书房里，独自默默地流泪伤心。以前他和韩峰聊天谈文学的时候，坐的就是这个位子。

韩峰是郎家兴在家里唯一可以谈话交流的人。郎家兴将其视为兄长和朋友。每当郎家兴看完一部影片或一本小说，总喜欢对韩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韩峰也总是能从理论上去帮他概括和校正。韩峰原来就是学文艺美学的，来郎家后，一直忙于郎氏实业的工作和事务，渐渐疏远了从前的同学和专业知识，但他的内心却始终有一个文学的情结，每当看到同学出了本什么书或发表了篇什么论文，总会产生许多感叹和遗憾。因而，郎家兴能够在他空闲时间里找他谈论文学和艺术，韩峰当然欢迎和热情。对于韩峰来说，那是一种温习和回忆，是所学的专业有了一处用武之地。对郎家兴来说，却是一种学习和提高，使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尽量变得专业和规范。两人相辅相承各取所需。

事实上，韩峰各方面都能给郎家兴以指导和启示。郎家兴正是在长期的接触中感到了韩峰的优秀和才华。郎家兴非常敬重韩峰，心里常常把他作为老师来看待。

可是，这么样一个人却被父亲郎沛贤从家庭以及郎家兴的生活中给赶走了。郎家兴能不伤心？

郎家兴感到十分地绝望与痛苦。他认为这是坏人赶走了好人，歪风压倒了正气。不管韩峰犯了什么错误，郎沛贤都没有资格和权利赶他走。在郎家，最坏最黑最见不得人的人，只能是郎沛贤，要走，应该是家里人联合起来把他先赶走。

“郎家完蛋了！早晚会完蛋的，没希望了。”

郎家兴不断地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他为自己生活在如此黑暗的家庭中而感到痛苦，他更为自己不能改变这种环境甚至连离开这种环境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而感到绝望。

都是牺牲品，家庭中每一位成员都是父亲郎沛贤的牺牲品——这是郎家兴得出的又一结论。

消瘦、苍白、忧郁的郎家兴对于周围的人和事，总是能透过现象而得出本质的、文学的认识，然后，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伤感、痛苦和绝望。然而，对于如何去改变现状以及自己该怎么做，却又无能为力一筹莫展。父亲郎沛贤坚强果敢，勇于行动，只认目标而不管其他的素质基因，丝毫没有遗传给他。

郎家兴至今不能原谅父亲强行拆散他初恋的行径。

那段时光是郎家兴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每天沐浴在爱情的阳光雨露中，一切都变得美好而灿烂。除了上课的时间，他几乎都和那位名叫芳芳的表演系女学生泡在一起，两人形影不离，爱不完，乐不完。他的同学和朋友都羡慕他有这么样一位漂亮而痴情的女朋友。

郎家兴想不到父亲竟然不同意，而且是以那么荒唐的理由。照父亲的观点，娱乐圈中的女孩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适合充当情人或小蜜，而不适合当妻子和太太。这在郎家兴看来简直是奇谈怪论胡言乱语。

郎家兴当然不能接受，何况他正陶醉在初恋的甘美之中，他甚至愿为心爱的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郎沛贤的意志却不能改变。怎么办？郎家兴只好转入地下活动，在家不再提这事，他想，只要挨到毕业，也就由不得父亲了，实在不行，两人可以远走高飞。

那个时候，郎家兴还不了解父亲的强悍、专制和洞察力。他觉得这件事只要自己坚定立场守口如瓶，父亲就拿他没办法。婚姻恋爱自由，这是法律上规定的。对于父亲有可能采取的强制行动和措施，他没有丝毫的预见和防备。他觉得不至于，没理由，也没权利。

可没理由没权利的事郎沛贤也就那样做了，并且立竿见影。

郎家兴欲哭无泪，束手无策。

那天下午，当郎家兴回到偷偷租下的爱情小屋时，发现芳芳带着她的东西不辞而别了，连一封说明理由和告别的信都没留下。

郎家兴不可能不寻找。他追到电影学院，追到宿舍，芳芳的同学告诉他，她已经随一个摄制组去了陕北的外景地，她将在那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剧中芳芳担任一个主要配角的角色。至于那个摄制组具体在什么地方，女同学说不清楚。

再见到芳芳时是数月之后。郎家兴灰头土脸，苍白憔悴，人瘦了一圈，芳芳尽管晒黑了一点，却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她不仅带回了得意的作品和光明的前程，而且还有了一位满脸络腮胡须乞丐般脏不啦叽的男朋友。芳芳亲昵地叫他胡导。

芳芳的回答十分明了简洁：她不可能离开北城而回到外省的县城里去，更不可能离开屏幕。

芳芳劝郎家兴找过一位女朋友。她说凭郎家兴的条件，假如是喜欢像她这种类型的女孩子，要多少能找到多少。

郎家兴目瞪口呆，不认识芳芳似的。他没想到自己深爱着的初恋情人会说出这种话。

后来，郎家兴才知道在他与芳芳分手的背后，还有着大实业家与未来女明星之间的一笔交易。

多重打击使得初涉人生和社会的郎家兴终于受不了了，他脆弱的心灵保护屏障顷刻间就崩溃了。

郎家兴被人送进了医院。病床前，站着焦虑的母亲和同样焦虑的父亲。

郎家兴惊恐地缩做一团，指着郎沛贤歇斯底里地叫道：“别过来！别碰我！你是个杀手！是个可怕的杀手！”

王丽珍带着小女儿朗家敏悄悄地走进书房。卧室里，郎家惠还趴在床上低低地哭泣，嫂子贺兰在陪着她。

望着满脸忧郁充满着病态的郎家兴，母亲和姐姐分别在他身旁坐下。母亲抓起儿子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她希望自己温暖而关爱的手能传递给儿子一种安慰和同情。另一边的郎家敏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时她们能说什么呢？韩峰已经被赶走了，不可能再回来了。

郎家兴的手上，拿着张他与韩峰合影的照片。这位豪门中脆弱的青年，有着如女人一般细腻丰富的感情和孩子般纯净简单的心灵。

他靠在母亲的肩上，潸然泪下。

“走了，都走了……只剩下孩子和女人，还有我……还有罪恶。”

14

方纯觉得自己现在有点高高在上。她住的两居室在一栋十八层塔楼的顶层，站在大玻璃窗前，光线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三分之一的北城。虽然位于闹市，却十分安静，邻居们基本上没有往来，彼此也没有认识的愿望，再加上方纯从不带朋友来，屋内便始终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有种与世隔绝的味道。

方纯觉得这味道不错。长期生活在嘈杂、拥挤、繁忙、琐碎的生活环境中，她向往的正是这种清静和悠闲，她需要休息和平静。

另外，充当现在这样一种角色，方纯也不希望与人往来。与世隔绝没人打扰是最合适的。

方纯常常长时间地眺望北城。在眺望中细细地欣赏，细细地发现，细细地体会。北城始终笼罩在灰尘和烟气中，看上去隐隐约约如一个古旧的村落，显得肮脏而颓废，与想像中的大都市不同。高楼大厦虽多，却呆板灰暗，如朽木一般戳着一动不动。近处，才能看见大街上如锅牛一般一辆连一辆、排成八行、爬一爬又停一停、停一停又继续爬的汽车车队，还有如蚁群般密集的人头始终在缓慢地蠕动。毫无美感，只有拥挤局促和压抑。

黑幕降临时，北城才显示出其色彩，一派辉煌的红晕，不时有亮丽醒目的灯光在其中闪烁跳动，汽车灯如出炉的钢一样连

成一串伸向远方。然而，这辉煌与亮丽在更为厚重博大的黑幕里，却又显得那么地虚弱和华而不实，仿佛随时可能被吞没和熄灭。

方纯想不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争着抢着拼命挤入北城，除非实在没办法，否则，谁也不愿意离去，就如同自己，不惜辞掉外省的工作，甚至不惜充当别人的暗妾。

其实，北城根本就不是为她这种人准备的，它属于像郎沛贤那种人。无数人的奔波忙碌，最终不过是为少数一些人服务，并充当少数人的牺牲品。

也许一切都在于你别无选择。当你挣扎在生存线上时，或者当你希望能活得更好一些的时候，你也就像轴承一样被绑上了战车，那么，什么时候转动，往什么方向转动，就由不得你了。否则，你便只有报废。你无法回到起点，也无法后退。至于平静，就更无从谈起了。

怎么办？没有办法。只有随波逐流，任其漂浮，哪怕明知前面有急流险滩万丈深渊。

方纯现在喜欢思考些人生的问题，但每一次都得出具体明确的结论。这与跟肖野生活时不同，那时，她仅仅只能思考生存本身的问题并为此奔波，呕心沥血。

为了打发生活的寂寞和无聊，方纯添置了不少用品，高保真音响，VCD 光盘影碟机等等，她买了大量的磁带和光盘，没事时便独自一人静静地观看。除此之外，她花在化妆品、时装、书籍方面的费用也很大，只要看中了，一律都买下来，不问价钱。

如今，她已不必考虑钱的问题了。这是她跟了郎沛贤之后最大的收益。这种感觉，不是每个女人都能体验的。从内心而言，它带给了方纯一种满足，也带来了一份刺激和过瘾。只是在

体验这种快感和优越的同时，她不能再去想别的问题。

除此之外，方纯每隔一天便要出去转上几个小时。她毕竟是个现代年轻人，长期关在家里是坐不住的。那个时候，方纯总是穿着整洁体面的时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高贵、典雅，目不斜视、步态从容、神圣庄重。她希望自己显得有身份并具有女性的高贵感，让男人惊叹拘束，让女人自卑嫉妒。她对自己的伪装充满自信，她能感觉得到自己制造出的效果并为此获得快感和满足。她需要的正是这些，因为它们能抵消一部分她充当阔佬情妇的内心屈辱和低劣意识，从而获得一种短暂的心理平衡。

方纯知道，说白了是一种报复和仇视心理反映。

出去逛逛，主要是逛商遛场大街，独自一人，边走边看，边看边想。累了饿了，就找个幽雅的环境坐坐，吃点东西。赶上有新电影就进去看一场，没意思中途便退场，觉得好看而且不过瘾，就接着再看一场，反正时间有的是。

一次和几个朋友吃完饭，有人提议去玩保龄球。方纯也跟着去了。玩了一个下午，方纯玩出了点意思，觉得挺好。以前她以为这只是男人玩的项目，如今才发现女人同样可以玩，而且里面女人还不少。于是，后来没事时，方纯便一个人也会进去扔几局。她喜欢保龄球馆的色调和气氛。

每到星期天，方纯便去郊外的一所驾驶学校，学习开车。学开车方纯没有明确的目的，同样是因为无聊需要找点新鲜的事情干。所以，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后，便决定去看看，去了之后人家非常热情，方纯面子上拉不下，就报了名。当然，在她的心里也是有想法的，她觉得像自己这种‘有身份而高贵’的女人，应该会开车。长期以来，她对那些开着私家车满街跑的漂亮女人，一直充满羡慕。如今，她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属于她们那种阶层了，不会开车就讲不过去。至于什么

时候自己才能真正拥有一辆小汽车，方纯没去想那么多。她觉得假如不准备长期跟着郎沛贤，这问题还是暂时不要去想为好，想也是自寻烦恼。

但是，既然有条件，先学会开车，也没什么不好。万一有一天没活路了，不是也可考虑开出租车吗？

方纯始终矛盾着。对于目前的处境，她坚信仅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她只是对于今后怎么打算还没有想好，或者说还在等待之中。但她并不着急，因此，她也就没有立刻要求改变的愿望。

她想，这无疑是堕落。但她没办法，因为堕落早已成为现实，那么，早一天晚一天结束，性质都一样。

另一方面，方纯内心又在顽强地抵抗着这种堕落。比如对待郎沛贤，她总是不想侍候得他太舒服，也没想要博得他的欢心，甚至她都没想要对他保持忠诚。她想，假如她能遇到一位满意的男人，随时都会同意跟他走而离开郎沛贤，问题在于这种男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现。

对于郎沛贤，方纯认为不过是位特殊的朋友，他的权利在于随时可以来找她并要求她陪他睡觉陪他聊天。除此之外，方纯觉得没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

关于准备些酒菜的问题，郎沛贤提出过多次要求，但方纯一直故意不予配合。有时说过分了，方纯甚至会尖刻地反驳与顶撞。

“今天有些什么好吃的？”郎沛贤总是这样开头，重复些老话题。

“冰箱里有，你去挑挑，我给你做。”

“没准备新鲜的？”

“天天去自由市场，谁愿跑？”

郎沛贤只好去开冰箱。晚餐他一般都比较讲究，不想太马虎，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冰箱里通常只有鸡蛋、瘦肉、蔬菜，有时还会有一只冻鸡或几块冻豆腐。

“就这些东西？”郎沛贤免不了失望。

“这些不够吗？你要是能吃，我都给你做了。”

“你应该多有些花样，好的差的都应该储备一些，别全是这种大路货。吃饭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

“我对吃饭不在行，也不懂，要不你开个单子下次我去买，但做起来好不好吃，我可就不管了。”

“女人怎么能这样说话？”

“女人就一定得会做吃的？别忘了大厨子可都是男人，你的手艺怎么样？”

“……有道理，有道理！看样子这顿还只能由你瞎整了。那就赶快动手吧。”

菜做好后，郎沛贤的问题又来了。

“酒呢？”

“酒柜里。自己拿。”方纯在厨房里说

郎沛贤不情愿地自己弯腰去拿，可几个“五粮液”酒瓶全是空的。

“酒柜里没有。”

“那就冰箱里看看。”

冰箱里只有果汁和矿泉水，没有酒。

“那就喝果汁吧。”方纯说得轻描淡写。

“果汁能当酒？”

“将就一餐算了。要不再给你几粒巧克力。”

“混蛋！”郎沛贤受不了，如此怠慢竟然还不当一回事，谁跟你嘻皮笑脸？“你每天都是干什么吃的？要菜没菜，要酒没酒，逗我玩是不是？”

方纯不怕他，端着饭碗坐下，说：

“好厨子在大饭店，好佣人在保姆市场，别对我嚷嚷。吃得不满意下次吃完了再来。”

方纯软硬不吃，郎沛贤拿她没一点办法。郎沛贤常常被搞得非常窝火。他在别的女人那从没受过这种待遇，在家也不会这样。自己开冰箱找菜，开酒柜找酒，而且什么都没有，而且说都不能说一句，而且屡教不改，这他妈的都是哪儿哪呀。若是跟徐素怡比起来，这女人既不顺从也不温柔，更不会知冷知热体贴入微。跟他第一次在店北河工地看到她时得出的印象完全不同。

然而，尽管受到如此怠慢，郎沛贤却没有产生放弃她的念头，反而跑她这里最多，也最愿意让她花钱。对方纯，他还没有吃透，也没有征服，仅仅只是钓住了她或者说用钱控制了她，才刚刚开头。这使得他充满兴趣和欲望。他喜欢用强意志去征服改变他人。方纯的魅力是明显的，既年轻又现代，和徐素怡属于两个时代和两个层面，这决定了她们俩虽然扮演相同的角色，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状态，对此，郎沛贤觉得自己只能理解和迁就，同时，还应该感到高兴。否则，倘若两个女人味道一样，岂不就没意义了？重复是最无聊的悲哀。

不过，一切都必须有大前提。大前提是原则问题，决不能动摇。郎沛贤的大前提是给他惹麻烦，不能有事没事缠着他没完没了地提各种要求，贪得无厌庸俗不堪，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招牌参政议政指手划脚招摇撞骗。这一点上，方纯和徐素怡都是一致的。

既如此，剩下的就都是小事了。女人嘛，谁没一点小名堂小脾气，那只有由她们去。大丈夫不能跟小女人较真，无非是逗逗乐而已。

认清事理后，郎沛贤也就不往心里去。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弄得不高兴时，照样会烦会骂，但烦过骂过之后，也就忘了。一天到晚大事小事忙不完，如果什么事都计较，提不起又放不下，那就没法活了。

尽管郎沛贤是个现代实业家，但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依然存在些老旧的东西。对此，郎沛贤从不否认，他想，这显然和年龄以及从前所受的教育有关。

比如，只要遇到了喜欢的女人，郎沛贤就忍不住会提出孩子的问题。尽管明知绝大多数女人都不可能答应他这种要求，但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表达自己的愿望。

方纯是他喜欢的女人，所以也不例外。

方纯想都没想就断然拒绝了。她觉得郎沛贤简直是莫名其妙。她警觉地看了眼床头柜，那上面有几样他们刚刚使用过的避孕药物和性爱辅助工具。

郎沛贤笑了起来，身上的肉一耸一耸。

“怎么？怕我使坏做手脚？”

“你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点我可警告你，就是怀上了，我也会弄掉。”

“我从不强迫别人做他们不愿做的事。一开始就对你说明白了。怎么还不相信我？”

“不强迫我怎么跟你躺在这？”

“我强迫了吗？你别搞错了。”

“我看你比强迫还要恶劣。强迫不过是你手段中最低级的

方式，一般你都懒得用。”

“我有那么厉害？哈哈……好好，我们不谈这个问题。言归正传。你真的不同意？”

“不同意！”

“考虑考虑再说？”

“没必要。永远不可能同意。”

“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又没打算长期跟着你。你自己也只计划三年。有了孩子我怎么办？”

“还有呢？”

“法律上不允许。”

“还有呢？”

“我不愿意。”

“还有呢？”

“你这人怎么啦？有完没完？”

“我是在同你商量，总得把话听完。既然没了，那我就一跟你解释。”

“用不着解释，我不想听。”

“关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长短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你，和有没有孩子无关。重要的是假如你愿意为我生孩子，不管你是否离开我，我都会养你们一辈子。我是个有责任感的人，这种情况你也不是第一人，她们现在都生活得很幸福，不信你可以去调查。”

“亏你说得出口。这样我更不会同意。”

“你是个没有生育过的女人，生下孩子随你姓就是了，法律管不着。”

“你别说了好不好？我不想听。”

“让我把话讲完嘛，又不是要强迫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不愿意，这是关键。其实，女人嘛，早晚都要养孩子，这是客观规律，也是人之常情。你反正和肖野要离婚，不管是否跟着我，你都是个离过婚的女人。这样，带不带个孩子都差不多。我的基因肯定是一流的，和别人生出来的不一定比我的好。所以，我认为你还是同意的好。趁现在年轻又没什么事，轻轻松松生一个，同时又把一辈子的生存问题解决了，以后仍然拥有绝对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在不行还有我在后面垫底，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方纯觉得郎沛贤简直厚颜无耻，竟然就跟唠家常一样。但她已领教过郎沛贤的这种风格，知道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什么话都能从从容容地说出口，就和做交易一样，一一先摆出自己的条件，然后接不接受便由你。不过，只要你接受他的条件，方纯相信他还是会信守诺言的。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恐怕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

但方纯绝对不会同意跟他生孩子。当初稀里糊涂同意做他的情妇，已经就错了一回，没理由再错上加错。生孩子跟做情妇不同，情妇不当随时可走，只要别人不知道也就跟没发生一样，而一旦生下孩子，那这一辈子就永远斩不断其间的牵连了，自己和孩子永远得背黑锅。

方纯还没堕落和糊涂到那一步。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动心了？如果一时决定不了，可以慢慢考虑。”

方纯瞥了一眼郎沛贤，见他不像是在故意装傻，心里就想，看来郎沛贤并不是处处精明强悍，有时也挺迟钝，甚至有几分可怜。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他竟然还看不出来，竟然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请求。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反正我不答应。”

“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这机会你还是留给别的女人吧。我宁可到时再去后悔。”

郎沛贤未置可否地点点头，爬起来点了一支烟，慢慢吸。他始终显得很随意轻松。

方纯突然产生了一点兴趣，问：

“你刚才说有好几个女人为你生过孩子，真的吗？”

“是想实地考察一下，还是吃醋？”

“去！只是好奇，问问。到底有几个？”

“想整我的黑材料，告我？”

“说就说，不说就拉倒。什么德性！”

“哈哈……这可是属于个人的隐私。尊重一点别人的私生活嘛。”

“那好吧。”方纯不甘心，“她们现在都怎么样？”

“我已经说了，都生活得很幸福，不愁吃不愁穿。”

“跟你有往来吗？就像我这样。”

“大多有了自己的家，个别重感情的还有往来。不过，我不会去打扰她们，并且都会按时给她们支付养育费。除非郎氏实业有一天破产了，那我也就没办法了。”

“那些孩子呢？”

“跟他们母亲呀。”

“你都认识吗？他们会来看你这个父亲吗？”

“你怎么专问些傻问题？认不认识无所谓，但怎么可能来看我呢？那样对我对他们都不好。”

“既不认识，也不互相看望。那你要那么多孩子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男人嘛，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它能

产生一种成就感。至于用什么形式,我想并不重要。”

“你喜欢他们吗?想念他们吗?”

“……只能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吧。哎,左问右问到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我开个单子你自己看看去。”

“别臭美了。我才不会跟她们搅到一块去哩。我没那么愚昧。”

方纯常常会想到肖野。这令她很费解。以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她是那么地看不起他,那么地想离开他。如今分开了,却竟然一时半时还忘不掉。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男人爱后妻,女人念前夫吧。真正生活在一起,肖野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对于俩人共同生活的回顾与反思,是方纯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已经好几个月了,肖野音讯杳无。她曾给过他电话号码,可走后他一次也没来过电话。最初的时候,方纯甚至担心他老打电话来,因为她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更怕他纠缠不清没完没了地提要求。但渐渐的,这种担心就变为了一种失望,怎么说也应该通报一下情况呀,至少也应该告知一声是否进了那个画室。

她曾想过问问郎沛贤。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她觉得没必要。

究竟是两人缘分本来就薄,还是肖野无情无义从来就没把她当一回事,或者是肖野认为她是个贪图享乐的绝情女子不值得理睬?

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来电话肖野有他的想法。否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难道对肖野还有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吗?难道对他还

抱有什么幻想吗？难道还真的想三年之后与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吗？

方纯的回答是否定的。人不能回到同一条河流。何况肖野是个不值得留恋的男人，是个没用的男人，当初被他拖得那么苦不说，最终竟然还把她给‘卖’了。

是肖野把自己‘卖’了？还是自己要离开肖野而将自己给‘卖’了？在这场交易中，肖野不过是被逼无奈才顺手牵羊捞了一把便宜。

那么，对于肖野‘捞便宜’自己又是什么态度？是有意帮助成全他？还是听之任之或者袖手旁观，反正郎沛贤愿给，而肖野又正需要。

这些，方纯都说不清道不明。

关于肖野是个有用没用的男人，方纯的结论也是矛盾的。肖野有才华，方纯深信不疑。但绘画艺术金字塔顶端所能容纳的人实在太有限了，肖野难以挤上去，而他最致命的弱点在于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才华转化为实用价值。他只想站到金字塔顶端去受万众的崇敬，却不明白即使是处于金字塔最下层的人也同样可以活得很好。他不是个现实中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是个悲剧性的人，而他的才华恰恰是造成他悲剧的根源。

当初，方纯就是因为仰慕他的才华而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人生误区的。

那是个周日，方纯和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出来，便看见肖野端着个画夹在为人画肖像速写。俩人围过去观瞧，只见肖野寥寥数笔，一个人像便跃然纸上，维妙维肖。十块钱一张，不像不满意不要钱。刚来北城不久又从没和绘画接触过，方纯和朋友看得惊叹不已，尤其是神态最后一笔结束时，两人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喝彩声。方纯觉得简直神了！

再看绘画者，长得英俊高大，十足的正在奋斗的艺术形象，忧郁而潇洒，双目如鹰一般敏锐犀利。偷偷看了一会儿，方纯连忙害羞地转过目光，不敢多看。

在朋友的怂恿下，方纯也画了一张。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方纯非常紧张，心突突直跳。肖野没有让她太尴尬，一两分钟便画完了。那是张似像非像神态逼真的速写，线条极为简洁流畅。方纯心里很满意。

正要掏钱时，始终沉默不语的画家肖野说：

“不收你的钱。”

方纯茫然。肖野解释说：

“因为你很漂亮。”

方纯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众目睽睽之下，她难以接受如此直白的恭维，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肖野继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能允许我再画一张吗？我想留着做素材。”

原来是这样，方纯欣然同意。这一回画了有五六分钟，但方纯已不紧张了。女孩子这种时候通常都只有骄傲，如吃了蜜般甜美。

可是肖野这回画出的东西却让方纯大失所望。人不人鬼不鬼，眼睛像螺纹一样一圈一圈的，柔美的长发似生硬的木板架设在脑后。

肖野只让方纯看了一眼便收起来了。这张是属于他的。然后，肖野就开始了画下一位，依然神情专注，一言不发。弄得方纯想说声谢谢或者再见都不敢开口，只好拉着朋友悄悄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在公共汽车上，方纯意外地又遇见了肖野。这大概就是缘分了。北城一千多万人口，平时即使在街上走断腿，也难遇上一个熟人。可他们两个就有这么巧，而且方纯恰好是

一个人,而且那天她恰好没事。是命运决定了她在劫难逃,方纯想。

那时的方纯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出悲剧正在开始上演。她和肖野一样,都为偶然的重逢感到惊喜,一种老朋友才有的亲切感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肖野管她叫“散场的女孩”。方纯则称他为“未来的大画家”。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

如今,方纯时常会想起那两个好像是开玩笑似的称呼。她觉得其中含有一定的命数。一个是“散场的”,一个是“未来的”,瞧瞧,多不吉利,都没戏。不幸的是结局恰恰就是这么一回事。

肖野说他去美术馆,参观西班牙绘画巡回展览。他邀请方纯一起去。

方纯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什么都看不懂。”

“我可以替你讲解。问题是你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肖野说得很真诚很友善。

方纯有点动心了。这无疑是个长学问的机会,平时请都请不到。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时期,只知道学习重要,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有兴趣,却不明白到底想干什么,哪些知识有用哪些知识没用甚至只能起反作用。

“我没票。”方纯说。

这句话足以反映出方纯当时的状态:什么都不懂。她觉得美术馆是高雅神圣的艺术殿堂,一般人进不去。尤其是这种国际性美展,票一定很紧张,得计划供应。

肖野一愣,说:“我也没票呀。临时去买不就得了。”

就这样,方纯跟着肖野进了美术馆,也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展厅里全是些看不出名堂的作品,均属于前卫艺术范畴。

肖野虽然很有耐心，讲解了半天，方纯仍处在云里雾里，好像明白了一点实际上根本就不得要领。讲解了几幅，方纯过意不去，便让肖野自己去参观，她慢慢琢磨就行了。肖野没有坚持，他两眼放光兴致正浓，巴不得一个人静静地欣赏体会。

展厅里人并不多，但非常安静。正如方纯的印象，里面十分高雅有品位。方纯觉得自己是滥竽充数，是混进艺术世界的文盲白痴，可她却愿意这样呆着，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跟在肖野身后一幅一幅向后移。她以一个局外人的心态和一个女人细腻的情感，静静地观察和体验着艺术世界中的珍品和人。她很快就得出结论 这是一个奇妙、博大、高深、纯净的世界，充满魅力，令人向往。

方纯当然不敢否定面前的一幅幅作品，她知道不是它们画得不好，而是自己无知不懂得欣赏。她想到了肖野为他画的第二张速写，原来那才叫真正的艺术作品，肯定比她喜欢的那张要画得好，更有档次更有收藏价值。

方纯对肖野肃然起敬，充满女孩子特有的企慕。这感觉严重影响了方纯后来对肖野的判断。当她后来走进肖野那间破旧低矮的小平房时，根本就没想到他实际上是个连养活自己都不行的男人。她反倒认为里面充满着刺激和哲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筋骨劳其心智，她想到了卧薪尝胆，还想到了来日鲜花掌声和荣誉。

恋爱中的女孩子简直莫名其妙。

结束参观走出美术馆后，肖野请方纯去吃牛肉面。谈起参观的体会时，沉默少语的肖野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旁若无人激情万丈。这和方纯想像中的艺术家又是一致的。她身不由己地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了，浸透了。

分手的时候，两人都从对方的眼睛里读出了相见恨晚的绵

绵情意。这时，他们才互通姓名互留住址和电话号码。于是，一切该发生的就自然而然都发生了。

用无知来解释这样一段历程，方纯认为显然太简单也太不公平。说到底，肖野没有骗她，并且是真的爱她，至少曾经是这样。而她那时也的确是肖野吸引了，心甘情愿跟他一起迎接生活和艺术的挑战。她那年二十四岁，并且曾接触过两个男人，不能说什么都不懂。而两个相悦的男女走到一起共同生活，本身并不是错误，无可指责亦顺理成章。

那么，错在哪呢？

缺钱，是一个因素，但却不是主要因素。不管怎么样，两人还没到生活在一起就会饿死的地步。真到了那一步，方纯相信肖野也会重操旧业上街头卖艺。是缘分已尽感情不再吗？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也未必，除了为缺钱而争吵外，两人之间并无多少冲突，从前是怎么样后来还是怎么样。

说来说去，还是钱，但肖野是个不看重钱的人，这么说，问题在她身上了，因为她看重钱，并且不愿过贫穷的日子……

也许肖野对生活的要求太高、太抽象，而她又太现实、太缺乏耐心。两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不同，这才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因素。

感情应该说还是有的。要不然，已经离开了，干嘛又要去想他呢？

假如肖野此去真的成功了，不仅声名远扬，而且腰缠万贯。那么，自己又会如何看待离他而去呢？自己的最大理想曾经不就是那一刻吗？会后悔吗？

方纯想不了那么多。她觉得自己已经不配再奢望那一切了。她是一个从生活的战场上败下来的逃兵。前方的流血牺牲以及光荣梦想都不再与她有关系。

是的，肖野已成为历史。无论他成功与否都不再有价值，不成功，肖野无脸来见她，来了她也不会答理他，倘若成功了，肖野更不可能来找她这个贪图虚荣享乐连贞洁廉耻都不要的坏女人，那时，鲜花美女他将都能拥有。

毫无疑问，跟着郎沛贤比跟着肖野更是一种错误。从前仅是苦一点累一点，但希望还在，如今除了不愁吃穿外，别的什么都没了，根本就不存在希望。

肖野不会来电话。尽管他有很多的不是，但他仍然是一个奋斗中的艺术家，仍然是一个男人。

望着南方茫茫夜空，方纯孤寂而惆怅。她很想知道肖野怎么样了。她默默地为肖野祈祷，肖野是个虔诚而执着的跋涉者，为了成功，他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如果上帝有良知，应该把艺术的光环赐给他。尽管那光环对她已毫无意义了。

15

修建地铁新线路的消息,于一个平静的上午,在《北城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紧随其后的是《北城晚报》。第二天,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竞相转载报道。

市长坐在电视屏幕里接受记者的采访,春风满面镇定自若款款而谈。这组镜头当晚出现在多个频道中,全是一个模式。显然是早就准备好了。

消息事先封锁得很严。北城的人们都十分意外。关于修建新地铁之事几任市长都作过努力并搞得沸沸扬扬,最终却不了了之。人们都有些失望了。然而,这次突如其来的消息显然不是在放空炮。即日将举行公开分段投标会,组建多支施工队伍,一个月内同时破土动工,市长说十八个月后北城将出现一条最先进的新的地铁线路。

哗然。沸然。北城一片振奋。拥挤的交通状况已严重影响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人们无不为一重大举措而欢呼。当天的报纸抢购一空。

市长需要的正是这一效果。

那天晚上,在潇芳宾馆的一个大餐厅里,郎氏实业召开了庆功表彰宴会。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此次征地的有功之臣全部到

场。

郎沛贤端坐在中间大圆桌主席位上，脱去了西服，显得轻松随意、容光焕发。此刻他的内心非常地踏实，修建地铁消息的公布标志着他又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之前，实际上他的心是悬着的，因为他已经倾其所有将资金全部换成了西北郊的土地。万一修地铁的信息是假的，或者最终流产了，那郎沛贤就得准备跳楼。高出目前市场价的部分肯定是白扔了，大片到手的土地要转让出去，一年两年都难脱手，资金全得冻死，还有其他费用等等，最终能回收三分之一就不错。这也就意味着破产完蛋。

如今，这种担忧显然不存在了。郎沛贤能不松口气？

这次征地可谓有惊无险，虽然楚塔山的介入使得价格上涨突破了预算，但由于及时调整了策略，允许对方继续使用土地只是将主权易位同时暂付部分转让费，从而节省下了大笔资金，这样，最后实际收购到手的土地比计划反而超出了百分之二十。因此，在利润上郎沛贤有增无减。

土地拥有越多，利润必将越大，这才是关键。从今天开始，土地就将以翻番的势头上涨，原来涨的那部分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措施含有一定欺骗性，那些原来的主权单位和个人看起来是沾了便宜，实际上已经处在了任人摆布的地步。土地暂时不开发，你用一用也无所谓，一旦要用，随时可撵你走。

显然，这也是一种短期行为，它的弊端十分明显。那些人以为他们还有考虑变通的余地，似乎并未最后成交，因而想先拿下你的钱再去考虑其他问题。这也就是他们‘占便宜’的地方。而实际上，收回土地已不可能，土地已经属于郎沛贤，想收回去只能是按新的市场价来买。所以，地铁消息公布后，他们就会发觉上当，必然会想办法反悔和抵赖，后患无穷。这决定了还得跟他

们再斗一个回合，别无选择。

关于短期行为的利弊关系，郎沛贤比谁都清楚。每一位从零起步并且最终成功了老板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郎沛贤也不例外。在郎氏实业具有一定规模之后，郎沛贤曾命令手下任何人不得采用短期行为谋取利益从而损害公司的大形象。这次征地制订计划时郎沛贤就没把拖欠对方资金列入预算。为什么后来他又改变主意批准了这一措施呢？因为他需要足够的土地，土地到不了手上或者达不到预定的面积，整个综合开发计划就将变成一纸空文。

那样，郎沛贤的损失就将以‘亿’去计算，不是闹着玩的。他能不‘灵活’一次？

在此次大行动中，唯有综合开发计划是不能变的。它是郎沛贤认定的最终目标。

一切都是因为楚塔山的插手，郎沛贤觉得自己是被逼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

接下去的回合，肯定会非常麻烦难缠，但最后的胜利者，无疑肯定是郎沛贤。因为土地使用权契约文件如今都控制在他手上。

如果说楚塔山的介入给郎沛贤带来了阻碍，那么，目前已转化为增加了这样一个战役，仅此而已。这已经是最小的损失了。这一转化，非常巧妙也非常成功。对付那些已经丧失了主权的单位和市民，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只是那些人到时肯定不会同郎沛贤讲道理，他们甚至会又哭又闹要死要话。麻烦就在这。我们是一个重人情讲良心的国度，“情理之中”“合情合理”“情”都放在“理”的前面，这是法制不够健全法律意识淡漠的典型症状。就是说，郎沛贤还不能不理睬他们，也不能用生板强硬的方式对付他们，而必须陪着他们

慢慢玩。

当然，郎沛贤并不在乎。他也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过来的，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不比谁弱。不就是玩嘛，玩来玩去你们还是得输。

这一举措的构想者以及实践者，是韩峰。毫无疑问，在整个征地工作中具体贡献最大的也是他。

庆功会，最大的功臣却不在，郎沛贤感到了些许遗憾。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有能力的人总是跳来跳去或者企图捣鬼，难以久留，好在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老的了去了新的又长大了，郎沛贤已能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

林深鸟众，山高石多，人才虽然宝贵，但弃之亦不足以惜。该走的留不住，该来的自然会来。车少人多，只要把车开起来，位子总能坐满。

行政部主任林松请郎总先作指示。郎沛贤立刻站起来制止，说：

“今天这里没什么总不总，更不存在什么指示。诸位都是功臣，此次征地工作能取得圆满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仅仅是其中一分子。把大家召集到一块，目的只是放松一下，同乐同庆。另外，各部门之间平时也难得聚在一起，虽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有的恐怕还不认识，所以没必要搞得那么严肃拘谨，我倒想提议大家先把酒喝起来，会喝的干杯，不会喝的拉他们上台唱歌表演。”

郎沛贤这样一说，就等于为晚宴定下了基调，气氛便有些活跃了。温彦达借势造势，推波助澜，不温不火地说：

“我不会喝酒，也不会唱歌跳舞，光吃菜行不行？”

大家哄一下就乐了。有人就喊。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郎沛贤说：“既然大家说不行，那就大家看怎么办吧。我主张就拿他先开刀。”

郎沛贤坐下。这边就有好事的人同温彦达较上劲了，其他人跟着起哄。温彦达拗不过，同意讲个笑话，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

讲笑话是温彦达一绝。他那不阴不阳老实巴交的样子能恰到好处地反衬出笑话的效果，所有人都笑得受不了他还能够不动声色结结巴巴继续讲下去。

温彦达站起来说：“那，那你们先把酒喝了我看看，别回头又不算数。”

温彦达首先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老家特别穷，乡下人都没见过世面。有次村长进城开劳模会，完了就参加一个类似于他们现在这种规格的宴席。吃着吃着他就发现餐巾挺不错，又白又软又结实，觉得丢了可惜。散席时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往包里塞了好几块带回家。村长媳妇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比比划划剪剪弄弄一晚上的功夫就改做出了两条短裤。各自穿上一试，嘿，挺爽！比原来的强多了。几天后，村长媳妇闹肚子，于是去村卫生所。医生说得打针，让她把一边裤子脱了。村长媳妇照办，翘起屁股冲着医生，医生一看乐了，只见裤头上写着：欢迎光临，包您满意。医生一乐便把村长媳妇搞糊涂了，以为是弄反了，连忙扯扯裤子换过一边。这回医生更乐了，上面写得更绝 味美价廉，八折优惠。联系电话 7654321。

温彦达的笑话一讲完，气氛就收不住了，有人笑得直不起腰。温彦达莫名其妙地望着众人，他拍拍身边一位笑出了眼泪的女同志，递上餐巾，关切地说：

“你没事吧？要不，你擦擦？”

女同志如针刺一般跳了起来，一边笑得不能自制，一边尖声

怪叫：

“我不要！你还是带回家给你老婆吧！”

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每个人都热情高涨，没有人中途退场。

暑假结束的时候，徐涛完成了对郎沛贤的家庭以及所从事事业的调查。那时，关于郎沛贤在西北郊地铁一线的综合开发计划已不再是秘密。

然后，徐涛开始了思考。

徐涛的结论是 郎沛贤不是个真正的实业家，充其量仅能算个投机商人。这与大众的传闻以及郎沛贤常常自我标榜的形象有很大的出入。

郎沛贤精明能干，这是事实。在他的领导下，郎氏实业由小到由弱到强，发展非常迅猛，如今在北城，已难以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但这一切，仅仅是用资产来衡量的，它们所能说明的，也仅仅是郎沛贤这个人很会赚钱，并且赚了很多钱。

一点不假，郎沛贤的确拥有巨大的个人资产。但这不等于他就是个优秀的一流实业家。徐涛认为，衡量一位实业家，资产只能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所进行的事业属于什么性质以及对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

郎沛贤的事业中，最关键的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创造”。它不像矿山开采、机器制造、轻工纺织、造船炼钢等等那样为社会增加了必需物品。郎沛贤经营土地，本质上是投机贩卖，他修建住宅、商场、办公写字楼，无非是使土地最大限度地增值，再通过买卖转让承租的形式牟取暴利，从而最终实现资产的积累与膨胀。

不管郎沛贤有多大的发展，资产有多么雄厚，但他的成果都

不具有科技含量,无法输出也无法推广,不能给国家和社会增加财富和新东西。在他的事业中,“开发、革新、创造”的成份非常非常低,而且他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愿为此投入资金和精力。因为这不是他资产的生长点。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同时,也决定了他只有通过“短期行为”来扩张资本。

当然,这不是说郎沛贤的事业社会不需要。客观上他的事业是好的,也确实为人们解决了些困难。这正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是这一切不是郎沛贤的真正目的。否则,他就没理由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通过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捞取更大利益并且统统占为己有的方式去牟取暴利。

店北河工程是如此,综合开发计划同样是如此。真正的生产性实业,都具有周期性,有时景气,有时不景气,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郎沛贤的事业不会这样。城市必然要发展,土地、房屋必然要增加需求量,因而,郎沛贤的事业也必然会随之兴盛。尽管也有风险性,那只是指利润大小和经营方式,就其事业性质来说并不存在。

因此,徐涛认为郎沛贤不是真正的实业家,或许只能说仅仅擦了点边,而本质上是是个不折不扣唯利是图的商人。

徐涛记得郎沛贤曾对他说过实业家与商人的区别。郎沛贤吹嘘说他是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社会需要的人,他的目的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实物,并将利益给民众分享。这说明他心里是明白的,胡吹瞎侃,无非是一种掩饰和寻求金色包装——这正是他过人之处。

但是,徐涛的批判仅仅是针对郎沛贤事业的本质以及郎沛贤人格中的虚伪部分,否定的是“优秀实业家”这一定位,另一方面,对于郎沛贤的能力,徐涛又持一种肯定态度。

徐涛的第二个结论是 郎沛贤有能耐，了不起！

有能耐的人不一定能成功，而成功的人则必定有能耐，这是简单的道理。郎沛贤无疑是一位成功的人，对于他的能力，谁也不能否认。

徐涛认为，在郎沛贤成功的因素里，尽管有着偶然性和机遇性，但更多存在其合理性。郎沛贤的身上，集中了我们国家那些处于资本积累时期的‘准资本家’所必需具备的一切优秀素质，同时，也具有一些常见的局限和污垢。

郎沛贤首先是个实干家，他非常现实，从不抱丝毫的幻想，精力充沛敢想敢干，打个比方，如果有一座山的金子只允许他去挑，他能一直不停地挑下去直到累死。这是他能够从底层爬上来的根本原因。他坚信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去干，干得越多收获就越多，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指望耍小聪明不劳而获，只能喝西北风。

其次，郎沛贤目标明确，无所顾忌敢赌敢冒险。赚钱是他最大的目标，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不择手段。只要他一旦认准了的事，就必将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倾其所有孤注一掷，从不犹豫。假如某一个目标只需使两分的劲，只要是他认定的，那么他愿意用十分的劲去实现。反过来，某一个目标只有两成的把握，而他又认定了，那么他也会毫不迟疑地用十分的劲去争取，尽力创造一切胜机，这时他就豁出去了，冒死一赌。

他的冒险精神源于：一、天生性格中就有；二、卓越的感觉和判断能力；三、不断的成功使他尝到了甜头并建立了充分的自信；四、他曾经一无所有，因此，输了也不是惜。

再次，郎沛贤有思想、懂管理、会经营，且目光远大。这是他高于一般暴发户的地方，也是郎氏实业能发展得这么快的主要原因。他的思维构架和管理模式已具有一定的大资本家的雏

型，一些看得见的小钱和局部利益已吸引不了他，出手及气势也不再畏畏缩缩斤斤计较。同时，他十分注意形象品牌的塑造，只要有条件，就尽力克服短期行为。不管干什么事，他都先要想好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并且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宣传自我标榜。这表明他有长远的计划和事业心。

郎沛贤最大的局限和污垢在于骨子里他是个没有原则的人。没有原则就意味着没有约束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该趴下的时候他能学狗走路，该站的时候他能把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很可怕，但也很有威力。

仅此一条，就可以宣判他为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他的事业越辉煌，他的罪恶必将越深重。

这显然也是郎沛贤成功的因素之一。善人办不了大事，尤其是无法聚敛巨大的财富和资本。

没有原则的人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这决定了胡来和冒险是他们喜欢的方式，也决定了危机始终跟着他们，随时有可能完蛋和输光。但他们不怕，或者说怕也没办法。其中，追求刺激同样是他们有兴趣的游戏。

由于郎沛贤曾经贫穷低贱，因而，在他今天的性格中有着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渴望拥有财富、地位和名声，所以他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出席各种会议，热衷于和新闻机构交往，只要桌上主席位子空着，他决不愿坐第二把椅子；另一方面他又陋习难改，常常做出许多与身份极不相符的荒唐事，比如玩女人，不求档次而且多多益善，追求的时候赤裸裸硬邦邦一点不讲究艺术，只知道点钞票。至于动不动就想让人为他生孩子，更是纯粹的农民意识了。

徐涛最后的总结论是：郎沛贤是个成功的人，但走入了误区。他看起来目标明确，实际上精神空虚。他并不真正理解生

活和人生的意义,也享受不到真正生活和人生的快乐。他非常孤独,因为他没有任何朋友。别人难以靠近他,他也不允许别人靠近。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始终提防着,狼视着,从不敢松懈。他很累很累,始终在奔跑和战斗,但前方是否有目的地,是否值得他这样玩命,他却并没有理智地去审视,驱动他的仅仅是无法控制的欲望。不言而喻,他停下来的那天也是他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而那一天他又无法将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也就是钱在众人的咒骂声之中带走,他所苦心建造的事业大厦也必将从那一天开始坍塌直至消亡。

只有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可以解释:人生的意义在于过程。但遗憾的是郎沛贤的过程并不光彩,充满肮脏的罪恶和仇恨。

徐涛觉得自己的调查和思考是一篇很好的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成熟了许多,对社会对人生对资本的认识都有了质的飞跃。

一个暑假下来,每天在烈日下奔走,徐涛黑了许多,瘦了许多,这使得二十岁的他看上去更像个男子汉了,英俊、刚强、忧郁。第二代人中,徐涛最具有郎沛贤的禀性,可惜他却不生长在郎家小院,郎沛贤也没时间注意到他,更没精力去培养和塑造他。

调查思考为的是行动。转眼就将毕业走入社会,如何了结与郎沛贤的关系,之前必须做出决定并付之行动。

年轻而勇敢的徐涛已经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16

郎家兴穿着红色的小马夹坐在后排工作人员的休息椅上，一边优雅地抽着香烟，一边悠闲地望着玩保龄球的男男女女们。他边上放着一瓶蓝带矿泉水。

他是馆内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对他十分友好，包括老板见了他也总是殷勤备至问长问短。谁都知道他是亿万富翁郎沛贤的小儿子，是来熟悉业务学习管理的。

温彦达委托朋友对老板提出要求时，老板一口就答应了，所有费用一律不收。郎沛贤那是什么人物，老板敢得罪吗？尽管这是扶植竞争对手砸自己的饭碗。

当母亲对郎家兴说起这事时，他犹犹豫豫还是同意了。他没法不同意，整天坐在家无所事事寂寞难挨，不找点事干怎么办？他曾背着家里偷偷出去找过一些文化艺术公司，想谋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但他既没特长作品又拿不出文凭学历，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对方总是说不上三句话就打发他走。那是他想干的工作，可人家不要，他有什么办法呢？

经营保龄球馆虽然不是什么满意的工作，但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郎沛贤既然愿意出钱，并且不干涉他，他觉得试一试也未尝不可。反正能不能干好，能不能赚钱是另一回

事，不存在追究责任的问题。

郎家兴现在每天九十点来“上班”，中午晚上跟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去的时间随他的意，下午可以，晚上也可以，下半夜甚至不回去都行。只是到了晚上要回去，老板就坚持派人送他，万一郎沛贤的儿子出了车祸或者被人劫持了，那谁都承担不起责任。

“上班”的时候，郎家兴大多数时间是这样独自坐着。偶尔会四处转转，东瞧瞧西望望。有空道，他便自己打几局过过瘾，来了客人赶紧退下。他从不多嘴多舌，也从不碍手碍脚，有他没他都一样。

郎家兴很少与人交谈，一是话不投机，都是些二十来岁没文化的小服务员，谈什么？二是那些人的话题总离不开他的家庭，而这些恰恰是他最反感的。郎家兴倒是愿意跟老板聊天，听老板吹嘘发家史和生意经，听他解说牌局和输赢战况，听他说玩女人的经验体会。老板是个开朗的人，志向不大却什么都喜欢，整天忙忙碌碌无忧无虑。郎家兴觉得挺有意思也挺够哥们。

只是老板太忙，手机、传呼机二十四小时响个不停，家里老婆孩子，外面情人朋友，牌局饭局不断，难得有功夫陪郎家兴聊天，即使在办公室，也只够处理生意上的事。

郎家兴认为这小老板其实比父亲郎沛贤活得有意义，也更真实。

郎家兴当然想不到父亲郎沛贤一直在幕后关切地注意他。每天郎沛贤都能从两条渠道获得他的情况，一是大秘书温彦达，温彦达每天都和保龄球馆老板保持热线联系，二是妻子王丽珍，她主要是在家里观察儿子的精神状况。

不管怎么样，郎家兴还是个需要观察的病人，尽管郎沛贤

已有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但这有前提，郎家兴必须能够胜任。因此，关于改建一个保龄球馆的计划依然只存在于郎沛贤的心里，并没有启动。

反馈回来的信息使郎沛贤有些兴奋。“上班”之后，郎家兴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好多了，吃饭睡觉均很正常，有次竟然还和老板的弟弟较劲，两人打保龄球一直持续到早上五点钟，而且是赌钱的。

难道那废物真有点用？郎沛贤觉得奇怪，不过，他知道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必须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看着看着，郎家兴的目光就有点移不开了。那是位二十七岁的漂亮而成熟的姑娘，穿着白色的衬衣和灰色的裙子，容貌、皮肤、气质和身条都非常美。

她一个人在玩保龄球，技术一看就知道是初学而且没人指导，球时不时会滚到边上去，但她却玩得很专注很认真。动作姿势虽然不规范，却又不失得体 and 优雅。旁若无人，目不斜视，好像置身于一个人的世界。

她肯定很有钱，否则没那种派头。她的衣料饰物都是名牌产品，保龄球鞋是自带的，进口货，和馆里准备的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她肯定闲得无聊，否则这么差的技术不会一个人来玩保龄球。

许多人都在注意她，有的偷眼瞧，有的赤裸裸，但没有一个人过去同她搭腔。她的身上有种拒人远之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

这么仔细地注视一个女人，除了那个表演系女孩子芳芳之外，郎家兴还是头一次。她无疑比芳芳更有韵味，不仅没那种下贱的风骚，而且成熟有品位。

沉睡了多年男人才具有的那种感觉在郎家兴心里“咕咚”一声冒了个泡。他产生了想认识那位姑娘或者少妇的冲动。这冲动出现之后，他几乎没怎么多加考虑，就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她走去。

郎家兴一手夹着香烟，一手拿着蓝带矿泉水，走到那组球道的椅子边，冲着刚刚扔出一个球回转身来的她友好地点点头，说：

“你好！”

姑娘或者少妇大大方方地注视着他，一边抓起案台上的毛巾擦擦手，一边微笑着说。

“你好！有什么指教吗？”

“谈不上指教，只是想在近处看你打球。你很美。我可以进去坐坐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老板不说你就行。一个人玩球没劲，我正想有个伴呢。”

郎家兴进去坐下。她笑了笑，也在一边坐下，拿起案台上的橙汁，细细地吮。

“怎么不接着玩？”郎家兴说。

“不是你说坐坐吗？”

郎家兴愣了一下，脸微微有些红。这使他显得更加秀气、文弱。对姑娘他已经陌生，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她们调情，尤其是与成熟的姑娘。

“其实……其实你还可以玩得更好。”郎家兴指了指保龄球说。

“我根本不懂，瞎扔。”

“但你很认真。”

“我想你肯定玩得挺棒，愿不愿意教我几手？”

“没问题”。

于是，郎家兴开始教她，从拿球的方法，到步伐身姿，到掷球的动作，郎家兴一一讲解。他说动作一定要规范，这是打好球的前提，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但必须坚持，慢慢也就习惯了。掷球的时候要考虑球的重量和惯性，要顺其自然，不能指望强扭，强扭不行，也没那么大的力量。

讲解的时候，郎家兴始终很认真，很有耐心。他注意到她的戒指带在左手中指上，这使他的心有一阵子“怦怦”直跳，难道她还没结婚？这么年轻这么悠闲如果没结婚怎么会有钱呢？她究竟是干什么的……郎家兴判断不了。他对她一无所知，但他希望能有所了解。

休息的时候，郎家兴问：

“经常玩？”

“最近才开始，每次时间都不长，这次是最长的，能抵以前好几次。”

“每次都一个人？”

“这次不就两个人吗？要是你不烦的话，我会经常来麻烦你的，行吗？”

“没问题。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有你指教，我肯定会进步很快。我已经好像找到了点感觉。”

“没错，你的悟性很高。”

“是对谁都这么喜欢说恭维话？还是只对小姐？总之不会是只对我一个人吧？”

“我很少跟小姐接触。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真的。”郎家兴嗫嚅地说，“我不会说假话。我干嘛要对

你说假话？真的。”

“好的，我相信你。真有意思！”

“……你还是不相信我。要不，今天就到这吧。”

郎家兴说完站了起来。她连忙叫住他：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开句玩笑也不行吗？要是不相信你，我怎么说下次还找你？”

郎家兴望着她，笑了，重新坐下，说：

“再见面时，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叫我方小姐吧”。

“芳？芳芳？！”郎家兴神经质似地抖了一下。

“你要是喜欢这么叫也行，我无所谓。”

“不不不。”郎家兴使劲晃了晃脑袋，说，“我不是那意思。你还有别的称呼吗？”

“你怎么啦？干嘛还要有别的称呼？你这人真有意思。哦，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字？我叫方纯，纯洁的纯。这下该没什么问题了把？”

“方纯？纯洁的纯？那好，下次我还是叫你做纯小姐吧。我不太喜欢方字。”

方纯往家去的时候心情特别舒畅。

保龄球馆那位白净斯文的工作人员显然对她有好感，走时一直送她上出租车。他的眼神、他的举动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他喜欢上了她。

有人喜欢方纯就觉得舒畅。

很久以来，方纯都没有接收到男人发出的这种信息。以前没功夫，后来没情绪。郎沛贤不能算，那是种肮脏的肉欲和交易。

深感自己已经堕落、不贞的方纯，在内心里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种“正规”的追求和爱慕。这说明她在他的眼中是美的，纯洁的。“纯小姐”，多么熨帖的一个称呼。方纯需要的正是这些，那是一种安慰，是一种拯救。

方纯觉得自己已堕落到了危险的边缘，需要有人来拯救。最初郎沛贤提出条件时曾说，肖野可能因此成名，她可以得到休息调整平静，恢复生活信心，最终还将拥有一笔钱。肖野怎么样方纯不管，但方纯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快要完蛋了。

开始一个月，方纯的确有些新奇和满足，只是道德上受良心的谴责，那没办法。但很快她就感觉不对了，高档的物品和膨胀的钱包丝毫不能带给她心灵的快乐，无聊悠闲的生活非但不能产生平静反而使得精神极为空虚。而最关键的，她不过是充当郎沛贤的肉体玩物，她已不再有纯洁、贞操可言。她甚至觉得比以前都不如，以前虽然穷虽然累，但却很充实，忙忙碌碌吵吵闹闹都具有生活本真的意义，肖野是个潦倒的画家，但总是画家总是丈夫，可以公开谈论也可以带出去，性爱的时候毫无杂念两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且都极为投入极为淋漓尽致。这些如今都不存在。

方纯认识到，只有真正的劳动、献身、相爱，生活才具有意义，才会使穿在身上的衣服具有内容，才会在获得的时候领略喜悦和满足。

然而，认识到这些时已经晚了。

正因为如此，她企望能有人拯救她。她逛商场看电影玩保龄球学开汽车等等，在潜意识里都含着一个能获得意外惊喜的动机。她不能离开大众的圈子，不能离开社会，她早晚还将回到他们中间去。但这需要机会，确切地说需要一个男人。至于

这个男人怎么样子，何时才能出现，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不会对他要求太高。重要的是能将她带走就行。

保龄球馆的年轻工作人员当然不是那个男人，他不具备那种条件和能力。但他却在向她表示爱意，在追求她，这却不能不令她兴奋。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是一个美好的信号。

有开始，就会有接下去，也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跟始终不能开始完全不同。

小伙子长得漂亮、斯文，不让人反感。这也挺不错。虽然不准准备回报以爱情，但方纯愿意同他交往下去，如果他非常执着，方纯觉得还可以同他把关系发展，直到……直到上床也无所谓。和他上床跟和郎沛贤上床显然性质不一样，不存在龌龊肮脏卑鄙污秽，最多是有点风流。风流没什么见不得人。

当然，方纯没准备同他发展到那一步，这得边走边瞧。倘若再出现第二位男人，方纯也许会把他的放了，但现在方纯没理由不抓住他。

无论是从无聊的生活还是空虚的精神来说，方纯都需要生活中多一些人，最好是多几个不讨厌也不猥琐的男人。这小子除了没什么出息之外，别的都合她的口味。

至于小伙子以后会怎么看她，一旦真爱上了又没有结果会受什么打击，那方纯就管不了了，谁叫自己如此可怜、空虚和无助呢？最多不主动对他表示什么就是了，最多时不时给他一点暗示让他对结果事先有点思想准备就是了。

让他自投情网、无怨无悔。

就这么定了。明天还去找他。

第二天，方纯下午四点多钟才到保龄球馆。这是她反复考虑后选定的时间。她估计小伙子从上午就会开始等她盼她想

她，因为说好了今天再去。事先方纯已知道郎沛贤今天不会去找她，所以，时间上她是自由的。她估计小伙子上班肯定有时间性，不可能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甚至下半夜连轴转。她认为在六七点钟应该换一次班。所以，玩一两个小时最好，不至于厌烦，倘若感觉好说不定小伙子还会约她去外面吃饭或者想办法把他勾出去吃饭，那样就更有意思了。

多少年了，方纯还没跟漂亮的小伙子一起出去吃饭逛马路呢。她想，如果是一起吃饭，一定要带他去个环境好的高雅之处，尽情享受一番“谈情说爱”的气氛和美妙。

方纯今天的装束和昨天不一样。她穿了条牛仔裤，红色的衬衫扎在裤子里。这使她显得平常轻松而又健美，将美貌风姿寓于青春和随意之中。她希望自己能同他显得般配，并给他以发挥水平的自信。

方纯径直在服务台办了手续。不出所料，在她转过身来之际，便瞧见昨天那位斯文白净却没出息的“白马王子”微笑而激动地从那边朝她走来，正抬手向她致意。

但是，料想不到的事也出现了。

小伙子穿着深蓝色的合体西服，高级丝棉衬衣上系着金利来领带，中分头，黑发柔软亮丽，脚下是双名贵的鳄鱼皮鞋，笑容自然大方、举止潇洒有教养，完成是一副绅士的派头。和昨天那种工作人员的打扮截然不同。

相比之下，方纯就有些掉价了。

莫非他下班了？也不对，保龄球馆的工作人员怎置得起他这一身东西？看来世道真是变了，人不可貌相。

“纯小姐，怎么来得这么晚？”郎家兴不懂得掩饰的重要和艺术，“我上午就开始等你。”

“实在对不起，上午被几个朋友硬拉着去买东西了。怎么？”

你今天不上班？”

“没有哇，我这不是在上班吗？”

“可你——怎么跟昨天穿得不一样？”

“这个嘛……是秘密。你只需知道我是个特殊的工作人员就行了，着装和行动都是自由的。

“……弄了半天，你别不会是这家保龄球馆的老板吧？”

“我像吗？”

“不知道。我不会看相。”

“那就别猜了。你肯定猜不出来。要了第几组球道？”

两个人打了几局。郎家兴每局都超出二百分。在他的指导下，方纯也能轻松地打过一百分了，其中一局竟打了一百四十八分。

方纯开心得跟女孩子似的为自己鼓掌，说：

“真是太高兴了！这是我的记录。”

“还早着呢。照你这么玩下去，下次你就能轻轻松松打过一百五十分。”

“那我们说好了，只要过了一百五十分，我就请你吃饭，以表示对老师的谢意。”

“这太简单了，再玩几局，你今天就有可能打过。”

“那我就今天请。不过，要是下次还过不了一百五十分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我请了。不过，你肯定输，除非你故意把球往边上扔。”

“我至于吗？”

“那就一言为定。今天不算，今天输赢都由男士请客，你同意吗？”

郎家兴说这话的时候有些慌乱，紧张地望着方纯。方纯心

里也莫名其妙地跳了几下，但她随即就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说吃饭就真的吃饭呀？开玩笑的。真要是吃饭，也该是学生请老师才是。”

“别左一口老师右一口学生。我是真的想请你一块吃饭聊天。我不愿意回家，在这也没事可做。只是……只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才认识两天是不是太冒昧了？也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但我是诚心诚意的。”

方纯嫣然一笑，说：“你好像总觉得我不相信你似的，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

“那……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考虑考虑吧，回头再告诉你。”

“是不是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或者……”

“我是自由的。父母都在外地。北城就我一个人，连普通朋友也不多。”

“……谢谢你！”

“哎，我可还没同意呀。时间早着哩，还接着玩不玩？”

“好呐！你先请。”

郎家兴喜出望外心花怒放。他怎么想得到对面这位年纪相仿的纯小姐远比他老练世故，正张网在诱捕他这只愣头青解闷儿玩哩。

郎家兴当然更想不到自己为之神魂颠倒的漂亮女人，父亲郎沛贤同样为之神魂颠倒，并且早已捷足先登占为了己有。

郎家兴去洗手间的时候，保龄球馆的老板走到方纯的后面，脸上堆满笑意。

“小姐和郎先生是朋友？”

方纯闻听大惊失色，脸刷一下就白了。自己和郎沛贤的关系，除了温彦达、肖野知道外，怎么还有人知道？这太难堪了，自己竟然还蒙在鼓里。她有当众被人扒光衣服的感觉。她本能地慌忙开始收拾东西，只想尽快遛掉。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什么郎先生。”

老板笑了，说：“我跟郎先生是好朋友，你用不着这么紧张，也没必要躲躲闪闪。其实我都看见了。我没有丝毫的恶意。”

“……你看见了什么？莫名其妙！”

“对对对，我该打嘴巴，平时开惯了玩笑连人话都不会说。我只看见你们一块打保龄球，别的什么都没看见。这回我没说错吧，小姐？”

方纯还反应不过来，她完全吓蒙了，“那……那你提郎先生是什么意思？”

这下轮到老板蒙了，“什么叫什么意思？郎先生可不就叫郎先生吗？我没别的什么意思呀。”

“你是说……他？”方纯指了指洗手间，模棱两可。她感觉出点什么了。

“不说他说谁？他说他姓什么？……你看我这猪脑子，还真把他的姓搞岔了”。老板见风使舵，互相不明事理，他的脑子转得再快也不够用。

方纯这边却大大松了口气。原来如此！差点没吓死。她恢复了伪装，反守为攻。

“是不是他对你吹了什么？”

“没有没有，天地良心，他什么都没对我说。要不我也不会来问你了。我不是想关心爱护他的成长吗？谁叫我和他是哥

们兄弟呢？”

方纯笑笑，“他没说就对了。其实，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是说色狼呢，心想这人怎么一上来就骂人，真没教养。”

方纯趁机遮掩。老板如饮醍醐恍然大悟，一拍脑门，跺脚叫道：

“操！你看这圈子兜的，险些把我噎死。我怎么说越说越不对劲呢。哎，你真不知道他姓什么？”

“不知道。”

“你竟然连他都不知道姓什么？”缓过劲来老板就油上了，“这真是悲剧。绝对的悲剧。”

“又想把我搞迷糊？不知道姓什么的人多着哩，有什么大惊小怪。”

“在北城，不知道国家主席姓什么我不觉奇怪，但不知道他姓什么绝对让我奇怪。你猜他是谁？”

“我就不会去猜他。”

“他就是北城如雷灌耳的郎沛贤——嘿嘿——的小公子郎家兴。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方纯的呼吸再次急促了，喘不上气。郎沛贤的儿子？有这么巧吗？可看哪哪不像呀，声音、容貌、体形、脾气，没有一点郎沛贤的影子。尤其是性格，郎沛贤就像魔鬼一样充满强悍和攻击性，谁见了都得退三分，而他，说话时都好像上不来气，举止动作生怕碰碎鸡蛋，目光表情一览无遗。这样两个人怎能够统一？

不错，郎沛贤提到过他还有个没出息的小儿子，不是说他有病吗？他看上去是有点不对劲，那肤色，还有那神神道道的都不太正常。

不行，还是得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活见鬼！

方纯提起包向外走去。

“他是谁的儿子跟我没关系。我该回去了。麻烦你转告他一声。”

老板傻眼了，心想这一掌算是拍马屁股上去了，自讨没趣。一回头，见郎家兴回来了。

“她出去干嘛？”郎家兴问。

“她说要回去。”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跟她说。”

郎家兴顾不上多问，连忙追了出去。方纯正在招手叫出租车。

“不是说好了一起吃晚饭吗？怎么又要走？”

“对不起！刚才朋友约我有事，下次吧。”

出租车过来了，方纯要开车门，郎家兴一把将车门按住，失神地盯着她。

方纯不由得后退一步。她想起他是个有神经病的人。她极力笑着说：

“吃饭还兴强迫？再说我也没有肯定答复你呀。”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方纯摇了摇头。看来不安顿他一下还不行。她挥挥手，把出租车打发走。

“要不我们沿着大街走走好吗？我不想再回到里面去了。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郎家兴未置可否地点点头，跟在方纯身后。走出几步，方纯回头看了看他，过来挽住他的手臂，亲昵地靠着他一起走。

方纯说：

“好吗？”

郎家兴脸有些红了，点点头，笑了。

“那我们就该谈正事了。首先，我谢谢你两天来的指教。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觉得出你是个好人的。我对你印象很好。可是，你并不了解我，很多事也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所以，我说要考虑考虑。这你总该理解。但我现在脑子乱哄哄的，我考虑不清楚。”

方纯说的话一点不假。她真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有一种方式最简单，不跟他费这么多口舌，一走了之，北城这么大，他上哪去找她？再见面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如果她真想走，郎家兴显然拦不住。

但方纯下意识里却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他。刚才逃出保龄球馆更多的是因为意外引起的慌乱，并没别的因素。留下来，当然不是因为他有病可怜他，也不是对他有什么情感而难以割舍，这两条方纯绝对可以排除。可是，留下来肯定是有原因和动机的，是什么？方纯还不太清晰，她仅仅是能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东西在她体内跳跃闪烁。

她需要考虑的正是这个。她必须先抓住它，然后再去研究分析并作出决定。

留下来，说白了无非是暂且稳住他。

郎家兴说：“考虑不清楚你可以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一起解决问题。但你不能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你就不考虑我会怎么想？”

方纯摇摇头。对谁说也不能对你和你那个魔鬼父亲说。你是这样地单纯，他是那样地霸道，我该如何处理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我只想知道一点，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郎家兴真诚得近乎愚蠢。

“这回我真的相信你有很多年没有接触小姐了，问的问题一点都不专业。这问题到现在难道还有必要回答吗？”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那你就回家去慢慢想，我也回家去慢慢想好吗？有了结果我们再交换意见。你的意思我心里都明白。我很感谢你。相信不是每个小姐都有我这种荣幸。但我确实需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都不再是小孩了。”

“你还会来找我？”

“那是肯定的。我们至少是朋友。这已经成为事实。不过，我不想再去那个保龄球馆找你。可以告诉我如何跟你联系吗？”

郎家兴写了个寻呼机的号码给她。他不想让她往家里打电话。有寻呼机就够了。

“65241166 呼 20127，没错吧？好，我一定会呼你。”方纯把纸片放进口袋。

“你呢？”郎家兴问。

“不兴打听小姐的年龄住址和电话。”方纯冲他丢了个媚眼，敷衍过去，“到时候一切都会告诉你的，我保证。”

郎家兴没辙。不过，方纯说了这么多话，他已经好受多了。他承认自己的确不知道如何与现在的小姐交往。关于以前同表演系女学生的恋爱回忆，早已被他视为失败的特例而全盘否定了，他认为大多数女孩子绝对不是她那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经验可以参照和借鉴。

最后，方纯主动给了郎家兴一个亲吻，便消失在茫茫的人群之中。

17

方纯对着镜子仔细地涂抹着口红。那是一个早晨。当她噙着双唇长时间地注视时，她觉得那艳丽的红色如同人血一般刺目。

昨晚上郎沛贤来过，然后，她几乎一夜都没睡着。她的眼脸有圈青黛。

关于如何处理郎家兴的问题，她已经作出了决定。今天就将付之于行动。

她曾为自己的决定惊愕、恐惧，也曾为之激动，为之犹豫。但这一切最终都被平静和仇视取代了。她觉得自己与郎家兴的相识不单单是一种巧合，而是上天的一种授意与恩赐，她没理由拒绝或退缩。

要打击报复郎沛贤，这是难得的缺口，也是最严厉最有效的方式。

几天来，方纯眼前常常浮现出郎家兴那文气孱弱的面容和身影。他漂亮、善良、单纯。方纯对他充满好感。他是无辜的。方纯最大的矛盾和遗憾就是要把他拉进自己的罪恶中并充当牺牲品。

假如他不是郎沛贤的儿子就好了，一切也许就将会是另一番模样。凭着郎家兴的条件，方纯会愿意跟着他。而他无疑也

有能力把她带离目前的环境，并对她今后的生活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然而，他恰恰是郎沛贤的儿子。于是，一切都变得毫无余地了。

这越发激起了方纯对郎沛贤的仇恨。

方纯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仇恨郎沛贤，而且这仇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天天递增。

从道理上来说，方纯的仇恨无法成立。首先，郎沛贤没有强迫她，尽管他先提出来，但形成今天这种格局，说到底还是方纯自己同意的。不管她内心怎么想，可事实如此。其次，郎沛贤对她也不薄，相处的时候经常容忍她，迁就她，倒是她反而喜欢同他抬杠。再次，方纯如今正享受着他所提供的物质生活，与她当初的愿望完全一致。在履行协议方面，郎沛贤丝毫没有食言，也没有增加不合理的事项和要求。

可是，方纯不知怎的总是无法以正常的心理看待郎沛贤，不仅不能坦然地接受认同他，反而将他视为残害了她的凶手和恶棍。

方纯几乎将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在了郎沛贤的头上。是他，使她从一个良家女子沦落为了娼妓，并且永远抬不起头来做个人；是他，用魔掌斩断了她的前程和未来，并毁灭了她全部珍贵的东西；是他，拆散了她原来的虽然不完美但却是正常的婚姻生活，并且将她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深渊；是他，强奸了肖野的意志和尊严，并迫使他远走他乡。

同样是因为郎沛贤，当她面对翩翩公子郎家兴时，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与他交往。

而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郎沛贤，竟然满不在乎，每天该干什么仍干什么，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方纯觉得不能忍受。

既然不能忍受，剩下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尽快逃离他，要么伺机报复。

郎家兴的出现为方纯提供了同时实现两种选择的可能。既让郎沛贤自食其果，狠狠地报复他一下，同时，又迫使自己离开他，斩断后路。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计划。想像着郎沛贤将出现的样子，方纯觉得十分解气。

只是在这个计划中有两个人得付出高昂的代价。首先是郎家兴，但方纯无能为力，郎家兴是关键人物，他不能缺席，如果说他将受到伤害，要怪先怪他的父亲。其次是方纯自己，充当别人的暗妾已经是个娼妓的形象了，如果再牺牲自己恶作剧，便成了个十足的恶女人，但方纯别无选择，她只有认了，事到如今，方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顾忌，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关键是必须报复元凶郎沛贤。

至于郎沛贤回头会如何报复方纯或者株连肖野，那方纯管不了，她也不在乎。

女人一旦发起狠来，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她们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被毁灭的位子上，从不考虑后果，也从不去计算得与失。

收拾停当，方纯就拨叫了郎家兴的传呼，然后将话筒放在一边。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方纯才将话筒放好。果然，一放上电话铃声就响了。

方纯告诉郎家兴这是公用电话，刚才有人使，然后，方纯约他在一家饭店门前见面。

出门的时候，方纯回头看了一眼电话机。她对自己刚才的

小伎俩感到不解，为什么要说是公用电话？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犹豫、值得害怕吗？

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方纯不紧不慢地走在人群中。她想起了从前看过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一个镜头，钟表匠为了阻止纳粹伏击瓦尔特，自己先前往广场去刺杀叛徒。她觉得那种气氛还有那段音乐都很适合她现在的心情：有去无回，视死如归。不同在于人家是充当民族英雄，而自己则只是受侮辱的娼妓反咬一口，对方也不是叛徒，而是位单纯无辜有病在身的青年。方纯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但是，方纯同样非常平静，平静中还有一点留恋，她希望自己走向罪恶的步伐不要太急切。到现在为止，她仍是个受伤害的令人同情的女人，但很快性质就将变化了，她要把愤怒和委屈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并一起去反击她的敌人。

远远地方纯就瞧见了左顾右盼的郎家兴。方纯的心“咚咚”跳了起来，她说不清是由于兴奋还是害怕，可她没有停留，一直朝着他走了过去。

“怎么才来？我还以为你就住在这饭店里面呢。”郎家兴总是不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你家离这远吗？干嘛不叫辆出租车来？”

方纯微笑地注视这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双手插在风衣兜里。她用镇定制止着对方进一步的企图。她觉得有必要先跟他谈谈。

“找个地方坐坐，好吗？”方纯说。

“行，我听你的。”

“这可不像大男人说的话。应该是我听你的。”女人都知道如何装出一副被诱惑的姿态。

“可我不知道去哪好呀”。

“我看这饭店里面肯定能找到个坐的地方。”

“那我们进去吧。”

酒吧间里的气氛很好，淡红色的灯光中回旋着低靡的萨克斯管。只有郎家兴和方纯两个客人。小姐为他俩送上了一壶菊花茶。

“要吃点什么吗？”郎家兴温柔地问。

方纯摇摇头，示意坐在对面有些拘谨的郎家兴坐到她的身边，并伸过手去抓他的手。郎家兴愣了一下，连忙双手握住轻轻地抚摸。

“你的手有些凉。”方纯说。

郎家兴点着头：“我的身体不是太好。”

“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不过，现在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为什么？”

“因为……因为现在我有你。”

“又在说恭维话。”

“真的，这是事实。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爱过谁，一直生活得孤独、压抑、不顺心。我的病其实是整出来的。现在认识了你，我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很充实，很幸福，谢谢你。”

方纯笑了笑，摇摇头，说：“我们这才刚刚开始，彼此都还不了解，你别想得太多了。”

“怎么能不想太多呢？感情的事不是儿戏，不可以稀里糊涂走一步想一步，那是不负责任。我们都不小了，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你了解我吗？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吗？还有你的家庭，

他们会不会接受我？”

“我虽然不了解你，但我愿意同你在一起，这就够了。至于你以前怎么生活，我不管，我只在乎你今后对我怎么样。关于我的家庭，那不重要，他们无权干涉和限制我的自由，我是独立的。”

“许多事情说起来是一回事，真摊开来就又是一回事了。没发生之前，多种结果都有可能出现。这些你都该事先有心理准备。”

“有那么严重吗？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方纯一怔，是呀，总跟他说这些干吗？说得再多都是废话，都解除不了对他的伤害。既然决定了干下去，就别又三心二意了，还指望扮演“好人”角色吗？或者指望到时郎家兴来感激自己吗？

方纯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样子，说：“你不是说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你这么认真，而世事又那么难预料，万一有什么变化我真担心对不住你。说心里话，我没想要伤害你，我为什么要伤害你呢？”

“我不是这意思，没说你要伤害我。唉！我也不知要说什么，反正就那意思。”郎家兴给弄得急了，“我们还是不谈这问题吧，总之我相信你就是了，也请你相信我。”

“要是不相信你，我就不会约你了。”方纯说。

“要是不相信你，我也就不会来了。”郎家兴接了一句。

“这回反应倒挺快呀。”

“跟你学的。”

“哟哟哟，越说水平越高了。”

“我本来就不笨嘛。”

两人开心地笑了。方纯抽出自己的手，整了整头发，一边

想一边说：

“不过，有些话还是先说清楚好，这也是我今天约你出来的目的。”

“……你说。”

“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一番情意。经过几天来的反复思考，我决定接受。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进行更深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不知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我还用说吗？几天来时时刻刻都在等你的传呼，你若再不呼我，我非急疯不可。你的决定太让我高兴啦，谢谢你。”

郎家兴激动难捺，揽过方纯不由分说就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方纯没有反抗，而是始终含而不露地望着郎家兴，直到把郎家兴望得手足无措满脸通红，才“扑哧”一声笑了。

“没出息！”方纯指指自己的嘴唇，示意郎家兴勇敢地再来一次。

郎家兴如梦初醒，羞怯顿时烟消云散，兴奋而笨拙地再次将方纯抱住，不管不顾地长时间亲吻起来。

方纯闭起眼睛，任郎家兴痴迷而贪婪地吻着自己。她的心理充满着一种阴冷的快感。就在昨天晚上，她的唇、她的身体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另一个男人面前，供他玩乐挑逗，供他纵情享受。她的唇上还留有他的唾汁，她的身体上还留有他的指纹，她的体内还留有他的精液。现在，郎家兴又在拥抱她、吻她、抚摸她，重复着部分相同的工作。而这两个男人恰恰是父子。多么刺激！多么肮脏！总有一天，她会让他们父子同时明白这一齷齪游戏的真相，那一天，她要亲眼看看郎沛贤作何反应。

半晌，方纯推开郎家兴，娇柔地说：

“别这么疯狂嘛。我还有话没说完。”

郎家兴喘着粗气，红光满面。他“咕咚咕咚”连喝了几口茶水，才平息了燃烧的欲火。这感觉他久违多时了。

“说，接着说。”

“你刚才提到互相信任的问题，这也是我要对你说的。信任，是一切的基础。鉴于我目前的一些情况以及你我之间的关系，我想对你约法三章，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别到具体的时候又为难我，行吗？”

“约法三章？说出来我听听。”

“第一，你们家是北城的名门旺族，我不想让人说三道四指责我别有企图。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我不会涉足你的生活圈子，也请你不要过早让家里人知道我。”

“这点我同意。其实我也不想让人处处把我当郎沛贤的儿子看待。”

“第二，你不要过多地探寻和猜测我的个人秘密，包括经历和生活方式。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这点你能保证做到吗？”

“……你有很多秘密吗？”

“实不相瞒，我曾接触过几个男人，这很正常，对不对？但我现在是一个人，是自由的，这点你不要怀疑。问题在于有一些旧的关系还未了结，这需要时间和机会。当然，这不是说我依然和他们保持着暧昧关系。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能不能再说明白点？”

“简单地说，我需要时间处理些遗留问题，并且不希望把你过早地牵扯进来。但是，我保证到时候什么都告诉你，只是求你不要逼我。”

“你是不是结过婚？还有小孩？”

“这重要吗？”

“不重要。但你完全可以现在就对我讲讲，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那就行了。我没结过婚，也没小孩。”

“……好吧，这条我也同意。”

“第三，要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不能动不动就发蛮撒野。比如那天我想回家，你意然按住车门不许我上车。我觉得那样不好。”

“那天你什么都不说就要走，我不是急吗？”

“我是有不对的地方。可是，既然我们能有今天，那天即使我走了，也会在后来去找你。你说是不是？说到底还是个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就这三条规定？”

“就这三条。”

“好吧。我都同意。不过，我也有个要求。”

“什么？”

“告诉我如何跟你联系，这不过份吧？”

“我考虑考虑吧。”方纯卖了个关子。

“这还需要考虑？”郎家兴叫了起来，“那也太不公平了。我至少该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你呀，否则，我算是怎么回事呢？天天守你的传呼？”

“没出息！”

“这恐怕不是有出息没出息的问题。”

“我说你没出息是指你就这点要求？”

“……怎么说？”

“中午想吃点什么？”

“吃什么都行。别把问题扯远了。刚才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思？”

郎家兴不想放过。

“我问你喜欢吃什么，怎么还反应不过来？”方纯故意逗他，圈子越绕越远。

“……反应不过来。”

“喜欢吃什么，我不就好准备回家为你做吗？”

“去你家？我们俩？”

“这次倘若不想去，下次去也行。”

“谁说不想去！”郎家兴高兴地跳了起来，“就等着你发话哩。小姐，买单！”

望着被自己逗得神魂颠倒的郎家兴，方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舒坦。人跟人相比，确实存在着差异。在郎沛贤的眼里，她大概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只可以随意挑逗着玩的小狗吧。显然，这方面郎沛贤远比她要高明，她是明着被摆弄，而郎家兴却完全蒙在鼓里。

关于带郎家兴回家，方纯事先就考虑好了。要干就别拖泥带水，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郎沛贤是只精明过人的老狐狸，一旦让他察出蛛丝马迹，这边还没动手，那就没机会了，整个计划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甚至变得毫无意义。最稳妥的顺序是先促使这边发生，让一切都成为既定事实，然后再去寻找最佳的时机揭开盖子挑明真相。

另外，越早将郎家兴拖下水，将来他受伤害的程度以及对郎沛贤的厌恶心理必定越深重，这样，对郎沛贤的打击也势必越残酷。

在经历了这次计划的反复权衡酝酿之后，方纯发现自己对于郎沛贤的人生理论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三分之一，比的是谁写得更光彩；而另三分之二，比的其实不仅

仅是辛酸和见不得人，那是一种低档次，更重要的是要看谁写得更黑更丑。当“黑”、“丑”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能上升为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实用美”，然后，你才有可能去谈荣华富贵抑或成功理想事业等等。

方纯已经不敢奢望成功理想事业了，但她觉得当你悟透许多东西之后，在现实生活中便能活得明白理性。曾几何时，对于现在的生存方式，方纯连想都不敢想，更别说做了。

说到底也都是被逼出来的。

郎家兴几乎每进一步都事先要提出来，征得同意后方才笨手笨脚地开始。这让方纯觉得又好笑又没有办法。幸亏方纯是过来人且早有心理准备，否则，若她也扭扭捏捏傻里吧叽，郎家兴要达到“目的”显然得有个漫长的时期。

当他抱住她接吻的时候，他似乎只满足于这一项工作，尽管他的身体和动作已将内心的欲望暴露无遗。是方纯主动用身体去磨擦他的身体，并解开他的上衣，他似乎才获得了提示和勇气，于是仿效着回应。但下一步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却又不想放弃努力。

郎家兴轻柔地来回抚摸着方纯的乳房。他的喘息如风箱般急促粗重。方纯无力地靠在门上，悄悄为他插上门栓。他的嘴唇逐渐逐渐往下移，越过颈脖，爬上乳峰，直到含住她的乳头。勾着腰不方便，郎家兴索性跪下。他慢慢地如痴如醉地吮吸着她的乳头，一只手配合着抚摸揉捏，一只手紧紧将她抱住。他的呼吸灼热而潮湿。他单薄的身体瑟瑟发颤又炎炎烫人。

方纯摩挲着他的头发，扭动着身体。她有点受不了，但她不想太主动。她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让给男人去做，她只需等待

和接受。

终于，郎家兴控制不住了，他“唿”地站起身，满脸涨红，嗫嚅地说：

“我，我想……我……”

方纯轻轻用手堵住他的嘴唇，柔声说：

“这儿没别人。我听你的。”

郎家兴这才将方纯抱起来，进到里间卧室，将她放在了宽大的床上。

郎家兴当然想不到在他之前，这张大床上睡过的唯一男人是他的父亲。

方纯很难描述与郎家兴性爱时的感觉。他非常温柔、体贴，非常慎重、细致，但缺乏力量缺乏经验，更不具有雄性的征服欲望。这恐怕也就是他的性格和人品。跟肖野不一样，肖野温柔的时候也够温柔，但那是克制下的温柔，充分、饱满、坚韧，宛如暴风雨来之前的和风细雨，一旦推向了高潮，肖野则十分凶猛和顽强，不遗余力坚持到最后，使得方纯每每都极为尽兴极为疲惫。相比之下，肖野无疑更像年轻人，充满力量和斗志。郎沛贤则又属于另一种，特别老到有经验，尤其是他的手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游刃有余总在开关上弄来弄去，让你火烧火燎躁动难捺，但他又迟迟派不出消防队。由于方纯从心里就没想要配合他，而忍又忍不住，身体总会不由自主地听他调唤，因此每次都觉得特别无奈、尴尬，特别屈辱、被动，有时候仿佛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郎家兴忙乎了一阵子便败下阵来。性爱于他不是第一次，他知道自己完成的质量如何。

“对不起！我……不太行。”

看着真诚瘦弱的郎家兴，方纯禁不住激起强烈的同情和怜

爱。她调整姿式依偎进他的怀里。她希望自己的温存能使他感觉好一些。

“没关系。这不重要。”方纯说。

“说是这么说，可……我很抱歉！”

“你看你，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我也不懂，否则，应该会做得更好一些。”

郎家兴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他开始审视观察屋内的陈设。东西虽然不多，但都很高档讲究，一看就知住进来没多长的时间。这引起了郎家兴的注意。

“这房子是新的吧？”

“嗯。”

“你买的？”

“……不。租的。”

“你好像挺有钱。在做什么？”

“什么也没做……以前做过生意。”

“以前做什么生意？”

“说好了不该问的别问，怎么就忘了？”

“这也属于秘密？”

“属于秘密。”

“……那好吧，我不问。现在就你一个人住？”

“你什么意思？”

“不不不，我没那种意思。”

“我再次提醒你，不该问的别问，该告诉你的迟早我都会告诉你。”

“……这条约束范围有点太大了，我不能接受。”郎家兴觉得有些过分。

“那你下次就别来了。”方纯寸土不让。

“我来你这是不是也得受到限制？”

“谈不上限制，但必须先征得我同意。另外，你也不能每天来。你应该有属于你的工作和事业。”

18

温彦达走进郎沛贤的办公室。

“郎总，有个老头在大厅吵着要见你。”

“什么事？”郎沛贤摘下老花眼镜。

“关于土地的问题。他的宅地被我们收购了，他想按原价买回去。”

“来了多少人？”

“就一个。”

“好吧，让人带他来会客室。”

该来的早晚会来，这是一场不可回避的战役。郎沛贤已经严阵以待。他没想到首先来的竟是个老头，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单枪匹马总要好对付些。在郎沛贤的思想中，他已经作好了同整个阳峰县对抗的准备，因为他收购的土地绝大部分都属于阳峰县。当然，对抗是最糟糕的结局，郎沛贤将尽全力避免。

老头有六十多岁，大概在下面已经和门卫发生了冲突，面红耳赤、青筋鼓胀、满脸怒色。温彦达请他落坐，他爱理不理的，昂着头说：

“我要见你们的老板郎沛贤。我要直接跟他本人谈话。你们别在我面前狗仗人势一个个装得像盘菜似的。”

“呵！谁把老人家弄得急成这样子？哈……我就是你要见的郎沛贤。”

郎沛贤应声而出，拱手作揖笑容满面。“失敬失敬！有话慢慢说，不急不急。先给老人家上杯茶。哈……坐！请坐！”

见到郎沛贤，老人的气焰顿时小了许多。他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眼睛一直疑疑惑惑地望着眼前这位北城的传奇人物。

“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了？”郎沛贤说。

“……六十三。”老人有点不情愿地回答。

“比我大四岁。那我应该叫你做老哥了。老哥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呀？”

老人是阳峰镇的当地农民，有七分宅地，因为离儿子媳妇的屋舍较远，早就有意卖了，想在儿子媳妇附近买块地重建。但一直没人出合适的价钱。这次郎氏实业派人去收购，开出的价比市场价高出许多，老人与老伴一合计，加上多年的积蓄，估算着差不多可建一间新的屋宅，便立马成交办手续了。可是，紧跟着修建地铁的消息就公布了，土地转让价格随之上升，不到一个月已经就上涨了两倍。如今老人别说盖新房子，连一半的地皮都买不回来，他觉得不行，就找来了。老人振振有词地说：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应该蒙骗我们老百姓。明明知道要修地铁土地会涨价，却故意说是建什么材料仓库。上当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许多，我今天就代表他们来听听你的答复。我现在连宅地都没了，你让我住到哪去？怎么活？我的要求很简单，既然你们说是建材料仓库，但至今没见你们动工，说明你们说的是假话，那么好，土地我不卖了，收的钱退还你们，你们把地契也还给我。你看怎么样？我得听你

的答复。”

郎沛贤一边认真听，一边不时地点头。老人的要求是不可能答应的，这不是他一家的问题，退了他的别人怎么办？这种头一个也不能开，开了就收不住。但他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处理不好很容易激化矛盾引起骚乱，因此也不能生硬地给挡回去。如何才能使他心平气和地打道回府呢？这是关键。

老人说他是“他们”的代表，这话值得分析。老人除了凶蛮甚至有些不讲理之外，既没文化又没素质更无身份，连说话的逻辑都理不清，他们怎么可能选他当代表？显然是老人主动要来的，他们顺水推舟怂恿他先试一炮。这反映出他们其实心里都是虚的，对结果并不抱指望，但却在一边等着观望。这样的话问题就好办得多了，只需想法让他乖乖地回去，同时又不让他带回任何“好消息”，以让其他人都尽早死心。

问题一想透，郎沛贤就觉得没必要跟他多罗嗦，他的价值已经完了。

“谢谢你专程来找我。你的实际困难我已经知道了。关于修地铁的事，原来我也不知道。至于用你的宅地究竟是建仓库或者别的什么，也是事实，反正买下来我是有用的，决不可能让它空着。当然，这不是说你的问题我就不考虑，我总不能让你这么大年纪去露宿街头，对不对？何况你还是代表，对代表我更要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听清我的意思了吗？”

老人望着郎沛贤，未置可否地点点头。他不可能真正领会郎沛贤这番话的实质。郎沛贤的照顾是建立在“年纪大”、“代表”两点上的，换言之，别人享受不了，只有他有资格，他自个心里有数就行。但具体如何照顾，郎沛贤却只字未提，仅仅是会考虑。

郎沛贤叫过温彦达，当着老人的面下达指令。

“刚才老人家说的话都听到了吗？你去查一下记录，把当时的情况和收购价格都详细地向我汇报。好让我心中有数。这事必须尽快解决。”

郎沛贤又回头对老人说：

“你把你儿子媳妇住的位置也告诉他，我看看能不能在那附近为你想点办法。这也是你希望的对不对？”

“那当然更好啰。”老人连连点头。

“但这事需要时间去协商和调配。”郎沛贤放下几个诱饵之后就切入正题：“我看你能不能这样，先去儿子媳妇那凑合着住，一有消息我就尽快通知你。现在我不能给你太多的承诺，但我保证一定会给你答复，你看行吗？”

老人没理由反对，只得又点点头。

让事情无休止地拖下去，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郎沛贤的解决办法。房地产买卖本身就是件扯皮的事，尤其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

打发走老人，郎沛贤立刻叫来了郎家昌。

“弄几辆铲车，将收购到的土地上旧建筑或别的什么给我铲倒它一部分。”

“这合适吗？会不会激化矛盾？”

“主要是做给他们看，表示我们的决心。又没让你统统铲光。有用的还是得留下。”

“恐怕会有人阻拦。”

“越阻拦越得铲，别忘了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必要时请当地派出所的人去现场助阵。”

“对！这是一个办法。”

“去吧。”

几天后，一支自发选举而产生的代表队又来到了郎氏实业总部大楼。他们的口气和要求与上次老人提出的差不多，土地涨价了，他们吃了亏上了当，现在无法生活，要求郎沛贤给予解决。

“当初你们为什么要转让给我呢？”郎沛贤不动声色地发问，如何对付他们，他早已胸有成竹。

“当初我们并不了解真相。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门请求，说是需要土地干什么什么，我们才出于好心转让给你们的。我们怎么知道这后面原来还有陷阱呢？说到底，我们是因为受了欺骗才卖的。”

“你说得不对。”郎沛贤开始反击，退让装傻不能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进攻，彻底给他们挡回去。“关于真相的问题，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不会相信。退一步，就算我事先知道也没什么。信息就是效益，就是金钱，这早已证明是真理。假如凭信息赚钱，是无可指责的。这不叫陷阱，而是一种商业智慧或者说商业手段，是允许的。关于我们需要土地干什么用，这更不能成为你们指责的借口，买下土地当然有用，我们有一个宏伟的综合开发计划，诸位如果有兴趣，回头可以让人对你们讲解。至于你们说的欺骗我更不能接受，我们没有任何强制收购的行为，假如有，说出来我立刻退给你们。我们所进行的交易是正当合法的，属于双方自愿。你们现在想反悔，这没有理由。”

“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有一点最关键的你错了，这不是一桩正当的公平交易。你买我们土地的时候才每亩十几万，不过三四个月，现在已经涨到了每亩二十多万甚至三十多万，而且还在涨。就是说我们每亩将损失十几二十万，而你则净赚十几二十万。这是明显地坑害侵吞我们的利

益，是非法牟取暴利。告诉你，这不公平！”

“别跟我上纲上线，论法律知识我比你们都懂。”如果不愿讲道理，那郎沛贤更不怕了，“买你们土地的时候，是按当时的市场价，而且还要高。你们正是看到了那些高出的部分才主动将土地转让给我，那个时候你们沾了便宜为什么不说这不公平？现在土地价上涨是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怎么能说是我搞了非法交易呢？地铁修不修我郎沛贤能插得上手？外部环境变化是正常的，社会要发展要进步，环境必须要随之变化。照你们的逻辑一切赚钱的交易都是非法的，简直荒谬！”

“照你的逻辑我们吃亏上当就是应该的啰？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你是大商人大实业家，在算计方面我们自然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自认倒霉自认该死，是不是？”

郎沛贤不紧不慢点上一支烟。说穿了，这些人就是为了钱而来。倘若那些土地一定不能卖、卖了就没法活，他们也就不会转让出手了。他们本想通过转让从中赚一笔，结果发现反而吃了大亏，所以就不平衡了。在他们的话语中，根本就没有“理”，有的话也是“强词夺理”，他们实际上是想寻求一种道义上的同情和怜悯，并从中获得某种补偿或者说施舍。

郎氏实业不是慈善机构，“补偿”、“施舍”都没有义务，郎沛贤丝毫不会动心。

“你们一口一句吃亏上当，我至今搞不清楚你们吃了什么亏上了什么当。几个月前收购你们土地的时候，我是按高出市场价收购的。如今国泰民安市价稳定，大环境一点没变，高出的部分仍然属于你们的利润，但你们却不满足。西北修地铁一线地价上涨，这只是局部发生了变化，但你们却将这局部上涨的利益看成了是你们应得的，好像是你们的专利。请问谁给予了你们这种特权？韶山冲出了毛泽东，那么韶山冲的人个个都

得当中央委员？两回事嘛！其实，我们都是这次修地铁的受益者，不过是我大一些，你们小一些。比起其他地方的人来说，该知足了。你们干嘛要吃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跟我过意不去呢？干嘛非要在那一个地方较死劲呢？假如往外面再迁五公里，我看你们都能买得下双倍于原来的土地。假如你们一定要挑最好的，比如说想到市中心广场附近选一块地，那么别说是现在这点涨幅，就是再翻一倍翻两倍，你们也还是盖不起一个卫生间。这就是房地产交易的特点。事物都是辩证的，要往远处看，往好处去想，钻牛角尖永远无法平衡。

几个代表面面相觑。郎沛贤将他们最根本的支点都给推翻了。他们觉得自己吃亏上当受了骗受了害，可郎沛贤却认为他们是贪心不足的受益者，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都是哪儿哪呀？

其中一个反应快些。说不过郎沛贤，但他心里却认定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们的损失太大。而你的利益又是建立在我们损失基础之上，这就不合情理。我们今天是代表大家来的，所以我们的要求你必须考虑。”

“你们什么要求？”

“很简单，在你收购的土地中，必须返还我们至少是一部分。至于多少，以什么方式可以再协商。我们并不要求你全部返还，这说明我们还是讲道理的。”

“这要求毫无道理，我不能接受。要返还只有一种方式，按现在的市场价来卖，我可以考虑适当的照顾优惠，但不能保证地理位置，因为我还有个综合开发计划。”

“那么，适当的补贴呢？”

“这是同一个概念，没有可能。”

“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答应了？”

“关于收购土地的工作我们公司两个月前就结束了。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那我们就只好把事情闹大了。我们相信世间自有公道。”

“那是你们的权利，我没有办法干涉。请便。”

会谈宣告破裂。

又过了三天，由阳峰县阳峰镇的一位副镇长带队，一行四人开着辆吉普车来了郎氏实业大楼，要求会见郎沛贤。

这回算是正式的政府代表队，都带着官衔。除副镇长外，另有两个村长，一个镇里管土地的干部。他们是因为下面民众反映太大，来与郎沛贤商量该怎么解决。

其实，他们都与这次收购土地有直接关系，当初收购工作能顺利进行，与他们在后面的帮助分不开。私下里他们都得过郎氏实业的好处。因此，这次前来，他们的态度都比较友好，就像是看望老朋友一样。

倒是郎沛贤的反应十分强烈。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叫那几个乌龟王八蛋回去，把事情摆平了再来跟我商量。”

温彦达没吭声。在关于送礼受礼的问题上郎沛贤有自己的个性，当他要办一件事情遇到麻烦时，他善于将麻烦最终都转化为一个送礼的问题。东西送上去，一切麻烦迎刃而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那个时候他担心的是对方不要或者不敢要。但是，在郎沛贤心里，最痛恨最厌恶最瞧不起的人，恰恰又是收取他贿赂的人，他认为他们是蛀虫，是人渣。所以，事情过后他一般不跟他们往来，有时遇上也不予理睬，甚至忍不住要表

示几分蔑视。除非对方始终对他有用或者得罪不起，那另当别论。

一旦收下了东西，郎沛贤认为你就必须为他办事。倘若收了钱又不办事，那郎沛贤就会想法让你意识到在玩一场十分危险的把戏，叫你惶惶不可终日。但郎沛贤一般也仅是吓唬吓唬，让你知道欠他的情，真给捅出去或揪住你不放，至今还没有先例。捅下去毕竟对郎沛贤的名誉也不利。当然，凭着郎沛贤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把握能力，一般人轻易也不可能玩得了他。

许久，温彦达小声说：“这几个人我看对我们并无敌意，非常时期……”

“什么没有敌意？”郎沛贤把头一昂，“他们这是又闻到了腥味，吃甜了嘴，吃大了胃口。说白了是又想来打土豪敲竹杠，要我放血！真把我惹急了，总有一天要叫他们统统吃不了兜着走。我不见！一伙乡巴佬没资格跟我谈话。”

温彦达只好不吭声了。郎沛贤的判断没有错，这才是他发脾气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个城市新起的资本家，一个社会新兴的特殊阶层的佼佼者，郎沛贤最痛苦最不情愿最不平衡的就是一些地方小官吏经常找机会和借口来搜刮欺压他，不仅不能硬顶回去，而且还必须接受认同。这是社会形态决定的。每次出现这种情况，郎沛贤总是特别愤怒特别压抑特别无奈，其中当然不止是舍不得破点财的原因。

但是，发脾气归发脾气，该怎么做郎沛贤还是会怎么做，而且会做得很好，这点温彦达也是了解的，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抽完一支烟，郎沛贤叹了口气，显得十分疲惫地靠在了老

板椅上，冲温彦达挥挥手，说：“还是你先去跟他们谈谈吧，看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意见。反正我跟他们也不熟悉，就说我不在。回头吃饭的时候让家昌去陪一下。”

“好呐。”

温彦达领命往楼下去。这类差使他最适合，不仅圆滑老练，而且不大不小。说大他是总裁助理和秘书，直接代表郎沛贤，由不得对方不重视；说小他不过是个打工的，讲出的话可以不算数，讲错了也拿他没办法。

几个代表在小会客厅里抽着为他们准备的“中华牌”香烟，几乎一支接一支。厅内烟雾弥漫。他们都是第一次来郎氏实业总部，对一切都表示出强烈的好奇，这里走走，那里翻翻，品头论足，嘻嘻哈哈。

隔着微微开启的门缝，温彦达轻轻咳嗽了一声，敲敲门，这才进去。

“实在对不起！楼上楼下到处找，大老板小老板都不在，让各位久等了。只好我先陪大家坐一坐。”

“大老板小老板不在，你这位三老板在也一样。大家都不是外人了，哈……”副镇长理所当然地是“客人”们的头。

“你看你看，镇长这样挖苦我就不合适了。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两回事嘛。”

温彦达被烟呛得不行。他不吸烟。赶紧过去打开排气扇。于是就有人意识到烟抽得太凶了，主动掐灭。温彦达一看，顺水推舟，从里间各拿出四条“中华”和“三五”，分给每人一套，解释说：

“我不抽烟，也不懂得敬烟。干脆你们拿着自己抽，省得敬来敬去。听说国产烟和外烟味道还不一样，不知你们喜欢哪种，都拿着都拿着。”

几个稍作推辞，便收了。有了几条烟，彼此气氛就更轻松融洽了。

“小老板平时也跟大老板一样忙？”话题转入闲聊。实际上他们熟悉的是郎家昌和韩峰，以前只和他俩打过交道。

“搞实业嘛，没有松口气的时候。不过，家昌有手机，中午怎么样也得把他拉回来敬各位一杯酒。”

“你是说郎总没有手机？”一位村长来了兴趣。

“没有。”

“寻呼机呢？”

“好像也没有。”

这使得他们难以想像。如此大的老板怎么手机都不配一台呢？副镇长不懂装懂，说：

“这就是你老土了，真正的大老板都不带那些玩意。江泽民会见克林顿，要是一人拎一台那玩意而且时不时响一次，还成体统？这叫习气，叫派。谁像你，一只破寻呼机扎皮带外面生怕人家看不见。人家大老板的手机寻呼机都在秘书和司机手上。温老板你说是不是？”

这话问得温彦达不好回答，讪笑着支吾说：“大概是吧。反正郎总是没有。”

经副镇长一解释，几个人好像才明白过事来，村长哗众取宠逗乐：

“呵！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有道理！有道理！”

神吹海侃了半天，快吃中饭的时候，话题才转到正题上来。这是公务员们办事的一般作风。不谈点正事，对不住中午的饭局，中午把酒一喝，保不定下午就谈不成正事了，来一趟什么事不谈，他们回去交不了差。

副镇长先把民众的反映简单说了说，显得十分为难。他

说：

“总之，不太好办呀。尽管在法律上他们知道站不住脚，可心里认定吃了大亏，吃了亏就想吵想闹，天天有人到镇上要我们为他们做主，吵得人头疼。我们这些办事的夹在中间不好做人。跟他们讲道理实际上就等于压制他们，胳膊肘往外拐；如果跟着起哄又说不过去，明显地素质低唯恐天下不乱。关键在于这是枚炸弹，不能碰也不能不管，那些人一旦真闹起来比如游行或者使用武力同你们对抗，那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你还别说，逼急了他们真就干得出来，中国老百姓胆小的时候比老鼠胆还小，掉片树叶怕砸破头，胆大的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全是一群疯子，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事还只能捂着，顺着性子慢慢捋，不能急也不能不急。”

温彦达支着耳朵听，一字不敢落下。副镇长比他想像的有水平，不温不火不软不硬，问题的严重性说了，解决问题的缺口似乎也留着。但他又在兜圈子，究竟该怎么办一字没提，让人始终不得要领。

但这难不到温彦达。不表态，不变应万变就是最佳的策略。他相信这几个人来之前肯定碰了头，有他们的意见。温彦达要听的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之前，温彦达不会给他们任何暗示。较量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谁先亮底牌谁吃亏，含而不露永远保持变化的余地，方能进可攻退可守。有些人为了怕吃亏，上来先把价码抬到天上去，然后让你去砍，那不过是庸人的小聪明，档次不在一个层面上。

“是呀是呀，你说得有道理。郎总也正一筹莫展呢，早就想请你们来商量商量。毕竟你们更了解他们，而且有做群众工作的经验。”

“那有什么经验，无非是关系上近一点而已。有些事由我

们帮你们去做更方便些，哈……”

“对对对，的确只有仰仗你们去做工作，我们出面，非僵不可，好事都会变坏事。”

温彦达听出点音了。他们出面属于“帮忙”，帮忙当然就不是义务服务。至于办法，应该是有的，要不，他们就不会往这方向扯了。

“其实，在收购土地的过程中各位就给予过我们不少的帮助。郎氏实业是个大公司，对于朋友是不会忘记的，与我们合作一般都不会吃亏。这一点，各位完全可以告诉那些目前心理尚不平衡的人。来日方长。”

互相你来一点我进一步，差不多也就心照不宣了。副镇长往烟灰缸里吐了口浓痰，说：

“假如我们有理由挺起腰杆子来为你们说话，那问题就好办了。”

这弯转得快了点，温彦达一下反应不过来，他微笑着不动声色继续望着副镇长。

“来之前，我跟书记镇长都商量过这事，返还土地你们不会同意，你们一点不表示老百姓又不答应。这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我想这事还只有从侧面去解决。我们镇的情况你也了解，由于靠近北城，老百姓活路多，经济条件还可以，缺的是文化和知识，小孩不愿读书。所以，我们希望贵公司能慷慨解囊，为我们镇办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建造一所基础教育学校。这样花不了你们多少钱，说出去也光彩，我们也可理直气壮去说服那些想闹事的人。”

原来是这样，温彦达想，这的确是个办法，但如此大的事温彦达不敢做主。不过，既然提出来了，他也就得多问几句，回头也好向郎沛贤汇报。于是，温彦达又问了几个相关的问

题，结果他们早就想好：土地由阳峰镇出，郎氏实业只负责基建及添置桌椅板凳和黑板，其他设施由阳峰镇今后去慢慢充实。

正说着，郎家昌进来了。温彦达得救似的连忙起身，待他们握手寒暄过后，温彦达说：

“光顾说话把吃饭的时间都忘了。大家先去饭厅吧，有话桌上谈。”

郎家昌到场无非是个摆设，他也同样拍不了板。温彦达不仅不能把接力棒交给他，而且还必须在关键的时候帮他胡弄过去。

下午，温彦达和郎家昌向郎沛贤作了汇报。

郎沛贤不紧不慢地吸着香烟，先是一愣，继而就浮起了笑容，说：

“可以嘛。每年我们本来就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去捐赠各种名目的社会公益事业，这次只当是合起来一次捐，我想也多了多少。何况其间还有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是怎么个捐赠方式，我们得从大局考虑，由不得他们几个说了算。”

郎沛贤爽快地就同意了。但是，这爽快的背后有着严密而深邃的思考，决不是一时冲动。

阳峰镇的人提出这种要求一点也不奇怪。第一，开发西北，是整个北城今后若干年的发展重点，是市政规划的大战略。作为明智的领导，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潮流必须顺应。郎氏实业进军西北，实际上踩的也是这个点，那些要求返还土地的单位个人，无形中成了逆潮流而动的保守派。所以，从大局上考虑，阳峰镇只能支持郎氏实业，除非他们的官不想做了。这样，名义上他们是为郎氏实业考虑，实际上是做顺水人情。

第二，平息民众的骚动，既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又可理解为帮郎氏实业的忙，至少是可以省去郎氏实业诸多的麻烦和一定的经济损失，他们当然不愿意白干。第三，新任市长由于促成了修建地铁一事，加上有意识地宣传鼓吹，已经在市民中塑造成了一位注重实干的市长形象，那么，在他辖区内想往上爬的领导干部，必然只有投其所好沿“实干”这条道走，这就需要政绩。作为一个镇来说，新建一所学校，当然属于一桩了不起的政绩。

说穿了，阳峰镇的目的在于抓住时机，利用郎沛贤来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并创造往上爬的阶梯。

郎沛贤同意建造一所学校，当然不完全是为他们着想，他有自己的意图。

一，为自己树碑立传。捐什么都不如捐教育事业光彩，反正每年捐出一部分资金是躲不掉的，与其撒胡椒面，不如做一个有意义的东西放那里，既上规格档次，又是块永久性广告牌。二，将计就计，你们利用我，我也利用你们。假如主动说捐赠一个学校，费用就得全包，数额必然特别大，现在你们上门求我，而且开出了条件，无形中就是合作共建，但名义却属于我。非常合算。三，响应市政府号召，开发繁荣西北，加上又落在阳峰县、阳峰镇，可谓一石击三鸟。今后还将长期在那里实施综合开发计划，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好了，必然会产生深远影响和看不见的巨大经济效应。四，能以最佳方式平息民众的对抗情绪和行为。假如硬干下去，时间久麻烦大，经费也不会少花，最关键的是最终要落得个坑害民众利益的骂名，虽胜犹败；如果建造一所学校，那自己则成了绝对的正面形象，“坏人”名声转嫁给阳峰镇，让他们出面去做吃里扒外的恶人罪人，这看起来破费了一点钱，但花在明处，花得值，而且是

羊毛出羊身上，一点不亏。

具体怎么捐赠，郎沛贤也有自己的路数。首先，阳峰镇已经开出了些条件，这些得先抓住不放。在这基础上，再去压缩调整自己承担的项目。郎沛贤的计划是：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全部揽下来，该多少就多少，这不能省；图书馆、食堂可合并为一栋楼，各占一半，两层就够了；教工宿舍、学生宿舍只能意思一下，点到为止，各做一栋，最多四层，这样加起来总共五六栋简易楼房，另外再配上桌椅凳黑板，其他的一概不管。郎沛贤觉得这是最简单实惠的，该有的都有，但实际上离一个学校的真正要求，又差很远。同时，名义上非他莫属。郎沛贤真正需要的当然仅是那个名。其次，要捐赠不能只跟阳峰镇发生关系。就是说，功劳不能记在阳峰镇头上。区区一个小镇，作用不大，充其量它只能扮演一个得便宜的角色。这功劳得给市政府，最好是给市长，要造成是市长出面说服郎沛贤才办成了这件事的表象。市长给阳峰县，阳峰县再给阳峰镇。恰似一个女儿许配给二十四个郎，让他们都过过手，都有“功劳”在身。这是大好事，给谁谁都会高高兴兴屁颠屁颠的，郎沛贤相信市长决不会推辞。自上而下一级级下来，不也显得更有来头更庄重更正面吗？假如直接给阳峰镇，就像是抱着钱从桌子底下塞过去，那意义不大。再次，必须配合着展开宣传，炒得越火越好，叫得越响越好。捐赠一个学校，如果不能往脸上贴几块金，岂不成了穿着新衣服晚上在大街瞎逛？从这个角度看，更得请出市长。市长显然是个炒作高手，只要把他推到前台，不用郎沛贤费一枪一弹，市长肯定能在背后把风吹得“嗖嗖”的，顶风香十里。

最后一个问题，到底办所什么学校？规模搞多大？

郎家昌主张办一所小学、初中、高中都有的综合学校，每

年级四个班。他觉得那样堂堂正正不偏不倚，像个真正办教育的。

温彦达则认为办一所高中比较好，年级少，规模就小，容易办好。温彦达认为真正有影响的学校都是那些质量好升学率高的高级中学。他的女儿正读高中，成绩一般，为弄一所好学校他几乎跑断了腿。所以，他对高级中学有特别的认识。

郎沛贤把手一挥，不屑一顾地说：

“你们俩都在瞎掰。每年级四个班的综合学校，加起来将近五十个班，看起来是大学校，实际上一年才毕业四个班，二百来人。这太不成比例了。学校没那样办的。好的高级中学固然影响大，但那是综合因素决定的，得有好老师好学生好条件好环境，这些都要钱。我们十年八年肯定上不去，那不就砸牌子了？我主张要办就办一所职业中学，两年制的短频快，规模也得上去，四十个班，无非多做几间教室。这样，阳峰镇的生源肯定不够，只有面向全县乃至全市去招生，实际上也就成了一所县级中学甚至市级中学，职业中学不存在考大学的压力，大家都轻松，教学质量也无所谓好坏。你们想想，一年二十个班的学生毕业走向社会，那是种什么效应？”

郎沛贤一说，两人都没词了。不得不承认，他俩跟郎沛贤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温彦达苦笑着，情不由衷地连连点头；郎家昌则直盯盯地望着父亲，那种习惯性的敬仰目光又出现了。

决定了就不延宕，说干就干是郎沛贤办事的风格。郎沛贤说：

“土地价格还在上涨，综合开发计划不妨再缓一步进行。我们就把建造一所职业中学作为进军西北郊的头一炮。从明天开始我们分头进行。彦达继续和阳峰镇接触，不要显得太急

切，尽量多套出一点，关键是要先选好位置，具体地说要对我们的综合开发计划有利，最好是紧靠着我们。家昌组织人搞一些必要的社会调查，尽快拿出初步方案和预算，要注意节省资金。市政府方面我去联系。彦达回头就通知那位大秘书刘建，叫他明天来见我，这事让他去跑最合适。那小子不地道，楚塔山插手我估计当时就是他把信息又卖了一回。这事不能随随便便就算了。遗憾的是我们还得用他，暂时只能装傻。”

处理完工作，郎沛贤看了眼时间，快下班了。他今天的心情比较好，好心情当然就想做点愉快的事情。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19

离住地还有一站路，郎沛贤就下了车，吩咐司机十点半在楼下等。

下班时分，正是车流人行高峰时期。郎沛贤不紧不慢地走在人行道上，东瞧瞧西望望。他感觉很亲切，很祥和。不时有人碰到他，或是他撞上别人，郎沛贤一律态度友好而谦卑地冲对方说声对不起。

城市在流动，城市的人口越来越稠密。这正是郎氏实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是永不衰败的必要保证。走在城市的人流中，郎沛贤十分清晰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对于前程他充满乐观和自信。

夕阳正在下山，景色显得暧昧而缠绵。郎沛贤隐约记得曾有首老歌叫《踏着夕阳归去》。是呀，回家的感觉真好。家意味着女人、孩子、温馨和安宁。

但郎沛贤现在要去的家却不是那种概念上的家。方纯越来越不听话，由不合作发展到放肆，由放肆又发展到冷淡，仿佛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这决定了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徐素怡那种女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不了。想通了这一点，郎沛贤也就释然了。既然只是短暂的艳遇，何必要有那么多要求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只当是一种体验，一种生活点缀，或者说花钱找

乐、找新奇。要走不留她，不走我就还来。一旦太过分让我受不了或者腻味了，我就再换一个，那时她不走也得走。

郎沛贤觉得他已经不太理解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成熟，他们又一个个精明过人；说他们成熟，他们又连一些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比如说方纯跟上郎沛贤，目的无非是图安逸图钱财，那就该好好让郎沛贤高兴才是，可她又处处想抬杠。万一把郎沛贤惹急了一脚踹了她，她岂不什么都得不到？但她却好像根本不在乎。既如此，按说开始你就别同意呀。这真是自相矛盾，叫人无法理解。

不过，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风格和味道。郎沛贤之所以一直不舍得放她，兴趣也就在此，他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刺激。他想看看最终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又如何去对待她所作出的牺牲。

相比之下，徐素怡要好理解得多，几乎是一目了然。想着法子让郎沛贤高兴舒服，以求郎沛贤别把他娘俩给甩了。简单地说就是付出和回报的关系，各尽其职，各取所需，别的一概排除在外。郎沛贤认为那才叫一回事。

女人呀，是个解不开的谜。

乘电梯上楼，走过一排长廊，郎沛贤举手敲门。里面应了一声，却迟迟没动静，等了有二三分钟，才听到她跑过来开门。郎沛贤推门进去，却听方纯急匆匆跑回了里间，连招呼也没打一个。

搞什么名堂！郎沛贤关好门过去，只见方纯在熨衣服，专心致志对郎沛贤看都没看一眼。

方纯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郎沛贤心里很不是滋味。每每这时他都忍不住会想非把她这根歪骨扭正不可，本质上郎沛贤实在难以接受别人这样对待他。但方纯偏偏不吃他这一套，而且

不是第一次，久而久之倒是郎沛贤渐渐妥协了、习惯了，不高兴归不高兴，没办法还是没办法。

郎沛贤想说句什么表示不满，可一下又没找到恰当的词。他索性恶作剧地走过去从后面一下将方纯的双手连同身子一起抱住。

电熨斗掉在了衣服上，方纯叫道：

“该死！电熨斗是热的，快放手！”

郎沛贤不放，而且使劲要将方纯的身子扳过来。方纯扭动着挣扎，却无济于事。

“快放手！衣服要烧坏了。”

“人比衣服重要。亲我一下。”

“你今天怎么了？别胡闹了。”

“谁跟你胡闹？亲我一下。”

“你有病是不是？”

“骂人还得再罚一下。”

“你——”

方纯又好气又好笑又没办法。不亲一下看来是脱不了身。方纯飞快地在郎沛贤伸过来的脸上亲了一下。不想郎沛贤还不放手，而是将脸换了一面，继续等待着。

“这回是罚的。”郎沛贤说。

方纯只得又亲一下。

回转身拿起电熨斗，便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糊味，方纯急忙伸手过去摸，想知道究竟烧到了什么程度，结果手又给烫了一下。方纯气得将电熨斗“啪”一声搁铁架上，转身冲着郎沛贤叫道：

“衣服烧坏了。你什么意思！”

郎沛贤在一边的沙发里坐下，开心地望着生气的方纯。心

说让你也生气，就这意思。

方纯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她忍着没有发作，哼了一声，转过身拔去电熨斗插头，将衣服默默地叠了起来，她在心里宽慰自己，犯不着跟他较真，收拾他的日子就快到了，看他还能得意几天。

“洗澡水准备好了吗？”郎沛贤就跟没事似地说。

方纯没吭声，转身往外走。

“你干嘛？”郎沛贤说，语气中明显带有挑衅的成份。

“为你去放水呀。”方纯平静地回答。

“你没先准备？”

“我又不知你什么时候来，凉了怎么办？”

“……那就算了。”

“算了就算了。”

方纯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眼看着别处。望着方纯的侧影，郎沛贤突然笑了起来。

“抱你一下就生这么大的气？”

“我有什么资格生你的气？”

“既然没资格生气，那你就笑一笑呀。总不至于连笑的资格也没有吧？谁那么霸道？说出来我去批评他。”

方纯没吭声，继续望着别处。

“什么东西那么吸引你？我也来瞅瞅。”

郎沛贤凑了过去，又要往方纯身上蹭。方纯连忙招架，忍不住笑着骂道：

“我看你今天肯定是有病，处处不对劲。”

“不对劲也是让你整的，处处跟我过不去。”

“我怎么你了？成心烧坏我的衣服，还说处处跟你过不去？”

“没跟我过不去那你为什么澡不让我洗饭也不让我吃？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注意了，厨房里什么新鲜吃的东西都没有。不瞒你说，在你这我就没吃过一餐可口的饭菜，来一次等于是接受一次忆苦思甜的教育。”

“这一点我早就对你申明了，我只能保证给你做出来，但不能保证对你的胃口。是你自己记不住，每次都要像个女人一样啰嗦个没完。”

“那么时间呢？”

“什么时间？”

“正常吃饭的时间，这你总该能保证吧？可你现在都没动手，每次都要弄到个七八点钟才吃饭。忆苦思甜也不兴让人饿着肚子等。”

“那么你现在告诉我，什么时间是正常吃饭的时间，我保证今后不误你的点。”

“六点钟。”

“说定了？”

“什么意思？”

“以后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包括喝什么酒，都照你说的办。省得你每次纠缠不休。但你也得记着，必须事先通知我，至少提前半小时。”

“看不出长能耐了，提前半小时你能做出来？大概有点吹牛皮吧。”

“不吹牛皮。你每次都这样逼我，自然我得长能耐。不信你就试试。”

“我当然不信，而且马上就能揭穿你。现在正好五点半，六点钟你做出来我瞧瞧。”

“想吃些什么？”

“哟哟哟，还真像回事似的。”

“你到底想吃些什么？”

“……随我点？”

“随你点。”

“你今天没病吧？怎么跟疯了似的？”

方纯推开郎沛贤，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拿起几张菜单，拍在郎沛贤面前。

“你难不住我。点吧。其实二十分钟就够了，我还留有十分钟余地呢。”

“你去饭馆叫？”

“一个电话就全解决问题。既省我的事，又合你的口味，而且应有尽有。以后就这么办，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郎沛贤泄气了。这女人，还真拿她没办法。不过，身为一个被男人养着的女人，这样款待男人总有点不合妇道。徐素怡绝对不会这么做，也想不出这种办法。但话又说回来，方纯的现代女性意识及其魅力不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些事情才体现出来的吗？刚才这一番斗嘴较劲，就是用枪顶着徐素怡的脑袋，她也上演不了，她成天只会嗯嗯嗯。

有意思！有意思！

郎沛贤将烟头往烟灰缸里揷灭。他的情绪已被调动了，这会儿他不想吃饭，只想吃眼前这个摸不透玩不转回味无穷的年轻女人。一边享用她的身体，一边领略她的智慧和新意识，无疑是最佳的境界。

揷着揷着郎沛贤突然怔住了。烟灰缸里还有几个烟蒂，而且一看就不是他抽的“555”牌烟蒂。

有男人来过？！

郎沛贤不动声色地重新坐下，又燃上一支烟。有那么一瞬

间，他的脑海中滚过一枚炸弹，但他却没有让它爆炸，始终保持着镇定。他还不习惯用一级戒备状态对待女人，或者说他就从来没有真正把女人当一回事。可是，这个由他供养的女人却让另一个男人把烟蒂留在他“家”的烟灰缸里了，实在是太过分太岂有此理。

他觉得这是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危险信号，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

“你怎么不说话了？”方纯说。

“我在想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别的我说不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有男人来过。”

方纯大惊失色，魂飞天外。

“我想知道你跟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

“……这不关你的事。”方纯拿不准郎沛贤是怎么知道的，只有硬扛。

“你这样说不太合适吧？”

“你这样就合适？像是审问我似的。”

扛了几句，方纯稍稍缓过神来，意识到郎沛贤话中有诈。首先，郎沛贤肯定不知道来的人是他的儿子郎家兴，否则，开始不可能要她亲他；其次，即使知道来过男人，也不能肯定上过床，否则，他的反应会更激烈。有了这两个前提，事情就好办了，不必太紧张。重要的必须先摸清楚他是怎么发觉的？知道多少？

“还是明说的好，总不至于要我派人监视你吧？那样大家都难堪，也不好玩。”

“你愿意监视就监视，反正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也拿你没办法。如果要我说，只有三句话：一、你没权利怀疑我；

二、你没理由怀疑我；三、根本就没你想像的那回事。”方纯开始严密而谨慎地反击。

“那你跟我解释这烟灰缸里的烟头是怎么回事？”

原来如此！方纯意识到自己的大意，那是她唯一遗忘的角落。都怪郎家兴赖着不肯走，使她没时间认真收拾屋子，刚才熨衣服，其实也就是消除他的遗味。以后得调整幽会时间，郎沛贤来过之后的几天方允许郎家兴来，否则，一天接待两位，难保不乱中出差错。

“几个烟头值得你如此大惊小怪？”方纯说。

“别跟我胡扯。他是什么人？”

“是你上次留下的。”方纯狡辩。

“不对。”郎沛贤不说为什么不对。

“要不就是我闲得无聊时抽着玩剩下的。”

“也不对。”这瞒不了郎沛贤，方纯不会抽烟，即使是刚学，那也可从烟头的唇齿印上看得出来。那几个烟头是会抽烟人丢下的。

“你是一定要逼我啰？”方纯笑着说。

“我没跟你开玩笑。”

“神经病！我担心你这样疑神疑鬼会受不了。自己一天到晚寻花问柳，对别人却连几个烟头都不放过。你们男人呀，真不是东西！”

“先说眼下的问题。”

“那你就听清楚了，是街对面服装店的师付来为我量过尺寸。这回你放心了吧？”

“……用得着叫他上来量？”

“做衣服你也懂？大实业家？”

“上来了几个人？”

“一个人不行吗？”

“呆了多久？”总共有七个烟头，即使是大烟瘾的人，也需要一两小时，何况他还得干活不能光坐着抽烟。量一下尺寸不需要那么久。

“你太过分了吧！”方纯说。

“呆了多久？”

“就算是我一个人无聊，留他多坐了一会儿，有什么不可以？值得你这样兴师问罪？这才是第一次，仅仅几个烟头，倘若真有什么事，你还不得把我撕了？”

郎沛贤盯着方纯，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觉得自己对女人有些迟钝，方纯话里明显有问题，但他却不能迅速地作出准确的判断，总在追问不停。这不是他郎沛贤办事的风格。难道真的被这女人迷住了？

不可能！郎沛贤断然否认。自己这么有社会地位和声誉，怎可能因为一个婊子就晕头转向找不着北？跟她在一起不过是玩玩而已。

那干嘛对几个烟头如此计较？不是吃醋是什么？看来是人就不能脱俗。

也是，方纯本来就不是他的专利，从没提过这档子事。现在在一起，也是从别人手上抢过来或者说是买过来的，条件只是“暂用”“暂借”。跟徐素怡不同，徐素怡是心甘情愿让他独享，并主动为他守节，因为她感到安定感到满足。而方纯却始终觉得屈辱，总想反抗，所以，她产生越轨行为或是出走，都不足为奇，想限制也限制不住，何况她还年轻。

既然如此，何必要去追究她？何必要那么认真？真查出了问题，谁都脸上无光。总不能不顾身份去惩治她或找另一个男人决斗。假如认为她有问题，唯一明智的办法是赶紧安全地撤

离她，并悄悄地躲得越远越好。

不过，这几个烟头仍是个危险的信号，它至少说明了方纯是个不安分的女人，这有可能会给郎沛贤带来麻烦，甚至是耻辱。

怎么办？立刻离开她，又有些舍不得，也不合算，似乎没那么严重。再拖一拖，玩一天算一天，万一真玩出洋相玩出一桩丑闻，那又太不值了。

这事也许开始就是错误，违背了郎沛贤的原则。关于女人，郎沛贤向来认为越平庸越好。平庸得只有姿色就更好，倘若还能围着锅台转一转，那就好上加好。

遗憾的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聪明一世的郎沛贤也难免糊涂一时，弄来弄去竟然被女人弄得没主意了。郎沛贤不由得苦笑了笑。

“又哪根筋给拗住了？”方纯心还放不下来，郎沛贤一举一动都让她紧张。

“你呀，别在这套我。你肚里那点花花肠我捂住一只眼睛也能看得清楚。但是，我就没想要真同你计较。所以，你没必要紧张，也没必要躲躲闪闪，更没必要瞎编乱造。跟你斗智斗勇那是侮辱我的智慧。今天我索性对你把话讲明，省得今后彼此产生误会，行不行？”

郎沛贤已完全恢复了游刃有余刀枪不入的状态。这标志着他已将方纯从他的“女人”字典中划出去了，他要对她宣布游戏规则，而不想稀里糊涂随随便便走到哪是哪。他要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对付她：明说。他相信最简单的办法往往就是最好最严厉的办法。

方纯在他的影响下，也慢慢地平静了。郎沛贤就没把她当人，跟她玩智慧觉得是一种侮辱，她相信这是郎沛贤的真实想

法。对此，她早就心里有数。也正因为如此，当她决定要跟他玩一回合的时候就想好了，必须玩出水平玩得心跳，破破他的神话。倘若不是这样，方纯早就离开了郎沛贤。

“行不行反正我都得听，你说吧。”方纯装傻。

“不对，实际上我是要在今天划个句号，以前的过去了，不算，以后我们重新开始。同不同意你有绝对的自由，我说过我从不勉强别人，尤其是女人。”

“以前的不算？跟你都快一年了，你说这种没良心的话？这点首先我就不同意。接下去不是开始，而是继续，因为还不能划句号。”方纯胡搅蛮缠。

“有一点你放心，即使你现在就走，我也不会为难你，该给你的我还会给你。包括肖野，我也不会突然停了他的费用，而是由给予转为借贷，直到他学业完成，然后，他再连本带息还给我。这样不公平吗？”

“那还差不多。”

方纯嘴上讲差不多，心里却说谁在乎你的臭钱？我要的是报复你，让你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至于肖野，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本来就跟我无关。

郎沛贤说：“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简单得只有一句话：别给我惹麻烦。”

“你这人怎么还揪着几个烟头不放？我给你惹什么麻烦了？你说！”

“到目前为止，你都做得很好，我指的是今后。说白了，也就是指这方面。”

“哪方面？”

“男人，另外的男人，除我之外别的男人。其他方面通过这么久的接触，我都不担心。”

“你把话说清楚！把我当什么人了？”

“不用叫得那么响。有这种欲望很正常，倘若只认我这个老头子反倒奇怪了。我不是要限制你追求幸福的权力。原来我们说是三年，能坚持三年当然最好，坚持不住或是这期间你又遇到了合适的人，怎么办？没关系，我允许你提前终止君子协定。但是，有几点你必须遵守，第一，不允许带别的男人这屋里来。第二，不允许同时上床。第三，不允许把我夹杂其中。这三条不为过吧？”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说大实话。你同不同意？”

“去去去，我不跟你啰嗦，爱怎么说你怎么说去，随你的便好了。”

“这么说你同意。那接下去我就要说到违约的责任，这也很简单，你将一分钱得不到，同时，我将保留适当的时候对你进行惩处的权力，换言之，你将成为我的敌人。”

“不会把我五马分尸吧？或是毁容？割乳房？卸去一条胳膊或是一条腿？”

“你看我像吗？”

“我看你现在就想。”

“那你是走还是留？”

“这个嘛……我得想想。”

郎沛贤笑了，突然像年轻人一样冲动地把方纯抱起来，就往卧室里去。既然说完了，当然就该高兴高兴，不能把来这里的正事给耽搁了。

“干什么？干什么？”方纯叫道。

“趁你没决定走之前，我先行使另一种权利和义务。”

“那我现在就走。”

“过了下午六点就按一天计算，这是一般旅店规定。要走也得等明天”

“刚过十分钟。”

“过一分钟也不行。”

郎沛贤今天的表现跟以往不同。以往他重在欣赏、玩味，就跟嬉戏一样，让女人情不自禁要死要活，他则安之若素静如观火，最后他才从从容容地上去享受一番，实际上也就是意思意思。今天却一开始就动真格的，动作力量都非常粗野，不管不顾竭尽全力毫无章法，整个跑女人前面去了。

方纯依然吭吭叽叽呻吟不断时高时低，却不是被欲火烧的，完全是因为侍候不了他那放肆的一百七八十斤的分量，硌得难受。

对了，郎沛贤潜意识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要惩罚这个不贞的女人。所谓惩罚，就是玷污她的身子凌辱她的意志并让她肉体上难受没有快感。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不是想着别的男人吗？可你又舍不得在我这得到的东西，那好，我要让你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得到的，我又是如何索取回报的，看清楚究竟谁是孙子谁是爷。有本事你就滚，拦你一下我就不是郎沛贤。

以前处处迁就你，那是因为我不愿跟你计较。既然你成心跟我不合作，而且触犯到原则问题上了，那你将会看到我是怎么样收拾你的，我们走着瞧。

可惜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郎沛贤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方纯的一句话犹如一记闷棍迎面敲在他的脑袋上。

方纯透了口气，不无揶揄地说：“今天怎么这样卖劲？吃错药了？”

“……我这样不好吗？”

“还行。”

郎沛贤没说什么，点着一支烟，靠在床背上慢慢地吸。他的心里有种无可奈何的惆怅。怎么像个年轻人一样冲动而任性？这已不再是自己的长项。难道真糊涂了？就想不出其他的更好的办法去控制她、惩罚她？

从方纯的身上，郎沛贤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既征服不了她的心，也征服不了她的肉体，甚至连她的傲慢以及背叛，竟然都只有听之任之委屈求全。这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郎沛贤最初是想通过征服方纯获得一种新的满足、自信以及成就感，现在看来显然是失败了，而且基本上没有挽救的余地。

那么，为什么还不舍得放手？还犹豫什么？是觉得不合算还是不愿意承认失败？

郎沛贤又给卡住了，拿不定主意。

郎沛贤默默地开始穿衣服。这一瞬间，他突然对身边这个女人感到了种厌烦，甚至还有些敌意。方纯不知道他又要做什么，躺着没吭声。时间还早，才九点多。郎沛贤犹如一只沉思的猎犬一样在卧室里踱了几个来回，又走到外面的厅堂，站在大玻璃窗前鸟瞰夜色中的城市。许久，郎沛贤竟然不辞而别默默地走了。

离开房间之前，郎沛贤掏出一叠钞票，犹豫地数了好几遍。他惊讶地发现这已经成了他拴住方纯的唯一手段。他觉得这是耻辱，既是方纯的耻辱，也是他的耻辱。有一次他甚至把钱又放回了口袋中，可想想还是掏了出来，最后他烦躁地皱了皱眉头，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在了桌上。

方纯披上睡衣出来观瞧已是半小时之后的事。她听到外面没动静，却没料到郎沛贤已经走了。当她发现桌上的钞票时，

呆呆地看了许久。

郎沛贤反常的表现令方纯感到了巨大的不安。从心里来说，她对郎沛贤始终充满恐惧。假如是明刀明枪地跟他过招，她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将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报复计划。她觉得那是两回事。

郎沛贤的反常举动说明他对于方纯的越轨行为已经起了疑心，接下去他将会采取什么对策难以预料。此时，最明智的方法莫过于立刻上演结局，然后在高潮中逃之夭夭让整个故事成为历史。

其实，从时间上来看，方纯完全不必一拖再拖。认识郎家兴已经几个月了，这其间始终可以寻找时机。然而，方纯却迟迟没有动手。这丝毫不是因为恐惧郎沛贤，报复郎沛贤的决心她一直没有变。那么又是为什么呢？说来说去还是最初就考虑到了的那两个问题令她始终下不了决心。首先，她不想自己变得太坏了，离开肖野，是“坏”的表现，投入郎沛贤的怀抱，又是“坏”的表现，勾引郎家兴，同样是“坏”，假如再制造耸人听闻的报复丑剧，真是就坏得不可救药了。到时，在整个故事中自己毫无疑问要充当最坏的角色，遭人咒骂，遭人唾弃。其次，她不忍心伤害郎家兴，他纤弱、善良、潇洒，几个月的接触方纯竟然有些爱上了他，她真担心万一真相大白郎家兴会因此发病甚至自杀。这位可怜的青年已经陷入爱情的漩涡不能自拔了。

原以为想通了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理清。早知如此，何必开始？

女人，为什么总是同弱者联系在一起？

拖来拖去，现在郎沛贤也发现蛛丝马迹了。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也好，或许这正是促使自己下决心的最后动力。剑一旦拔出来，是放不回鞘里的，不刺向敌人，便只有让敌人夺去刺自己，两者必居其一。现在，用来刺向郎沛贤的利剑早已出鞘，已经没有收回的余地了，必须义无反顾永往直前。

是时候了，方纯想。

20

郎沛贤近来经常去徐素怡家里散心，这让徐素怡着实有些受宠若惊。

一个多月了，如何处治方纯，郎沛贤始终没有拿定主意。这让他很是心烦。他觉得这权利还是给方纯为好，通过时间让她自己决定何去何从。所以，他一直没有再去看望她。他隐约感到还是暂时不去为妙。

这其中，当然含有戒备心理。但究竟是什么，郎沛贤自己也说不清。他不愿花那功夫。

不去又想去，这是郎沛贤心烦的根本原因。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有点让那小婊子给吸引住了，否则，向来果断的他何至于如此拖泥带水患得患失。

他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苦果，说到底他就没在女人那吃过亏，所以，他很难做到像对付男人那样去防备她们。他始终认为跟他交往的女人弄来弄去最后无非都是想弄几个钱的问题，那不过是小事一桩，多一点少一点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完全不必花精力去算计。

有了方纯作为参照，郎沛贤更加体会到还是徐素怡这种女人实惠。她就像一个宁静温柔的港湾，随时恭候着他的停泊，并提供周到细致舒适的全方位服务，从不提要求，也从不惹他

心烦。

柔和的台灯下，郎沛贤静静地吸着烟喝着茶，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思，徐素怡像只猫一样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用水一般的女性身体荡涤着他的浮躁和疲惫。夜晚安祥寂静，床被舒适干净，空气中徜徉着淡淡的丁香味——这是郎沛贤最为惬意的时候。

令郎沛贤始料不及的是这块温馨之地也将要遭到破坏了。一场积蓄多年的风暴正带着隆隆的雷声向他袭来。

徐涛回到家时，见母亲又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案板上放满了准备好的菜肴和佐料。

徐涛伫立在厨房门口打量着母亲。她的衣服都是新换的，包括那块白色的围裙。她的头发也细致地梳洗过，脸上刚刚化过妆。前天郎沛贤才来过，今天又来？望着母亲满脸红光喜形于色的样子，徐涛觉得与其说是等候丈夫回家的妻子，不如说是等待嫖客上门的妓女。

也许是心情太好了，也许是过于专心致志，正用胡萝卜配芹菜做装饰花色的徐素怡竟然没有发现儿子进来，一回头吓了一大跳。

“哎哟！吓死我了，进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徐涛没吱声。心想这么胆小的女人怎么竟干出那么不要脸的事？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就跟没感觉似的。他转身默默地回自己的房间。

必须改变目前的现状！徐涛想，一切都该有个新的说法新的模式了。

母亲跟着进来说：“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儿你父亲要来，我们等他一起吃饭。”

“你们一起吃吧。我不饿。”徐涛没好气地说。

徐素怡没言声，她接过儿子的书包放桌上，悄悄地又回厨房忙去了。

徐涛走过去用脚把门踢上，叨起一支烟，又选了张迈克尔·杰克逊的光盘插进机器里，一边听一边想着自己将要实施的行动计划。

从暑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学校已经正式开始了毕业分配工作，让学生们自己先报志愿和去向。同学之间无形中刮起了一种潮流，好像谁能自己解决问题谁就是英雄，而回老家听从组织分配仿佛是件丢人可耻的事。所以，不少人都是瞎填，专填那些好地方，甚至有人恶作剧填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只有那些已经自己联系好单位的人才填得公公正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次摸底，真正分配时事先没联系接收单位的由不得你自己想去哪，填也是白填。

受这种风潮的影响，徐涛犹豫不定的事情终于有了最后的决定。他十分简洁地写道：人事行政关系转北城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就业自行解决。

所谓自行解决无疑只有一条路，依靠或者说利用“父亲”郎沛贤。徐涛觉得有权利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他也有义务和责任为徐涛解决。为什么要留着康庄大道不走？至于以后的事情那以后再说。分配就业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问题是该怎样对郎沛贤提出来？要求提到何种程度才合适？他会不会同意？能同意其中多少部分？

年轻的徐涛无法进行周全的预测和分析，但他明白一点，必须直截了当跟郎沛贤谈一次，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明白无误地向他表示。至于他如何回答那只有到时再看。

当然，徐涛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郎沛贤什么都不答

应，那只有跟他摊牌了，硬碰硬一决高低。徐涛决不能轻易放弃这次机会，真要较量也毫不畏惧。

正因为有被拒绝的可能，所以徐涛必须尽快开始谈判，以求在正式分配前这边就能出结果。否则，倘若两边都放弃了岂不是竹篮打水两头空？

后路还是要留的，年轻人只有这点狡猾。

不过，徐涛认为不至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郎沛贤都没理由拒绝他，也没理由置若罔闻袖手旁观。

徐涛曾想过让母亲先探一下郎沛贤的口气。但他很快就放弃了。他看不起母亲，更不想让母亲为他去求郎沛贤，这就有点像妓女索要回报似的，不光彩，不干净。自己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可以自己去说？假如这么一点事都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那还想有出息？

就自己上。明说。

有人敲门，徐涛侧耳细听，母亲悄悄地跑过去开了门，有人进来了，又关上了门，然后两人稍稍在门边停留了一会儿，肯定是郎沛贤在脱外衣，母亲接了。然后一个人去了厅堂的沙发，一个人去挂衣报。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进了浴室，那是郎沛贤去泡澡，母亲则回了厨房。很快，厨房里就传出炒菜的炸油锅声。

两人没说一句话，一切都是心照不宣老一套程式。真他妈的没劲！

郎沛贤洗完澡出来，就去了里间，一边看报纸一边等徐素怡叫他吃饭。这之间一般有十来分钟的空隙，要谈只有选择这个时候，否则，吃完饭郎沛贤和母亲就要进卧室里单独幽会，那就没机会了。

徐涛开门走出自己的房间。他发现自己还是有几分慌乱紧

张。他的门靠近厨房，所以他先去厨房瞅了瞅，以求心理上过渡一下。

“你怎么了？”母亲问。

“我想……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行吗？”

徐素怡一下没反应过来，显得张皇失措。儿子从没提过这种要求。

“你想跟他说什么？”

“嗯……商量个事，我自己的私事。”

“……那怎么不行呢？你快去吧，你们俩早就应该彼此沟通说说话。我马上就做好了。”

徐素怡心里掠过一丝惊喜。儿子语气里没有敌意，要找父亲“商量自己的私事”，这真是破天荒的好兆头。她盼这一天已经多时了。

惊喜归惊喜，徐素怡忍不住还是跟在了儿子的身后，走到厅堂门边站着旁听。

郎沛贤一张报纸遮了半个脸，右手上夹着香烟。见徐涛进来，抬起头打招呼。

“回来了？”

“我想同你谈个事。”

“嗯、嗯。”郎沛贤收起报纸，“干嘛站着说话？坐，先坐下。最近功课忙吗？”

见到徐涛，郎沛贤似乎只能想起类似的问话，徐涛皱了皱眉，不与他计较，坐下。

“越来越像个大男人了，一米七几了？”

“我想跟你谈个事。”徐涛不想跟他东扯西拉。

“好的，好的，什么事？”郎沛贤微笑地望着徐涛，不像父亲，更像虚伪客套的领导。

“我……我自己的事。”

“嗯、嗯，你说。”

“具体地讲是关于我今后的事，工作的事。”

“……你读几年级了？”

“还有半年我就大学毕业。”

“是吗？！这么快？哈……我真没注意你都大学要毕业了，看这时间过的。”

“所以我想跟你谈谈毕业以后的事。”

“那是那是，这事我早该为你考虑考虑，都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幸亏还不晚，是吗？哈哈……真是没注意，连你都大学要毕业了。”郎沛贤还沉浸在自己的惊讶以及对时光的感叹中。不管怎么说，儿子要大学毕业了，作为父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听着郎沛贤爽朗的笑声，徐涛不由得被感染了。他抬头注视着郎沛贤，胸中突然涌上一股亲情。怎么说他也是自己的父亲，瞧他那开心而慈祥的表情。那一瞬间，徐涛产生了一丝对他的尊重及好感。这感觉像一块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坠在他的心里。徐涛连忙转过目光。他不想因此改变对郎沛贤固有的认识，他坚持认为郎沛贤虽然是他的父亲，但更是他的罪人。

“这么说是有关毕业分配的事罗？”郎沛贤说。

“是的。”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

“没关系，说嘛。”

徐涛看了一眼门口的母亲，欲言又止。这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当着母亲的面也不好具体谈。既然郎沛贤已表示出诚意，那就好办了。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徐涛拐了个弯。

“我？这问题我还没有认真考虑。不过，恐怕还是尊重你个人的意愿为好，我最多只能建议，提供参考。你说呢？”郎沛贤没有轻易表态。他隐约感到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位年轻人也不那么简单，必须慎重为好。

“这样吧，你考虑一下，我也再考虑一下。然后我去你的公司找你谈，你看行吗？”

“……为什么要去公司谈？”

“这也是工作上的事，还是去公司谈比较合适。你来这里是休息，我不想太打扰你。”

“嗯……也好。你想什么时候去？”

“越快越好，具体时间听你安排。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好吧，要不明天下午五点半你去公司找我。我请你吃饭。”

“我一定去。”

“嗯，去之前你往我办公室打个电话，我怕万一有什么事不在，也好通知你。”

“行。”

“知道电话吗？”

“不知道。”

“那你记一下，我报给你。”

徐涛记电话的时候，徐素怡就别提有多激动了。她也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要正式对郎沛贤提出要求，然后三个人坐下来当场解决问题。没想儿子考虑到她前面去了。是呀，儿子已经长大了，知道怎么去谋划自己的事，用不着她这位没用的母亲瞎操心。这一刻，她对郎沛贤充满感激，只要能帮助儿子出人头地，她就是一辈子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今后一定要更加细

心地侍候郎沛贤才是。

她抹了抹眼角的泪花，悄悄地返回厨房。她已经耽搁做饭的时间了。

记下电话号码，徐涛说：

“我回房间去了。”

“就要吃饭了，不再坐坐？”

“我不饿，还有功课要准备。”

“饭也不吃？”

“我回头吃。”徐涛心想又不是第一次，有什么大惊小怪？跟你谈工作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就得向你妥协，对你友好。我们一事还一事。

“……那好吧。”郎沛贤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

晚上十一点，郎沛贤走的时候，徐素怡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竟然多此一举推开儿子的房门，冲徐涛说：

“你父亲要走了，不出来说一声吗？”

徐涛正坐在桌前想心思，听她这么喊厌恶地转过头来，见郎沛贤并不在视线内，就朝她反感地摆摆手，叫她出去把门关上，说：

“我睡了。”

徐素怡怔了一下，没做声，关上了门。

送走郎沛贤，徐素怡又推开徐涛的房门，手撑着门框，疲惫不堪地说。

“你还没吃饭呢，来吧，我帮你热一下。”

徐涛站起来，随母亲去到饭厅。他肚子早就饿了。满桌子都是郎沛贤吃剩下的菜。徐素怡端起两盘菜要去回锅热，徐涛说：

“算了，饭是热的就行，你歇着吧。”

徐素怡犹豫了片刻，没有坚持。米饭在电饭锅里，插座一直没拔。她确实有些累了。

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饭，徐素怡心疼地埋怨说：“你也是不懂事，一家人为什么连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都不愿意？”

“谁跟他一家人？他把我们当一家人了？”

“他不是答应同你商量工作分配的事吗？还说要请你吃饭，你不也同意了吗？”

“这是两回事！去去去，跟你说不清楚。”

“我是不懂什么。你也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没资格教导你。不过，有些事是你不对，做得太过分。好歹他是你的父亲，他要走，叫你出来送一下也不肯。这样会伤他心的。他也是人呀。”

“我为什么要送他？他是人当初就不该让你生下我。”

“生你是我的主意，要怪你怪我好了。”

“你——”徐涛忍着没说出口，心说你也不是好东西，我只是不说你罢了。

“明天同爸爸谈毕业分配的事，态度要好点。他请你吃饭，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但至少该说声谢谢。你感激他，他会高兴的。”

“妈妈！他请我吃一顿饭还值得感激他吗？包括毕业分配的事，这都是他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你怎么处处都觉得在接受他的施舍？他给我们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怎么就不懂呢？”

又扯到老问题上去了，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徐素怡只有退让。

末了，徐素怡幽幽地说：

“我是希望明天你能谈出好的结果。”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徐涛来到了郎氏实业大门外，往郎沛贤办公室打电话。他其实在附近转了许久，一边看一边想。他想像着几年后这栋大楼里除了郎家昌就将是他，那些进进出出的人都将看他的脸色行事，一边点头哈腰一边恭恭敬敬称他为“徐总”，有一天当郎沛贤死了，他就找机会把郎家昌给挤掉，或者像外国电影里一样干脆把他杀了，制造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然后便可独霸郎氏实业；实在不行也可和郎家昌分家，理直气壮地拿走自己名下的那部分，在别处另外再盖一栋这样的大楼，然后，明着跟他较量。总之，郎沛贤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大厦，必须在徐涛手上结束，要么易主要么破产完蛋，两者只能居其一。这就是徐涛的宏伟目标和志向。

徐涛想，那时他将让世人看看王八蛋郎沛贤究竟干了多少坏事，又是如何饮尝其苦果的。而他这个私生子，也将郑重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谁他妈的敢瞧我不起，我他妈的就扇谁，“啪”、“啪”，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扇了也是白扇。

一切就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

接电话的不是郎沛贤。徐涛大失所望，一开始就不顺？就有变化？会不会是电话错了？

“是郎沛贤办公室吗？”

“对。你大概是叫徐涛吧？”

“是我。”

“郎总等你电话多时了，特地嘱咐我守候。他在潇芳宾馆等你，五点半钟他将准时到达，请你直接去那找他。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学校。”

“要不要我派车去接你？”

“不必了。我知道怎么走。谢谢！”

徐涛叫了辆出租车立刻前往。他当然意识不到郎沛贤实际上是不想叫他去公司谈话，这本身就是个不祥的信号。对于人情世故，对于郎沛贤他依然知之甚少，他只有一腔热血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还有就是喜欢幻想。对于将要进行的事情及其后果，他毫无思想准备和预见。

当他说明要找郎沛贤时，迎宾小姐微笑着点头说：“先生请跟我来。”

在一间包厢前，小姐先敲了敲门，然后示意徐涛可以进去了。

“谢谢！”

徐涛推门而入。是个很大的包厢。走进去才看见郎沛贤坐在沙发里看杂志。

“来啦。坐，坐。”郎沛贤拿起茶几上电话，“客人已经到了，可以上菜。”

包厢内十分豪华，后面居中放置着一张带转盘的大圆桌，前面一间有沙发、矮柜、消毒碗柜、音响电视，旁边还有洗手间。墙壁装饰以及吊灯非常讲究，无可挑剔。徐涛是第一次进这种地方，他想这包厢费恐怕都得上千元吧。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倘若随便分去一个单位，拿工资生活，永远别想进这种地方吃一顿。

“对这地方还满意吗？”郎沛贤说。

徐涛点点头，“你常来？”

“我经常在这会客谈生意。这个宾馆也算是我的产业吧。所以，来这也挺方便。”

“……你有很多这种产业吗？”

“唔，不很多，宾馆只这一处，但它不是我主要经营的事业。否则，我会把它的规模搞大，至少也得弄它个四星或者三星级吧。”

就是说这还不算什么，还有远比这高级豪华的地方，徐涛不由得点点头。

小姐送菜进来了。郎沛贤招呼徐涛坐桌上去，他脱去外衣，说：

“来，我们坐近一点，边吃边谈。今晚就我们两个。喝点酒怎么样？”

“好吧。”

“来点烈性的，陪我一起喝点‘五粮液’，行不行？”

“来就来一杯吧。”

“好！像个男子汉。”

见徐涛始终有些拘束，郎沛贤挥手把小姐打发出去。尽管他还不知道徐涛究竟有些什么要求，但从心里来说，他愿意同这个“儿子”好好谈一次。一方面尽一次做父亲的义务，一方面进行必要的了解，看看他有没有出息。郎沛贤当然希望徐涛是块能干大事的料。

郎沛贤是带有诚意来的，这实际上是对徐涛的一次考核，遗憾的是徐涛却并没有充分意识到。

“我的事情你考虑了吗？”徐涛先入主题。

“昨天回去已经很晚了，今天一直很忙。还是先听听你的意见吧。”

“我已经决定放弃学校的毕业分配。”

“……放弃也可以。不过，你为什么要放弃？”

“我想……我想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我？哈哈……我可是很平常呀。能说说你觉得我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吗？”

“你是个坏人！但又是一个强者，一个了不起的人。”徐涛稍稍留了点情面，没把他说成是个“恶人”。

郎沛贤愕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

“有新意！有新意！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看来你确实经过了认真的思考，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好，让我们为你的评价干一杯。干！”

徐涛没有推辞，干了。怕你不来，来了就不怕。要说就说，要喝就喝，没什么了不起。

“这么说你是想成为一个坏人啰？”

“我认为好坏本无界线和标准，不过是道德家们硬要划一条歪歪扭扭含糊不清的线。”

“这是你从书上看到的，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郎沛贤没有发表看法。

“嗯……两者结合。”

“那是胡扯！”郎沛贤突然板起面孔，“如果这世界好坏都不分，岂不乱套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顺者昌，逆者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必须做一个行为规范的人，才能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顺时而动急流勇进。你所提到的道德标准，那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胡诌瞎说出来的，那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晶，是精华，也就是人类生存的检测标杆。你在那上面所呈现出的正数或负数，完全可以决定你一生的成败，包括限制你成就的大小。一个人人所指的坏人，是永远不可能有作为的，只能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你真想将来有所作为，那么，我首先就要敬告你：永远别忘了做个好人，做个大家认同的人，做个符合社会准则的

人。你看看现在社会上有所成就的人，哪个不是好人？当然，他们都有缺点，甚至有些阴暗面，但总体上却是个好人，绝大多数人拥护他们，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能理解吗？”

徐涛暗暗吃惊，没想到郎沛贤还这么能说，一套一套的。但他却不能不承认，郎沛贤看似说的都是些大道理，实际上比他的看法要深刻得多，也要高出一个层次。难怪郎沛贤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徐涛点头表示认同。

郎沛贤换上了开始那副友好的面孔，自己又干了一杯，拿起筷子说：

“吃菜吃菜，别光顾说话饿了肚子，否则你妈妈回头会说我的。”

徐涛没动手。他意识到话题扯远了。他早已厌倦了听别人的说教。今天是来谈毕业去向的事情，跟好人坏人八杆子打不着边。

“我可以进入你的公司工作吗？”徐涛盯着郎沛贤说。

“当然可以。我们公司的用人原则是来者不拒，择优录用，能者上，弱者下。你有大学本科文凭，完全有资格进入公司的任何一个阶层，包括担任要职，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那种能力和素质。”

“我相信我有能力。”

“这话现在说未免有点太早，毕竟你还没有接触实际工作。可是，我们公司有很多部门，经营管理的项目都有所不同，你进公司想去哪个部门？”

“房地产开发事业部是郎氏实业的核心部门，是吗？我就想去那。”

“为什么？”

“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积累经验，以便早日进入公司的最高决策层。”

“呵！野心不小嘛。你学什么专业？”

“经营管理。当初这也是按你的意愿填的。”

“嗯，嗯。刚进公司可得从基层干起。”

“干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要得到你的袒护。”

“我的袒护？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选择郎氏实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同意吗？”

“我欢迎一切有识之士加盟郎氏实业公司，对你也不例外。明天你就可以去人事行政部报名，咨询有关事项及填写表格，他们会去你学校作些必要的调查。”

“还要报名？去学校调查？”徐涛不解。

“这是程序。郎氏实业是有影响的正统公司，录用新人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审查制度，能力、品行、表现都在考核之列，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不过，我可以为你去跟他们打声招呼，敦促他们尽快给你答复。”

“那不成普通意义上的招聘了？”

“当然。你有什么异议吗？”

“……郎家昌进入公司也经过了这套程序？”

“他没有。”

“为什么？”

“他是我的继承人。是公司的股东。”

“难道他是带着股份加入公司的？”

“什么意思？他的股份本来就在公司里。”

“就是说他的股份实际上是你给他的，将其中一部分通过法律的形式写在他的名下。”

“是那么一回事。”

“我有异议！”徐涛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不把他作为正常人同等对待。

“什么异议？”

“郎家昌是你的儿子，所以他是股东，而且顺理成章地就进入了公司担当要职。我也是你的儿子，为什么我就要接受审查和考核？而且一点股份都没有？这意味着一开始他就是老板，而我永远只能是个打工的。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我不能接受这种待遇！”

“那没办法。这是个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你恐怕只有接受现状。”

“说到底我和郎家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你让女人生下的孩子，而郎氏实业是你创建发展起来的公司，并不是生我们的女人的公司，因此，在与你与公司的关系上我和郎家昌完全一样。”

“嘿嘿，你倒挺会找依据。可事情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法律上你与郎家昌是不一样的，这点你应该理解。不是我要故意刁难你。”

“在外面，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受人欺负受人歧视；在你这里，我也不能算是你的孩子，什么都没有，同样受欺负受歧视。我究竟是什么人？这不公平！不公平！”徐涛差点就要落泪了。

“你的这种感受我可以理解。但这已经是事实了，我只有

对你表示抱歉！很多事情我也有我的难处，并不是欺负歧视你。但是，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一点点欺负歧视算什么？关键是最终你要站起来，要强过别人。这方面我愿意为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什么帮助？就像现在这样供给我吃饭读书穿衣服吗？我有手有脚有智慧，我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活得很好，你所谓的这些帮助对我今后毫无用处，那只是一种施舍，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名分和尊严。具体地说，我需要像郎家昌那样进入你的公司，受到你的承认，并成为老板之一，拥有股份。”

“你越说越远了。”

“应该说越说越近了。”徐涛从来不会拐弯。

郎沛贤到现在为止始终是温和的，但徐涛一句赶一句把他逼得没办法。毫无疑问，徐涛有出息，也的确有一些成大器的东西在身上，但他却是畸型发展的，有变态倾向，更主要的是他不想学好，品行严重有问题。还没参加工作，就想利用关系往上爬，指望不劳而获就飞黄腾达！这种人不能委之重任，更不能将他放在自己身边，放在郎家昌身边。否则，早晚有一天他会像一枚炸弹一样爆炸，把一切都弄得面目全非不可收拾。他比韩峰有过之无不及，都是出色的害群之马。

既如此，看在父子关系上就跟他尽早摊牌，让他死了这条心。

对于男人，郎沛贤历来锐利而果敢。何况徐涛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你要进入郎氏实业公司，究竟是想为其发展出力，还是想获得我的认同以及你想像中应该有的股份？”

“都想。”

“说白了，你想要我的继承权。”

“是的。不应该吗？”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从某种角度而言，你不是我的孩子，也就没权利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道理很简单，其实你都懂，用不着我——对你解释。”

“就算不是你正式的孩子，退一步，我只要求郎家昌的一半也不行吗？三分之一也可以。”

“这不是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问题。你有时无知任性得就像个小孩子。”

“那好，就算什么都不是，你也可以认领我为你的孩子，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认领你？简直是开玩笑！”

“父亲认领自己的孩子，一点不出格。你是怕给你的地位和名声带来不利影响吗？”

“这是原因之一。”

“你这叫自私！”

“你要求认领，不也是想获得利益吗？”

“但我是在要求你履行父亲的义务和责任，要求我自己的权利。这跟你拒绝认领不是一回事。”

“义务、责任、权利，你小小的年龄就学得会用冠冕堂皇的词来掩饰自己的目的，而且竟然敢在我面前耍牛刀一套一套的。那好，我问你，在你心目中究竟有没有把我当你的父亲？我对你多少还有些感情，而你呢？”

“没有。”徐涛不否认。

“你不仅在心里不认我这个父亲，而且恨之入骨。”

“可这些不能成为你拒绝认领的理由，除非我不同意。因为它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

“现状更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现状并不合理。假如你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那么我更应该成为你的继承人。”

“这又是奇谈怪论了，我怎么老是听不清你的逻辑性？”

“我调查过你的家庭成员，郎家昌是个平庸之人，郎家兴有病在身不能正常工作，他俩都不足以承担你的事业。我比他俩都强，又是你的孩子，所以，我最有资格继承你的事业，并有能力使之发扬光大。”

郎沛贤脸部肌肉抽搐了几下，徐涛戳到了他的痛处，他怒目圆瞪。

“住口！越说越离谱了。郎家昌不是你可以相提并论的。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奋踏实，忠于职守，善待他人，出色地完成着多项交给他的任务，从不打折扣。你凭什么跟他比？你什么都不懂却又狂妄偏激自以为是，满身劣迹却不能宽容他人，最糟糕的是你的品行还没成材就长歪了，这是致命的不可救药。遇事你首先是想投机取巧走近道，既无热情又无诚意。看问题好坏不分，只看得见负面而看不见正面。郎氏实业是从血与火中淌过来的，怎能容你这种杂质混入其中扰乱秩序？你也没那种能量。别说你现在还没进来，就是进来了也终将遭到驱逐。既然你调查过我的家庭，那你应该知道几个月前我刚刚驱逐了韩峰，他的能力至少在城府上比你要深，非常能够忍受，就因为品行不正被我清除了。而你比他还要恶劣。告诉你，我最痛恨心术不正的小聪明。”

徐涛不做声了。他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谈判完全破裂，与初衷南辕北辙。他觉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郎沛贤就

像一个巨大的铁桶，既厚又硬，毫无缝隙可供穿透。这时他才意识到一开始策略就错了，不应该站在对等的角度上来与郎沛贤对垒，因为不是他的对手，更不可能压倒他。一切都已经晚了，难以改变了。

只有破罐子破摔，一条道走到底。提前使用杀手锏与郎沛贤展开决战。

本来要求进入郎氏实业就是一种形式，最终的目的是要搞垮他，顺便成就自己。即然这条道堵死了，搞不垮他的帝国，那也要以身相搏让他身败名裂，不死也脱层皮。反正决战早晚要进行的。

抛开了杂念的徐涛此刻反而热血沸腾充满斗志。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说到底是你不允许我进入郎氏实业？”

“是的。”

“也不认领？”

“不认领。”

“那股份自然更谈不上？”

“只要郎氏实业不倒闭，我将一直为你提供必要的生活费，就这些。”

“这意味着今天我专程来找你却一无所得。”

“你是不是想威胁我？”

“随你怎么理解。”

“嘿嘿”，郎沛贤克制着愤怒，“在北城，没人敢这样对我说话。”

“在北城，也没人像我这样受到你的不公平待遇！”徐涛寸步不让。

“……你想怎样威胁我？”

“不是想威胁你，而是我不得不采取别的手段来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是你逼我的。”

“嘿嘿，可以先露点风吗？”

“我要告你！拉你上法庭。”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随你的便吧。你可以走了。”

徐涛站起身，推开椅子，向外走去，到门边，听得郎沛贤说道：

“我还是奉告你一下，最好不要冲动，跟我斗你不可能有结果，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

徐涛转身指着郎沛贤说：

“那就试试吧。我不威胁你，你也别威胁我。我们看结果。”

21

反对使用非正当手段收购土地的运动在各方面的配合努力下，随着职业学校破土动工的临近，渐渐平息。赵大维率领第一支施工队伍敲锣打鼓沸沸扬扬地开进了西北郊工地，安营扎寨厉兵秣马。

第一项工程是建设职业学校，综合开发计划仍然暂缓进行。这是郎沛贤的步骤。其实，职业学校的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尚无法开始施工。但郎沛贤等不了那么久，必须先动起来，至少要先做出样子。只要职业学校一动工，舆论就将起来，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将理顺，一切矛盾也将迎刃而解，那时，必然伴随有新的变化和新的机会。如何处理手中的土地以及如何开始综合开发计划，就能更加明确更加有效益。

大片土地都静静地躺在西北郊，半年多过去了，郎沛贤始终没有动一下。土地仍然在升值，只是涨幅越来越小。郎沛贤的资金全部压在里面，实际上建学校的费用他目前根本抽不出来。但他不急，始终咬牙挺着。他就像个赌徒一样，一定要坚持到他认为最佳的时刻才肯开牌。

一旦开始转让综合开发计划之外的土地，大量的资金才可回笼。那时，郎沛贤的目标是回收全部的资金，并且还有一定的剩余，留下的土地无形中成了白拿。然后，他再根据情况慢

慢地去经营和开发。

说到底，这才是郎沛贤真正的“综合开发计划”。至于扎根西北郊、建设西北郊，那是后一个“综合开发计划”，是可以变通的。万一西北郊繁荣不起来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使投资者们失去了兴趣，郎沛贤当然也得撤下来，这不是郎沛贤个人所能左右的。但不管怎么说，由于捷足先登购进了土地，赚，已经是赚稳了，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这就好似玩股票的人买到了原始股，心里不可能着慌。

当然，郎沛贤不可能躺在家里等着土地升值，他还要用自己的影响、地位、财力去推动这架印钞机的转动。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商人赚钱的办法。兴建职业学校，就是他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出的信号，我郎沛贤都下决心了，你们还犹豫什么？赶快拿着支票来吧。

这天，郎沛贤把刘建召来了办公室。半年多的私下接触，两人俨然是老朋友。

握手寒暄过后，刘建说：

“听说职业学校即日就将动工，你的速度真快呀，说干就干。佩服佩服！”

“哪里哪里。兵贵神速，时间就是效益，就是金钱。”

“市长对你这一举措非常欣赏，并让我转达他的谢意。他说只要有您这种实业家的热心支持和积极参与，西北郊不愁成不了新城。”

“响应市政府的号召，为北城的繁荣出力，是我应尽的义务。此次兴建创办职业学校，我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办起来，而且一定要办好。”

“今天你叫我来，不知有什么事？”

“有几件事想同你商量，必要的话，恐怕还得请你帮忙。”
郎沛贤用词很严谨。

“只要我力所能及的，尽管吩咐。”

“首先是关于职业学校的事。最近几天就将开工，我想搞个开工仪式，热闹热闹鼓鼓干劲，主要是图个吉利。既然是仪式，当然就得有人参加，规格要上去，否则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你看能不能把市长请去，还有市教委主任，人大，政协等等，能请到的尽量给我多请几位。”

“这个嘛……应该问题不大。怕只怕市长有事，那我就没办法。你定在哪天？”

“哪天都行。施工队伍已经在陆陆续续开进去，开工仪式也无须多准备。”

“好吧，我联系好了再通知你，至少提前两三天，你看行不行？”

“可以。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和职业学校有关。我想请市长担任职业学校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些知名人士担任名誉顾问或者督学什么的。比如说你，我就准备聘你为名誉督学，你看有问题吗？”

“有这种必要吗？”

“有。现在都兴这个，我们也不能不随潮流。”

“……我就算了，不合适。至于市长，我去试试。”

“不仅仅是试试，而是要做工作，动员他出任。这对他的影响有益无害嘛。”

“你这些要求我怎么觉得都有些说不出的味道？好吧，既然你认为有必要，那我去为你争取。其实，这要求你可以自己提，开工仪式那天，你当着人的面直接提出来，我想市长也就不好推辞了。”

“有道理！这条就算了，到时我自己去提。你认为他会同意吗？”

“应该会。”

“那我们谈第三个事，也是我今天找你来的主要议题。我希望你能把地铁车站的位置变动一下。”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

“这事已经定下了，不可以随意变动。”

“但你可以建议，大家如果都认同了，便可以明正言顺地改动。”

“那是瞎胡闹。地铁车站位置是事先设计时定下的，涉及到预算，科学性等等一切。”

“问题是目前的设计位置不合理。”

“那也不能说改就改呀。”

“所以就要劳你大驾了。设计工作最初是你具体领导，你出面最为合适。如果你再适当地做些工作，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变动。”

“不可能。”

“你还没试怎么知道不可能？”

“这明摆着开玩笑嘛。”

“如果我一定要求你试一下呢？关于你的酬金我们可以再作商议。”

郎沛贤盯着刘建，把话说白了。上次五十万中还有三十万没到刘建手上，因为店北河的塔楼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尚没有出售。郎沛贤的商议有两层意思，一、假如大家合作，房子到时自然给你，而且可以追加一部分现金；二、假如不合作，那房子也可以不给你。到目前为止，郎沛贤真赖账不给，刘建也

不敢吭声。正因为刘建的利益的大头还攥在郎沛贤手里，郎沛贤才敢提出新的要求。

既然你拿我的黑钱，你就得听我的话为我办事，不管难易你都得照我说的去做，能不能成功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连试都不肯试一下，我当然也就不客气了，剩余部分不给那是天经地义，不把你捅出去或者把原来的要回来，就算给你面子。

对于收受郎沛贤贿赂的人，郎沛贤从来就不会轻易放过，只要有条件，总是一个要求接一个要求提。尤其是像刘建这种并不是举足轻重的小爬虫，郎沛贤更不会轻易放过，上次给二十万现金，实在是没办法，因为怕刘建走漏消息，留下三十万分做几次付，本来就是为了控制刘建以观后效。现在事情来了，郎沛贤能不又把刘建抓住？

刘建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你一定要逼我，那我也只有去试一下了。但我不能保证一定办成。这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可能，你应该有数。”

“如果你按我说的去做，发挥你的影响和作用，并运用你的智慧，就至少有八成的把握。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将重重地谢你。”

“……你说怎么做？”刘建不相信。

郎沛贤走到墙边，指着挂在墙上的放大的西北郊地图。那上面有条笔直的黑线代表地铁线路，并标有十二个距离不等的黑点代表地铁车站。

“你先告诉我，这十二个地铁车站是根据什么定下的？”郎沛贤一步步引导讲解。

“主要是根据人口的分布和商业化程度。”

“是否与地质结构有关？”

“没什么关系，这一线地质结构都差不多。”

“这说明如果变动的話，只要不增加车站，资金费用基本上不会变。”

“那是。”

“十二个车站之间的距离是否一样？”

“不一样，有长有短。”

“这说明距离不是固定的，可以适当变动。那么，确定距离长短的依据是什么？”

“还是人口分布和商业化程度。”

“那就意味着车站位置是人为设定的？”

“本来就是人为设定的嘛。”

“好了，我的问题完了。归根结底其实就两个依据，人口分布和商业化程度。对不对？”

“是”。

“假如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这样设置车站毫无科学性，完全是鼠目寸光，有没有余地变通？”

“……问题在于它是合理的。车站当然应该建在人口集中的地方。”

“错了。这恰恰是我要对你说明的。市政府修建新的地铁线路，主要目的是顺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并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创造繁荣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其实，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人口越来越多，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局促，怎么办？只有扩散、疏导。我认为开发西北郊的意义也就在此。你说呢？”

“这是明显的道理。”

“但目前的地铁车站设置，却与这一宗旨相矛盾。所谓人口集中的地方，目前充其量不过几万人，假如放到市区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他们的集中，是自然形成的，以前并没有规划。居民复杂、单位既小又多、道路狭窄是那些地方的特点。

这决定了那些地方很难开发，前途及意义其实都不大。因此，真正从长远看，我认为应把车站设在目前较为空旷的地方，这才便于规划，便于发展。西北郊要成为城市新区，潜力正是在目前人少地广的地域，正所谓白纸上才更好画画。完全可以想像，西北郊一旦发展起来，人口必将猛争，因为它地域广阔。保守估计，将可容纳二百万人。那个时候，人口集中的地方，决不会是现在人口多的地方。假如目光只看到现在，不出两年，其不合理性就将体现出来。修建地铁的真正意义，也将因此得打折扣。假如有意识将地铁车站设置在目前荒僻的地段，对于发展西北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和刺激。最初市政府不往东郊人口密集区修地铁，而决定伸向西北郊，其用意也是如此，为什么在设置车站的问题上思维导向又不继续贯彻下去呢？”

“还是你看得远！把重点放在将来。当初设置车站时就没想这么多，所以按照一般的逻辑思维就定下了，定下了也没人提出异议。给你这么一说，的确是不够科学。”

“城市建设、公共事业本来就是一件造福于后代的永久性事业，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搞了不少城市交通改建，那是一种目光，但现在看来目光显然不够远，那些改建的街道公路今天几乎都显小，不相适应。这不能怪发展太快，只能怪决策者的认识和意识都不够大气，其中有个看十年二十年还是看五十年一百年的区别。”

“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假如重新改动，便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经费得增加。而此次修建地铁，经费是很紧张的，其中一部分到现在都还没落实。二是居民情绪问题，地铁车站的位置已经公布了，若有变，原来以为在车站附近的人肯定不乐意，还有一些计划中的项目，也将因变动会出现问题。”

郎沛贤胸有成竹地说：“经费问题不会增加。只要地铁站数目不变，就增加不了多少。另外，改在人口与建筑稀少的地方，拆迁安置征地费用会大大减少，一进一出我认为还能有节余。设计施工费那是一样的。关于居民情绪及个别建设中的项目，那只有想办法解释和克服了。任何一项公共事业都必然会影响到部分人的小利益，这是没办法的事。尽善尽美百分之百满意，那不可能。”

郎沛贤起身去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递给刘建。这是他早准备好的。

“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市政府以及地铁修建指挥部写了一份建议书。详细地阐述了刚才对你说的这些，我想通过正式渠道递交上去。”

“那当然好。凭你的影响，这份建议书他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不不不，你别把我说得太神了。这不过是个引子，说明利弊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至于能否受到重视以及被采纳，还全得仰仗你去宣传、游说、鼓吹。要不我今天也就没必要找你来了，你说呢？”

郎沛贤再次暗示刘建的作用。说白了，要刘建从“内部”配合，共同促成这件事。在市政建设和规划方面，刘建仅仅是外行，郎沛贤当然不指望这么大的事刘建能独立完成，因为他所说的话分量不够，人家不一定会听他的。而郎沛贤就不一样了，他是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是专家，由他说出来别人就不能不当一回事。倘若刘建积极游说，上上下下去沟通，郎沛贤认为是有可能会成功的。

毕竟这是一个有价值有见识的建议，比原来的设计方案要强。

“你要是在设计的时候或者在动工之前提出来就好了，我敢肯定会被采纳。现在……”

“现在同样不晚。据我了解，开凿工作仍在两头进行，尚没有进入中段，这和我建议不矛盾，还来得及修正。当然，必须抓紧时间落实，一旦车站的位置都凿出来了，就涉及到经费和预算，再想变恐怕就不可能。”

“……好吧，我去活动活动。”

“记住，在最后落实前，消息仍要保密。一旦定下了，首先通知我。这不会有问题吧？”

“假如要去游说，就得涉及到不少人，还得提交会议讨论，恐怕……”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很抱歉，店北河的塔楼至今内部装修没有完工，也就一直无法兑现我的承诺。只好请你理解。今天你专程来一趟，我也不好意思让你空手回去，准备了点东西，不成敬意。”

郎沛贤起身，从桌子后面拿出一只小提包递给刘建。刘建心领神会，没有推辞，接过。

“那好吧，今天我就不多坐了。建议还是你自己送上去，很快就会转到我手上。”

“下午我就去市政府。”

“再见！”

“再见！”

这次郎沛贤没有让刘建打收条。

刘建一走，郎沛贤就让人叫来了郎家昌。

关于地铁车站的问题，郎沛贤其实早就想到了，一直拖到现在才提出建议，正是为了选择最佳时候。太早，土地价没涨

到份上；太晚，一旦开凿过来了，提也没人理睬。这是他计划中一定要走的一步棋。

如今，涨幅最大的土地，就是地铁车站附近的土地，这是奥妙之一；郎沛贤收购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中段人少的地方，倘若那里不设置车站或者相隔距离太远，土地价格的涨幅必然严重受影响，这是奥妙之二。

一旦把车站的位置变动一下，郎沛贤就有文章可做了。首先，原来设置地铁车站附近的土地，郎沛贤手中有不少，目前仍压着没动，但想要的人已经很多。如今，郎沛贤就可以放风要抛了，吊他们的胃口，差不多的时候，郎沛贤就将真的抛出去。这无疑可卖个最高价，一旦改变车站的消息传出，价格立刻就会下来，买的人便得吃亏，那时已经没郎沛贤的事了。其次，新的车站位置一旦确定下来，郎沛贤手中的大片土地必将再次升值，这又是一笔可观的利润。再次，由于地铁车站位置理想，对于今后他的综合开发计划肯定大为有利，利润又得往上翻。

经营房地产业，诀窍就在于倒来倒去。这其实就是一种赌博，土地房屋本身是死的，其价值由人为设定，看你在倒来倒去中是否押得准。倒对了，钱能翻着跟头涨；倒错了便得赔，轻则套住出不来，重则一命呜呼连贷款都还不起，血本无归就得跳楼。

当得知要修建地铁时郎沛贤不惜一切全力抢购西北郊土地，那是傻瓜都知道能赚钱的生意，比的是信息灵通伸手敏捷。但那毕竟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如今涨幅已渐渐平稳停滞，再想赚钱，比的就是智慧和谋略了。郎沛贤样样皆能，哪杯酒他都要喝，而且都要喝最满的。他不赚钱，谁赚钱？

郎家昌试探着问：“你是说准备转让土地？”

“对。总压着不是办法。”

“太棒了！不启动什么事也干不了。”收购土地工作结束后，由于资金全投进去了，郎氏实业等于是进入了冬眠状态。店北河工程迟迟不能完工，与这有直接关系。公司上下就等着郎沛贤这句话。

“你回头把有意向的客户名单及报价送我看看。多不多？”

“不少。关键是价格和地理位置的问题。”

“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位置？”

“当然是地铁车站附近的土地。”

“那就满足他们的要求，先把最好地段的土地让出去。只要他们肯出价。”

“……这样行吗？好地段都让出去了，那以后我们的综合开发计划岂不是要失去应有的光彩？”

“好地段才能卖好价格。原来几个工程都急待完工，职业学校即日将上马，这些都需要资金。半年来按兵不动已经逼得快不行了，没办法，只有忍痛割爱。至于综合开发计划，缓口气再说吧。”

“那也没必要这么走极端呀。先转让部分偏僻点的地方，同样可以在资金上缓口气。现在是买地的人比卖地的人多，不愁出不了手。要是先把好地段处理了，从长远看，我认为得不偿失。”郎家昌觉得父亲有些糊涂了，这种简单的算盘父亲应该能打得来。

“就按我说的办。你先通知客户，如实告之我们的想法和难处，位置地段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价格必须上去。我准备以招标的方式转让第一批土地。”

“……好吧。”

郎家昌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既然父亲决定了，那就按父

亲说的去做，这是他的习惯和原则。他当然想不到父亲的真实意图竟然对他也瞒着。

商场如同战场，有关商业秘密，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不利因素，对谁也不例外，这是郎沛贤的习惯和原则。另外，手下人假如认为是在做一件吃亏的买卖，谈价时还不得往死里砍？这就对了。

重要的是目的，而不是形式。

打发走郎家昌，郎沛贤悠然地点上一支烟。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于是，他习惯性地抓起了电话。

拿起电话却又犹豫了，拨给谁？

自从发现烟蒂之后，郎沛贤已有两个月没去方纯住处。那烟蒂就像石头一样堵塞在他心头，每每想起便觉得不舒服。既然不高兴，当然就不去，又不是非去不可。

可是，有了前些天徐涛那浑小子的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徐素怡那里郎沛贤也不好去了。去了必然要碰上那浑小子。他究竟打算接下去怎么闹腾郎沛贤还不知道，见了面说什么？他会不会继续纠缠不清？

看来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能宠，也不宜久养，否则，总会有麻烦事。

麻烦太多就失去了同她们交往的意义。要不然图什么？

干脆还是把方纯放掉算了。这女人早晚会坏事，不如趁早好合好散。相处也一年多了，就那么回事，反正早晚是要走的。至于经济上怎么算，只要不太过分就随她的便好了，吃点亏也没什么。

再去看她一回吧。两个月了，她也应该想明白一些事，表现好，不妨就再交往一段时期，若依然鬼里鬼气找别扭，就到

此为止，决不再给机会。

拿定主意，郎沛贤拨了方纯的号码。

“是我。”郎沛贤说。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正准备去张贴寻人启事。”方纯在电话里埋怨。

“最近一直比较忙。想我了？”

“可不，天天等你的电话，门都不敢出一下。”

“我不相信。大概是等别人的电话吧。”

“随你怎么想，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你可以找裁缝师傅去聊聊天嘛。”

“你在哪？”

“办公室。”

“不对吧，我怎么听见有打翻醋瓶的声音，酸不啦叽的。”

“哦？哈哈……竟然给我下了个套。”

“你可以胡说八道，我下个套也不许？”

“那我们扯平了，下班后我过去。”

“好的。别忘了准时来。”

放下电话，郎沛贤脸上的笑容好半天没散。方纯的幽默太让他舒心了。

这小婊子！

22

郎家兴没有听从方纯的告诫，还是将他俩的事对母亲王丽珍说了。

在他的内心，有自立的愿望，但却无法做到真正的自立。这是他忍不住要说出来的根本原因。他希望征求母亲的意见并得到她的支持和同意。说穿了他是害怕遭到郎沛贤的反对。郎沛贤倘若坚决不同意，事情就不好办，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有前车之鉴，郎家兴心有余悸。

晚饭后，母亲走进小儿子的房间。近来她经常找他聊天谈心。郎沛贤有意起用小儿子，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她必须掌握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帮助他一起抓住这次机会。这也是郎沛贤交给她的任务。

郎家兴穿着毛衣靠在床上看小说。他是郎家唯一可以这样安安静静呆上一整夜、一整天的男人。台灯照着他消瘦、白皙、漂亮的脸，明暗光影使他轮廓分明、英俊沉郁。屋里干净整洁，有条不紊。

“保龄球馆的工作有意思吗？”母亲问。

“一般般。”

“你父亲说最近资金周转特别紧张，等缓过气来就改建一

个半地下停车场，让你去经营保龄球馆业务。我想差不多就快了。”

“没事，再等等也无所谓。”

“你好像热情不高？”

“我……我对做生意搞经营本来就兴趣不大。”

“那你喜欢干什么？”

“也没什么想法。”

“可男人总得干点什么才是。经营保龄球馆只当是去玩一玩，赚不到钱没关系。我们家也没指望你挣钱，主要是想为你找点事做。”

“我知道。我没说不干。其实我也不想整天无所事事。”

“这就对了。你年龄不小了，有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能像一回事似的。交朋友谈恋爱，不也就能上点档次吗？你说是不是？”

郎家兴望着母亲，笑了笑。母亲来了劲，顺台阶上，小声说：

“要不要托人给你介绍？”

郎家兴又笑了笑，摇摇头。

“为什么？”

“……不为什么。没必要。”

“自己谈？”

“……自己谈你们会同意吗？”

“怎么不会同意？只要你高兴，我绝对没意见。我心里正为你着急呢，只是没有说出来。”

“……爸爸呢？”

“他也会同意。他比我思想要开放。”

“可……”郎家兴神色暗淡了。上次不就是他在背后捣鬼

强行拆散的吗？

“你是说以前的事呀。没事，那会儿你还小，尚在学校读书，他当然要插一杠子。不过，后来他也认识到自己错了，对不起你。现在你这么大了，应该谈恋爱结婚了，他没理由再干涉你。总的来说，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王丽珍有话没说出来。那会儿郎沛贤对郎家兴寄有厚望，所以才坚决要替儿子作主；如今他对小儿子已经失望了，无疑不会再劳神动干戈。但这话不能告诉郎家兴，告诉他是会伤他心的。

“他真的允许我自己作主吗？”

“我敢保证他会。”

“他对你说过？”

“……说过。”对于有病的儿子提出的傻问题，当母亲的也只有硬着头皮哄了。

“……那你找机会再问问他，就说我谈朋友了，想结婚，问他什么态度？”

“真的谈了？！”

“你先问问他再说。”

“可你总得让我告诉他点什么才是，否则，他表态不也靠不住吗？”

“……那倒也是。算了，就别问了。”

“真的谈了？”做母亲的却不想放过这话题。

郎家兴又望了望母亲，笑笑，没吭声。

“哦，感谢上帝！看来是真的了。快告诉我她怎么样，让我高兴高兴。”

“……她很漂亮。”

“是吗？！太好了！干什么的？”

“不知道。”

“不知道？认识多久了？”

“好几个月，有……四个月。”

“四个月了都不知道干什么的？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同一年的。”

“这……”王丽珍觉得其中有问题，二十八九岁的女人不可能不干点什么，可儿子竟然不知道。她相信儿子是真不知道，儿子不会撒谎。

“这真是不错！你们在哪认识的？是同学？”

“不是同学。在保龄球馆认识的。”

“她在里面工作？不不不，你看我都糊涂了。她去保龄球馆做什么？”

“玩呀。”

“……一个人？”

“嗯。”

王丽珍总算听出点道道了。不太妙！儿子八成又中邪乎了。二十八九岁的漂亮姑娘，一个人跑去玩保龄球，还不说是干什么的，这能没有一点问题？至少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家闺女。

“白天认识的？”王丽珍清晰自己的判断。

“嗯。”

“经常去玩？”

“嗯。”

“她大概很有钱吧？”

“还行。”

“外地人？”

“嗯。你怎么知道？”

“我瞎猜。去过她家吗？”

“去过。”

“她家还有什么人？”

“就她一个人。独居。”

别的无需多问了。王丽珍禁不住叹了口气。她不知该如何对有病的儿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女人明摆着不行，她不同意，郎沛贤也不会同意。

“妈妈，你好像不太满意。”

“你喜欢她？”

“嗯。”

“她对你怎样？”

“也挺好。”

“她提起过结婚的问题吗？”

“还没有。”

“要不，哪天你带她来家玩玩。”

“她不会来的。”

“为什么？”

“她怕人家说她是想高攀我们。她说恋爱婚姻是我和她两人之间的事。”

“可不管怎么说，父母总是要见一见的。这是起码的礼貌呀。”

“我知道。她只是说暂时不来。我也是那意思。我们得先自己拿定主意。”

“你这样想就对了。你对她应先多了解了解，婚姻是一辈子大事，不要急于求成。你得了解她家是干什么的，她本人的经历如何，还有脾气性格以及生活方式等等。了解清楚了，再考虑下一步。”

“家庭、经历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这就够了。”

“就算家庭可以不去管，但经历却不能忽视，它决定着人的品行、作风和性格。”

“照你这么说，那谁都不会嫁给我，我还进过精神病院呐，多可怕。”

“话不能这么说。你只是病，何况早就好了。”

“可……本质是一样的。”

“要不这样吧，你不好意思问，我想让人去调查一下，暗中进行。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

“妈妈！你怎么也想干这种事？”郎家兴突然就严肃起来了，很不高兴。

“这也是为你好呀。知根知底总是有必要的，慎重一点不会有坏处。”

“我讨厌那种做法。我们没权利那样做，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王丽珍没话说了。可怜的孩子，他们似乎早就作好了和家里对抗的准备，充满防备与敌意。

“看来你是不同意啰？”郎家兴质问。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我只是说应该先调查清楚她是个怎么样的人，与你是否合适？”

“她怎么样我自己知道。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感觉，并不需要你们认为怎么样。”

“……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父亲那里我会去好好跟他说。但是，在你们俩最后决定之前，能否允许我们见上一面！就算是认识认识。”

“好的。我答应你。”

郎沛贤七点左右就回了家。近来他经常早早地回家休息。王丽珍当然不知道他是因为外面养着的两个女人都让他不高兴而懒得去。

看完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郎沛贤便独自进了书房。回家不等于闲着，工作是不能放的。有时去找女人们乐一乐，那是为了放松放松以便更好的工作，严格意义上说那其实也是一种工作。

妻子王丽珍悄悄推门进来，满脸愁云。

“有事吗？”郎沛贤抬起头问。

“当然有事。”

“什么事？”

“你容我先坐下，慢慢跟你说。”

王丽珍在对面沙发里坐下，郎沛贤起身去打开排气扇。王丽珍不喜欢闻烟味。

“先说家惠吧，这样下去我看不是办法。”

“家惠怎么了？”

“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有事没事逮着孩子就撒气，打得满屋子乱跑乱叫。以前还只是打打孩子的屁股，今天中午都上脸了，五个手指印晚上都没消，肿了半边脸。我看了好不伤心。”

郎沛贤没吭声，烦躁地把脸扭向一边。

“我真担心长此下去她也会不正常。”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还要我去找韩峰回来？”

“反正这样下去不行。”

“真是没用！三十多岁了一点这样的事都经受不住，而且好坏不分。韩峰那种人有什么值得留恋？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随便抓一个也比韩峰强。”

“谁像你那样无情无义？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做女人的哪能说忘就忘得了。”

“韩峰走后来过电话没有？”

“不知道。好像没有。”

“这不足以证明我的做法没有错吗？韩峰本来就是要走的，我不赶他他也会自己走。他来我们家就是想搞名堂，一旦没希望了，谁也留不住他。我后悔的是当初瞎了眼，没有一眼看穿他的狼子野心。”

“问题是家惠现在怎么办？你当父亲的不能什么都不管。我想管又管不了。”

“……问问她愿不愿意去公司上班？”

“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反正我又不指望她真帮我干点什么。”

“好吧，明天我问问她。”

“家兴近来怎么样？”郎沛贤更关心儿子。

“我正要说他的事呢。”

王丽珍把了解到的情况以及想法对丈夫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郎沛贤听了半天没言语，突然笑着说：

“这是好事呀。就是说他又恋爱了。”

“你认为是好事？”

“当然。这至少说明他的感情已趋于正常。”

“可我怎么觉得那女人有问题？”

“那是肯定的。家兴整天游手好闲什么事不懂什么事干不了，正经女人能看得上他？要么就是想图我几个钱呗。反正都是不中用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这样评价家兴？太不负责任了。他可是你的

儿子。”

“你总是袒护他。我说的是事实。”

“那也不能把他往火坑里推呀。”

“我怎么把他往火坑里推呢？”

“你明明知道那女人不行，干嘛还说是好事？”

“你这扯到哪去了。我说好事是指家兴又恋爱了，并没说那女人好。至于女人是好是坏我看并不重要，只要家兴觉得好就行。”

“我还是听不明白你的意思。”

“关键是家兴要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恋爱，这就是我现在对他的要求。明白吗？”

“这么说你同意他们交往啰？”

“我同意。既然家兴喜欢她，她也愿意和家兴好，完全可以就让他们往来一阵子。这对家兴的病有好处，比医生管用。”

“可女人要是不正经，早晚得把家兴害了。家兴可经不起再次打击。”

“那没办法，真那样也只能视其为对家兴的一次锻炼。不过……我想不至于。”

“为什么？”

“如果那女人真喜欢家兴，就会为家兴考虑。如果是想从我这捞几个钱，那就给她好了。总之，我估计那女人有个人目的，这无可非议，是坏事也是好事。有目的就可以控制她。我不是还没死吗？量她也不敢太过分。”

“你这样说我也就稍稍放点心了。可我们对那女人一无所知，怎么插得上手？”

“我让人去调查一下就全清楚了。”

“家兴不会同意的。你可别乱来。”

“不能事事听他的，暗中进行就是了”。

“那也得再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也有可能没那种必要。”

“我又没说今天就办，看你紧张的。”

跟丈夫商量后王丽珍心里仍不踏实，又去找大儿子郎家昌商量。小儿子可怜，自己不会照料自己又没人帮助，她不操心谁操心？

郎家昌正坐在床上陪妻子看电视，见母亲来了忙披衣下床陪母亲到客厅坐。

王丽珍把情况又对郎家昌说了一遍，郎家昌听得很认真，哼哼哈哈不住点头，至始至终没插一句话。妻子在里屋把电视调到最低音响，也支着耳朵在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完了，王丽珍说：“你看这事如何是好？”

“唔？我？我没什么意见呀。”

“我问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嘛……我看有点悬。”郎家昌平时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不主动掺合，真要让他表态，他还是会有什么说什么。至于对方听不听，重视不重视，他也不计较。为人本分实是他的特点。

“你也觉得有点悬？”

“有点。其实像家兴这种情况嘛，谈女朋友还是请人介绍为好。他容易感情用事，把握不住。她妈喜欢张罗这类事，本来跟她说说就好了。”

“那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你看如何是好？”

“……你跟爸爸商量没有？”

“刚才说了一下。”

“他怎么说？”

“他说不妨就让他们先交往着，什么都不管。”

“……也只能这样。要管反而会惹出麻烦事。你提醒家兴注意点就是了。”

“唉——”王丽珍叹了口气。跟郎家昌商量不过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只要一提到父亲郎沛贤，他便只剩下拥护和附和了，这点王丽珍心里有数。

“没事。就让他们先交往着吧。”郎家昌说。

郎家兴近来常常烦躁不安。不知什么缘故，方纯总是想方设法不再允许他上她住处去。虽然两个依然保持热线联系，隔一两天就得见次面，但都是在外面兜圈子，逛商城，看电影，下馆子。方纯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可郎家兴却始终觉得其中有蹊跷。

方纯一针见血地点出他的病症。

“你呀，就是想那种事，吃过几回就上瘾了。我呢？恰恰就不想那样。”

郎家兴承认这是主要原因之一，说：“想那事也没什么不可以对不对？”

“可我不想和你太频繁，那是非法的，也是危险的，我害怕，明白吗？”

“那也不能一次都不行呀。”

拗不过郎家兴的纠缠，方纯宁可陪他去宾馆开间房，大白天两人呆上几小时就赶快走，可就是不允许他去她的家。郎家兴想不通。方纯便说她正在弄房子，屋里乱七八糟。郎家兴说那正好去帮她。方纯只有变脸色。

“你烦不烦呀！又不是永远不让你去，只是让你隔段时间。

到时我自然会叫你去。”

有“约法三章”在先，郎家兴只好认了。于是提出另一个要求，两星期至少得开一次房。方纯笑着同意了。

“看不出你根芦柴棒似的，竟有这种爱好。”

“还不是你调教的。”

“你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大男人要敢做敢当。怎么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

“好好好，我说你不过。我下流行不行？”

“其实嘛……我也是为你着想。万一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你怎么办？”

郎家兴一把抱住方纯，认真地说：“不许你这么想。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我并不想离开你。可是……”

“没有可是。除非你要我去死。”

“唉！你真是个好人，叫我怎么忍心离去？别胡思乱想了，亲我一下。”

这天下午，正在保龄球馆闲逛的郎家兴突然接到方纯从家里打来的传呼，心里一动，连忙跑到服务台回电话。不出所料，方纯亮绿灯了。

“傍晚你能来吗？”

“能。现在就可以去。”

“现在不行，我得出去一下。你五点半到吧。”

“没问题。”

“假如我没回来，你别怨我。记住，我是爱你的，这点你不要怀疑。”

“你在说些什么？”

“担心你想不通跳楼呗。五点半准时到，提前或是迟到我

都不负责任呀。”

“遵命！小姐。”

下了班郎沛贤就坐走了。两个月没见方纯，他竟然有几分激动。这小婊子！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脸上禁不住笑盈盈的。

不管怎么说，今天得同她商讨一下后事。当然是在美美享用一番过后，那样气氛会好些。把话先说清楚，可以省得以后麻烦，彼此都轻松。否则，她担心拿不到钱，自己担心她不忠诚，互相拽着一节暗使劲，那成什么事？

守信誉，是交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则。简洁明了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和保证。

郎沛贤稳健走出电梯，来到方纯的房门前，正要敲，发现门没合上，留着条缝。搞什么鬼名堂？他笑了笑，轻轻推开了进去。

一进去郎沛贤就愣住了。屋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一部电话和一张床，壁橱里的东西也全部不在了。

床上有封信，是留给他的。他在床沿坐下，展开信纸慢慢地读。

郎总：

谢谢一年来你的照料和关心。可是我违反了你的规定，爱上了不该爱的别的男人，只好请你原谅。我愿意接受你的违约制裁，不再向你要一分钱，同时，随时等候你的惩罚。

就这样告别我想最好，免得大家都尴尬。屋里的东西我都变卖了，那是你以前给我的，我想应该属于我。床很脏，卖给别人也不合适，留给你处理。至于

肖野，你就自己看着办，我希望你能继续给予关照。
他比我更需要你的帮助。

再见！

方纯

郎沛贤反复读了两遍，心想方纯根本没有必要这样不辞而别，说到底是不了解我郎沛贤。难为她还记挂着肖野，“女人念前夫”看来真是没说错。其实，几个月前肖野已经去了法国，经纪人对他的作品在欧洲市场的前景看好，决定为其展开宣传，郎沛贤的资助同时暂停。这些方纯显然还不知道。

正想着，就听得门口有人说：“五点半，一秒不差，我来了。”郎沛贤闻声不对，毛骨悚然，没容他缓过神来，儿子郎家兴已窜到眼前。

“爸爸？！”

两人都呆住了，郎沛贤立刻就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如雷轰顶，五内俱焚，怒火攻心。

婊子！该死的婊子！

郎沛贤一阵目旋头晕，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手撑着床板才没使自己倒下。

“你怎么在这？你来这干什么？方纯她人呢？东西怎么都搬没了……”

郎家兴一边不断地提问，一边从这房间蹿到那个房间，来回寻找。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仿佛要蹦出来，额头上青筋一鼓一鼓，浑身颤抖个不停。

郎沛贤强忍着痛苦和愤怒，慢慢睁开眼睛。冥冥之中他突然看到了一线解脱儿子的希望。但他还拿不准。他需要用理智去判断和证实。

蹿了一圈，绝望的郎家兴又蹿了回来。

“方纯去哪了？你把她赶走了……你手上是什么东西？我看看。”

郎家兴不由分说，上前就要抢夺。郎沛贤一激灵，迅速揉成团捏在手里。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那婊子总算还有点人性。这信绝对不能让郎家兴看。他猛地用力将儿子推开，正言厉色喝叱道：

“混账！给我冷静点！”

郎家兴没想到父亲有那么大的劲，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下。他怒视着父亲。

“我明白了。又是你这个刽子手！”

“你不明白，孩子！”郎沛贤竭尽全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已经能有所控制了，温和地说：“你被她骗了。她不适合你。她是条狼。”

“她是什么我知道。我不要你管！”

“她有丈夫，是个画家，在国外。她在玩弄你的感情，可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相信！”郎家兴跳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喊叫，“是你在骗我！你是成心要毁了我！”

“你完全弄错了。我是你父亲，我只会为你好。你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不，不！一小时前她还跟我通了话。难怪她说话躲躲闪闪，原来是你在逼她。是你把她逼走的！你为什么连让我见一下当面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呢？因为你在瞎说！你就不敢面对面公开对质！”

“是她没脸见你才走的。我有什么权利逼她？”

“胡说！这种事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你什么事做不出来？！把方纯还给我！”

郎家兴扑上来，一把揪住郎沛贤。他哭丧着脸，目不转睛地盯着郎沛贤，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告诉我，她去哪了？我要去找她。我不能没有她！你要真是我父亲，就请告诉我！”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进来时她就不在了。她是因为害怕跑了。”

“我不相信！那封信上写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敢给我看看？我求你了！爸爸！”

“信是给我的，什么都没写。她如果真心爱你，怎么会不告诉你上哪可以找到她呢？”

“我不相信！我什么都不相信！你是个杀手，一切美好的东西你都不会放过。我恨你！我恨你！”

郎家兴“嚯”地站起来，转身哭喊着跑了出去。

郎沛贤再也坚持不住了，一阵剧烈的心绞痛使他倒在了床上。他哆哆嗦嗦抓起电话，拨了一串电话号码，断断续续地说道：

“彦达……请叫辆救护车……我不行了，快……快……”

然后，他把方纯的信烧了。

郎沛贤在医院静静地躺了三天。由于他的身体素质很好，心脏也没出现过问题，所以，此次强刺激并未给他带来太多的损伤。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休息几天就能恢复。

有关住院的消息没有大肆扩散，除了亲近的几个人来看望之外，大部分时间郎沛贤都一个人呆着。他希望这样。望着窗外冬日萧杀的景像，他的脑海中空白一片，仿佛乱糟糟地想着很多事，又仿佛什么都没想。

对郎沛贤而言，这是一次出乎意料、毫无防备的沉重打

击，但他很快就变得冷静和理智了，并从中解脱了出来。他认为这仅仅是遭了方纯的暗算，而方纯的行为则属于小人加变态。他觉得她按道理没理由这样做，他对她一直不薄，至始至终没有强迫过她，一切都是摆在桌面上根据双方自愿的原则达成的交易，何至于如此暗中下毒手捅刀子呢？真想玩命赌一场也没有这种赌法的呀。

但方纯就这样做了。郎沛贤相信她自然有她的理由。决定赌这一把她肯定也是下了狠心的，可是，郎沛贤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了什么。

是呀，就算是把郎沛贤给暗算了一回，她又得到了什么呢？她能说赢了吗？何况郎沛贤从没想要跟她认真过着，至今如此。

人性的本质究竟是善还是恶？

许多人都说郎沛贤心狠手辣、残酷无情。郎沛贤对此一直不予认同，他认为自己还是有人情有原则的。比如这次遭暗算，就是一次证明。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她，不忍心跟她动真格的，她也就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看看这个社会，看看周围的人们，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个个如狼似虎青面獠牙，稍微眨下眼胡须都能给你拔光，男人如此，女人也是如此，郎沛贤心说你们叫我怎么办？

女人，女人，看来今后对女人也不得不防，必须补上这一课。这就是郎沛贤痛定思痛之后得出的教训。

23

双槐律师事务所位于闹市区，但里面却十分简陋窄小，只有两间十二平米左右的屋子，每间屋子放着四张办公桌，有关文件档案卷宗一直往上堆，显得杂乱拥挤。最里面靠墙的一只书架上，摆满了厚厚的一本本印制精良的法律书籍，让人感觉出他们的工作与法律有关。

周保忠坐在那读报纸，桌上的空地方十分有限。那是下午四点多钟。他快五十岁了，戴着副眼镜，给人的印象活得很一般很没劲，只是镜片后面的那两只小眼睛，显示出他的内心还比较活泛。

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走了进来，他的个头、气质与屋里的气氛很不协调。环顾四周，青年眼里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失望。坐在门边的接待小姐起身招呼，问明来意后将青年带到了周保忠的办公桌前。

周保忠是正规的律师。此时，其他律师都出去办事了，他是值班留守者。

“你有什么事吗？请坐。”

“我……想咨询一下。”青年在一只方凳上坐下，把过道给堵了。屋里没别的地方可坐。

“咨询什么？”

“法律上的事，具体地说，我要打官司，起诉，”青年有些局促，但目光执著坚定。

“可以。我们这里不仅可以咨询，而且还能受理。请具体说说吧。”

“我……我是个私生子。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我的父亲还健在，但他有自己的家，也有孩子。”

“那么你的要求是什么？”

“两点。第一，我要求他认领我，承认我是他的孩子，并享有孩子应该有的权利；第二，如果不答应，我就告他重婚罪，请求法律对他实行制裁。”

“哦，我明白了。”

周保忠含糊其辞地点着头。无论是请求认领还是告发重婚罪，一般都与财产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官司对于律师来说兴趣不大，主要是油水不多。

“你看我的要求能实现吗？”

“这得看你的理由是否成立。你母亲对你的起诉持什么态度？”

“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为什么？”

“我不想牵扯她。”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恐怕不现实。一旦起诉，她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她的态度你不能不考虑。”

“我想她不会支持我起诉。”

“不愿意丑闻张扬出去？”

“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她不想给那个男人添麻烦。不过，一旦闹起来了，我想她会站在我这一方。”

“能肯定吗？”

“能肯定。”

“那个男人是你的亲生父亲，这点不会错吧？”

“不会。”

“能否提供可靠的证明？”

“……具体的物证和材料吗？没有。他和母亲一直没有结过婚，也没登记过。对外界，始终是两回事。不是可以验血或检查什么基因吗？”

“那是你从书上和电影里看来的吧？当然，可是可以，只是比较复杂。”

“不怕复杂，关键是要胜诉。”

“你和母亲什么时候同那个男人分开的？”

“分开？什么意思？”

“当初是他要抛弃你母亲吗？”

“可能我还没说清楚。那男人比我母亲大将近二十岁，他是有了家之后再勾引我母亲，然后生下了我。我和母亲单独在外面住，一直由他供养，他每隔十天半月便去看我们一次。这种关系始终维持着没变。只是外人不知道。对外界，我母亲没有丈夫，我也没有父亲。”

“关系一直保持着？”

“是。”

“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

“一个星期前吧。然后，我还跟他在外面单独吃了餐饭，并且就这问题发生了争吵。”

“那这就是证据呀。”

“是证据吗？他要是抵赖不承认或者只承认他和我家仅是一般性的朋友关系呢？”

“不不，那他说不过去。实际上他和你母亲还有你是一种

特殊关系或者说特殊家庭。”

“我想是。”

“既然是这样，我觉得你完全不必真打官司。”

“为什么？理由不充分？”

“不，恰恰相反。你不是想被认领吗？那就没必要兴师动众，让你母亲同那个男人好好商量一下，声明利弊关系，我相信他就会接受。否则，真打官司，他必输无疑。”

“可是，我已经对他正式提出过这种要求，竟被他拒绝了。我们还吵了起来。”

“那可能是你的态度方式不对吧？或者他根本没有法律概念？”

“……他懂法律。”

“也许他想不到你真会告他，只是唬唬他。要不，我替你给他发张律师公函，让他知道你并没有跟他开玩笑。”周保忠一心要推掉这份差使。

“能有作用吗？”

“如果他真懂法律，就应该能起作用。其实，我更多地是从你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看问题。你们这种特殊的关系维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应该说彼此都已经磨合了习惯了。你不是说你母亲反对起诉吗？她有她的道理。这已经是一种既定事实。而你父亲也一直在履行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一直供养着你们母子，今后大概也不会放弃。假如他不管你们，致使你们生活不下去，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认为你的官司还是不打为好，打起来大家都出丑，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会引发诸多的后遗症。比如说真制裁你父亲你有什么好处？把他那边的家庭搞得鸡犬不宁，甚至破裂，我看你也得不到什么。一旦结束这种关系，你母亲还有你的生活怎么办？

就算你父亲正式认领你为他的公开的儿子，但如果他觉得你刺眼，照样可以不管不问，甚至比现在还不如。再说我看你也二十来岁了，一定要认他这个不想让你正式认的父亲，又有多大意义？作为一个律师，这些话本不该出自我的口，我是觉得你年轻，比我儿子还小，所以才从人情的角度跟你谈这些。你想想看是否有道理？”

青年没吭声。这些他都想过，也都明白。但认领还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从那个人手上要到足够开展自己事业所需的金钱、环境和条件。这才是关键。当然，这些不能明说，明说就显得有些卑鄙。

青年说：“身为私生子，许多想法和动机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谢谢你为我设身处地着想。但我还是坚持要他认领，并要求享有一个儿子的权利。至于何种形式的认领，那可以商量。不答应我就豁出去了，告他重婚罪，大家鱼死网破谁都别想过得安稳。”

“嘿嘿，年轻人都比较冲动有个性。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能理解，能理解。”

“你刚才说的律师公函能为我发吗？”

“当然。”

“那麻烦你把我刚才的意思也写上，行吗？”

“嗯，律师公函有律师公函的要求格式，都写上不太合适。有些意思我还是找机会口头转达吧。一般来说他会作出反应。你看呢？”

“好吧。谢谢你！”

周保忠拿过稿纸和笔，说：“请你告诉我如何与他联系，姓名、地址、电话。”

“郎沛贤。”

“谁?!”周保忠眼镜差点没掉了，直愣愣地盯着青年。他怕听错了。

“郎沛贤。郎氏实业公司总裁。”

“……你叫什么名字?”这时周保忠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谈了半天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没问过。

“徐涛。”

“你不姓郎?是他不让你姓吗?”

“是的。我跟母亲姓。”

“……原来是这样。”

周保忠淡漠的目光变得亮丽了，脸部表情随之丰富生动。这事有意思，有意思!他扶正眼镜又看了看徐涛。徐涛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说：

“是不是怀疑我冒名顶替想敲诈勒索?你放心，我所说都是事实，没有半点出入。”

“不不不，我想问你有十八岁吗?”

“我二十岁生日都过了。”

“那就好，那就好。你的情况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能帮助你实现愿望。接下去我们先得完善有关手续。”周保忠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份委托书和几张表格，“你把这些填写一下。然后，这事情就算是正式委托给我了。相关材料你带了吗?没带没关系，明后天再补也不迟。我只要求你一点：法律是理性的，你不要感情用事好冲动，你我之间一定要配合好，不该乱说的坚决不说。”

“我知道。我听你的。”

填好表格办完手续，徐涛起身告辞。周保忠一直把他送到公共汽车站台。

“这事拜托了!”徐涛说。

“应该的，保持联系，有消息我随时通知你。”

周保忠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回办公室，他得尽快理清思路制订方案。他跑步的样子就像企鹅一样难看笨拙。

严格地说，虽然对方是大实业家大富翁，但受理这宗官司依然是件油水不大的差使。徐涛和他母亲能拿出多少钱打官司？即使徐涛获得财产继承权，那也是将来久远的事，现在不可能给他。

可是，这场官司打起来，影响势必很大，报纸肯定会纷纷报道，那他周保忠不也就将跟着出名吗？以往的岁月中，一直活得庸庸碌碌窝窝囊囊，这回风光风光去新闻媒体上走一圈，也算是为人生添上光彩的一笔了。

无论是图利还是图名，都是律师感兴趣的东西。两头都能图那当然好，只能图一头其实也不坏。何乐不为？

先干起来，然后尽量拖得时间长一点，最后大获全胜，是最佳的效果。这不难做到，郎沛贤肯定会请最好的律师想尽一切办法来应战，所以，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结束。但不管郎沛贤使用什么招数，最终都不可能打赢官司，对此，周保忠胸有成竹。

郎沛贤长年聘请的律师是位四十一二岁的中年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精力充沛，叫姜波。此刻，他坐在郎沛贤办公室宽大的沙发里一遍又一遍读着周保忠发来的律师公函，尽管那上面没几行字，看一遍就能领会。

郎沛贤一边抽烟一边眯缝着眼看那袅袅扩散的烟圈。虽然他估计徐涛那浑小子会真走这步棋，但当他接到公函时，还是有些吃惊，有些愤怒。他当然不可能妥协。不仅不妥协而且要坚决将其气焰压下去，这才是他的个性。

“你看应该怎么办？”郎沛贤发问。

“这事不好办。如果有理由，才能据理反驳，那怕理由本身很弱。但这件事上我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所以，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不行，只有回避。换言之，必须私下提出条件，让对方放弃起诉。”

“说具体一点。”

“主要是钱，我认为这也是对方的目的。那么就先答应给他，稳住之后再讨价还价。”

“你估计大概要花多少？十万够不够？”

“十万恐怕不够。假如法院判决他具有遗产继承权，那么将来他大概能得多少，这一点即使徐涛算不清楚，他的律师肯定早就算好了。十万不能打动他们。”

“三十万呢？”

姜波笑了笑，说：“你没有完全听清楚我的意思。他现在所要求的价，你肯定不会同意；而你所能出的价，他也断然不会接受。矛盾就在这。怎么办？只有迂回解决。先明确表示给，然后再想办法压价，商定之后，再一步步分化。比如，分期支付，每年给多少，以往付出的生活费，得按什么比例从中扣除。这样一来二去，总数字看起来大，实际上你第一次付出的钱却可以压很低。谈妥之后，互相签订协议，断绝关系。另外，这种协议本身具有弹性，法律可保护也可不保护，到时便有机可趁。错过他目前的锋芒，以后你实在不想给，也可另想他策。”

说穿了就是连哄带骗连蒙带坑。郎沛贤没有表态。姜波是以完全的局外人身份来看这件事，徐涛在他眼里是敌人，因此，他的策略虽然巧妙，但却不含有一丝人情味。郎沛贤则不一样，对徐涛虽然恼怒，但毕竟是父子，他只是出于种种考虑

不想公开认徐涛，并没有在心里也不把他当儿子，更没有把徐涛当成死敌。郎沛贤其实也想帮徐涛，假如徐涛尊敬他、热爱他，又不给他添麻烦，按他的意志办事，郎沛贤岂止是愿意给他“名下”的那份钱，整个公司交给他管理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他有能力。当然，现在徐涛要以郎沛贤为敌，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即使这样，郎沛贤依然只是想战败他，挫其锐气，以维护自己的尊严，至于想少花两个钱解决问题，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并不是真想在钱的问题上较劲。

郎沛贤的心思姜波不能真正领会。郎沛贤也无法表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其实充满矛盾，自己也理不顺。提着上面，又舍不得下面；抓住下面，又担心上面，总之，说不清楚。

“还有什么办法吗？”

“拖下去，能缓一步就缓一步，不能缓就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我认为的总策略。”

“说具体的。”

“徐涛不是想进入郎氏实业工作吗？我看这要求完全可以答应他。让他先干些不起眼的杂事，说不定干烦了他自己会跑。实在不行，委以虚职搁一边，比如在外地设个办事处什么的让他在那留守。总之，办法多的是，何必要一口拒绝激化矛盾呢？”

郎沛贤又没吭声。他觉得这条也不行，不能不把徐涛当人看，或者玩他。就好像小孩不听话，家长打也行骂也行教育也行，甚至可以不理睬，但不能以大人的智慧认真地去捉弄他。就算弄来弄去弄得他高高兴兴一头撞在墙上摔晕了，达到了惩罚他的目的，但你也因此趴在地下装神扮鬼累得满身臭汗狼狈不堪，彼此算怎么回事？既然那样，不如索性按着他的脑袋往

墙上撞更干脆。

“说下去，接着说。”

“小的策略当然也有一些。比如先不要理他们，按兵不动，我估计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又会来一张公函。这样拖几个回合，一两个月就下去了。只要我们把握住分寸别激化矛盾就行。”

“这条可以考虑。再说下去。”

“给钱也有讲究，不能上去就答应。先必须摆出副横蛮的架式，一分钱不给，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是北城有影响的大人物，这种架式非常具有威慑作用，他们搞不清楚你有多少来数，一些无理要求自然就不敢轻易放桌面上，而你的一些过分要求却有可能被他们接受。无形中便等于在天平上加了一只法码。”

“说、说、说下去。”

“我认为实在不行，不妨咬牙坚持到他们正式起诉为止。也就是坚持到最后仍死撑一会儿。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转机就在那一刹那间。敲一下不行，十下不行，二十三下仍无动于衷，但二十四下敲过去，门就大开。到了法院只要双方取得谅解，仍可以撤回来嘛。关键是不能露怯。他们不就是想要钱吗？上法院未必就能百分之百满足，这谁都知道。”

“这不行。你只想到要少出一点钱，却不去想上法院的负面因素。弄得满城风雨更非我所愿。法院坚决不能上，这是无条件的。”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与对方律师接触，让他实际上偏向我们这一方，也就是收卖他。”

“你看做得到吗？这样当然好。”

“一般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实实在在的，为当事人考虑，这种人大多已经有点影响，比较正，或者当事人给的报酬丰

厚。第二种是喜欢出风头的，一点小事就大做文章，唯恐天下不乱，为了出风头有时甚至连当事人的利益也不管。第三种就是唯利是图，给钱就动一下，不给钱就不动，认钱不认人，恶劣地两边喝水。”

“你去侧面调查一下，摸摸底。”郎沛贤有些不耐烦了，怎么对我讲起课来了？“先就按你说的按兵不动，能拖就拖，不行了你再出面去周旋。但这其间你不能闲着，得方方面面了解情况，构思对策。徐涛那浑小子是有牛劲的人，倔得很，我跟他谈不来话。合适的时候你不妨也跟他接触一下，掌握一手材料。但年幼无知好冲动，是他的弱点，这上面可适当做些文章。事情可能会比你想的要复杂些，因为我始终不想出面，更不想上法院，明白吗？”

“我明白。”

“有想法我们随时交换意见。要注意控制影响，尽量缩小范围。去吧。”

看了看时间，郎沛贤给徐素怡打电话。这会儿估计徐涛不在家里。

“是我。”郎沛贤说。

“嗯。”

“徐涛在家吗？”

“还没回来。你找他有事？”

“我提到他就头疼。我不找他。”

“……他惹你生气了？”

自从上次徐涛跟父亲去外面吃了顿饭，回来后徐涛一直没对她说情况，只说正在谈，还没结果。徐素怡始终惦记着这事，儿子不说她也不好问，正盼着郎沛贤来家，想从他那打

听点消息。总算等来了郎沛贤的电话，可一说话却是这种口气，实在是令她吃惊。

“他没对你说什么吗？”郎沛贤问。

“没有。”

“那么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啰？”

“……不知道。”

“糊涂！你看你这母亲是怎么当的。成天一点事没有，连个儿子都管不好。”

“……他怎么了？我也正惦着哩。”

“他告了我，要拉我上法庭去打官司。”

“告你？！他要告父亲？这孩子真是……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一点都不知道，真是对不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得想办法阻止他乱弹琴。”

“嗯，嗯，回来我就找他谈。可是，他为什么要告你呢？那天你们吃饭都说了些什么？你事先也不知道？”

“他要把我们俩的事公诸于世。他要出我的丑。他要我在法律上认他做儿子，然后就可以拥有郎氏实业的股份，然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把我搞垮。简直是异想天开！”

“你慢点说好吗？我听不懂，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想要钱！想往我脸上抹黑！”

“……你不想给他钱吗？”

“他拿刀子对着我，往我脸上吐唾沫，我还给他钱？”

“他拿刀子对着你？！还往脸上——”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总之，你跟他说清道理。他是我的儿子，这是事实，我不会不管他的事。尤其是他的前途问题，我更会考虑。钱的问题也好商量，反正我死了也带不进棺材，给谁都一样。但是，要正式认领他做儿子，办不到，我有

我的难处，我还要在社会上做人，还要发展公司，这些道理你其实也懂，是不是？”

“是，是，我懂。”

“你叫他别认死理钻牛角尖，任何事情都有多种解决方式和渠道。一条道走到黑决不会有好结果。何况他想跟我较劲，是对手吗？”

“你想把他怎么样？不能让着他一点吗？”

“这不是让不让的问题，他现在这样刁蛮凶恶，就是被你宠坏了。我不准备让他。如果他一定要告我，我也没办法，只有针锋相对。”

“你可千万别那样，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几个月后他就大学毕业了，你别尽护着他。给他点教训没什么不好。他拿着我给你们的钱来跟我打官司，简直岂有此理！如果他一意孤行，不肯放弃起诉，我将从现在起停止给你们生活费，看他凭什么闹腾。还有你，我也不得不从此断绝关系。以后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管，更别想从我这得到任何帮助，我的钱就是扔进火炉里烧了也没他的份，有本事让他一个人去社会上混。听清楚了吗？”

“你这么大的火气，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犯得着跟他一个小孩子如此计较吗？要不你今天回家来一趟吧，我们一起跟他谈。”

“混蛋！现在这种情况我还能去你那？假如消息扩散了，没准看热闹的还有记者正在守着我呢。事情没解决之前我不会再去你那。他的工作只有你去做。你自己看着办。”

“……好吧，我先跟他谈谈。”

“要是改变了主意，叫他给我打个电话。叫他本人打，电话号码他那里有。以后的事都好商量。行了，就这些事。”

“你……你真的不愿来当面跟他谈吗？我怕我说不清楚。”
徐素怡吞吞吐吐地说。

“都跟你说明白了，还啰嗦什么！”

郎沛贤把电话挂了，刚想喝口茶平静一下情绪，另一部电话又响了。郎沛贤皱了皱眉，继续不紧不慢端起杯子，吹吹浮在上面的茶叶，然后呷了一口。这是一部家庭电话，外人一般不知道，而郎沛贤恰恰不喜欢对方打进来，打进来肯定就没什么好事。

电话铃声顽强地响着。郎沛贤拿起话筒。

“怎么总打不进，都急死了我。”

是妻子王丽珍，她极少往办公室打电话。她的声音哆哆嗦嗦。

“是我。什么事？”

“可不得了啦！家兴服药自杀了！”

“自杀？！他自杀了！”

“可不是。上午没起床，我没在意，下午还不见人出来，我觉得奇怪，进去一看，人都躺在地下，推都推不醒，我才知道出大事情了。”

“到底怎么回事？是想自杀，还是已经自杀了？”

“昨天晚上就服药了！”

“……人已经死了？！”

“还没有。人还活着。”

郎沛贤总算松了口气。他擦了擦额头的虚汗。郎家兴假如就这样自杀了，那他一辈子都会自责。幸亏还没有死，谢天谢地！

“你赶紧回家来看看吧。”

“我回家有什么用？赶快送医院呀！”

“医生已经来了，刚到。”

“他怎么说？”

“他说人还没有死。”

“那赶快送医院抢救呀。”

“救护车还没到。”

“医生怎么来的？”

“对面小诊所叫的，正在抢救。”

“……他服了什么药？”

“安眠药。”

“服了多少？”

“我不知道，大概有一瓶吧。”

“都这会儿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吧。医生肯定他还活着是吗？”

“活着就没什么大事？你真说得出口。”

“你——行了，行了。”

“都是你害的！”

“别胡扯！现在说这些话有什么用。”

“告诉了你能乱来，可你就是不听，而且竟然上门把人赶跑了。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做？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赶走他的女朋友，他能受得了？！家兴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要负全部责任！”

“行了行了。救护车到了立刻把人送医院，嘱咐医生要严加护理，防止他再自杀。我马上就回去。有什么话等我回家再说吧。”

“车来了吗？赶快让开进院子里来——”

“什么什么？喂！喂！”

对方已无人接听，显然是王丽珍见救护车到了，便把话筒

扔了。

郎沛贤始终拿着话筒，可里面乱糟糟的，什么东西都分辨不出来。

24

郎沛贤没有回家，而是下班后独自去了潇芳宾馆。这么多的麻烦事，一桩连一桩，搞得他郁悒憋气，如踩进泥坑一样不畅快。可作怪斗劲的都是他的亲生儿子，有什么办法呢？真是窝囊！

即使是一项数千万的工程受挫，他也不会如此心烦，郎沛贤愤愤地想。

连女人那里也没个地方去了，一切都乱了套。看来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生活的秩序。

大乱或许才能大治，乱世方显英雄本色，郎沛贤在心里安慰自己。他从来就不是个怕事的人，商场征杀了几十年，什么风浪没经历过？能乱得了我？

找老相好喝杯酒，聊聊天，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嘛。人不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哟，怎么一个人来了？瞧你的气色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

胖经理笑盈盈地迎上来。郎沛贤不禁心头掠过一丝温情。虽然停止那种关系已经多年，她也成了昨日黄花，但还是有些知根知底，一见面就看出我心里有事。郎沛贤摆了摆手，径直往里去。

“可不，烦着哩。把工作安排一下，陪我喝几杯。哦，那间屋子没人占着吧？”

“专门为你留着呐。要不先去桑拿泡一泡，这边我让人准备酒菜？”

“……也好。”

跟郎沛贤交往过的女人，都知道他喜欢洗热水澡。但郎沛贤对桑拿却不怎么感兴趣，主要是讨厌那种热气。这点女老板并不了解，他俩交往的那阵子还没听过桑拿这个词呢。可这会儿不是在家里，郎沛贤只有将就。

洗完桑拿进到包间，女老板已经坐在桌边等他。郎沛贤注意到她重新化了妆，衣服也换过了。郎沛贤没吭声，脱去西服，在对面坐下。

“家里人都好吗？”女老板一边给他倒酒一边说。她是个会来事的人，问“家里人好吗”无疑比问“工作还好吗”要显得亲近许多。

“哼！尽给我找麻烦。”

“怎么啦？”

“前些时期大女婿让我赶跑了，今天小儿子又住院了，家里乱糟糟的。”

“又住院了？还是以前那毛病？”

“我想也是。唉，不提这些了，来，干一杯。”

女老板陪他干了一杯，赶紧又斟上酒。她比徐素怡和方纯要强的地方是不仅能陪着喝酒，而且能一起商量些事。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事儿她都懂，掺合进去还能战几个回合，一般男人还不如她。这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缺点，当初郎沛贤中断与她的关系，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嫌她知道得太多，担心夜长梦多会坏事。其实那会儿她的容颜并没失去魅力，特别性感，像

烈马一样，郎沛贤也比现在年轻，正对胃口。至于发胖发福，那是她分手以后的事。

“上回来这我见过的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没见你再带她过来了？”女老板打探。

“谁呀？”

“那个挺漂亮的，二十七八岁……”

“哦，她呀，也散伙了。”

“我当时就觉得你们长不了。别看她苦着张脸，眼睛里可有名堂了，绝对不好侍候。”

“反正不是好东西。现在年轻的女人呀，我真是越来越不理解。你说她们要钱吧，她们对钱又不在于；说她们不要钱吧，为了点钱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叫人琢磨不透。”

“也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碰上谁，又用什么方式对待她们。钱毕竟是好东西，还是有人要的。”

“但感情多多少少也总得有点吧？一面跟你往来，一面要你的钱，一面又对你恨之入骨，想着法治你于死地，简直是一点道德和原则都没了。”

女老板忍不住偷偷笑了，说：“有感情你又不愿留，总想着新鲜的好，新鲜的又扎手，这真是麻烦事。怪谁？怪你自己挑花了眼。”

“行了行了，没见我烦着吗？喝，喝酒。”

两人又干过一杯。郎沛贤不接她的话碴，她也没办法。好在彼此都是豁达之人，见多识广，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心里有数就是了。

“小徐还好吗？她应该不会惹你生气。”

“她倒是没什么，可她生的那个儿子却是个十足的坏坯子，

专跟我过不去。”

“他不是还小吗？”

“不小喽，今年夏天就大学毕业，人长得跟我一般高，二十岁了。”

“是吗？都大学要毕业了？你看看这时间过的，我们那会儿他还是个小毛头哩。哪天我得专门去看看他们。”

“你别去。麻烦事还没完，你去了准添乱。”

“瞧你说的，有那么严重？什么事能让你紧张成这样子？”

“一言难尽。不提他们。”

“……那你现在不是没地方去了？”

“所以才来你这里喝酒散心呀。喝，今天我们喝个痛快，喝醉了最好，醒来时什么事都忘了。”

“那我不能陪你喝。”

“为什么？”

“喝闷酒伤身体。你当你还年轻呀。”

“但我也没那么老吧？”

“正因为这样，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喝酒。”

“……是什么？”

女老板凑近郎沛贤说：“要不要我帮你再找个合适的？包你满意。”

郎沛贤听罢，仰天大笑：“哈哈……你还是省了这份心吧，有兴趣我自己会想办法。你泡在这服务行业里，能介绍什么好东西。”

“咦，这你就外行了，时代在变，女人的观念也在变。别抱着你的老一套不放，否则，还得找气受。”

“……怎么说？”

“喏，找个年轻又有份职业的姑娘，讲清楚在一起就是花

钱买开心，其他的一概互不干涉。高兴时就招呼她一起玩玩，不高兴就不理她，一次是一次。有时间带上一块去外地玩几天也行。说到底就跟钟点工差不多，一个电话就来了，又省事又经济。像你原来那样养着，多花钱不说，平时她没事干闲得慌，还不得惹是非？

“说白了不就是妓女吗？”

“不完全一样。妓女逮谁是谁，有钱就行。这种人家还得挑选你呢，不如意不干，一旦觉得行，便相对固定。其实是种情人关系。”

“那她平时要是又跟别的男人鬼混呢？”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会合理安排，决不会发生冲突。就比如你，会去找另外一个男人的麻烦吗？大家都心里有数，你是你，他是他。工作之余搞点副业，有什么不行？这才省事，都不在一棵树上吊着。跟你这么说吧，你倘若怕惹麻烦，名字都可以瞎编或者不说，她从不会主动找你，就省事到了这种程度。现在这样的多了，简直是行业化了。”

“说来说去还是妓女，不过，听起来倒也有点意思，关键是省事。”

“要不要接触试试？反正觉得不行随时可拜拜，下次别呼她就是了。”

“……你这里面也有？”

“这种人现在哪都有。看见大厅那些服务小姐吗？说不定就跟谁是这种关系。当然，她们不合适，她们工作时间性太强，轮班倒，层次也太低，除非你愿意跟着她们的时间转。要的话我跟你物色个好的。”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有指标急着要推销？”

“随你怎么说吧。还真有这么样一位。男朋友前几个月出

国去了，她是推销化妆品的，正牌外国语学院毕业，一个人闲着没事做。人家说了，钱多些少些无所谓，别玩真的就行。瞧，人家还怕你麻烦哩。”

“多大了？”

“二十三吧，看上去挺年轻的。”

“是不是小点？”

“又不是谈恋爱成家过日子，谁在乎年龄。合得来就行。年龄相差大点不更有刺激吗？”

“我是说我这么大年龄，她会同意吗？”

“这就得看你了，反正年龄不是障碍。蒙谁我也不能蒙你。她也就是想找个男人解解闷，顺便弄点钱，太年轻了她还看不上呢。目前她还没别的男人。”

“那……那叫来谈谈吧。”

“我看看她在不在家。”

女老板去茶几上拨电话，通了，说了几句，女老板便快步走回来，说：

“二十分钟就到。这可是我的小姐妹，你利落点，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至于养起来生孩子那一套封建的东西，趁早收起来，嗯？”

郎沛贤被数落得有些不好意思，摸着后脑勺像个腼腆的学生似说：

“看来社会真是开放了呀。行！我也试着接受接受新时尚。不就是枪毙思想解放鸡巴嘛。”

“说话文明点。人家可是还没结婚的小姑娘，别见面就把人吓跑了。”

二十分钟左右果然响起了轻盈的敲门声。女老板高声喊了一句请进，便进来了一位体态丰满匀称，皮肤白净细腻的姑

娘。她的手上挽着一只真皮坤包，披散着流丽的长发，年龄也就二十三四岁。只有一点女老板忘了介绍，她还戴着一副玳瑁眼镜。

女老板迎上去介绍双方认识。

“这位是珍妮小姐，这位是……”

郎沛贤站起来热情地伸出右手，目光一直凝望着对方的眼睛，大方而直率地说：

“郎沛贤。认识你很高兴！”

郎家兴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这就苦了王丽珍，整整陪了一夜。

人虽然脱离了危险，但知觉尚未完全恢复。他脸色煞白，身体极为虚弱，嘴里不停地说着漫无边际的胡话。

郎家兴的精神病复发了。他的目光呆滞，任何一种响声都能使他极度恐慌。

“杀手！杀手！杀手不要进来……”

“救救我！快救救我！我害怕……别扔下我，求你带我一起走。我好害怕！”

望着神经错乱的儿子，王丽珍肝肠寸断，爱莫能助，泪珠像断了线一样一粒一粒往下落。

医生建议，先观察恢复几天，然后送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郎家兴的问题已不再是安眠药的副作用，而是精神上所受刺激留下的后遗症，要恢复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王丽珍只是摇头，什么话也说不出。上次郎家兴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半年，这次显然更严重。她担心儿子从此难以恢复正常。她始终盼着丈夫郎沛贤能来医院看看，可郎沛贤一直没

有出现。这么大的事郎沛贤不来作主，她一个妇道人家根本不知该何去何从。她只会哭诉：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郎沛贤这天早上比平时稍稍提前十几分钟醒来。妻子不在身边，他有些不太习惯。他坚持到点，才独自穿上衣服起床，洗过脸刮过胡须，便拿着铲子和剪子走到了院子里，开始早上的运动和锻炼。

有规律的生活是郎沛贤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秘诀。为了保持生命的质量，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修炼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任何压力、挫折、逆境都不能改变他的心态及正常作息时间。

打完太极拳，他沿鹅卵石小径绕着院子散步。庭园里盛开着鲜花。今天天气不错，天空明净有几朵云彩在远处漂游。空气清新，夹杂着沁人心脾的花香。

四楼有扇窗户开着，那是郎家兴的房间。估计是昨天人们把他弄去医院时忘了关。郎沛贤伫立仰望了许久。昨天晚上回家时，郎沛贤曾进去看过一眼，墙壁上写满了儿子诅咒他的话：“魔鬼郎沛贤”；“打倒恶贯满盈的罪犯郎沛贤”；“郎沛贤终将不得好死”；“我代表人民宣判郎沛贤死刑，立刻执行”……家里其他人都紧张得大声不敢吭，生怕郎沛贤受不了大发雷霆，佣人连声解释不敢用水去洗，不仅洗不掉，而且必然越洗越脏，得重新装饰粉刷。可郎沛贤却什么话也没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便下楼了。

郎沛贤没有去医院看望儿子郎家兴。他知道去了只能加重郎家兴的病情，有害无益，不如干脆回避。关于转送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问题，郎沛贤的态度非常明确，按医生意见办，药

物及护理都用最好的，费用不必担心。对郎家兴，郎沛贤已经绝望了，他认为这既不是方纯的错，更不是他的错。人活在这世上不容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唯有自己去承受和解脱。承受不容易，承受是一种成熟和意志，郎家兴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和素质。所以，精神衰弱以及绝望悲观厌世是必然的。这是他自己的问题，任何人都帮助不了他。

郎沛贤当然不是对儿子没有爱，也不是不可怜他。但事到如今，只有放之一边。

但愿上帝能拯救他，郎沛贤想。

吃完早饭，郎沛贤按时坐车去了公司。新的地铁车站位置在刘建的努力下已经重新确定了。抛售土地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由于前期洽谈工作都已完成，剩下的只是签订合同的问题，所以，几天就可结束。资金一回笼，更多的工作就将展开，大批建筑队随之跟进。

一切都按郎沛贤预期的进行着。职业学校工地在赵大维的组织指挥下，正夜以继日地紧张施工，郎沛贤给他下达的期限是年内必须完工，交付阳峰县统一计划安排，明年秋天正式招生开学。

学校一旦开学，光学生就是二千多人。由于大多数学生不能住校，公共汽车必将从各个方向延伸过去，那时，昔日僻静的西北郊就热闹了。只要郎沛贤的综合开发计划尽快动作起来，再配合以有效的宣传攻势，不愁形成不了新的商业、生活中心区。

投资学校的那部分资金，最终从土地的升值中都可捞回来。而兴建学校所带来的公共影响及荣誉，却能像光环一样永远笼罩在郎沛贤头上，这是份巨大的无形资产。职业学校的名称已经确定了并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批，非常简洁直白：郎氏

职业学校。

开学之后，郎沛贤已想好了下一步棋怎么走：立刻宣布设立奖学金，每届一至两人，奖金额为国内同类学校最高奖学金的三至五倍。这既能制造强烈的新闻效应，又实际上花不了多少钱，郎沛贤估计区区十万元足矣。

有钱就好办事，倘若再动动脑子，便能创造奇迹。郎沛贤两者兼备。

这天，忙碌了一天的郎沛贤刚想抽支烟喝杯茶休息一下，以便晚上能尽情尽兴地与珍妮小姐共同体验新时尚，温彦达神秘秘地进来小声通报：

“那个画家肖野来了，说要见你。”

“谁？”郎沛贤有点惊讶。肖野事先不打招呼就回了北城，而且已经来了办公室，想要干什么？肖野可是个能揭郎沛贤丑闻的人，郎沛贤不得不多长个心眼。

“肖野。方纯的丈夫。”

“他不是去法国巴黎了吗？怎么才半年多一点就回来了？他说找我干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只说要见你。”

“……他的精神状态怎样？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邋里邋遢穷困潦倒？”

“不像。穿着气色都不错。”

“是不是这小子混出息了？这么快？要不……既然来了，还是见一见吧。”

“好的。我看他不像有敌意。”

“这是两回事。叫他进来吧。”

与肖野见面，郎沛贤难免有些不安。不管怎么说，当初也

算是以财欺人夺走了他的妻子，有点过份。年轻人都容易冲动，万一想不通要干出什么傻事，也是有可能的。难办的是当初答应负责方纯的生活，可现在方纯去哪了郎沛贤都不知道，假如肖野问郎沛贤要人怎么办？不过话又说回来，幸亏同方纯已经分手了，倘若两个还保持着关系，此时也许更尴尬。

没容郎沛贤多想，肖野高大英俊的身躯已经进来了。他依然留着一圈络腮胡须，但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穿着毕挺的西服，系着花色领带，皮鞋还打了蜡。和从前的肖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俨然成了绅士。

郎沛贤热情地迎了上去，握住肖野的手：

“呵！一年多不见，差点认不出来了。怎么回北城也不先打声招呼？我好派车去接你呀。”

肖野露出了几分怯意，慌忙放下背着的包，双手握住郎沛贤的手，说：

“见到你很高兴。来得很匆忙，写信来不及，电话号码又不知道，所以……”

“没关系没关系，坐，先坐。”

既然肖野甘愿处下风，郎沛贤也就当仁不让了。压住对方一筹，谈话就好进行。只要肖野不是来无理取闹找麻烦的，别的事都好说。

“有一年多没见了吧？”郎沛贤继续抓住时间的问题压肖野，提示对方违约了。

“一年七个月。”

“去法国巴黎也呆了一段时间？”

“正好八个月。主要是搞巡回展览。一边学习，一边宣传和交流。”

“怎么样？总的说来收获不小吧？”

“是的，进步有一些。但更主要的是我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创作表现的路子，并且得到了圈内同行的承认。我的绘画作品在法国巴黎展出时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国内画家达到我这种程度的人很少，也就……一两人吧。”

肖野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进入广州那个画室后，他的作品立刻脱颖而出，被国外经纪人看好，于是尝试着拿到西方市场去亮相，结果反应强烈。按照经纪人的要求，肖野强化自己的风格个性，又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地创作出了十几幅精品，然后，便一起去了法国，一边学习观摩交流，一边配合作品展开宣传。八个月的巡回展出，使肖野的名声终于打出去了。他的作品也成了抢手货，被订购一空。此次回北城，目的是借助巴黎的声威，在国内进行炒作，顺势打开国内市场。北城是他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站，然后还将去广州和上海。由于展出的作品都已订购出去了，买主支付了定金，所以，时间掐得很死。这就是他匆匆飞回北城的主要原因。

就是说，肖野成功了。此次回北城，只是暂时停留，等展览结束，他还将随他的作品去外地，并最终回到巴黎去继续开拓他尚未到达顶峰的艺术前程。

“那我该祝贺你了！你能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我早就说了你会成功的。”郎沛贤说。

“谢谢！我能有今天，与你当初的帮助分不开。否则，我恐怕还住在小平房里。”

“嘿嘿，嘿嘿。”郎沛贤不好表态，他拿不准肖野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故意讽刺，但他觉得防备肖野乱来仍是有必要的，大原则不能动摇，于是主动说：“在北城举办个人画展，对你来说意义重大。要办就要办好。我许诺过在这个问题上要帮助你，现在看来是兑现的时候了。你说吧，我该为你做些什么

呢？”

“不不不，一切都由经纪人操作，他们是行家。我自己都插不上手。费用也是由他们安排，最后都将算在作品的售价中，不需要你再资助。”

“嘿嘿，可一点不表示我也过意不去呀。”

“真的不需要。如果你肯赏脸，开展那天能去看看，我就十分感激了。”

“那是一定要去的。”

“谢谢！”

肖野摸出支香烟点上。他低着头似乎在想什么，然后一探身抓起背包，取出一个牛皮大信封，又展开一页稿纸，上前递给郎沛贤。

“什么东西？”郎沛贤不解。

“一年多的资助，我非常感谢。”肖野严肃地说，“原来我们说定的是三年，由于情况变化得比预计的要快，我已经有收入了，所以，我想提前解除协议。这是你给我的钱，我一笔一笔都记着，请你过目，看看对不对？”

“这，这是干什么？支持高雅的艺术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没说要你还我。何况你现在也不是很富有，快拿回去，别这样让我难堪。”

“请你一定收下。否则，我就该难堪了。”

“你完全不必这样认真。”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个男人。我不想欠别人的。”

“……你好像已打定了主意？”

“这是我来看看你的主要目的。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今天，用成功来洗刷耻辱。请你理解我！”

“……好吧，我收下。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对于当初的事情我很后悔。”

“让这段不光彩的故事成为历史吧，好吗？”

“当然。我也这么想。”

郎沛贤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太多虑了。原来肖野也担心丑闻张扬出去，大家彼此彼此。成了名的人考虑问题就是不一样，金钱已退居次要位置了。名利，名利，难怪“名”在“利”之前，有“名”就会有“利”，而有“利”则还需要去卖“名”，比如自己，想方设法办职业学校就是图个“名”。

“那么……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肖野盯着郎沛贤说。

“你说，什么问题。”郎沛贤明知故问。

“这次我想把方纯带走。”

“那是那是。不过，这件事有点麻烦。不瞒你说，你走后方纯一直对我好像有敌意，总合不来。并不是说我对她不好，事实上能满足她的我都尽量满足了她。但她还是事先不跟我商量就突然走了。”

“走了？她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离开我之前，我保证她没出什么事。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想她应该不会出事。她是个生活能力很强的女人，又不是小孩。”

“你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不知道。她把东西都搬走了，我想会不会是去别处又租了个房子？她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身上有一点钱。”

“……她什么时候走的？”

“有几个月了。三个月前吧……我也不好去找她，真是对不起！”

“是这样……好吧，今天我就告辞了。”

肖野提起背包就要走，郎沛贤叫住他说：

“你能找到她吗？”

“我想可以。去找她的朋友同学打听，或者往她家里那边问问。”

“那倒也是。如果找到她，请替我向她问好。生活上需要帮助的话，尽管开口。我是愿意帮助你们的，别忘了。”

“我能否问一下，她是不是有了别的男人？”

“这个嘛……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倒是对你始终很牵挂。”

“……我对不起她。跟我几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次我一定要找到她，让她分享我的成功。至于她是否还会选择我，那是她的问题。但我决不嫌弃她。她为我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我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我衷心地希望你们重归于好过上幸福的生活。再见！”

肖野走后，郎沛贤心里的石头完全落了地。肖野果真是个男人，懂得游戏规则。但对于肖野要和方纯重归于好，郎沛贤却有点想不通，都这样了，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也是新时尚？

现在的年轻人呀，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郎沛贤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角浮着一丝笑意，边踱边想，边想边摇头。

25

姜波再次走进郎沛贤的办公室。汇报自己调查的结果以及想出的对策。

郎沛贤正等着他。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郎沛贤其实心里早就坦然了。创办郎氏实业以来，各种大小官司他经历过无数次，已经习惯了。徐涛不就是想要钱想被认领吗？这算什么？如果这点事都能把郎沛贤难倒，那日子就没法过了。输赢都不足已动摇郎沛贤的根基，说穿了无非是影响和声誉问题，但社会发展到今天，私生活有点混乱已不能成其为罪状，大家都心中有数。

当然，这并不是说郎沛贤就准备放弃这场较量。既然有人操家伙跑门前叫板来了，那就必须坚决给他打回去，这是没有选择的。徐涛即使作为他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指望手下留情，就别挑起事端。

姜波说：“你的意思上次都讲明了，总之，你不想妥协，既不想认领也不想给钱。”

“是的。”

“更不想上法院？”

“是的。”

“包括答应徐涛进公司也不同意？”

“不同意。”

“但你又没有站得住脚的拒绝理由，是不是？”

“他要跟我作对，以我为敌，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还想威胁我，我凭什么要接受他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理由。我想这应该站得住脚。”

“从感情上说可以理解，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是不行的。拒绝认领肯定是父子关系不和。徐涛正是凭着这些才诉诸法律以求解决。”

“他就是想要钱，用心不良，并不是真想认我这个父亲。这是卑鄙！”

“我跟徐涛接触过了，他坚决否认要钱的动机，他说他只要求认领。作为父亲，为了自己的名誉就连儿子也不认，他觉得这不能容忍。”

“这更不能接受，他是为了出我的丑。”

“大概是吧。不过，也有可能是一种策略，为了实现要钱的真正目的，故意先抬高别的条件，以示强硬。徐涛显然是有人在指使他。”

“那个律师你接触了吗？他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要向你汇报的。周保忠今年有五十岁，以前一直默默无闻，活得很猥琐。刚接触时态度很强硬，不肯接受调停，一定要法庭上见高低。但我发现他其实就是想出风头，是最难缠的那种律师。”

“他那么大的年龄出风头有什么意思？”

“郎总真不愧为一针见血，看得准事情的要害。我就是从这方面跟他谈的。第一，出风头没有意思，不如图实惠。第二，像这种民事诉讼，打赢了也只有几百块的律师费，不够他打出租跑来跑去的钱，而你已停止了给徐涛母子供应生活费，

这决定了徐涛不可能另外给他好处。倘若执迷不悟，利益上捞不到好处。第三，出风头也不可能，因为我们就不能陪他上法庭。万一逼得没办法，便只有和徐涛私下调和，这是必然的一步棋，多大的代价我们也得走，那时，周保忠就将丢在一边，竹篮打水两头空，什么也得不到。”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轮得到他趁火打劫捡金娃娃？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考虑了好几天，最后我找上门去，很快就达成了默契。未征求你的意见，我答应了暗中给他一笔钱，但具体多少我没有确定。”

“这你看着办就是了。但必须有条件，而且是事成之后再支付，同时，数目不能太大。”

“那当然。有他配合，事情就能慢慢地拖下去，最后不了了之。”

“有没有什么具体方案？”

“有了。周保忠将继续做徐涛的代理律师，这点他不能脱钩，否则一分钱别想得到。据周保忠说，徐涛对于法律一窍不通，因此，我们只有在这方面做文章，让徐涛知道事情很难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简单。”

姜波停下望着郎沛贤，观察其反应。郎沛贤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说吧说吧，说出来我听听。”

“总的方针就是从道理的角度去稳住徐涛，而不是根据法律的条款。”

“徐涛能看懂法律条款，这点你们没忽视吧？”

“没有。前面提到的他对你态度不好，目的就是要钱，这是一个扯皮的问题。对此，徐涛有点心虚，担心起诉缺乏力

量。其次，无论胜负，只要你不同意，他还是一分钱得不到，对此，徐涛最为担心。所以，周保忠必须为他想出一个假如胜了，必然就将获得利益的万全之策。这就需要时间，徐涛当然也得同意，便又可稳住他。事实上这种万全之策不存在。徐涛无疑不会仅仅是为了出你的丑才打官司，至少在获利的希望断绝以前，他不会这样横下一条心。”

“那当然，浑小子坏着呢。”

“另外，除徐涛之外，你是否还有别的这种孩子？对不起！我不是想打听你的私生活。”

“有。”

“他们会跟着起哄吗？”

“不会。都不认识，不知道这回事。”

“那就好。这也是一个扯皮的问题。如果要认领，按理都应该是平等的。并不是说谁提出来就抢先一步有利可图。否则，其他的人就吃亏了。你作为父亲，不能偏袒一方，而不顾其他的人。这一条法律条款上没写，徐涛辨不清真伪，但又不能说有道理。所以，你们之间便可抬杠，无休止地抬下去。只有往下拖，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郎沛贤听了觉得有意思。律师的鬼点子真是够奇怪的。一个孩子没理由拒绝，多加上几个，反而可以拒绝了。按这么说，其实有没有另外的孩子都没关系，又不可能真告诉对方，完全可以瞎编。

“再一个问题，徐涛要求认领，他母亲的态度也很重要。据周保忠说，他母亲不赞成起诉，只是最后一旦闹起来，他母亲才有可能站在儿子一边。而我们不会让这事闹起来，那么，他母亲究竟会是什么态度哩？”

“这一点你放心，他母亲不会参与。至少在闹起来之前肯

定会劝阻徐涛的行为。”

“能肯定？”

“我想能肯定。”

“这便又可扯皮了。母亲都不同意起诉，你作为儿子瞎起什么哄？这事归根结底是他母亲同你之间的事。他要闹，至少必须先通过母亲那一关，这是常理。”

“可是，你这样弄来弄去，究竟能否解决问题？他要告还是可以告呀。”

“所以说关键是周保忠不能同他脱钩，这样才能掌握徐涛的想法，让他犹如踩进烂泥里，陷不进去又拔不出来。你提到过徐涛好冲动，并不真正成熟，要做文章只能从这入手。一方面拖下去，一方面让他越弄越觉得难办，越弄越烦，久而久之，能挫伤其意志和耐心，钝其锋芒，最终才有可能变强弩为弱枝，不了了之。一句话，陪他玩，比耐心、比技巧、比意志。我觉得这样才能实现你对我的要求。”

郎沛贤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可。比上次姜波出的馊点子强多了。既能保全自己对外界的形象，又能让徐涛无怨无悔地收场。只是时间可能会拖得太长久，不够干脆利落，但这没办法。这其间，徐涛当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或想出什么新招，但郎沛贤也有机会采取新的对策，总体上说，仍可压住他，不怕他调皮捣蛋。

“这些事我不太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但不要对技巧太自信了，必要时可抓住机会快刀斩乱麻彻底了断。钱不是不可以给他一点，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知道。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律师周保忠，得抓牢他。”

“你不是同他谈妥了吗？”

“初步谈妥了。可毕竟他一把年龄，不是随便可糊弄的。你看能不能当面见一次？”

“这是他的要求？”

“是的。他希望能得到你的承诺。”

“我最反感他这种人，他没资格跟我说话。不见！”

“……好吧，我想去对他解释。不过，你说的办法也不可取，钱到最后支付我怕他不放心。”

“先给他我更不放心。他这种吃里扒外汉奸的角色，谁敢相信他？”

“你看是不是可以先给一点，吊住他？”

“……那就给他一千吧。”

姜波没吭声，笑了笑。大富翁就这种出手，显然太不成比例了。尽管郎沛贤的想法姜波也能理解，但给这一点钱就想办成事，他这个经办人就为难了。凭心而论，办事员就怕遇到这种老板。

“笑什么？五千？”郎沛贤也笑了笑。

“这样吧，先给一万。其余的说清事后再付，到时你给不给我不管。”

“到时我根本就不可能再给他。这种败类，到时我不往他脸上吐唾沫就算给他面子。去吧去吧，事情就交给你了，别再来烦我。”

徐涛九点多钟才回到家。有个同学过生日，大家在一起聚了聚。他的嘴里还有着酒味，脸色红红的。

徐素怡坐在餐桌前等他。菜都已经凉了。她垂着头，愁容满面。

“又怎么啦？徐涛问。

徐素怡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儿子，说：

“先吃饭吧，回头再说。”

“我吃过了。”

“你喝酒了？一个人？”

“怎么会一个人喝酒呢？我疯了？你自己吃吧。”徐涛往自己屋里去。

“你爸爸下午的时候来过电话。”

徐涛停住，回望母亲。来电话跟他有什么关系？他不是经常来电话吗？

“你对他怎么了？”母亲幽幽地问。

原来是这样。郎沛贤这算是告状呀。也好，既然说出来了，也就不必再隐瞒。律师说了，要打官司，母亲的态度不能不考虑。

徐涛回到餐桌边坐下。他嗓子有点干，起身又倒了一杯水喝水。摸摸口袋，才意识到烟都让同学们分着抽光了。徐素怡看出了他的意思，去屋里拿出一包郎沛贤抽的“555”，放在儿子身边。

“他对你怎么说？”徐涛问。

“他大发脾气。二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那好呀，说明他坐不住了，看来周律师没说错，他会有反应的。”

“你还请了律师帮忙？”

“这些你不懂。反正是我要告他，你知道就是了。你究竟是帮他还是帮我？”

“……你为什么要告他？”

“他不是好人。我要求属于我的正当权利，并没有故意刁

难他。可他连我这个儿子都不肯认，也不许我进郎氏公司；这就怪不得我了。一切责任和后果都应该由他去承担，法律不会允许他胡作非为。”

“他不许你进郎氏公司？”

“是的，他什么都不同意。”

“那他也太过分了。”

“就是说嘛，我为什么不告他？”

“可他说该给你的都会给你呀，只是公开认你做儿子这一点他不能答应，因为他有他的难处。他还说要你理解他呢。”

“既然要生下我，又不认，还怎么理解他？这一点不确定下来，其他的凭什么去保证？你不要受他的蒙蔽，这些事我都想清楚了。首先他必须认下我，这是无条件的，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假如认你做儿子，是不是就一定拥有他公司的股份？也就是给你钱？”

“这不一定。按理他应该给，但是，倘若他死的时候写下遗嘱明确不给，也没有办法。”

“……那你告他有什么意义呢？”

“用舆论谴责他，施加压力，败坏他的名声，这样才有可能迫使他妥协，答应一部分条件。”

“你并不是真想认他这个爸爸？”

“当然。”

“……我明白了。我不同意你告他。”

“为什么？你……护着他？”

“你虽然有你的想法，但你的想法不对，也达不到你的目的，我不会支持你。”

“那你说该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

“放弃打官司，向你爸爸赔不是。就像从前一样。二十年来你爸爸没有不管你，你吃喝住行上学读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今后他依然会对你负责。他已经对我保证了，该给你的都会给你，尤其会为你的前途问题考虑，否则，不管官司输赢，你什么也得不到。”

“他的话不能信。他既然可以对你保证，为什么不可以对法律保证？你是糊涂！”

“不管可信不可信，这是你唯一明智的可以采取的途径，别的更没希望。”

“没希望就没希望。实在不行，我认了。我叫他名誉扫地千夫指。”

“你这像个儿子说的话吗？”

“他本来就没把我们当人看。”

“……你还年轻，很多事不懂。任何事情解决的方式都不止一种，这是你爸爸说的。”

“两军对垒勇者胜，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谁拼得出谁就能赢，这是书上说的。”

“那么，闹翻关系后，我们怎么办？”

“我马上就毕业参加工作了，怕他干什么？”

“可他从现在就断绝和我们的往来，停止支付生活费，你……你连打官司的钱都拿不出。”

“……他这么说的？”

“嗯。他还说如果你不撤销官司，他将从此和我脱离关系，彼此成为敌人。”

“他这是讹诈！是卑鄙！是我要告他，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两码事，他应该区分得出。”

“但他认为是在支持你，所以生我的气。”

“简直是胡扯！他这是故意找碴制造麻烦，想逼我屈服。去他的！我更不能放过他。”

“可……可你也得为妈妈想一想呀。”

“我……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你对我没信心？你……不想离开他？”

“总之，离开你爸爸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你即使参加工作收入也不会高，妈妈什么都不会。你一旦告爸爸，也就等于把妈妈也告了，没本事名声又不好的女人，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些你都不考虑吗？”

徐素怡低着头，可怜巴巴的。她只有一个想法，要阻止儿子的冲动和鲁莽。维持同郎沛贤的关系，才能维持希望。她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前功尽弃，把儿子的前程全部给葬送了。她认定一个死理，徐涛决不可能斗过郎沛贤，就如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一样。

徐涛却难住了。如果是因为生存问题而不得不对郎沛贤妥协，那是他最难忍受的。还有母亲，虽然可怜可气，但他也不能不考虑她的生活问题。母亲是他最大的心理负担，至于自己，他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

“妈妈……你对他到底怎么样？你真的就满足于目前的状态不想改变？”

“我不想改变。我已经对你说过多次了，我和你爸爸虽然没有名分，但却是夫妻。夫妻之间是有感情的。你爸爸在外面喜欢玩女人，这我都知道，可别的女人他都是玩一阵子就抛掉了，只是对我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愿放手。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我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何况我也老了，怎么样也比不上那些小姑娘。原因就在于他对我也是有感情的。这些难道你一点也不体谅？”

徐涛说不出话。母亲的话虽然站不住脚，可她愿意接受那种不公平，那是她的自由和权利。她对生活没有信心，所以她选择了一条适合她的生活方式，用屈辱和贞节去换取舒服和安逸，这也无可指责。

但徐涛不愿意像狗一样生活在郎沛贤的阴影下，因此，他的决定不能变。

“听妈妈的话，放弃官司好吗？有话好好同他说，不要逼他，也不要逼我。真要和他打官司，你不会有好结果。你和他目前还无法相比。”

“不要再说了。我本来一直想得到妈妈的支持，看来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对于他来说，是两码事，出发点和立场都不一样。既然妈妈有难处，不愿意，我只有理解。但是，我要怎么做，你也别拦我。我不是自愿到这个家庭中来的，所以，我有权利选择我的方式。他不愿给我生活费，我不会求他，不给就不给，但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即使没钱现在不能打，以后我赚了钱也要接着打。打官司只是我和他斗争的第一步，以后的项目多着呢，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除非有一天他破产了或是死了，我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的决心。”

徐涛说完站起来进了自己的屋子。事情比他想像的要困难，生活费一停止，一切问题就都出来了，还有母亲，也将因为他要受到牵连。怎么办？

这无疑都是郎沛贤的反击措施。他害怕上法庭。正因为这样，更不能妥协，一定要想方设法不惜代价把他拖上法庭去出丑。

胜败标志很简单了，什么时候开庭，什么时候就意味着胜利。其实，法庭上怎么判决已经是次要问题。

明天就去和周律师商量，如实向他讲述自己的困境，如果

他还愿意代理，就再好不过了，钱的问题以后再说，如果不愿意，也不勉强。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母亲过来了。她想说什么？徐涛望着门。可母亲并没有进来，而是隔着门小声说：

“你不再吃点饭吗？”

母亲的声音哀婉、无助、凄凉。徐涛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是呀，母亲是弱懦的，女人走到这一步也是没办法，既然自己目前还没有能力把她带出苦海，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去破坏她的“幸福”。

周律师的回答非常爽快，没钱也要代理到底。他认为郎沛贤太岂有此理了。这使得徐涛非常感激。周律师又说了一大堆目前的难处，正在积极和郎沛贤的律师接触，以寻求最佳诉讼角度。这些徐涛都能理解，打官司本来就是麻烦事，法律条款很难吃透吃死。

但有周律师热心而正义的帮助，徐涛相信事情总会解决的。倘若是没有信心，周律师显然也不会这么爽快地答应，否则，为什么？

这天傍晚，徐涛回到家就钻进自己的屋子。徐素怡去叫他吃饭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收拾东西。

“你干什么？”徐素怡诧异地问。

“我搬学校去住。”徐涛没有看她。

“……住家里不好吗？”

“住学校更方便。”

“你是想离开家里离开我？”

“得啦。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回来看你。那时你做点好吃

的就是了。本来我就应该住在学校里，住回家反而不正常，你别胡思乱想。”

徐素怡默默地走到一边沙发坐下。儿子大了，和父亲合不来，现在又要离开她这个母亲。她一阵伤感，眼泪就吧嗒吧嗒达往下落。

听后面没声音，徐涛叼上一支烟出来观瞧，见母亲在流泪，怔住了。于是狠下一条心干脆把实话告诉她，免得她这样哭哭啼啼的。

徐涛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叉开双退半躺着说：“我想我还是离开这个家好。”

“我知道你看不起妈妈……你不管我了。”

“别这样说，妈妈。你是我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亲人，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我搬学校去住，正是出于对妈妈的考虑。”

“……为我考虑？”徐素怡抬眼望着儿子。

“是的。我跟郎沛贤的事情不弄出个结果我不会罢休，但我是我，不想把你牵连进去。其次，我在家，郎沛贤就再好来了，他看我不顺眼，我也不想见他。另外，郎沛贤既然不给我生活费，我就没理由赖在他家里，我应该想办法自食其力。所以，我走是最明智的选择。既然不是他的儿子，这也就不是我的家。”

徐素怡明白了儿子的用意，他这是在为她和郎沛贤腾地方。徐素怡不禁有些脸发烫，自己的男女之事，竟然要让儿子来操心。也是，平时她和郎沛贤躲卧室里幽会，外面还有个大学生的儿子，总是觉得不对劲。

“没人说你住在家里碍事。”徐素怡嘟哝说。

“你是不反对，但他却不是这么想。何况这个家是他的，

连你也是他喂养的一只猫。我必须尊重他的意思。我走了，他也就没理由跟你断绝关系了。这样大家都好。”

“可对我来说，我更不想失去你。”

“我们怎么叫失去呢？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养活你，这是一个男人的耻辱。一旦我有钱了，我立刻就会接你走，当然，那时你仍有选择的权利。但不管怎么样，我是你儿子这点不会变，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我搞不懂。”

“搞不懂没关系，反正我今天就搬走。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以后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冷清，也可去学校看我嘛。你不要总以为自己见不得人，其实你还年轻，也挺漂亮，完全可以开始另一种正规的新生活。可你没有信心，也不愿尝试，那我就没办法了。”

徐素怡突然发现儿子其实很像郎沛贤，什么话都能从从容容说出来，而且神态也像。自从知道他跟郎沛贤较劲以来，儿子完全变了个样，一下子成熟了许多，眼睛里始终有种深藏着的凶光。

“天快黑了。我的东西也收拾得差不多。现在我就走。”

徐涛站起来。徐素怡仿佛这才意识到儿子真要走似的，慌忙起身拉着他说：

“不，不，我不让你走。”

“哎，跟你又不是生离死别，离开家只是离开他，你这样干什么？”

徐涛推开母亲，去房间里拿东西。东西不多，除了一包书之外，就是一包乱七八糟的日用品，被褥和床都是学校发的，平时徐涛中午都在上面休息。徐涛没想到母亲会突然从后面跑上来抱住他。

“干什么！干什么！”徐涛有点不高兴，粗声粗气地说。

“你不能扔下妈妈一个人走。你讨厌妈妈是吗？你再也不会回来了，对不对？”

“我说过这种话吗？星期六星期天我都会回来，你别这样神神道道。”

母亲抱着儿子不放，嚤嚤地哭泣起来。徐涛感到胸口堵得慌。但他去意已定。他是一个男子汉，他不能向郎沛贤那狗日的妥协。

他用力摔开母亲，肩背手提地大步朝外走去。

在路边拦出租车的时候，徐素怡拿着一包钱追了出来，她泪流满面，绝望悲哀。

她默默地把钱塞徐涛口袋里，徐涛想拒绝，却没有勇气，他确实需要这钱。

“不够再回来拿。你一定要回来看我。他不给我们钱也没关系，我存了一点，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变卖家具。供你到毕业绝对没问题。”

徐涛痛苦地摇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想哭泣，想大声叫喊，可他不想让不幸的母亲太伤心。他低沉地说：

“我已找了一份兼职工作，我能养活自己。这钱算我借你的，领到工资我就慢慢还你。我不要他的臭钱，从现在起，我死也不会再要他的钱。纵然是千难万险，我也一定要把他搞倒搞臭，不达目的，誓不为人！”

总算来了一辆黄色“面的”，徐涛把东西放了上去，母亲在一边默默流泪帮着他。

“面的”开动了。夜色已经降临，城市万家灯光。望着母亲孤独凄苦的身影，徐涛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奔涌而出。

拐过一条街，徐涛叫司机停下，他要打个电话。
拨过去对方竟然有人接，郎沛贤还没离开办公室。

“是我。”徐涛说。

“徐涛？”郎沛贤有些意外。

“对，是我。”

“许久不见，最近学习还好吗？也没时间去看你，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

“我已经从家里搬走了。妈妈一个人在家里很孤独，希望你经常去看看她。她……她很想你。”

“……你搬去哪了？为什么？”

徐涛把电话挂了。一阵风吹来，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了寒意。他紧了紧衣服，竖起衣领。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得细长细长。他低垂着脑袋，在夜色和寒风中一步步走向“面的”出租车。

这几天正赶上沉寂多年的台湾歌手齐秦跑来大陆再次举办个人演唱会，满街都放着他从前唱过的一首首老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荒野中
凄厉的北风吹着
漫漫的黄沙掠过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
报以两声长啸
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

26

凡是美术、音乐、文学、戏剧这些与艺术有关的东西，郎沛贤一律无缘。他既欣赏不了也不愿欣赏。年轻的时候他曾为此感到过遗憾，觉得是所受教育太差，先天不足，后来渐渐地也就无所谓了。艺术的东西不懂就不懂吧，都是些想像、情感的东西，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而变得脆弱。

美术馆位于市中心，一路堵车，本来动身就晚，到达时比开幕式的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郎沛贤觉得晚一点也好，省得去凑那份热闹，看看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请柬是烫金的，非常精美。由于没出席过这种场合，郎沛贤不知该如何表示一下意思才好。这事他不便同其他人商量，包括温彦达。

到时再看吧，必要的话包个红包充数。

在美术馆门前的广场，郎沛贤看到了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旅法画家肖野作品展。下面排列着好几个主办单位。郎沛贤凝视了许久。去半年法国就成了旅法画家？然而，尽管郎贤有几分讥诮，心里却也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看来确实是成气候了，至少是今非昔比。

郎沛贤一步步登上台阶往里去。他发现这里虽然称不上豪华，却十分高雅，与奢靡的商界相比，完全是不同的境界，既

肃穆又深邃。

里面有许多展厅，同时举办着几个展览。沿着标志牌，郎沛贤往东厅走去。东厅是正厅，人也多得多。

门口摆着许多花篮。没有迎宾小姐，一切都是自由的。里面人也不是太多，五六十位，但有不少白发老者，大概都是画家了。开幕式显然已经结束，人们三三两两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欣赏，有记者扛着摄像机照像机在拍摄。展出的作品沿墙壁而挂，大大小小的有三十多幅，全是油画作品。

郎沛贤最大的奇怪是里面这么多人却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人们也不认识他，没人过来同他打招呼。看来真是到了另一个世界。郎沛贤知趣地往边上走去，准备“欣赏”第一幅旅法画家肖野先生的作品。

就在这时，肖野总算从人群中跑过来了，一边热情同他握手，一边说：

“承蒙光临，不胜感激。开幕式的时候没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哩。”

“哪里哪里，路上车堵得厉害，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些画——”

郎沛贤突然停住了，他发现方纯从边上过来了，一直走到肖野身边才挨着他停下。她穿着一套黑色带花边的呢裙，端庄、大方、出众。她的发型和脸部化妆都是精心装饰过的，朴实中透出高贵。她显得彬彬有礼含而不露，如一位贤惠而文雅的主妇。大概是碍于肖野在场吧，她对郎沛贤显出有几分冷冰冰的生疏。

“你好，郎总，许久不见。”方纯说。

“你好。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越变越漂亮了嘛，哈……”郎沛贤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

“边上有休息室”，肖野连忙指引，“我们休息室里坐。”

三人来到休息室。这儿有六七十平米，靠墙摆着一排沙发。有几张茶几已经被人占了，肖野不时同他们点头致意。他打了个手势，有人送过来几瓶矿泉水。

“搞得不错嘛！”郎沛贤对肖野说，“没多请几位记者？得宣传宣传才是。”

“请了请了，今天来的主要是北城画界的名流和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明天都将报道。举办此次画展，目的就在于宣传。作为我个人，则算是一次汇报。”

有人在门边招手叫肖野过去，肖野点点头，起身说：“乱糟糟忙得不可开交，我去去就来，方纯陪你坐一会儿。”

“去吧去吧，我自己看看就行，用不着你招呼，你尽管忙你的去。”

方纯拘谨地坐在沙发的另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郎沛贤好奇地打量她，试探着问：

“你们这是……又走到一起了？”

方纯一直微笑着说：“因为你的关照，肖野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都不知道如何谢谢你才好。”

这婊子竟然不正面回答提出的问题。郎沛贤突然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女人的当，一开始就钻进了她的套子里。

这感觉让郎沛贤极为不舒服。

“算了算了，说这些都是废话。肖野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他能有今天是他自身努力的结果。唉！因为你，郎家兴已经住进精神病院了。”

方纯怔了一下，没吱声，继续微笑着。

“其实……”郎沛贤总想说几句有关郎家兴的问题，他实在不想轻易放过方纯。可他发现说也是白说，怎么婆婆妈妈的

了？瞧这婊子道貌岸然的德性，整个一狐狸精，别指望她有丝毫的恻隐之心，“其实……你们俩能幸福，我也就了却了一桩心愿。不容易，不容易呀！”

说完，郎沛贤站了起来。他已不想同这女人再说什么。那一刻，他对于生活突然产生了沉重的沧桑感。他再次觉得是被这两个狗男女给利用了，说不定一开始他们就串通好了。残害郎家兴，不过是这婊子顺手牵羊的一次即兴表演。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他后悔今天不该来。一个失败者来为一对胜利者捧场，看他们庆功，这真是太……太那个了。

郎沛贤木然地往大厅走去。他感到自己突然衰老了许多，仿佛已经不再有力量与年轻人抗衡了。面对失败，他只有无奈，只有退却，只有承受。他充满流水花落的惆怅和悲凉。老了，老了……

名利，名利，追名逐利的道上有多少人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丑剧，究竟该如何去鉴定它的意义？又该如何去评判它的得失？

一对狗男女，两副旧家业。郎沛贤想起了一副对联，他觉得横批应该是：旅法画家夫妇。

郎沛贤凄凉地笑了笑，笑得十分无力。他发现自己还是没有修炼到家，干嘛不潇洒一点呢？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人才会上演讽刺当做武器。

想到这时，郎沛贤已经走出了美术馆大门。他又看了一眼“旅法画家肖野作品展”广告牌，平静地对司机说：

“回公司。”

晚上，郎沛贤去了潇芳宾馆。女老板照例放下工作陪他喝酒。

郎沛贤意识到他对女老板的依恋之情在与日俱增。这种感觉当然不存在肉体上的需求与渴望，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他愿意一边同她喝酒，一边毫无顾忌地对她说心里烦闷的事。关于他的私生活，她是知道得最多的一个女人，但她却能设身处地理解他，不仅从不责怪，而且能时不时指点一二。他在地跟前总有话说。

真是奇怪！难道对女人的要求只剩下这么一点了？昔日雄性的冲动与渴望都退化了……

“你呀，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断的成功与得手，已经把你宠得娇气了，不仅变得敏感，而且丧失了从前那种消化挫折的韧劲。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完全不必放在心上。”

“怎么办呢？”

“第一，你并没有吃亏，那女人不是陪你睡了一年多吗？你当初的目的完全达到了。至于人家怎么样，那是人家的事，你没理由不平衡。第二，如果你认为他们对你有些过分，那么，你能忍受就算了，实在不能忍受，就找机会报复一下。不就这么简单吗？”

“……也倒是。报复没什么意思，我还不至于跟他们计较，算了。”

“那就别磨不开了，该干什么仍干什么。喝酒。”

“对，喝酒。干！”

两人碰杯，干了。郎沛贤呷呷嘴，说：

“我在想是不是真有点老了？”

“老吗？没看出来。珍妮说你比年轻人还淬火。”女老板瞅了他一眼。

郎沛贤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那娘们这事也对你说？”

“我别的本事没有，最大的优点是跟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叫善解人意。哎，说真的，你觉得她怎样？”

“……还行。省事。痛快。”

“跟你以前的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

“那就好。不行就换，没那么多名堂，也别去动脑筋，谁认真谁吃亏。你和那个方小姐，说到底就是都太当一回事了，结果，玩来玩去谁都玩得伤筋动骨，而且特憋气窝火。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理？”

郎沛贤一边听，一边时不时点头。他不是真不懂，可他愿意听女老板穷咋呼。他觉得听听也挺有意思。这种“教训”他听的机会不多。

但今天跟女老板喝酒，他另有想法。

“有个事我想拜托你去处理一下。”郎沛贤说。

“……什么事？”

“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跟小徐这么长期处下去不是办法，得变变。”

“……怎么变？”

“不瞒你说，小徐对我还是不错，可她那个孩子却实在叫人头疼，弄得我都不好再去她那里了。麻烦事太多就失去了交往的意义。”

“孩子当初是你要人家生的，现在又嫌麻烦这可说不过去。谁家的孩子都会有些麻烦，这是人之常情，怎么能说有孩子就失去了意义哩？没听说过。”

“当初我不是年轻不懂事嘛，总觉得有了孩子就能让女人死心塌地跟着我，也是图省事。哪知道社会发展得这么快，省

事的还有更省事的。都不过是为了玩玩而已。现在后悔了，却已经晚了。”

“瞧你说的，多叫人寒心。”

“话不好听，但现实如此。你想想看，孩子都大学要毕业了，做母亲的还偷偷养汉，隔着一扇门就在一屋子里，孩子能没一点反感情绪？总之，这不是个事儿，越想越觉得没劲，不如早点分手算了。”

“你想把小徐他们母子甩了？”

“什么甩不甩的，这也是为他们着想。”

“那……你让小徐怎么办？”

“分开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管。当然，我也不会让他们活不下去。”

“小徐会干什么？这你知道。”

“她可以再嫁人嘛。我就是这么考虑的，没名没分，长此下去实在对不住她。趁现在她还没老，姿色尚好，找个本分的男人过日子是完全可以的。她其实是个好女人，若不是为她将来着想，我真不愿同她分手。”

“你想让我帮你去说？”

“是的，除了你，我没人可以托付。这事光说恐怕不行，还得做工作。”

“我可不愿意。”女老板撇了撇嘴，“我最不愿看着别人哭哭啼啼，多让人伤心。”

“我也是没办法。早点解决早点安心，大家都好。她现在可能会怨我无情无义，以后便会理解我的。二十一年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要是在旧社会，我早娶了她。现在只好给她一笔钱，算是我的心意。”

“你打算给他们母子多少钱？”

“看她的意思吧，孩子就将大学毕业，负担不会太重。如果从生活角度考虑，按月或者按年领取生活费，也行，如果想干点什么，比如做个小买卖，或者对我不放心，一次给也行。反正不能让他们过得太寒酸拮据。”

“要就给一次性给，她放心，你也干脆。”

“只要她同意，一次就一次。”

“……给多少？”

“你觉得多少合适？”

“别问我，我不会说的。这事本来就晦气，别把我又推前面。你自己决定吧。”

“三十万，行不行？”

“三十万？！”女老板眼睛净圆了，说不出话。

“太少？”郎沛贤想起了律师姜波的话。

“如果一定要我表态，我觉得就不少。像小徐那种女人，一辈子累死累活也赚不下三十万，何况这么多年开销也不小。当然，你们之间这种关系不能那样去算。但有三十万在手上，她可以重新去做很多事，也没什么亏的。”

“只要她觉得合算，钱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我不想在这问题上沾她的便宜，不行还可以加点。花完了也可以再找我。她的问题都好办。你去做工作时，关键是别忘了她那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偏爱抬杠，真拿他没办法。”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养到大学毕业够可以了，有本事自己闯去，再铺一条京九铁路也没人管你，别在大人的事情上瞎掺和。我不跟他说话，我找小徐说。”

女老板显然也不懂法律，完全是从风尘女子的角度去看问题。郎沛贤让她去说，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同为女人，她的态度观点无疑更能影响徐素怡。让徐素怡把钱收下，且心里没什

么太多的不满和怨恨，徐涛再胡闹，自然也就失去了底气和“理由”，闹闹便会自己觉得没劲。

“这事就拜托你了。一谈妥，我立刻给钱。其他的事情包括孩子工作分配的问题，该我出力的我还会出力，并不是完全一刀两断了，这点你一定要叫她放心。徐涛是她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血缘关系想断也断不了，我心里都有数。”

“唉！你让我去有什么办法呢，换了别人我才不理这事哩。我去试试再说吧。”

“事成之后我当然是要谢你的。”

“是吗？怎么谢我？”

“哈……来，干杯酒再说，干！”

几天后，律师姜波风风火火地进了郎沛贤办公室。他又来“烦”郎沛贤了。

“听说你准备给徐涛的母亲三十万善后费，是真的吗？”姜波问。

“……有这事。怎么了？”

“不能给的。这叫欲速则不达。最明智的方式是提都不提钱的事，要提也得让对方先提。”

郎沛贤有点不悦。我怎么样用得着你来指手划脚？他按住性子，耐心地听对方下文。

“母亲什么态度，并不影响孩子对你提出指控，只要父子关系成立就行。所以，稳住母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一。二，你给钱无非是想尽早划清界线堵对方的嘴，可徐涛并不吃这一套，他的胃口大着哩。这等于告诉徐涛你急于解决问题，那将助长他得理不让人的嚣张气焰。三，给钱肯定是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你现在就抛出三十万，无形中便把价位抬

高了，他再开价，就将踩在这三十万的基础上亮牌，你明着要吃亏。四，如果周保忠控制不住徐涛，徐涛坚决上诉，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那么，你的三十万在法庭上对你也是不利的，至少是一种证据。总之，现在就给出三十万，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化矛盾，把事情搞复杂。”

郎沛贤想想觉得有道理，尽管姜波的口气和方式让他听了不舒服。

“……那你说怎么办？”

“事实上徐涛已经找了周保忠，认为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姜波的汇报还没完，他得把掌握的情况都说出来，“徐涛比你想像的要厉害，他问周保忠如果收下三十万块钱，是否会影响最终的起诉。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郎沛贤感到有些不妙。

“我个人认为表明了他几种动机：一，三十万不要白不要，如果没有副作用，先收下再说；二，他的目的不在三十万，倘若不合适，他就不要；三，也是最恶劣的，他可能想收下三十万后再用这笔钱来跟你打官司，你不是说他没钱吗？倘若他识破周保忠不是好人，提着三十万豁出去另找别的律师代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郎沛贤倒吸了一口凉气。是呀，怎么没想到还有这一手呢？那不成了自掘坟墓？现在的年轻人不能小看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看来得认真对付徐涛那小子，千万不可把他当孩子看待。假如在这问题栽个大跟头，那就惨了，一世英名都将弄得灰头土脸的。

不错，要给钱也得最终再给，决不能麻痹大意心慈手软。先找机会打趴下他再说。

“行了。我知道了啦。钱还没付哩。”

“必须先让他们明确答应条件才行。付钱永远是最后一道程序。”

“这事我自己去处理。你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了。”

郎沛贤给徐素怡打电话，连怎么说他都懒得先考虑清楚。二十多年来她对他唯命是从，说什么听什么，他就没把她真正当一回事。

“是我。”郎沛贤照例是老一套开腔。

“……嗯。”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徐素怡没言语。

“……干嘛不说话？”

“……你真打算那么做吗？”

“你是指给你一笔钱的事？”

“嗯。”

“她都跟你说清楚了？”

“我想听你自己亲口说。我们之间的事干嘛还要请别人传话？”

“我不是被徐涛弄得不便到你那去吗？反正就那意思。你看呢？”

“这么说你已经决定了。”

“……还没最后决定，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你真是狠心。”

“说什么？”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担心会有这么一天，现在终于来了。我真傻，总以为你多多少少对我还有点感情，如今我才明白一

一切都是假的。”

“你不要这么说。徐涛已经是大人了，他看不惯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大家都别扭。我想你们两个还是同我分开单独过更干脆。”

“你别总拿徐涛做借口。他是我们的孩子，没有嫌孩子碍事的父母。说穿了你就是喜新厌旧，见我老了，玩腻了，就要扔掉。我算是看透你了！”

“你这样说我就不办法了。你误解了我。”

“误解？你玩过的女人还少吗？我只是她们当中的一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而已。”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为你着想，以后你就会明白的。你应该有你的新生活。如果说以前我们在一起是一个错误，那么不趁早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就更是一个错误，否则，更得耽误你。你说是不是？”

徐素怡哭了，电话里传来她伤心而凄切的抽搐声。郎沛贤说：

“你别哭哇，我在跟你讲道理。”

“现在就讲道理，以前你为什么不说这些？你口口声声说不想耽误我，都二十一年了才想起这档子事。你不觉得说不出口吗？”

郎沛贤心想看来真像律师姜波说的那样，欲速则不达，越弄事情越糟糕。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麻烦又来了。不过，郎沛贤从不怕惹事。也好，干脆一窝端，把事情都摆平了，一了百了，永绝后患。

跟徐素怡啰嗦这些干什么？越纠缠越扯不清，她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女人嘛。

郎沛贤说：“听得出来你很激动，我不否认以前我有许多

不是的地方，否则，我干嘛表示要承担你们母子以后的生活费用哩？这是一种理解，是一种补偿，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感情。事情已经提出来了，彼此之间的面子就等于撕破了，再相处下去没有意思。感情的问题是不能勉强的。你要理智点，正视现实。”

“你所谓的正视现实不就是要我痛痛快快接受你的条件然后断绝关系吗？”

“不能这么说，但是这么个意思。”

“我早就作好了这个思想准备。”

“是吗？那就更好了。可徐涛那孩子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正如你刚才说的，作为父母，我们不能不考虑孩子。”

徐素怡的态度让郎沛贤觉得满意，可这不是他的主要动机。她同意更好，不同意再维持一段关系以后想法处理也无所谓。关键是徐涛那小子的态度。最初郎沛贤是把两桩事情分开来看，指望一桩事解决后影响另一桩事，经姜波的提醒，现在他要把两桩事情绑在一起来处理。这实际上是郎沛贤今天给徐素怡打电话的真正目的。他要修改和纠正原来计划中的错误部分，使之尽善尽美。

花钱没错，但花钱必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原则。原则是无条件的。

“这几天我想了很久，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你能再来一趟吗？我们好好谈谈。”

“嗯……这几天恐怕不行，我特别忙。没事，你就在电话里说吧，都一样。”

“……你连再来一次也不愿意了。”

“瞧你说的，至于吗？有话就说吧。”

徐素怡犹豫了片刻，然后才说：

“你不必有顾虑，再怎么样我也不会缠住你不放。我没那种本事，也没那么厚的脸皮。二十一年来虽然一直充当着不光彩的角色，可也是我自己认命的。我不怪别人，只怪自己不是个好女人，昏了头，瞎了眼。现在你不想要我了，那是你的权利，我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受社会的保护，这些我都知道。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至于钱，你愿给就给，不给我也不会争。都是命，将来即使活不下去沿街讨饭，我也只有认。命里有的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苦日子我熬过，我不怕。”

“不要胡思乱想，走到一起是缘分，分开也是正常的事。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将来的问题你不要太担心，怎么样我都不会看着你活不下去而不管。有机会再找个合适的男人，二十多年来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我心里有数，这也是我想和你分手的主要原因，你应该正正当当过几天好日子。总之，钱的问题你不要担心，我说话算数。”

郎沛贤发现徐素怡还是有头脑的，她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知道该以什么态度接受他的要求和条件。她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显然比又哭又闹要明智，只要不得罪郎沛贤，随便拔根汗毛够她享用一辈子。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那是有前提的，你首先得被允许可以到大树底下去，至于有无正式座位，那是次要问题。倘若搞成敌对关系，根本不让你近边，你再有能耐也只得干晒。

这些都在郎沛贤预料之中。

“我想得最多的是小涛的问题。”

徐素怡口气突然有了些变化，郎沛贤一愣，这也是他目前所关心的。

“……你说，你怎么考虑他的问题来着？”

“你和我的关系跟你和他的关系不一样。我是自愿的，落得今天的地步，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的白打，挨的白挨。可他的问题你不能不管，当初生下他是你的主意，不是他自己从地下拱出来的。他和你的父子血缘关系，由不得你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至于他胡闹也罢，坏也罢，都不能成为你否定父子关系的理由。”

“我没说他不是我的儿子。我只是有我的难处，不能公开认他做我的儿子。这道理还要我怎么跟你们解释？简直是两个糊涂虫！”

“你心里认他这个儿子吗？”

“怎么不认？”

“你上次说会对他尽一个父亲的义务，尤其是他的前途问题会考虑，也是真心话吗？”

“没错。”

“你对他的责任和义务会一直延续下去，不管我们之间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是不是？”

“是的。不光是对他，对你也一样，我都将负责到底，除非我死了，那没办法。”

“那小涛怎么说你什么要求都不答应他呢？”

“他的要求我无法答应，还有他的态度，我也无法接受。他既然是我的儿子，至少应该尊重我，更不能一心只想和我作对，甚至企图搞垮搞臭我。”

“他想进你的公司工作，也是过分要求？”

“……这不过分，可他动机不纯。”

“只有外人之间才存在动机纯不纯的问题。你就没把他当儿子看待。”

“他也没把我当父亲。”

“还不是。”

郎沛贤愣了一下，心想她也会设套子让我钻？郎沛贤讨厌别人愚弄他。

“我再问你”，徐素怡不管他，继续说，“到现在为止，你给过他什么？尽了什么责任和义务？他对你提出的要求，你又答应了哪一条？”

“他长这么大不都是我出钱供养的吗？”

“是你吗？”

“不是我是谁？你还有野男人？”

“反正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养他的钱说穿了都是我卖身换来的。”

“你——”郎沛贤发现话题已经跑调了，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很简单，对我，你怎么样都行，对小涛，你不能不管。小涛年轻，有的地方可能比较冲动，让你不太高兴，可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是大学生，他有他的想法很正常，他不可能对父亲提出过份无理的要求。该答应他的要求你应该答应他。”

“他要告我，要败坏我的名声，我也答应他？”

“那是被你逼得。如果你早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那样做。他要告你，动机还是希望你能答应他的要求，他始终把你当做父亲。”

“胡扯！”郎沛贤控制不住了，拍案而起，对着话筒说，“想不到你也会强辞夺理。他现在品质这么恶劣原来都是你在后面指使。既然这样，那我明确地告诉你，不管怎么样，就是把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会公开认他这个儿子。如果他执意要告我，那就随他的便了，不管输赢他都将什么也得不到，包括

我说的给你三十万，你也别想要。听明白了吗？”

徐素怡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才又听她清清楚楚地在电话里说：

“原来我一直不太相信小涛的一面之词，总认为你和他不过是在斗气。常言说虎毒不食子，作为父亲，再心狠不能对自己的儿子不讲情理。可你却是这种态度，你就根本不想给小涛任何帮助。他在你眼里整个是碍事的东西。你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就是想甩了这个包袱。”

“如果你们一定要成为我的包袱，那你说的就没错。包袱当然想甩掉。”

“没那么简单。”徐素怡坚决地反驳说，“甩我可以，甩他不行，他这个包袱是你自己背身上的，想甩也甩不脱。他的要求一点没错，律师说了完全符合法律条款。除非你答应他的条件，否则，撤销官司办不到。”

“别做梦了。我那么好说话？”

“不该要的我们不要，该要的你赖不了。我知道你厉害，手眼通天，但总有公道。明天我就让小涛从学校搬回来住，我要和他站在一起，把官司打到底，让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是关系到小涛一辈子的事，我作为他的母亲，绝不能袖手旁观保持沉默。”

说完，徐素怡把电话挂了。

郎沛贤怒火万丈。她竟然先挂了电话，竟然反抗起来了。猫一样的妇人却也会露出牙齿咬人？难道她也是一直巧妙地隐藏真面目到今天才揭去面纱？

郎沛贤一屁股跌坐在靠背椅上，瞪着两眼，久久地无法缓过气来。

27

郎家昌独自开着车回到家时大约是晚上八点来钟。他已经陪客人在外面吃过了饭，脸色红红的，散发着酒气。他能喝酒，甚至比郎沛贤还能喝，只是不好斗。由于他的身份不一般，往哪一坐别人都不能不把他当一回事，喝起酒来只要他不叫板，对方就拉不下面子往死里灌他，所以，他很少有喝醉的时候。喝得差不多时他说算了算了，一般也就算了。

回家意味着休息和放松。他停好车，解开系着的领带，提着包往里走。一楼大厅里已没有人，这会儿都回了自家屋里。郎家昌顺着楼梯一直到了四楼自己的家。里屋传出电视机的声响，儿子在做作业，他今年小学毕业。

郎家昌先去看了看儿子。儿子长得很像他，性格脾气也像，不惹事，安分守己，爱玩游戏机看动画片，一个人能呆上几小时，就是学习成绩很一般，在班上连个组长也当不到，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富家子女的优越感。

儿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就继续歪着脑袋认真做作业。郎家昌摸他头的时候，他就跟没反应似的。郎家昌站着看了一会儿，没想出什么合适的话题，便放弃了与儿子说话的念头，转身往外走。

妻子贺兰正在看黄金段的电视连续剧。见他进来也没搭

理，继续看。郎家昌突然觉得没什么劲，难怪父亲郎沛贤要在外面搞女人哩，天天弄得深更半夜回家。家其实就如一杯白开水，离不得，却又索然寡味。

郎家昌把包扔一边，蹭过去挨着贺兰就坐下了。回到家，除了图个清静之外，他只有对她找点乐。不留神，他打了个响亮的饱嗝。

贺兰立刻用手扇鼻子，往外推他。

“去去去，满身的酒味，去外面把西服脱了。”

郎家昌厚脸皮：“喝酒的时候西服挂在一边，上面没酒味，脱了也不解决问题。”

“那去洗澡。”

“歇会儿再说，容我喘口气。”

“一边歇着去，别挨着我。”

“不挨着你挨着谁？我就你这一个老婆。”

“你没喝醉吧？”

“没有。喝醉了哪有人的正常欲望。”

说着，郎家昌把贺兰扳过来按紧，一只手不由分说就按住她的乳房揉起来。

“该死！孩子还没睡哩。”贺兰挣扎，挣不脱，叫道：“你还让不让人看电视？”

“先让我看看你再说。”郎家昌索性把嘴也凑上去。

两人闹了一阵子，郎家昌才松开她。她一边整头发，一边骂：

“你看看你，像个快四十岁的人吗？”

“四十岁的人就不能对老婆动手动脚？那往后的日子不白活了？”郎家昌喜欢这样调情斗嘴。

“没出息！”

“怎么样才叫有出息？给你上把锁，我愿意你也不愿意呀。不信我们试试。”

电视里男女主人公抱在一起正要倒下，贺兰连忙转过头去，认真观瞧。

“……那男的干什么的？”郎家昌问。

“企业家。”

“好人还是坏人？”

“好人。”

“好人怎么也干这种事？没出息！”

贺兰笑了。男女主人公倒下去后没有下文，紧接着是第二天车水马龙的街景。没意思。贺兰转身对着他，刚要说话，突然想起什么，说：

“哦，对了。你妈找你有事，让你回来后去她屋里一趟。”

“……什么事？”

“不清楚。大概是郎家兴的事吧。”

“郎家兴又怎么了？”

“我哪知道？反正你妈成天惦着他。”

郎家昌没有再问。看了看时间，便站起身。出门之前他先从冰箱里拿了一听可乐，咕咚咕咚一气喝完了，又点上一支烟，这才晃晃悠悠下了楼。

王丽珍坐在床上休息。自从郎家兴发病住院以来，她一直病蔫蔫的，身体很不好，吃饭睡觉都不行。没事就一个人坐着发呆，长吁短叹，忧心忡忡。隔三又五便要去精神病院看望一次。

“你找我？”郎家昌问。

“唉！”王丽珍往床里挪了挪，拍拍床沿，示意郎家昌坐床上。床很大，很宽。

“晚上吃饭了吗？”郎家昌说。

“吃了一点。吃不下。”

“妈妈近来瘦多了，得去医院看看才行。”

“我的病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都是愁的。”

“愁也不能不吃饭呀。家兴的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愁也没用。”

“家兴那孩子，可怜啊……”

王丽珍说着眼圈就红了。郎家昌连忙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叹着气附和说：

“不怕命不好，就怕得坏病，都是没法子的事。你别老想不开，这又不是你的错。”

“你是不是抽个时间去看看他？他一个人呆着很寂寞，有亲人去看他会好受些。”

“行。我抽时间去看他。”

“我去看他又没什么说得，你们俩是兄弟，也许更谈得来。去的目的就是陪他说说话，让他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说一说总比压在心里强。”

“我知道。”

“本来你父亲能去看看他就好了，可这事他不能去，去了反而麻烦。”

郎家兴的病因就是因为父亲郎沛贤引起的，见到郎沛贤，只会刺激郎家兴加重病情。这一点大家都有数。所以，郎沛贤从没去医院看望过有病的儿子，王丽珍也没对郎沛贤提出这种要求。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王丽珍说。

“什么时候都行。听你安排。”

“我是说你工作忙，去之前我好让人给你准备点新鲜水果。”

他爱吃水果。”

“这没关系，去的时候我自己顺路买点就是了，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也行。他最爱吃的水果是带点酸味的葡萄。连吃水果的爱好都跟女人似的，唉！真是可怜。”

“嗯……怕晚上有应酬，明天吃过中饭我就去看他，你看行不行？”

“中午他可能要休息。”

“对对，我把这事忘了。那我下午三点钟左右到他那里，医院没有探视规定吧？”

“晚上八点以前都行。没事你多陪陪他。”

“好的。”

“还有个事我想问一下，那位同家兴好的姑娘你知道是谁吗？去哪可以找到她？”

“……不知道。干什么？”

“我想，要是她能去看看家兴就好了，家兴很想她。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父亲的话，他说那姑娘是骗子，是有夫之妇。可我总觉得那姑娘虽然不一定正派，但也许对家兴真有点感情。骗家兴无非是想骗我们家的钱，可人家不为钱，听说人家本身也不缺钱，骗什么呢？如果他们两个人真有感情又合得来，那姑娘以前怎么样我们不去管她，让他们在一起我想也不是不可以。”

“恐怕不妥。真有感情她就不会突然走了再也不跟家兴联系。如果是以前乱来的女人，家兴是侍候不了的，既使到一起麻烦事也太多。”

“说不定人家就是有麻烦事没解决才吓得跑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帮她解决嘛。要不你去保龄球馆打听打听，家兴是在

那里认识她的。

“算了吧，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就别去再劳神。爸爸把她赶走肯定有赶走的理由。”

“唉！我也是指望家兴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第二天下午，按照母亲的意思，郎家昌去精神病院看望了弟弟郎家兴。

精神病院位于市区的边缘地带，门口冷冷清清，铁门招牌锈迹斑斑，好像是故意不惹人注意似的。汽车不让开进去，只好停在附近。

进到里面，才发现范围挺大，有操场和花圃。花圃里面还有不少人在劳动。住院部大楼很陈旧，每扇窗户都有铁栅栏，许多窗户里有人在往外张望，面目或阴森狰狞，或呆滞刻板，或嘻笑怪诞。

郎家兴住进这个医院已经两个多月了。郎家昌这是第一次来。他想起听别人说过的一句话，住进精神病院的人，有病的不一定能好，没病的却一定会得病。他不知道此刻他的弟弟变得怎么样了。

郎家昌先去了医生值班室，向主治大夫探询郎家兴的病情。这是一般的程序。

主治大夫介绍说：“他的脑机能以及身体状况经过检查均没有发现故障。他的病纯粹是精神上的问题。据我的观察，他的自卑意识太浓，由自卑意识导致精神错乱的现象不是太多，主要是他的性格不够坚强，过于内向，以至在精神上承受不了负荷，才产生了医学上的强迫现象。”

“严重吗？”

“这要看他的生活环境了。自卑意识太浓反过来就变成了

对周围的人和事具有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或者说敌对意识。这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演变为暴力行为，极具攻击性，另一种向内，就成了精神错乱症。但这在精神病患者中属于较轻的，护理得好，时间长久，可以慢慢恢复。关键是要分散其对不愉快事情的注意力，老盯着一个问题想不开，不分昼夜反反复复想下去，就麻烦了。为了帮助病人克服自卑意识，我们一般都让他们从事些轻微的劳动，让他们能看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培养成就感。根据郎家兴的性格和爱好，我让他负责了一个花圃的栽培和管理工作，看着小枝杆在自己的劳动下长出绿叶开出鲜花，他非常高兴。前几天他还请我借几本有关园艺的书看，我给了他，他现在经常一边看书一边对照花卉理解，还记了点笔记。”

“是吗？那不差不多快要好了？”

“正在好转。但不能松懈，毕竟这还太简单。精神病不能急，得一步一步来。”

“我可以看看他吗？”

“当然可以。但不要和他谈太深刻的话题。记住，他现在既是病人又是正常人，不是处于中间地带，而是两边他都踩着一只脚。”

在主治大夫的指引下，郎家昌在花圃中找到了弟弟郎家兴。郎家兴穿着兰色条纹的衣服，和其他病人没有区别。

郎家昌衔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走过去。他回想着医生关于成就感的话题，弟弟郎家兴怎么会有成就感哩？他马上三十岁了，却一事无成，没有特长，没有工作，甚至连大学都没毕业，女朋友谈两个完蛋两个，不仅在外面，就是在家里也没人把他当一回事，说话没人听。而家里其他男人，个个都称得上是北城的英雄豪杰，名字报过去名片都不用递。这种反差，难

怪会促使他自卑。

郎家兴捧着一本书蹲在花丛里，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揣摩。郎家昌惊奇地发现弟弟身边的月季花开得特别大特别旺盛，其他几种五颜六色的花也煞是漂亮。他想，这是弟弟种出来的花吗？别是医生让人晚上偷偷给换过来的。

郎家兴发觉郎家昌走过来时，只抬头看了他几眼，并没有动地方。虽然没有露出敌意，但也没有表示出欢迎的热情。他继续看书对照。

“你好！”郎家昌在花圃边的石栏杆上坐下，居高临下地望着郎家兴。

郎家兴没反应。

“这些花都是你种的？开得不错嘛。”

“不，我来时这些花就有了，不过那时还没开，开了的这会儿也都凋谢了。”

郎家兴说话听上去很正常，只是有些平板。他依然没有正视哥哥。

“那还是应该算你种的。你真行！”

“我只是给它们浇浇水而已，跟种不是一回事。”这回郎家兴语调里有点不高兴的成份。

“我是专程来看你的。一块抽支烟坐坐，怎么样？”

“老头子派你来的？”

“……不。妈妈让我来的。我也想来。”

停了片刻，郎家兴站了起来。站起身的郎家兴跟哥哥差不多高，但显得瘦弱。他走到石栏杆边也坐下。兄弟俩一个朝南一个朝北。

郎家昌递过一支“555”牌烟给弟弟。郎家兴看了一眼，没有接，说：

“我不抽外烟。你连抽香烟都跟老头子抽一个牌子，真是没劲。”

郎家昌笑了笑，不予计较，解释说：

“抽‘555’牌香烟的人多着哩，不是谁学谁。”

“外烟中最驰名的品牌是万宝路，不是‘555’。”

“那倒是。万宝路还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企业品牌，这你知道吗？”郎家昌顺着有病的弟弟的思路走。

“老头子最近又在干什么坏事？”

“……还是老样子，成天忙着赚钱。”

“他中了钱的毒，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你说是不是？”

“嘿嘿，也许是吧。”

“我从报纸上看到老头子要创办职业学校的消息，是真的吗？”

“是真的。已经动工了，正在建设中。老头子这回下了血本，完全义务赞助。”

“是赞助吗？他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是想捞取名声和资本，目的还是为了赚钱。何况他的钱是从哪来的？都是抢来的骗来的。”

“不管怎么说，办学校是件对社会有益的事业，造福子孙，功在千秋。”

“郎氏职业学校，这名字是他取的？”

“……你不喜欢这名字？”

“他恬不知耻，竟然好意思把他的姓氏跟学校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纸上还说他将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郎家昌笑了笑，不好表态。

“你回去对老头子说，我坚决反对他办什么学校。至少必须把牌子摘下来，校长也不能当，否则我跟他没完。”

“已经见报了，这事恐怕不好改动。是他出的钱，他有权利那样做。”

“他没权利！”郎家兴严肃地说，“他如果有权利当校长，那流氓强盗就可以当总理，妓女婊子就可以当妇联主席。他的道德水准那么低下，灵魂那么丑恶肮脏，凭什么去教育年幼无知的学生？教他们当无赖吗？教他们去赚没良心的黑钱吗？他充其量不过是个贪得无厌的奸商，要赚钱他去赚好了，社会上赚钱的路很多，但我不允许他染指教育事业。他愿意拿出钱来也行，捐赠给教委，那我不管他。要办什么郎氏职业学校，坚决不行。”

“学校并不是我们自己办，建好之后送给阳峰县。你别把意思搞错了。”

“牌子不能打，校长不能当，这就是我对他的警告。郎氏职业学校的牌子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什么时候摘下来。他只要当校长，哪怕是名誉的，我也不答应，我要到学校去对学生宣布他的罪状，告诉学生他究意是个什么样的人，让学生把他轰走。如果他一定要干下去，而我又不能阻止，那么我就从学校最高处跳下去自杀。我说到做到。你回去吧，就这样对老头子说。”

郎家兴说完就往病房去了。由于情绪激动，他的身体都在打颤，走路不稳。只要提到父亲郎沛贤，他就控制不住愤怒、憎恨和激动。

郎家昌依然坐在石栏杆上没动，脸上依然挂着笑容，神态自若。他一直看着弟弟郎家兴越过花圃，越过操场走进医院大楼。他默默地将手中的香烟抽完，才站起身，和来时一样，双

手插在裤袋里，不紧不慢地往外走。走到生锈的大铁门旁边时，他又回头望了望陈旧的带铁窗栅栏的精神病院住院部大楼，还有那开着许多鲜花的花圃。

他想，郎家兴一时半会儿恐怕无法离开这里了，他的病还是很严重。不过，每天种种花看看书也挺悠闲的，日子不会太难打发。

有人提着水果和食品来看病人，正在值班室登记。郎家昌这才想起他忘了给弟弟买些新鲜的水果，那带点酸味的新鲜的葡萄。

28

为了表彰郎沛贤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以及对阳峰县人民的厚爱，经北城市政府批准，阳峰县决定授予郎沛贤为阳峰县“荣誉公民”称号。虽然是个有点说不清楚内容的称号，但郎沛贤很高兴。西北郊要开发，他是首批拓荒者中第一个受到政府部门重视以及颁发荣誉称号的人，这就意义不一样了。西北郊的经济潜力不容置疑，“综合开发计划”势在必行，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便至关重要。这一荣誉背后巨大的无形价值，郎沛贤一清二楚。

不言而喻，这一荣誉是郎氏职业学校带来的。否则，郎沛贤只能是一个闯入西北郊的强盗的形象，不仅当时反对收购土地的风波摆不平，今后工作也必将处处遇到阻力和反抗。一正一反，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基础准备工作一定要打坚实。“综合开发计划”迟迟没有展开，郎沛贤观望的就是风向。一旦开始启动，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他不得不慎重。

郎沛贤穿戴一新，乘车前往阳峰县县政府礼堂接受颁发荣誉称号。事先他已经获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将出席会议，阳峰县有关部门的头头也都会到场，银行、企业、教育、商业、公交等相关代表也会去，实际上这将是一次开发西北

郊、鼓舞士气的动员大会。

郎沛贤无疑将成为大会上最风光的人物。

会议的安排早已确定，上午开会颁发荣誉称号，市、县委、政府头头讲话，中午在阳峰县吃饭，下午到会人员去郎氏职业学校工地参观交流。经郎沛贤要求，又增加了一项“答谢晚宴”的内容，由郎沛贤做东，款待各位。

窗外已是春意盎然，太阳照得大地暖融融的。一年多过去了。郎沛贤不禁感慨万千。时间太快，人生太短促，而要做的事情又是那么多。转眼他已是六十岁了。六十岁一个轮回，人的一生却只摊得上一次。太遗憾，也太残酷。

时间是最无情的强者，任何人不能战胜。

由于用地宽裕，郎氏职业学校规划非常气派，道路宽敞，绿化区大片大片装点其间，建筑物之间丝毫不像城市里那样局促拥挤，最难能可贵的是校园里拥有四个球场和一个标准的田径运动场。

校舍的建筑正在突击施工当中，平整路面、种植绿化、购置桌椅等项工程亦在全面同时进行。整个校园的结构轮廓已初具规模，一目了然。一圈走下来，人们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开阔、舒畅，如公园一般。

在校园内，郎沛贤兴致勃勃地畅谈了自己关于资助教育事业的动机以及对于教育事业的想法和抱负。

“几十年来，我从事过多种多样的事业，有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投资事业，也有一些非营利的公共事业，但此次资助创办郎氏职业学校，一次性投资这么大，却是一项和以往工作性质完全不同的新事业。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是以新的观念新的姿态新的热情对待它。

“纯粹的营利事业很好理解，不论是实业家还是商人，都必须赚钱，这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赚钱而从事经营活动，亦无可指责，很正常。但纯粹的营利事业最大的缺点是你赚钱就必将要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有时你明明知道不好，有点黑，但你也得那样做。这样久而久之，钱虽然是赚了，可你良心上的债务也会相应增加，到头来你会觉得没意思。是的，一个人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就成了钱的奴隶，不仅一生单调乏味，而且事业必定不会有大的发展，因为你的视野决定了你的构架，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你的一切。

“我是个实业家，我所从事的事业大多是对社会有益的公共事业，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实物，一方面为个人增加资产。公共事业也是赚钱的事业，但和纯粹的营利事业不同，性质也不一样，区别在于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可是，公共事业虽然是社会需要的事业，其缺点也存在。第一，你总不能赔钱去进行，你得去算计支出和回收，营利虽然不是唯一目的，但你必须有才行。因此，其间的铜钱味还是不能免除。第二，公共事业也有负面效应，只是不像营利事业那么明显凶狠，比如建宿舍住宅，可能要挡住其他居民的光线，比如铺铁路修地铁，会吵闹沿线居民甚至压死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不建宿舍住宅不行，否则人就没地方住，不铺铁路修地铁也不行，上学上班便只有走路。这说明任何一项事业或多或少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可是，此次资助创办郎氏职业学校，在我完全是另一回事。办学校也是有利可图的，如今私立学校不少，如果我想通过办学的方式赚钱，恐怕也没人会干涉我。但我不那样做，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想赚钱，那就不必办学校，其他赚钱的办法方式有很多。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丝毫不是吹牛说

大话。在我的心目中，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是未来的事业，别人如何看待这项事业我管不了，但我决不允许自己去玷污这项崇高的事业，既然要办，就决不掺杂进一丝营利思想。所以，一开始我就明确了态度，将它视为一项对社会有益、毫无负作用，纯粹是赔钱进去的事业，而且，不求任何回报，同时，今后每年只要我有能力，都将源源不断地投进一部分资金去。之所以说它对我是项新事业，新就新在这方面。

“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这样做？道理很简单，我在其他事业的经营中赚了钱，实业家的宗旨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把它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我不办，谁去办？其次，要办我就要办成一件像模像样的事，又赔钱又只舍得赔一点点，那太没意思了。再次，纯粹地赔钱事业也不是没一点快感，既然现在我手上有点钱，那就大把大把抛出去过一回瘾，关键是我心里是明的，这和赌博赌输了感觉不一样。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吧，在麻将桌上输一千块钱，很多人都不当一回事，输得人不心痛，赚的人也没劲，但是，倘若你上桌先摔出一千元让大家分，然后再打麻将试试，你绝对会认为值得，因为你将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满足和刺激。”

由于处于非正式场合的环境里，郎沛贤便放得很开，这也是他事先想好的一着。有些话正式场合不便说，人太少说得又没意义，但不说又不行。宣传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或者一项事业，首先必须当事人自己去宣传。你得先告诉别人，别人才能又告诉别人，一传十、十传百便传开了，于是才能产生影响，产生宣传效应。如果你自己都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即使别人替你宣传，那一般也难对你的胃口，你总会觉得这不妥那不是，同时，还容易产生七嘴八舌褒贬不一的现象，甚至最后滑

向让你啼笑皆非的方向去。

自己说，有系统地说，通俗朴实地说，是最好的办法。先制造一个模式，规范一个方向，然后让那些记者去发挥，让爱说话的人去传诵，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使之在传诵过程中不跑调，才能尽可能地对你的胃口。

闷着头不会宣传，或者根本就不懂得宣传的重要性，那是没有出息的人，绝对干不了大事。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里，只能被埋没。谁有耐心去垃圾堆里把你挖出来，然后洗干净，然后捧着到处叫人欣赏？不会宣传自己的人就等于穿着新衣服晚上逛大街，走得累死了也没几个人能看出来。

在谈到为什么要办职业学校的问题时，郎沛贤说：

“现代世界国与国之间已经开放，尤其是科技的输出引进，已简单到了只需花钱购买的问题。科技无国界，只要有钱，什么先进技术都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各国之间差异非常有限，关键是钱。钱从何而来？不在于科技开发，至少不主要是，而在于生产技术，即将先进的科技同生产结合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财富，创造资本。这部分经济资本的产出，将远远高于其他环节。我认为，经济竞争实质上是生产技术、效率的竞争。简单说，发明汽车远不如生产汽车赚钱，甚至不如生产汽车轮胎气门芯赚钱。

“当然，我丝毫没有贬低科技开发意义及其价值的意思。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人类精英热衷向往的事业。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现状，还有自身的条件。

“一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令世界注目，但我们依然称不上发达和富有。原因是多方面的，可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国民素质较低。具体反映在生产上，就是低级劳动者虽然不少，而有学问有技术的高级生产工人则不多。

我认为这是最迫切急待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有人视之为负担，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人是第一生产力，普遍地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使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一名合格优秀的生产工人，或者说技术操作人员，则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我们的大学每年培养的人数都不少，我们的中学更是浩大，可他们目前所学的知识，我总认为不实用的太多。假如压缩一部分基础学科，而增加一到两年的实际运用教学，我认为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成为一名熟练的高级生产人员。这些人员一进入社会就能发挥作用，目标明确。这比他们自己去瞎闯然后接受再教育要强得多，因为那样的话，其中大部分人会浪费，而更多的人又不会着眼于生产，总想干大事赚大钱，却没那种能耐，结果一生都将耗费并最终一事无成。培养一个发明汽车的高级科技开发人员，可能要赔进去一百人甚至一千人，而培养一千个能熟练生产气门芯的工人，则可能会百会之百地合格，这是简单的算术。假如无数高级产业工人充斥于我们社会各个部门，我们就必将成为最富有的国家，谁也无法企及，因为我们人口众多。

“这就是我办职业学校的动机。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经济环节中最基础的部分，直接创造生产财富，我深感聪明人太多而踏踏实实的一般专业人才太少。职业技能、职业态度、职业人格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希望这能成为郎氏职业学校办学的宗旨。

“不过，我不懂教育，在座很多都是专家，我这样大言不惭班门弄斧，纯属是胡说八道。但既然是我出钱办校，我当然就想办一所自认为有用的好学校。将来社会发展了，科技上升到了不可回避的首要位子，那时如果我还有能力，我可以将其改为一所学院或者另建一所大学，这完全有可能。”

郎沛贤的侃侃而谈，博得了众人的掌声。他的话里面无疑是含有思考的，但他只是从一个实业家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看待经济，看待教育，他所希望培养的学生是针对产业界而言的，或者说是针对增长资本而言。同时，他忽略了我们国家目前还仅仅是个落后农业国。这些郎沛贤无从发觉，他作为一个新兴的中国式的资本家，目前所能关心的也只能是资本以及资本的积累。

答谢晚宴在潇芳宾馆大厅举行。郎沛贤别出心裁搞成了自助餐的形式，让大家自由活动自由交谈。这使得参加的人兴趣盎然热情高涨。郎沛贤如鱼一般在其中徜徉穿梭，游刃有余，应付自如。

自助餐非常丰盛，山珍海味、名酒佳肴应有尽有。大厅布置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穿着盛装的服务小姐忙忙碌碌来回奔走。

这是郎沛贤难得有的盛会。而最令他惊讶的是多年的对手楚塔山竟然也到场了。郎沛贤曾以为他不会来。楚塔山的到来无疑是对郎沛贤最佳的祝贺。

郎沛贤迎上去和楚塔山握手。这位将军的后裔膀大腰圆威武有力，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自身的力量。记者过来为他们拍照。两人怔了一下，随后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微笑而亲密地握手留影。

完了之后两人才开始问候。

“我没想到你会来。”郎沛贤望着这位小自己近二十岁的对手说。

“我也没想到你会请我。”

两人都爽朗地笑了。楚塔山笑声宏亮。

“西北郊这步棋现在看来你走得非常正确。”楚塔山说。

“你走的也不慢。”

“不不，我不过是玩了一趟而已。没你那么凶狠，也没你漂亮。你是越走越好。姜还是老的辣呀，哈……”

“现在说这些还太早，好戏在后头呢。”

“危险也在后头。我向来不主张战局拖得时间太长，尤其是大决战。人心不古，变幻莫测。还是简单一点速战速决为好。”楚塔山说。

“可我跟你的看法相反，暴发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玩就得坐下来好好玩一把，要玩得心惊肉跳。”

“轮盘不是你我能操纵的。”

“你刚才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哈……那么我预祝你一马平川！”

“谢谢！”

两人分开，各行其事。郎沛贤搞不明白楚塔山到底是忠告还是讽刺，但他知道楚塔山是对手和敌人，这一点不会变。所以，不管楚塔山说什么，他都不会听，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

对于楚塔山，郎沛贤认为他的弱点恰恰在于浮躁、急功近利。叫他投资一所学校，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喜欢那打一枪这插一手，不落空就行，他就是凭着这种方式起家，因为他的关系网多，喝水的机会也多。但郎沛贤不一样，他是赌出来的，拼出来的，押就押一把，然后创造条件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所谓胜向险中求。

郎沛贤觉得自己更艺术，更像个实业家。他有可能会输掉某次赌局，但他的精神是超前的，永远不可能落伍，也不可能淘汰。

温彦达突然从外面奔了进来，慌慌张张四下寻找。郎沛贤脑子里一闪：出什么事了？忙不动声色地迎了过去。温彦达擦着额头上的汗低声说：

“郎总，不好了，职业学校起火了！”

“什么？！”郎沛贤大惊失色，“烧到了什么程度？”

“不太清楚。只是说火势很大。”

“胡扯！正在建筑中的工地能烧成多大？”

“是第一批运到的桌椅起火，还有建筑器材。估计火不会太小。”

“……怎么着火的？”

“不知道。他们请求调消防队去灭火，我已经通知消防队派车去了，只是附近水源怕不够。”

郎沛贤深锁眉头，说：“你赶快去现场，通知有关人员都去，就说是我说的。一定要尽快将火熄灭并查明原因。我现在不能离开，结束之后立刻赶去。”

“是。”

温彦达走后，郎沛贤若无其事地又回到客人中间，依旧谈笑风生。

虽然还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但郎沛贤断定是有人故意放的火。才八点不到，即使是不慎引着了火，也当场就可以扑灭，何况工地上是严禁火烛的。怎么会一下就烧到要派消防车的地步呢？

郎家昌从人群中挤了过来，瞪着眼说：

“刚刚接到电话，学校起火了！”

“小声点！”郎沛贤喝叱说，“你马上赶过去，掌握受损失的程度，防止有人乱中哄抢建筑器材，尤其是留心起火的原因，可组织一支精干的维持秩序的队伍，对不法分子要坚决制

裁。注意封锁现场。”

“好的，我就去。”

郎家昌走的时候是八点差十分。又过了一小时，送走最后一批客人，郎沛贤这才匆匆钻进早已停候在大门外的奔驰车，前往起火的工地现场。

夜晚市区内交道状况还好，没怎么堵车，只是不停地有红绿灯。直到郊外，汽车才飞奔起来，但离工地已经不远了。

起火的经济损失估计不会很大，桌椅凳不值几个钱，建筑器材也烧不了多少。只要别烧坏了人就行。但今天接受荣誉称号，当晚就起火，显然是有人故意捣蛋，传出去就不好听，性质也不一样。郎沛贤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径，不管是谁，查出来都不能轻易放过。

郎沛贤首先在脑子里反映出的人是徐涛。这种事那小子肯定敢干，不接受他的无理要求，已经使他愤怒又无奈，后来又断绝与徐素怡的关系，等于再次把他逼上绝路。从他打的那个电话中听得出来，他并不希望郎沛贤同徐素怡分手。这种情况下，他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完全有可能。从纵火的事件本身来看，也像是他那种人所为，冲动而不明智，如果年龄再大一点考虑问题更周全一点，就不会这样做。

如果真是他干的，怎么办……

火已经扑灭，焦黑的废墟冒着浓烟，散发出一股异臭。两辆红色消防车对着残余火苗在喷水。到处被踩得一塌糊涂，杂乱无章，建筑器材满地抛得都是。

但是，建筑中的校舍没有倒塌，铁脚手架也安然无恙。只是起火的地方把墙壁烧得黑乎乎的。推土机、压路机、起重机、搅拌机都在起火范围外。

郎沛贤下车走过去时，步伐沉重而缓慢。前面的人让开了

一条道。他还穿着毕挺的西服，一尘不染。

郎家昌和温彦达迎了上来，赵大维低着头跟在后面，他满身脏乎乎的，又是炭又是泥。郎沛贤问：

“有人受伤吗？”

“没有。”

“你怎么搞的？没把易燃易爆物品放一边？”

“是放在一边”，赵大维说，“平时升火都是在另一个地方，可不知怎么就烧起来了。”

“留了多少人值班？”

“加上住工地的民工，一共有四十多人，可他们都住在工棚里，我还专门强调了任何人不得去搬桌凳使用。”

“有其他人来过吗？”

“不知道。我也刚来不久，一直在组织灭火。”

郎沛贤没再问什么，也不再往前去，站着看了一会儿，叹口气说：

“把损失统计一下，烧坏了的东西赶紧重新购置。明天组织人先清理现场，乱七八糟黑乎乎的，像什么东西。我有点累，先回去了。”

郎沛贤转身慢慢走回车里。温彦达跟上来，小声说：

“郎总，是有人放的火，在起火附近我发现了两只瓶子，里面有汽油味。”

郎沛贤一惊，望着温彦达，说：

“瓶子呢？”

“我已经收起来了，不过，我还没对其他人说。”

郎沛贤没吭声，回头望了望起火的现场，沉吟许久，才一字一句地说：

“让人把徐涛抓起来问问……瓶子的事就算了。”

29

徐涛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几个月过去了，周保忠律师还在磋商准备，困难虽然有，可总不能克服也不是办法。倒是郎沛贤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仗势欺人。

周保忠很热心，人也不错，几乎隔天就要和徐涛联系，报酬问题只字不提，这让徐涛有些感激。徐涛怀疑的是他能力，磨磨叽叽的能成事吗？另外，他是不是有点怕郎沛贤，怎么总是畏手畏脚？

徐涛决定再咨询一下别的律师，听听别人怎么说。他实在是等不及了。

下了课，徐涛独自往寝室走。他在“麦当劳”兼了份服务生的差使，计时制，一小时十块钱，隔天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去上班。

寝室门口站着位吸烟的陌生男人，进去后发现他的床上还坐着一位。徐涛觉得奇怪。寝室里还有其他同学。坐着的男人站起来，微笑着问：

“徐涛同学吗？”

“是。”

“我们有点事想问问你，你能不能稍微收拾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什么事？”

“去了你就会明白的。我们外面说吧。”

徐涛放下东西跟着往外走，那人却一直往宿舍大楼外面去。后面还跟着一位。徐涛感到不对，追上去又问：

“我们这去哪？”

“外面有辆车，上车再说。”

外面路上停着的是辆警车，徐涛不肯上去。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总得先告诉我点什么。”

前面男人转过身，掏出工作证亮给徐涛看。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有事找你去问问，请你配合并协助我们。”

“……是逮捕我吗？”

“不。还不能这么说。”

“我怎么啦？”

“去了公安局再说。”

车门已经开着，左右是两个面部毫无表情的公安人员。徐涛知道不去恐怕不行，不去反而会更糟糕。于是咬咬牙，自己主动钻了进去。两个公安人员一边坐一个，把徐涛夹在中间。徐涛明白了，这是怕他跑掉，虽然不是逮捕，但实际上至少是拘留传讯了。

一路上徐涛什么话都没说，说也是白说。他觉得十分委屈难受。他不断告诫自己要镇定，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他隐隐地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前途不妙，但他无能为力。

“麦当劳”的工作怕是要丢了。无故旷工又不事先打招呼，就算辞职，押金也得扣下。

到了公安局，徐涛立刻被带进了审讯室。六七平米的小屋

单调坚固，窗户上有铁丝网，外面还有铁栅栏。两名公安人员坐对面小桌后面，依然毫无表情，一个问，一个记录，烟灰随意弹在地下。

姓名、年龄、单位……

“昨天你去了哪？”年长的公安人员发问。

“昨天……哪也没去。”

“怎么叫哪也没去？我问你昨天如何度过的。”

“一直在学校。下午回家去看了母亲。”

“什么时候回家的？”

“五点多钟。”

“然后呢？”

“一直在家，陪母亲说话商量事，看电视、看书、睡觉。”

“怎么七点多钟还有人看见你在外面？”

“不可能。除非他看错了人。”

“你不说实话，这对你没好处。”

“我说的就是实话，回家后我一直没外出。”

“我们接到有人举报，证明你确实外出过。你竟然不承认，这说明什么？”

徐涛沉默了一会儿，倔强地反抗道：

“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什么都不说清楚就把我带这来，拐弯抹角瞎蒙人，究竟什么意思？你们没权利把我当犯人对待，这是侵犯人权，知法犯法。有什么话就明说，没什么事就放我回去。我很不喜欢呆在这里。”

“放你回去？”公安人员冷笑了一下，“没根据我们就不把你带这来。你还挺凶的，竟然还想唬我们？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甭跟我来这套。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么，我明着告诉你，昨晚上郎氏职业学校起火了，据调查，我们认定是你

放的火！”

徐涛一怔，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关于郎氏职业学校，他从报纸上看到过消息，知道是郎沛贤投资创办的，但仅限于此，究竟在什么位置？建得怎样了？这些他一概不知。至于昨晚上起火一事，他更是无从知晓。

“……真的起火了吗？”

“别跟我装蒜了。老老实实把你纵火的动机、经过交待清楚，这是你争取从宽处理的唯一出路。你还年轻，改过自新还是有希望的。”

看来起火的事是真的了，不知烧得怎么样，都他妈的烧光了才好。肯定是郎沛贤干的，抓不到纵火犯，就陷害徐涛，以此来阻止徐涛起诉并实现制裁惩罚的目的。郎沛贤曾说过跟他斗不会有好结果，大概就是指这些了……

可是，徐涛感到麻烦了，虽然是栽赃陷害徐涛却无法证明自己是冤枉的。昨晚上能证明他的只有母亲，可母亲的证明没人会相信。无论如何母亲都会拼命包庇自己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倘若有别的证明就好了，比如在学校或在“麦当劳”上班，遗憾的是徐涛找不出这种证人来，昨晚除了母亲谁也没接触。

找不出证人，就意味着无法脱身，至少是重大嫌疑犯。在徐涛有限的法律知识里，嫌疑犯可以扣压拘留，直到审查清楚为止……

刚才他说有人看见徐涛在外面，这是故意诬告，肯定也是郎沛贤指使的……

徐涛坐不住了，紧张了，额头上开始往外冒汗。他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焦躁。他为有可能因此要受到的处置而感到忧虑。

“不！不是我放的火。”

“如何证明不是你放的火？”

“可你们也不能证明是我放火。我连那学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有人看见你了。”

“看见我放火了？”

“你不是说一直没出门吗？怎么这会儿又要求看见你放火呢？你露马脚了。”

“不对！我根本就没出门。那是郎沛贤要陷害我，他的话你们不能相信。”

“你怎么知道是郎沛贤要陷害你？你跟他什么关系？他陷害你干什么？”

“我是他的儿子，他不肯认我，所以陷害我。”

“儿子？你没说胡话吧？越说越不对头，别瞎编了。这恰恰证明你对他有意见，你无法再抵赖了。你翘一下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跟我捉迷藏，你还差得远哩。说！是不是你放的火？为什么要放火？”

徐涛直愣愣地盯着审讯人员。他终于看到了真正的危机，关于郎沛贤的儿子这一事实，竟然成了胡话，没人相信他。再说下去，只能被看成是敲诈或者耍无赖。徐涛感到了愤怒，也感到了绝望。

“……我要求见郎沛贤，当面澄清事实。”

“见郎沛贤？哼哼，你有什么资格见他？别兜圈子了，看见你的人不是他。”

“那是他指使的。他是毒蛇！”

“好了！”审讯人员一拍桌子，“你的戏都演完了。我没功夫陪你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别不识时务！”

“不是我干的。你们没证据抓我。放我走。”

徐涛冲动地站起来，就要往外走，两名审讯人员立刻拦住他，徐涛不管不顾硬要闯，推搡之间，一记重拳打在徐涛的小腹上，徐涛嚎叫一声，捂着肚子仰面跌到在地上。

“操！还没见过这么凶的。”年轻的赶上去又要下手，年长的拉住了。

“算了，这小子没见过世面不晓得厉害。先关起来，关上几天就老实了。”

两人把徐涛架起来，押着进了后院的拘留所。拘留所里最醒目的是阴森森冷冰冰的铁栅栏。一见到提着大串钥匙的看守，徐涛又挣扎起来，但无济于事。徐涛的叫喊与其说是抗议，不如说是绝望的悲嚎。

“我是冤枉的！你们不能抓我！放我回家！放我回家……”

“回家的事几年之后再说吧。”

年轻的刑警一掌将徐涛推进了铁门里，随后“咣当”一声，门就锁上了。

上午，郎家昌陪同保险公司的人去看过现场。下午，赵大维就指挥二三十人把起火的现场清理了，所有烧坏的物件及烧黑的焦土全部用卡车运走，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

下午早些时候，温彦达告诉郎沛贤说：

“徐涛已经被抓起来了。果真是他干的。”

“他承认了？”郎沛贤说。

“没有。他倔得很，还想跑。说话颠三倒四，漏洞百出，审讯人员基本上认定是他干的。”

“他们把他怎么样了？”

“关在拘留所里，准备关几天再提审。”

郎沛贤闭起眼睛靠在椅子上，挥挥手把温彦达打发走。在是否抓徐涛的问题上他非常地矛盾，不抓，打击不了徐涛的嚣张气焰，没准还会步步升级。抓的话，他又实在有点下了不手。郎沛贤不让温彦达把汽油瓶交出去，内心是不想提供犯罪证据，希望徐涛凭自己的能力去解脱或减轻罪责。可郎沛贤也知道这仅仅是一种心愿，如今办案人员并不在乎这些。徐涛是他的儿子，只是不听话，野蛮凶狠，但郎沛贤却不想看着他成为罪犯。纵火一旦成为事实，徐涛就将沦为阶下囚。这是他咎由自取，郎沛贤也无能为力。郎沛贤感到内疚的是在徐涛走向犯罪的道路上，自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把他逼上去的。

徐涛一抓，然后判上几年。认领儿子的官司自然不了了之。徐素怡肯定会伤心难受。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哪天抽空去看看她，把该给她的钱给她算了。有了三十万，徐素怡也能为徐涛请个好律师，争取减轻点罪名。

事情虽然解决了，可这样的结局实在太不尽人意。当初郎沛贤没想到会这样，徐涛显然也想不到。

人啊！人，这都是怎么啦……

两天后的晚上，郎沛贤疲惫地回到家里。“综合开发计划”已正式决定上马，事情特别多。徐涛纵火被抓，搞得他心里始终不是滋味。这几天他一点闲情逸致都没有，只想早点回家，喝上两杯酒，然后躺下休息。

老了，真老了，腰酸背痛，身子如铅一般沉重，六十岁一到，突然就好像大不如从前。

躺在床上，郎沛贤一边抽烟一边养神。妻子王丽珍背冲着他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郎沛贤却还没有睡意，他愿意就这

样静静地呆着。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

“是郎总吗？我是公安局刑侦处。”

“是我。有什么事吗？”

“关于郎氏职业学校起火事件，现已查明的确是有人故意放的火。”

“哦，查明了就好。谢谢！”

郎沛贤想大概是徐涛正式招供了，所以他们急着打电话来表功。他眼前浮现出了徐涛年轻而充满敌意的面孔，到底不经事儿，招供了也就完蛋了。想到徐涛将要接受的命运，郎沛贤突然一阵心痛，他有点后悔。本来是个不错的年轻人，竟然就这样毁了，毁了……

“实在是抱歉！拖了这么些天才查清楚，主要是结果太出人意料了。”

“是呀，是呀，我也没想到。”

“倘若不是他来自首，恐怕还得悬着。”

“自首？你们不是已经抓起他来了吗？”

“你是说徐涛吧？不是，我们错怪他了。事实上火是你的公子郎家兴放的。”

“郎家兴？！不可能，他有病，住在精神病院里，怎么可能干得了这种事。”

“是郎家兴自己招供的。起初我们也不相信，经与医院大夫联系，才证实他可能干出来。他是个精神病人，但有时又是清醒的，这就是他目前的状态。据他供认，那天傍晚他看完本地六点多钟的新闻节目后，就换上衣服跟着病人家属混出了医院大门，在附近买了两瓶汽油，叫了辆出租车送他去西北郊。工地上当时人们都在吃晚饭，他很容易就从后面竹篱篱笆墙缝

里钻了进去，浇上汽油点着火，他又从缝里钻了出去，走了许久才拦住辆出租车送他回医院。医院也证实那天他跑出去过几个小时。时间大致都能对上。”

听着对方的叙述，郎沛贤心如刀割。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是郎家兴干的，他都快把那小子忘了。

“我们已把郎家兴看管起来了，考虑到他是个病人，正在住院，所以，如何处理还要先征求一下院方和你的意见。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郎沛贤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既是受害人，又是纵火犯的父亲；郎家兴，既是精神病人，又是清醒的罪犯，这事该怎么办？

“……医院怎么说？”郎沛贤问。

“医院认为他现在需要治疗，不能离开医院。否则，必然会加重病情。”

郎沛贤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并迅速选择好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很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我首先以罪犯父亲的身份向你们表示谢罪，教子无方真是罪过。但郎家兴触犯的是刑法，对此，我作为父亲是不好表态的。另外，作为受害人，我请求你们能依法办事，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就姑息迁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我也希望你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们作出了决定，麻烦通知我一声，好吗？”

“好的。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打扰了！”

挂上电话，郎沛贤一回头，发现妻子王丽珍正直愣愣地望着他。

徐涛抱着双膝坐在地下的“床”上，脸色惨白，双眼拱突，消瘦干黑，几天下来他吃不进饭睡不着觉，一下就变得不像人样了。那名刑侦人员说关几天就会老实的，所以就真的一直关了下来，两天三晚过去了，始终没人来理他。

谁给他们这种权利的？什么事没搞清楚，说关几天就关几天；如果他一不高兴说关几年，还不真得关几年？不老实也是关押的理由？徐涛想不通，想不通也没办法。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司法的强大和残酷。

但关进来后徐涛一直很“老实”，没有喊也没有叫，他只是始终独自坐着，关于纵火的事，他早已抱定了决心，关押可以，打可以，杀头也行，但决不能承认。不是他放的就不是他放的。

一切都得记在郎沛贤的头上。徐涛将自己所受的苦难统统转化为对郎沛贤的仇恨。如果说这之前他对郎沛贤仅仅是想搞垮他搞臭他，那么，他现在恨不能亲手杀死他，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蹲在幽暗的拘留所里，望着高高窗户里透进的一缕春光，徐涛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孤独。他只是个私生子，连父亲都不肯认他，而且把他投进了监狱，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任凭他人拽着走。说是纵火犯就成了纵火犯，说关几天再说就关下来了，接下去很可能还要判刑，一旦判下来，说几年就得蹲几年……徐涛深深地感到了绝望。但是，他的意志却一直没有垮，这得感谢二十年来他就一直生活在屈辱和压抑之中，从没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他虽然还年轻，还不懂得很多事，但他明白不能凭个人想像去看待世界，他的意志承受力已远远超前于他的实际年龄。不管是关几天就放也好，还是真的要判他也罢，徐涛都作好了心理准备，一定要挺下去，挺下

去才有希望找郎沛贤报仇，只要出去了，只要有机会，他决不会放过郎沛贤。郎沛贤也是人，他也是一步步强大的，徐涛不相信永远干不翻他，一旦到了那一天，徐涛会以更加凶狠的方式回报他，决不手软。

徐涛相信年轻是最强大的资本和力量，而这一武器，掌握在他手上。这决定了郎沛贤的横行霸道只是暂时的，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徐涛。只要郎沛贤别突然暴死就行。来吧，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在暴风雨中死亡，就将在暴风雨中永生。

徐涛安静而老实地等候着命运灾难的降临。他是绝望的，又是仇恨的。

看守过来了，铁锁“咣咣咣咣”被打开。

“徐涛。出来！”

徐涛站起来，提着裤子一步步往外走。他的眼前一阵目眩。他强挺着，摇摇晃晃跟着往外走。在门口，看守把一塑料包丢给他：

“看看少了什么没有。东西没少就签个字。”

塑料包里是徐涛的随身携带物，还有皮带、领带。

“我……没事了？”

“是的。老王在办公室等你，他想跟你讲几句话。”

“谁是老王？”

“送你进来的那个，年纪大的。”

“我……自由了？可以走了？”

“嗯，真正的纵火犯自首了，没你的事了。”

徐涛签过字，提起塑料包就往外走。他又自由了，没人再阻拦他了。两天三晚，他的灵魂和意志又经受了一次人生的考验，世界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他有种孙悟空跳出

老君炼丹炉时的感觉。

“老王的办公室在二楼第三道门。”看守在后面提醒说。

“我操他妈！叫他滚蛋！”徐涛大声回答。

30

徐涛先回家安顿了母亲。洗过澡，吃完饭，他就又出门了。他跟母亲说去办两件事，完了就回来。

他先去了双槐律师事务所。

周保忠正在打电话，见徐涛高挑的身子出现在门口时，怔了一下，随即就热情地微笑了。他指着边上的凳子，示意徐涛先坐下。屋里除了接待小姐，还有一位年轻的律师低头在写东西，他只抬头看了徐涛一眼。

徐涛阴森着脸，一句话没说，迈前两步，突然就像山豹一样朝周保忠扑去，将周保忠连人带椅扑到在地下，然后挥拳就猛揍。

屋里人谁也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接待小姐失声尖叫，她的叫声引来了隔壁几位男士。几位勇敢的男性律师奔过去七手八脚地将徐涛架开。但周保忠已是鼻青脸肿，额头上淌血。他的手上还拿着电话听筒。

“太不像话了！到这里撒野来了！”

“揍他，揍他！揍了也是白揍。揍完了再送公安局，岂有此理！”

徐涛奋力挣扎，不解释，还想往前冲，眼冒凶光。几个人死死将他架住，有冲动的便想乱中教训这个野蛮的年轻人。

周保忠捂住额头，连忙大叫：

“别揍！别揍他！放他走！放他走！他是个疯子！”

徐涛被推出门时打了个趔趄，站稳后整整衣服，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新大地集团。

楚塔山将“宝马 850”停好，跨出车门时就见一旁站着位高个子的青年，面目沉郁，刚强冷峻。楚塔山愣了一下。这是地下停车场，周围没人。

“是楚总吗？”青年语调里没有敌意。

“对。你是谁？”

“徐涛。我等你多时了。”

“徐涛？找我有事？”

“我想加入新大地集团，请你收下我！”

徐涛上前一步，突然跪下了。楚塔山一惊，慌忙上前搀扶。原来是想找工作，看样子是个大学生。真是！现在大学生为了找工作用什么方式的都有，楚塔山已通知门卫类似情况一律阻挡，让他们去人事部登记就行了。难怪这年轻人跑车库堵他来了，够机灵的。

“快起来快起来，这像什么话。你这样看得起我，该我给你下跪才是。”

徐涛低着头，不肯起来。

“请你一定收下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有话好好说。犯不着这样逼我呀。再不起来，我可就真陪你跪下了。”

徐涛抬起头，楚塔山再次惊讶了。年轻人刚强的脸上竟是泪流满面。瞧他穿着打扮，不像是找不到工作就得流落街头

呀，何至于这么动真……

楚塔山换上一副认真的面孔，说：

“你是一定要份工作，还是一定要进新大地集团？”

“一定要进新大地集团。”

“为什么？”

“我要帮助你并通过你的帮助来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斗垮郎沛贤。”

“斗垮郎沛贤？你有没有搞错？我和郎沛贤可是同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朋友。”

“你希望我说真话是吗？”

“……当然。”

“那你就不该对我说假话。”

楚塔山又一怔。行呀！小子，枪耍起来还嗖嗖带响咄咄逼人呀。

“你这么仇恨郎沛贤，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

“他是我父亲。我是他的私生子。”

楚塔山已听说了郎沛贤正在和一个非嫡生子女闹别扭，看来就是他了。这事有意思。

“好了，你先站起来吧，有话我们慢慢说。”

徐涛迟疑了一下，站起来。楚塔山靠在车门上，掏出香烟，递一支给涂涛。徐涛摇摇头，没接，楚塔山便自己叨上点着了，说：

“既然你是他的儿子，为什么你不进郎氏实业公司？他可是个了不起的实业家，比我干得大，跟着他干，加上又有父子这层关系，你会更有前途。”

“他不让我进，我也不会进去。我恨他。”

“你不是在打官司吗？想要求他认领你。”

“那是为了臭他。没别的意思。”

“你们之间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

“生下我，本来就是一种罪恶。”

“官司现在打得怎么样？”

“放弃了。他收买了我委托的律师。”

“不准备再告吗？”

“不。”

“为什么？因为没钱？没有好律师？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找我，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不。我本来就不想认他这个父亲。虽然可以臭他，但双方不在一个层面上较量，我即使赢了也没意思。我决定放弃起诉。”

如果是为了打官司，徐涛就不来投奔楚塔山了。那已满足不了徐涛的胃口。最初决定打官司告郎沛贤，含有许多冲动和无知的因素在里面，比如以为一旦赢了，就可以拥有郎氏实业股份，比如还以为可以告郎沛贤重婚罪，指望法律能抓起他来治罪。后来才知道都不能成立。而仅仅为了臭郎沛贤一顿打官司，显然太意气用事。但现在徐涛是理智而冷静的，目标明确，他要借助楚塔山的力量共同去打败郎沛贤。

“我刚放出来。”徐涛说。

“放出来？从哪？”

“拘留所。郎沛贤诬告我放火烧了他的学校，多亏有人自首，我才逃脱了他的毒手。我跟他不共戴天誓不两立，这一点请你相信我。”

楚塔山意识到小伙子是个很有心计的人，这是在消除对他动机的怀疑。

“不不，实不相瞒，我很想收下你。但是，收下你郎沛贤

会不高兴，必然要怪罪我。这就很让我为难了。他是个强悍而凶险的杀手，我担心我们两个加起来也斗不过他，那时你就该失望了。”

“你是北城最有力量跟他抗衡的对手，这是我投奔你的依据。我还知道你是将军的后代，你的父亲曾是塔山之战的英雄，作为英雄之后，你从不惧怕任何人。你说这话，是在测试我的决心吧？很遗憾，目前我还不能证明自己，只有请你自己判断了。但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楚塔山盯着徐涛，突然大声笑了起来，把烟蒂一摔，冲徐涛肩膀来了一拳，说：

“好小子！我喜欢你！你来找我就对了，我也正需要你这种有志青年。别的我不敢夸口，但我将为你提供一个跑马场，就看你的能耐了。说，你想干什么？”

“我想进你的房地产开发部。”

“没问题。可你必须从最基层干起，一步步往上爬，当你把内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比下去之后，才有资格去同郎沛贤过招。真要打败郎沛贤，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你的前面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但是，我对你充满信心。我会一直关注你。现在随我一起上去，我带你参观参观新大地集团。”

王丽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赶到精神病院，请求会见儿子郎家兴。

鉴于郎家兴的特殊情况以及医院的要求，郎家兴被押解回了精神病院，单独监护，一边接受审讯听候处置，一边继续接受医生治疗。他目前的身份既是罪犯又是病人。

主治医生作不了主。他和冷酷、无知、傲慢的看守合不来，也不愿同他们多说话。于是把王丽珍带到了院长办公室，

交院长处理。

院长花白的头发，慢条斯理地说：

“郎太太……这事情……现在他由公安人员监禁，我们医院只负责看病。他和其他病人不同……探视权也在公安人员手上。你明白吗？”

“我只是想看看他。我是他的母亲。求你给想点办法，让我见上一面。”王丽珍哀求地望着院长，浑身哆嗦。她只有求医院方面，医院如果都不肯帮忙，那些公安局的看守更不会同意。她的眼泪一直往下落。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其实，郎家兴现在的病情已有所好转。怎么说呢？他想做的事已经做了，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安心感。他现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读书，睡觉也很好。总之，关于他的病情你不要太担心。”

“可我想见见他。求你帮忙去说说，你是院长，他们会考虑你的意见。求你了。”

“……你真让我为难……好吧，我去问问他们，但同不同意我不能保证。”

院长出去了，王丽珍不放心似地远远跟着。他们上了四楼。在长长的走廊尽头，有两个人坐在走廊中间抽烟打牌，院长过去跟他们说着什么，不时还用手比划。

郎家兴就监禁在四楼最里面的那间病房里。

四楼是收容凶暴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房，病房里不时传出恶狠狠的叫声和恐吓声，还有打击物件碰撞墙壁的声音。所有门都是铁制的。听着不绝于耳的恐怖声，王丽珍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肝肠寸断。

过了一会儿，院长才过来，把王丽珍带下楼。王丽珍急切地问：

“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吗？”

“他们说审查期间的犯人不允许探视。”

王丽珍眼泪骤然增多，差点就要嚎啕大哭。院长连忙制止，说：

“不过，经我再三请求，他们默许了我为你设计的一种见面方式。很遗憾，我只能为你争取到这一步，你就将就一点吧。”

“怎么见面？能见一面就行。”

院长叫过一位年轻的男护士，对他低声吩咐了几句，又对王丽珍说：

“他带你去。对不起！”

“好的，好的，谢谢了，谢谢了。”

王丽珍不住地冲院长点头作揖，跟着男护士继续下楼。她不知道是怎样一种见面方式，却不敢多问，她只想快快见到儿子郎家兴。

他们一直下到住院部大楼外面，然后沿着楼房边上的小道往前走，边走边绕。昔日郎家兴栽种管理的花圃已经由另外的精神病患者接管了。那里面鲜花盛开，蜜蜂、蝴蝶翩翩起舞嗡嗡吟唱。

来到楼房后面，在一棵桂花树下男护士停住了，指着四楼一扇带铁栅栏的窗户说：

“他就在那里，你叫他吧。不要说得太长的时间了。按规定是不允许的。”

王丽珍抬起头，一看见那高高的铁栅栏，想到母子竟然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见，禁不住悲痛万分心如刀割，眼前一片昏黑，站立不稳。男护士忙将她扶住，关切地问：

“你没事吧？”

“我……我……没事……我……”

“那喊呀。他听得见，听见了就会出来。”

“我……我喊不出来，我……”

“那我来帮你喊。他叫什么名字？”

“郎家兴。谢谢！谢谢！”

男护士手搭着唇，以一种压抑的声调怪怪地喊道：

“郎家兴！郎家兴！有客人啦！”

停了一会儿，男护士准备再叫喊的时候，四楼的窗户敞开了，郎家兴探出脑袋透过铁栅栏往下瞧。当他那迷惘的目光发现母亲时，脸部表情没有任何异样的变化，只是一眨不眨地久久凝视着。

郎家兴头发蓬松，脸色煞白，表情僵滞，还有了短短的胡须，青青地一片。怎么看怎么像个精神病患者，王丽珍再也找不出从前他幼时的那种充满稚气而健康的神情……

王丽珍一句话也说不出，望着监禁的业已是罪犯的精神病的儿子，她只是哭泣流泪，悲伤哀怨。

一个呆呆地看着，一个瑟瑟地哭泣；一个在带着铁栅栏的楼上，一个在杂草丛生的荒地；豪门之家的母子俩就这样见面了，久久地对峙着。

然后，郎家兴退进去了。窗户仍然开着。一会儿，郎家兴又探出头来，将手中一张白纸叠成条，从铁栅栏中飞了出来。纸条在空中来回窜了两下，便找到了惯性，晃晃悠悠盘旋着往下飞翔。飞呀，飞呀，飞，纸条终于落在了不远的草丛里。

男护士过去为母亲捡回了儿子的纸条。

是儿子那熟悉的、歪歪斜斜的字体，上面只有一句简短的话：

我已经累了，该休息了，忘了我吧。

“砰”地一声，四楼的窗户关上了，郎家兴不见了。王丽珍这才突然凄切地喊出了声。她拼命地呼喊儿子的名字，声音在天空中回荡，但四楼的窗户再没有打开，郎家兴也没有再露出身影。

“家兴！家兴——家兴——”

十点钟，浩大的车队在郎沛乘座的“奔驰”车率领下，缓缓驶入西北郊工地。数千名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施工人员静静肃立着。阳光灿烂，大地沉寂，微风时不时吹起一片灰沙，绿草在风中摇曳。高高的起重架，以及推土机、压路机、搅拌机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简易的主席台披红挂绿，旗帜飘扬。

“综合开发计划”今天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

车队里乘坐的全部是郎氏实业总部的头头、各分公司经理以及工作人员。公司的车辆全部到齐，另外还专门租用了几辆豪华大巴“沃尔沃”。这是郎氏实业最大的盛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缺席。

身着盛装的郎沛贤走出汽车时，寂静的会场顿时欢声雷动。郎沛贤稍稍停留了一下，便率领总部人马在施工人员让出的夹道中向主席台走去。总部人马除郎沛贤外亦着统一的工作装，与施工人员形成两块对比鲜明的色调，甚是壮观。

总部人马在主席台前停下，郎沛贤一人登上主席台。喧闹的人群立刻又静了。

望着精神抖擞、热情高涨、色彩鲜明的部下员工；望着大大小小整齐排列的车辆；望着空旷而略显荒凉的土地，郎沛贤心旷神怡、踌躇满志。这是他的领地，是他奋斗多年亲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王国。他为之骄傲，为之自豪，他的自信心以及

成就感此时此刻得到了空前地膨胀和满足。

这是郎沛贤最幸福的时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一年多以前，知道这地方的人恐怕不多，来过的就更少。然而，今天我们来了，带着我们的热情、信心和希望来了，还带着我们创造的智慧以及劳动的工具来了。请认真看看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如废墟一般杂乱而荒芜。然而，现在我们来了。我们将在这里摆开战场，将在这里洒下汗水和付出辛劳，将在这里创造，也将在这里收获希望和财富。这里将通过我们的手而变得繁荣和兴旺。明天，一栋栋大楼将直插云霄，一座座商厦将拔地而起，还有工厂、学校、文体体育场馆都将星罗棋布。那时，人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拓荒者，我们是创造者，我们是真正的时代英雄！”

全场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

“综合开发计划，是郎氏实业公司有始以来最为浩大的一项工程，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工程。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诸位多年以来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年我正好六十岁，能够在这种时候开始这样一项大工程，我感到特别欣慰和自豪。这是我们郎氏实业公司每一位员工的光荣。在此，请接受我诚挚的感谢和衷心的祝贺！”

全场再次掌声雷动。

“随着综合开发计划的动工，郎氏实业公司的事业必将随之蓬勃发展，经济实力也将随之日益强大。此时此刻，我谨希望诸位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事业的公益性，在发展公司各项业务的同时，牢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奋敬业，精益求精，艰苦奋斗，做好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并使之尽善尽美有始有终。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眼这块土地并记住它们今天的模样，很快它们就将永远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致词完毕，郎沛贤矫健地迈下主席台，从礼仪小姐手上接过一把崭新的铁锹。郎家昌以及郎氏实业公司各部门首领簇拥在两旁。主席台前的空地上，早已堆好了一个小小的土堆。郎沛贤手持铁锹率领众人庄严地走过去。他自信、从容而有力地铲下了第一锹土。

刹那间，鞭爆声、锣鼓声、军乐声、欢呼声同时响起，震耳欲聋，沸天沸地。舞狮队翻跃上台，狂蹦乱跳。无数顶黄色头盔高高地掷向空中，此起彼伏。礼花劈里啪啦腾空而起，如惊雷一般在天空中炸响。

1997.12. 初稿双槐里

1998.10. 再稿六里桥

后记：

承受与责任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人和事，这是个很复杂也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思维方式和出发点的不同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说服、争论乃至指责、攻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无济于事。因此，我的看法只能算做一家之言。

我觉得过于偏激的态度肯定不可取。比如说恨不得砸碎了推倒重来，那就太过分了，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砸碎之后未必就能重建理想的家园，何况在砸碎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更多的无边无际的灾难，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得不偿失。

全盘否定和批判，也不科学。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合理的因素，并不是说谁要否定就能否定的，如果坚持要否定，那么我想首先要否定的只能是你自己。至于“投枪与匕首”式的批判，便有点张牙舞爪穷凶极恶了，谁给了你那种权利？你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如今这年头还是来点实在的东西为好。

偏激是种狭隘，反之，冷漠则是种不负责任的行动。与世无争说白了就是懦弱，天上从来就不会掉馅饼。遇事躲一边，以求退一步海阔天空，那是缺乏生活热情的表现，退来退去终将遭到淘汰。倘若只知道冷嘲热讽或不三不四说几句风凉话，那就更不伦不类了，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别忘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所以，我主张一种温情现实主义。生活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尽人意之处，这是客观现实，怎么办？当然应该进行批判。温情不等于无原则的迁就。但我以为这样一种批判应建立在理解和宽恕的基础上，有的时候甚至需要用意志去承受。许多社会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即便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因此，承受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不可缺的素质。承受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成熟，一种坚韧，就像弹簧一样，不管重压有多大，它的反作用力始终存在，而且始终是对等的。太坚，则易碎；太弱，则易垮。

然而，无论是批判还是承受，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或者说存在的意义。作为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以及该怎样去做，在人生实践中，我们是否尽了力。这对社会是种责任，对自己也是种责任。世界是别人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它_辰先生提“建设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张，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和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建设性都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建设性也就是责任性。为文应该如此，为人生我想也应该如此。

万剑声

1999.3.10